武俠世界

鴉　神（湖海驚魂錄）　西門丁・著

一隻烏鴉飛臨九家屋頂，對着風公子長鳴，於是不祥之事便接二連三發生。這些烏鴉好像來自九幽地獄，有着無邊的法力，接着一隻自稱「鴉神」的巨鳥出現了，巨鳥口吐人言，又有一位冷艷絕倫的姬妾，發展越來越離奇，終於引出一段充滿情慾愛恨的故事……



第25年
29



編者話「湖海驚魂錄」這個故事集，是集恐怖、詭異、離奇、幽秘……等等怪事而成，今期刋出的「鴉神」，題材新穎，警世感人。內容講述一隻烏鴉突然出現一戶富家的屋頂，對着少主人長鳴不已，於是不祥之事便接二連三的發生，這隻烏鴉好像來自九幽地獄，法力無邊，接着，一隻口吐人言、自稱「鴉神」的巨鳥又出現了，於是，事情發展越來越離奇，耐人尋味，結局時，終於引出了一段充滿情慾愛恨的故事來……欲知精彩過程，敬請先睹爲快。

** ** **

司馬洛故事「妖島邪神」與千門故事「繼承人」今期相告終結，情節發展各有不同的懸疑莫測，難以逆料，閱後保証令你大感意外，幸勿錯過。

** ** **

獵王小五子這個青年，出身於軍閥世家，但他嫉惡如仇，痛恨軍閥。憑着自己精通武技，爲人機警正義，遊俠江湖，爲社會抱不平，除奸鋤惡。下期他在「英雄胆」故事裡又大顯身手，且看他又做出了一件甚麼驚世駭俗的感人肺腑的大事吧！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29期
（總號126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驚魂錄

鴉神

西門丁·文
盧令·圖

父母不和誤佳期

夕陽西沉，潑染了半天的血紅。

歸飛的宿鳥，在樹上盤旋，鳥鳴聲碎雜聒耳，使人聽了滿心煩躁。

倏地樹上「呱」地一聲長鳴，接着沖天飛起一隻通體黑色的老鴉！

這道鴉鳴，響亮尖銳，又似兒啼，滿空的鳥叫聲，都似被這「呱」的一聲壓住！半天的鳥兒都住聲斂翅棲落樹上，天上只剩那隻老鴉！

烏鴉在天上又一聲長鳴，然後朝北飛去，彷彿有萬分緊急的事待辦般，只展了幾次翅膀，便只剩下一個細小的黑影，遠看就像投入血海中，顯得甚是妖異。

彩霞由剛流出體腔的鮮血，變成放在盤子裏等着沽賣的豬血，由鮮紅而逐漸變成暗褐色。

老鴉終於不見了，但棲在樹上的鳥兒，卻似全巳叫啞了喉嚨，吱也不吱一聲。

小路上轉出一個十六七歲的書僮，梳着丫髻，拉着馬韁，馬是白馬，馬上人一身白衣如雪。夕陽下，但見這白衣人年紀在二十左右，生得唇紅齒白，面如冠玉，身上沾着紅光，更增幾分俊俏。

「公子，剛才那老鴉叫得好生難聽；奴才活得這般大，從未聽過這般響亮的鳥鳴聲！」

白衣青年笑道：「侍書，你有多大年紀？有多大的見識？也敢誇誇其談！」

那書僮也許跟小主人混熟了，有點恃寵生嬌，笑嘻嘻地道：「公子也大不了奴才多少！」

白衣青年傲然一笑：「討打！少爺年紀雖然大不了你多少，但見識却比你多得多！」

書僮吐吐舌頭，道：「這個自然！」

白衣青年道：「老爺跟夫人，這陣子可好？」

「身體是沒什麽，就是……少爺你也該知道！」侍書看了白衣青年一眼，見他沒有責怪之意，便大着胆子說下去：「其實男人大丈夫三妻四妾的，也沒什麽要緊，何況夫人只生了少爺一個……」

白衣青年沉聲道：「侍書，這種事你們以後少談！」

「奴才知道少爺也是不高興，所以才離家……」

「哼，亂咬舌根，誰說少爺不高興？少爺只是悶，忍不住要出去走走而已！」

侍書道：「公子，你知道奴才為何會來這裏等你？」

白衣青年神色一怔，顯然頗覺奇怪，只是一時並沒有想到這個問題而已，當下故意裝作淡淡的神態，道：「誰知道你這狗奴才，那來的鬼聰明！」

「公子這次猜錯了，叫奴才來的是表小姐！」

「表妹？」白衣青年腦海內立即翻上一個怯生生的麗人來，問道：「她怎知道我會在今日回來？而且又會走這條路？」

「奴才問了，她就是不肯說，奴才沒辦法，只得出來碰碰運氣，沒想到表小姐眞靈！」

白衣青年有點心急了，忙道：「侍書，你怎地走得這般慢？表妹是什麽時候來的？」

「哎呀，公子你胯下是四條腿的畜生，奴才才一對脚！嘻嘻，原來公子想念表小姐了！」

白衣青年臉上微熱，却斥道：「胡說，少爺肚子有點餓了，還不走快點，走不動你便給我鬆了馬韁，待我先回去吧！」

侍書見天色快晚，又見白衣青年說得認眞，果然放鬆了馬韁，白衣青年雙脚一挾，白馬洒開四蹄，在侍書身邊馳去，直往衢州城。

白衣青年姓風，名越野。他父親風荻秋在武林中的地位雖不高，但却是衢州城的大富，風荻秋的妻子宇文麗珠，出身江南武林世家。宇文家以一套摘月彎刀馳名江湖，宇文麗珠未曾下嫁風荻秋前，也是江湖上聞名的女俠。

宇文麗珠有個妹子宇文寶珠，嫁到八閩呂家。呂家與風家極是相似，而宇文家姐妹也時有來往，因此宇文寶珠的女兒呂南鳳與風越野自小便認識。

兩小長大之後，男的如潘安轉生，女的如西施再世，端的是天造地設的一對金童玉女，雙方父母也有意親上加親。兩個小的也互相愛慕，這頭婚事雖還未經正式提出來，但大家都巳認定呂南鳳遲早必是風家的媳婦兒，風越野必是呂家的嬌客。

× × ×

風越野胯下的白馬，十分神駿，入得城來，天還未黑，到了家門，家丁們看到都忙不迭歡呼少爺，有的入內通報去了。

風越野笑道：「你們緊張什麽？我又不是未出過門！」

話音未落，院子中響起「呱」的一聲淒厲尖銳的響聲！風越野問道：「什麽東西在叫？」

家丁們都不知道，忽然院子內那棵梧桐樹，飛起一隻老鴉，遠遠對着風越野又鬼啾似的鳴了一聲，再棲落樹上。

一個家丁罵道：「這死鳥鬼叫什麽？少爺回來就叫，倒霉！」

另一個年紀較大的喝道：「風福，你胡說什麽？誰倒霉！」

風越野不知如何，心房倏地一沉，抬眼望向那隻老鴉，只覺牠身上似乎帶了什麽災難、禍患，令人心生畏懼。天上忽然一暗，老鴉在葉後，顯得更加神秘，雙眼似乎發着邪光。

風福見風越野怔怔地望着那隻老鴉，忍不住拾起一塊小石子，脫手向牠拋去。

老鴉未待石子飛到，巳振翅飛起，風福叫道：「別再回來，否則打死你！」

那老鴉不知爲何，在風福頭頂上盤旋過，對他長鳴一聲，然後飛出圍牆。

風越野吸了一口氣，抬步向內走去，一個家丁走下台階，道：「少爺，夫人叫你先去見她！」

風越野點點頭，輕聲問道：「老爺在那裏？」

「在書房內。」

「他知否我回來？」

那家丁點點頭，風越野略一沉吟，終於快步走入內堂，丫頭們見到這位風流倜儻，貌以潘安的少爺，臉上都不期然露出喜悅之色。「少爺，您回來啦？喝不喝茶？肚子餓不餓？」

「餓極了！表小姐在那裏？」

房內傳來宇文麗珠的聲音：「野兒，別顧跟丫頭們調笑，鳳兒在這裏！」

風越野歛容入房，果見房內坐着兩個女人，大的風韻猶存，小的清麗絕倫，正是心上人呂南鳳。

「孩兒拜見娘親！娘親眉頭深鎖，好像不大快樂，未知是因何事？」

宇文麗珠把臉一沉，罵道：「油腔滑調的，學足你爹爹！鳳兒，你將來得好好替姨母敎敎他！」

「如此這個禮可少不得了！」風越野長長一揖：「表妹在上，小生這廂有禮，希望表妹今後高抬貴手，給小生一條自新之路！」

呂南鳳粉臉通紅，輕聲道：「表哥你胡說什麽？」

風越野道：「表妹你還未說免禮！」他仍一揖到地的姿勢。

呂南鳳又羞又急道：「快起來，快起來！」

「嘻嘻，你得說表哥免禮，我才肯起來！」

呂南鳳偷眼一瞧，宇文麗珠不知在何時巳悄悄離開了，又見風越野一臉得色，不由生嗔，故意不理他，轉身出房。

風越野大急，叫道：「好表妹，你眞的忍心讓我一直彎着腰？」

呂南鳳輕哼一聲：「活該！」

「我一聽見你來，便拍馬趕回來看你，想不到你心腸這般硬！」

呂南鳳芳心一陣甜蜜，頰生紅暈，嬌嗔道：「誰叫你油腔滑嘴的，老不正經，敎我沒一絲兒看得上你！唔，免禮吧！」

風越野直起身來，老毛病又發作。「表妹，你說沒一些兒看得上我，便是……」

呂南鳳一陣風般衝了進來，嗔道：「便是什麽？」

風越野賊忑嘻嘻地道：「表妹，你說呢？」

呂南鳳又轉身出去，風越野連忙伸手把她攔住。「表妹莫生氣，我跟你說正經的！」眼光與呂南鳳柔情似水的秋波相觸，心頭一蕩，忍不住讚道：「表妹你越來越漂亮了！」

呂南鳳雙頰如遭火燒，心頭甜滋滋的，却白了風越野一眼，含嗔道：「你又胡說了！」

風越野正容道：「表妹，這是我的衷心之言！」

呂南鳳目光一垂，輕輕咬着唇。「男子漢志在四方，你……你……你怎能說這種話……」

「爲何說不得？」風越野滿腔驚詫。「難道你要我說出違心之言？」

呂南鳳粉臉更紅，道：「你快讓開，我要出去了，姨母在等！」

「表妹，我有一句話問你，你怎知道我會在今日回來，而且還知道會由南城門進來？」

呂南鳳綻出一絲笑容，帶着兩分頑皮之色，輕聲道：「不告訴你！」

「好，那你便別想出去！」

「我才不怕，你要耍無賴？」

風越野跳了起來，叫道：「什麽？我要無賴！」

呂南鳳格格一笑，乘機自他身旁竄了出去。「快換件衣服出來吃飯！」

風越野望着她的背影，心中好像打翻了一瓶蜜糖。

× × ×

晚飯開在荷花廳，荷花廳在風家的後花園，後花園佔地極大，有個大水池，池裏荷花正盛開着，荷花廳就在池畔。

十六盞琉璃燈全亮着，門窗洞開，清風吹來，帶來荷花幽香，令人食慾大振。

廳內只有四個人，風荻秋，宇文麗珠，風越野和呂南鳳。

風荻秋臉色鐵青，低頭吃悶酒，風越野雖然不覊，但却最怕這個父親，所以不敢放肆，只有宇文麗珠不時說幾句帶刺的話兒。

「野兒，鳳兒是個好姑娘，娘不許你負她！」

「娘放心，」風越野偷眼瞧了呂南鳳一眼說道：「孩兒不敢辜負表妹，只怕表妹……」

呂南鳳垂下螓首，臉如晚霞。宇文麗珠聽兒子這樣說，把臉一沉，喝道：「野兒，你這話是什麽意思？你表妹除了你之外，可沒有別的意中人……」

「姨母……」

宇文麗珠轉頭對丈夫道：「荻秋，野兒跟鳳丫頭年紀都不小啦，不如今年便讓他們成親吧？」

風荻秋淡淡地道：「咱們同意也還得問問呂兄夫婦！」

「當然囉，不過妹子與妹夫一定不會反對！」宇文麗珠眉頭忽然一揚，道：「我知道一定有人反對！」

風越野吃驚地問道：「娘，孩兒的婚事，有誰會反對？」

「哼，還有誰？當然是你爹啦！」

此話一出，連呂南鳳也吃了一驚，忍不住抬起頭來，望了風荻秋一眼。風荻秋拂袖道：「麗珠你開什麽玩笑！我幾時反對他們的婚事！」

宇文麗珠側着頭道：「你不是反對他們的婚事，只是不希望他們在今年之內成親而巳！」

風越野問道：「娘，爹爲何要反對孩兒在今年內成親？」

「你還不知道？」宇文麗珠冷笑一聲：「你爹打算今年把那狐狸精討回來！嘿嘿，一年之內，父子同辦喜事，傳將出去，本是一件武林佳事，只是你爹臉皮薄，

怕會受不住……」

風荻秋臉色一沉，道：「在下輩面前，不許胡說！」

宇文麗珠怒道：「老娘幾時胡說？那個地方不實不確？」

風越野與呂南鳳都知道是怎麽一回事，不過都不敢作聲。宇文麗珠得理不饒人。「老娘沒說錯吧？當年你對我說些什麽話？」

風荻秋道：「難道我對你不好？」

「你若對我好的，便不會去找那狐狸精！」

風荻秋怒喝道：「我不許你罵她狐狸精！」

「她若不是狐狸精怎會來迷男人？」

風荻秋怫然道：「她若是狐狸精，你又算是什麽？」

「老娘算什麽，你說呀！說給你兒子聽，說給你未過門的媳婦聽！」

風越野忙道：「娘，爹，你們大家不要爭啦。」

「你懂個什麽屁！」風荻秋霍地長身而起：「你恃着武功比我高，一直沒把我當作是一家之主，這也算賢淑？」

宇文麗珠拍案而起。「老娘有那處不賢淑的？」

「沒有，只是我一見到你便混身不自在，你不像是我妻子，就像是我老娘一般，試問夫妻至此，尚有什麽趣味！」

宇文麗珠微微一怔，風荻秋仍說個不停。「慧文就不一樣了，她文武都不及你，但她是一個眞眞正正的女人，我一見到她，便自心中高興出來，跟她說幾句話，也勝過跟你相對竟日。」

風越野見母親氣得將身子如同篩米般亂抖，忙道：「爹，你莫再說了。」

「今日是她迫爲父說的，我本來一直顧着她的面子不說的，奈何我若不說，她還以爲爲父薄倖哩！」

「你難道不薄倖？」宇文麗珠大叫一聲：「風荻秋，老娘告訴你，我不許那賤人踏進風家家門一步！」

風荻秋本來對她甚是憚忌，奈何此刻在下輩面前，不能不顧住面子，再說話巳說了，不能更改，是以大聲反問：「風家一家之主是風某人，還是你宇文麗珠？」

宇文麗珠大叫一聲：「風荻秋，你有種的便不要離開此廳一步！」

「你要殺我？」風荻秋側着頭斜望妻子，眼光說不出的鄙視。「你要殺便殺，我絕不怪你謀害親夫，只是我也巳受够了！你生了野兒之後，怕再懷孕會影响你的練武，又怕辛苦，所以悄悄吃藥絕了，你道我不知道？嘿嘿，宇文家的人都凶得很，你要動手便動手吧！」

宇文麗珠大叫一聲，右掌高高舉起，風越野與呂南鳳都連忙搶着攔在他倆中間。「娘——」

宇文麗珠咬牙道：「你倆給我站開，今日我便先殺了這薄倖郎君，再去殺那賤人，最後才自殺！」

風荻秋却沒一絲恐懼，踏前一步，挺胸道：「潑婦，你要殺便殺吧！風荻秋早巳受够了！」

「你叫我什麽？」

「潑婦！悍婦！」

宇文麗珠一巴掌摑了過去，風荻秋閃也不閃，只聽「巴」的一聲，風荻秋左頰巳添了五道指痕，嘴角掛着血絲，這一掌顯然用力甚重，風荻秋冷冷地望着宇文麗珠，目光巳再無憤怒之色。

宇文麗珠也有點奇怪，嬌軀抖了一抖，問道：「你，你爲什麽不閃？」

「你喜歡打，便給你打個够吧！」

宇文麗珠嬌軀抖得更急。「但以前我要打你，你都閃開的……」

「不錯，那是以前！」風荻秋雙眼望着窗外，喃喃地道：「成親才三天，你便巳要打我了……」

宇文麗珠望了風越野及呂南鳳一眼，臉上泛上一層淡淡的紅暈，嗔道：「難道你連這個也不懂？」

呂南鳳好生尷尬，悄悄向風越野打了個眼色，便退了出去，那些丫頭們更加乖巧，早巳離開躲去一旁。

風越野囁嚅地道：「爹，娘，你們別再爭吧……菜快冷了，先吃飯吧！」

宇文麗珠轉頭道：「野兒，你也出去，把門關上。」

「娘，你們恩愛了二十年，何必因爲一些小事鬧翻……」

不料風荻秋夫婦同時截口，一個道：「你問問你娘，她幾曾與爲父恩愛過？」另一個則道：「他不要你娘，去找狐狸精，野兒，你倒說說，這是不是小事？除非你跟他一樣，也是個涼薄的人？」

這些話本都不該向兒子訴說，但此刻兩人却顯然沒有想到此點，風越野左看右望，一個是親生之父，一個是娘親，眞不知該如何是好，半晌，才長嘆一聲道：「孩兒剛回來，爹娘能不能讓孩兒好好休息一下麽？」

無論是風荻秋或者宇文麗珠，向來對這個獨生兒子都極是寵愛，平日必定答應兒子所求，但今日却有點不同了。「野兒，你且出去，爹有些話要跟你娘商量！」

宇文麗珠也道：「娘也有話要跟負心郎君說清楚，你去吧，叫鳳丫頭陪你。」

風越野只得道：「請雙親平心靜氣……若有什麽事，叫孩兒如何是好？」他呆呆地走了出去，隨手把門拉上。

廳門雖然關着，但窗子仍然洞開，按說裏面的話必定會傳出來，可是風越野站了一陣，依然聽不到一絲聲音，心頭忐忑，不知是禍是福。

夜風吹過，花樹婆娑，發出沙沙的响聲，清風送香，夏夜星月燦爛，本是個良辰美景，但風越野心情却沮喪之至，甚至後悔回來太早！

發了一陣怔，忽覺前頭有物移動，定睛一望，才發覺呂南鳳躲在一叢花樹之後，揮動手上的絲絹兒與他打招呼，風越野吸了一口氣，向呂南鳳走去。

「表哥，你站在那裏作甚？」

「鳳妹，你向來聰明，快替我想個辦法勸勸爹跟娘！」

呂南鳳小嘴一噘，道：「小妹雖然有點小聰明，但表哥一直不服，因爲表哥向來自信比小妹聰明得多，所以……」

風越野道：「鳳妹，這時候你還有心情跟我開玩笑？嗯，算我平日不尊重你，今日向你行禮賠罪，希望表妹莫怪……」

呂南鳳連忙側身，嗔道：「討厭，你發什麽瘋？誰責怪你……只是這種事咱們做下輩的，能說些什麽？」

風越野嘆了一口氣，道：「若非如此，愚兄又怎會求你？」

呂南鳳沉吟了一下，道：「不是沒有辦法，只是不好辦……」

風越野激動地抓住呂南鳳的柔荑，說道：「是什麽辦法，好表妹，你快說來聽聽！」

呂南鳳粉臉通紅，輕輕一掙，又掙之不開，只好任由個郞握住，芳心怦怦而跳，如小鹿亂撞。「姨丈不愛姨母，只是因爲多了一個女人，咱們若果……」

話未說畢，風越野已經大搖其頭起來。「問題若是這般簡單，那就好了！」

呂南鳳不悅地道：「那你自個想辦法吧！」

風越野正容地道：「別生氣，你剛才沒聽爹說……他對娘有成見！」

「有成見解釋一下便成啦。」

「問題是……唉，娘有時的做法也確是有點過份……」風越野着了呂南鳳一眼，道：「也許這不是過不過份的問題，而是雙方的脾性跟要求不一樣。」

呂南鳳怔怔地望着他，呵氣如蘭地道：「小妹不懂……」

「爹要的是一位溫柔的妻子，他寧願他的妻子無才無能，也不喜歡妻子樣樣替他出頭，使他空有一家之主之名，而無一家之主之實。」風越野吸了一口氣。「娘可能沒想到這些，也許不是沒想到，而是她習慣如此，她不甘願做個弱者，因爲她未入風家之門時，已是一位名頭响亮的女俠，爹的武功不如她，她便在很多地方，自然而然地替他出主意……」

呂南鳳道：「表哥，那你認爲誰對誰不對？」

風越野嘆息道：「我不知道，所以我最近才老是往外跑！」

呂南鳳撇撇小嘴。「男人討姬妾，總有他的理由，你自己野，喜歡往外面跑，却說什麽爲了……哼，也許你在外面也有了一隻什麽小狐狸精！」

風越野先是一怔，繼而哈哈一笑。「多謝表妹向愚兄透露心聲！」

呂南鳳粉臉如遭火燒，用力掙開風越野的手。「你又發了什麽瘋？」

風越野笑嘻嘻地道：「還不是麽，第一，剛才那句話充滿醋意，第二，愚兄還未成親，外面若有女人，也不叫小狐狸精，除非你一早已把自己當作是正室！」

呂南鳳「嚶嚀」一聲，粉拳擂了風越野幾下。「你好不要臉！」

風越野伸手欲攬，呂南鳳已如春燕投林般，閃了開去，風越野在後面急追。

就在此刻，夜空傳來一道刺耳的鳥鳴聲，這叫聲如鬼啾，如兒啼，在夜空裏聽來，格外恐怖。

風越野與呂南鳳也不期然停下步來，不知那個丫頭叫了一聲：「老鴉！」

風聲颯然，風越野轉頭望過去，只見爹爹自荷花廳衝了出來，神色緊張地向外走着，風越野吃了一驚，叫道：「爹！」

不知爲何，風荻秋聽見兒子的叫聲，忽然展開輕身功夫，騰空躍起，越過後花園的圍牆，隨即不知去向。

呂南鳳也跑了過來，嬌軀傍着風越野，顫聲道：「表哥，不過姨母如何，快過去看看！」

風越野恍然一醒，拉着呂南鳳快步奔去，未進荷花廳，已見到宇文麗珠坐在桌前，以手支頤，呆呆發怔，不知在想些什麽。風越野與呂南鳳互望了一眼，同時舒了一口氣。

「鄔接引」

「娘！」風越野隔遠叫了一聲，宇文麗珠沒有動，呂南鳳忍不住也叫了一聲，宇文麗珠眉眼一動，揮手道：「你們都去吧！」

「娘，你凡事得想開一點，千萬莫氣壞了身子。」

宇文麗珠不耐煩地道：「快滾，難道娘還得你來教。」

呂南鳳輕聲道：「表哥，姨母可能心情不好，讓她在這裏吹吹風也好，咱們別打擾她吧！」

兩人把臂走回內堂，清風吹來，風越野鼻端嗅到呂南鳳身上如蘭似麝的幽香，陶醉之下，脫口讚道：「表妹你好香！」

呂南鳳芳心暗喜，嘴上却駡道：「你就是老不正經，教人看不起你。」

「看不起我不打緊，要緊的是你心中有沒有我！」風越野誠懇地道：「表妹，剛才我娘的話，你認爲如何？」

呂南鳳微微一怔。「姨母說了這許多話，我怎知……」

「當然是咱們的婚事了！」

「這是你娘的主意……」呂南鳳欲言又止。

「那你肯不肯嫁給我？」

「我得看你對我是不是眞心的。」

風越野雙掌落在呂南鳳一對香肩之上，誠懇地道：「這許多年來，我對你的心意你還不知道嗎？外面那些花花草草，鶯鶯燕燕，我從來不看她們一眼，只眞心待你！」

呂南鳳垂下螓首，聲如蚊蚋地道：「你說話向來如此，誰知道那一句才是眞的，那一句才是正經的！」

風越野緊張地道：「我對你所說的話，有那一句不是眞的，我認爲你聰明，便讚你聰明，我認爲你美麗，便讚你漂亮，我認爲你香，便依心中感受直說，對你從不說違心之言，除非在跟你鬧着玩！」

呂南鳳芳心一陣甜蜜，這小寃家所說確有道理，他是性情中人，喜怒形於色，風流而不下流，倜儻而不輕薄，嫁給一個這樣的俏郎君，不但靠得住，而且閨房之中，樂趣必是甚多。

想到此，她只覺嬌軀發燒，又羞又愛，呆了半晌才道：「你也該知道怎樣做……我看我過兩天還是回家去吧！」

風越野吃了一驚，道：「鳳妹，你眞的生我的氣麽？」他輕輕摑了自己一巴，「我今後不再亂說話，惹你生氣就是！」

呂南鳳白了他一眼，道：「傻子，誰生你的氣！」

「那我不讓你走！」

呂南鳳跺足道：「傻子，我早日同去等你家下聘禮。」說至此，她一張臉已如柿子，轉身奔向自己的房間。

風越野看着她的背影，發出一陣傻笑，心頭甜滋滋的，忖道：「我眞傻，爲何想不到這點？」心念未了，忽聽外面傳來一聲大叫，風越野吃了一驚，連忙跑了出去，問道：「什麽事？」

一個家丁道：「老爺回來了。」

「老爺回來，作甚大呼小叫的！」

「老爺神態好生嚇人……不知發生了什麽事。」

風越野一顆心又再提起，連忙問道：「他去了那裏？」

「奴才見他向後花園跑去。」

風越野二話不說，趕快拔腿向後花園跑去，他怕父母又起衝突，但當他到達荷花廳外，只見父親披頭散髮，一張臉雪一般白，發瘋般衝了出來。

「爹，發生了什麽事？」風越野攔在父親身前。

風荻秋悶哼一聲，手掌倏地一翻，向風越野的胸膛印去。風越野吃了一驚，幸而他武功基礎不差，雖然來不及招架，却可在危急中移開三尺，風荻秋「呼」的一聲，在兒子身邊竄過。

風越野轉身叫道：「爹，有事慢慢商量。」

風荻秋充耳不聞，幾個箭步已來至圍牆下，振衣飛起，身形投入黑暗中。

宇文麗珠喝道：「野兒，不要追。」

風越野轉頭望去，廳內燈光輝煌，只見宇文麗珠雙眉深鎖，臉色極是憔悴，由晚飯至今，不足一個時辰，但宇文麗珠却似老了幾年般，風越野忍不住問道：「娘，你沒事吧！」

宇文麗珠冷笑一陣，才道：「放心，你娘堅強得很，死不了。」

她的笑聲及說話聲，都十分空洞，彷彿來自遠處，風越野忽然吃起驚來，忙道：「娘你放心，爹只是一時在氣頭上而已，等下待孩子去跟他談談。」

宇文麗珠冷笑道：「沒有他風荻秋，我宇文麗珠照樣能活，不必求他！」

「但……但他總是我爹爹。」

宇文麗珠忽然走前，來至兒子面前，一對眼睛光芒大盛，沉聲道：「野兒，娘有一句話問你，你得照實答我。」

風越野心頭忐忑，囁嚅地道：「娘有話等下再問，好不好？」

「不行，」宇文麗珠厲聲道：「你現在便得答覆娘，你認爲娘爲人好不好？」

風越野噓了一口氣，不假思索地道：「娘是天下最好的母親。」

「你娘好，還是你爹好？」

這個問題可不是好答，風越野沉吟了一下才道：「娘跟爹都好……對孩兒都很好。」

宇文麗珠嘆了一口氣。「這句話沒錯，但假如娘要你在兩個之中挑一個，你選誰？」

「娘——」風越野哀求道：「你何必叫孩兒難做……」

「不是娘要爲難你，而是有此必要。」宇文麗珠轉頭望出窗子，目光落在漆黑的夜空上，聲音似來自天上。「因爲你爹要離開娘，你要跟着娘還是跟着你爹？」

「爹……他……他至今時今日才要休妻？」

宇文麗珠如豹子般跳了起來，咬牙道：「休妻？哼！我才不要他那張休書，要走便走……我稀罕麽？」

風越野心頭發酸，他知道母親性子好勝又倔強，父親在她眼中一向是弱者，是她「保護」的對象，但此刻她才倏地發覺被「保護」的人，原來並非弱者，而這個人還要休掉自己，這打擊之大對她來說，比被長劍刺了一記還厲害。

當下他伸手替母親整理散亂的鬢髮，道：「孩兒不會離開娘……娘，你莫生氣，孩兒吩咐丫頭煮點麵條給你吃好麽？」

宇文麗珠稍覺安慰，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如今娘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你莫令我失望。」

「請娘放心，」風越野有點不明，自己該如何做才不會使母親失望，在他心底裏，父親也並不是一個壞人，他也很想去看看他，當然這些話他絕對不敢說，是以只得道：「娘，孩兒送你進房。」

宇文麗珠點點頭，兩人來至內堂，風越野想起父親剛才的神態有異尋常，忍不住再問道：「娘，剛才爹到底說了些什麽話？」

宇文麗珠剛平靜的心田又激動起來。「他一進來便大聲道：『宇文麗珠，自今日起，我風荻秋便與你恩絕義斷！』娘問他：『你要休妻？』你爹道：『不錯，今後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說着，兩人已來至宇文麗珠的寢室外。「野兒，你既然要跟娘，明日早上收拾一些隨身衣物，咱們母子便離開風家。」

風越野心頭一緊，又見母親在盛怒中，不敢相勸，唯有支吾應之，他送了母親進房之後，連忙走去找呂南鳳。「鳳妹，快開門。」

呂南鳳正在做女紅，聞聲放下針綫，開門問道：「表哥你還不睡？」

風越野連忙把剛才的情況述了一遍。「鳳妹，我怕娘會着不開，你今夜代我照顧她一下……」

呂南鳳眉頭皺起。「這個你倒可放心，只是姨丈不知……」

風越野道：「愚兄便是要去找他。」

呂南鳳深情欵欵地瞄了他一眼。「你知道姨丈去那裏麽？」

「也許知道！」風越野認爲父親一定是在那隻「狐狸精」章慧文家裏。

「表哥，你早去早來，萬一找不到姨丈，無論如何，在天亮之前，也一定要回來。」

風越野應了一聲，出去找一個年老的家丁。「長壽，你知道老爺在外面收藏的那女人的窩在那裏麽？」

那老家丁囁囁嚅嚅說不出話來，風越野那有着不出之理，冷笑一聲：「別再假裝糊塗了，快帶少爺去，一切有我！」

「但，」風長壽道：「老爺交代老奴，不得洩露一絲口風，否則便要打斷老奴的脚。」

風越野抛了一錠十兩重的銀子在地上，厲聲道：「你現在不帶少爺去，少爺便要打斷你一雙手，若乖乖聽話，便把銀子

拾上來，給你老婆買胭脂水粉。」

風長壽猶疑了一下，終於彎腰拾起那錠銀子，喃喃地道：「老爺老爺，不是老奴不聽你的話，實是老奴的小畜生欠了一家一屁股債，沒辦法……咳咳，請少爺跟老奴來！」

風長壽取了一盞燈在前面引路，風荻秋藏嬌之金屋，就在城內，這一點風越野早巳知道，就是不知道其詳細地址而巳。

風長壽年紀雖大，但精神尚不錯，步伐穩定，不久便來至鬧市之中，不過此際夜巳深，店子大都巳關了門，只剩下歌榭妓寨，客棧飯館尚在營業，風長壽終於停在衢州城最大的客棧門口。

風越野詫異地問道：「長壽，你來高陞客棧作甚？」

風長壽得意地道：「公子不是要找老爺藏嬌的金屋麼？嘿嘿！想不到吧！連老奴也給老爺騙了不少時日哩。」

風越野心想等下跟父親有些家事要談，有長壽在旁邊不大方便，便道：「少爺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風長壽道：「公子一定還不知道，請跟老奴來！」他昂首闊步地走了進去。

掌櫃與店小二看見風長壽，只裝作沒有看見，任由他倆走了進去，高陞客棧佔地果然不小，一共有三進，風長壽來至最後一進，推開一扇房門，走了進去。

房內一切設備並沒有什麼異常之處，卻不見有人 風越野語氣有點不悅：「長壽，人呢？」

「少爺莫急！」風長壽走至一具木櫃前把櫃門拉開，伸手在裏面亂搖了一陣。

「幹什麼？」

「地窖！」風長壽指指地下，「那女人……不，二夫人住在下面。」

「你在幹什麼？」

「這裏有一條繩子，末端有隻小銅鈴，通往地窖，往日有什麼急事時，老爺便讓老奴來這裏通知她，現在老奴拉動繩子，一下地窖的入口便會打開。」

人說人老嘴皮雜，果然沒錯，風長壽囉囉嗦嗦說了一大堆，那繩子巳被他拉扯了十幾次，但地窖的入口就是沒有打開！

風越野焦急地問道：「還有其他辦法沒有？」

風長壽來至床旁，那是放馬桶的地方，有塊布帘遮住，長壽把布帘揭起，指着一處道：「這四塊紅磚是活動的！」

風越野抽出長劍來，先用劍柄在上面敲了幾下，再把燈湊近，仔細一望，果然發覺這四塊紅磚的邊緣縫隙較其他的大，因此忙用劍尖撬動，只撬了幾下，那四塊紅磚便翻了上來，露出一個有肩膀寬的洞口，燈光下依稀見到旁邊有座竹梯，供下面的人上落。

風越野吸了一口氣，輕輕叫道：「爹，孩兒來了！」

下面沒有風荻秋的應聲，回答他的是一股濃烈的血腥味。

風長壽道：「公子，是什麼味道？」

「血！」風越野大叫一聲，身子猛地打了一個寒噤，道：「長壽，你在上面等我！」取了燈，慢慢自竹梯走下去。

風長壽突然心生恐懼，顫着聲道：「少爺，你且等等，待老奴再去取一盞燈過來。」

風越野道：「你到房外等我吧！」那地窖有丈半深，風越野落地之後，舉燈一照，這才知道地窖佔地不小，立足之處是甬道，寬有四五尺，那股濃烈的血腥味，自內送了過來，中人欲嘔。

風越野閉住氣，倏地抽出長劍，沿着甬道走進去，血腥味越來越濃，走到盡頭，是一個兩丈見方的寢室，寢室的石門半掩，裏面有燈光透出。

風越野用脚把石門踢開，再舉燈一照，叫道：「爹，你在裏面麼？」

「呱——」裏面陡地發出一道尖銳的刺耳、鬼泣神號的叫聲。

這叫聲說不出的凄厲，風越野猝不及防，心頭發毛，忍不住向後退了幾步。

「呼」的一聲，門縫裏飛出一隻通體烏黑的鳥兒，又凄凄地叫了一聲，在風越野頭上飛過，風越野下意識地舉劍向上一撩。「呱！」鳥兒丟下一根羽毛，自出口處飛了出去。

這期間，只聽上面的風長壽不斷問道：「公子，什麼東西在叫？」

「老鴉。」風長壽再叫了一聲之後，聲音便啞了。

風越野再吸一口氣，再把石門踢開，身子倏地閃進去，目光一及，登時怔住。

只見寢室之內，放着一張牙床，牆上插着一枝紅燭，紅錦帳，紅緞被，一片紅彤彤。床上坐着一個男人，手上抱着一個血人，血巳乾涸，那人身上便似是穿了一件血紗袍。

「爹！」良久風越野才大叫了一聲，盤膝坐在床上的男人，正是風荻秋。

「爹！」風越野又叫了一聲，風荻秋如石像一般，一動不動，風越野吃了一驚，走至床前，伸手到風荻秋鼻端一探，幸而尚有呼吸。

可是風越野心房陡地一沉，父親手上所抱的人，必是章慧文，看情況章慧文氣絕巳久，但父親仍把她抱得如此緊，那哀傷、悲痛、絕望、憂憤等等的神情，一一呈現在面上，使風越野肯定了一件事，父親絕對不是爲了養一個「狐狸精」這麼簡單，他是深深愛她的，這感情之深摯，連年紀輕輕的風越野也感覺到！

這刹那，風越野又想起娘親來，他又知道了一件事，父親對母親一定沒有這份感情！是以他忽然同情起父親來，爲什麼對一個認識才一兩年的女人，其感情會比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深？

這是什麼原因？風越野不知道，他忽然又爲母親悲哀起來！

斗室沒有一絲兒聲音，燭影搖紅，人影幌動，黑影[illegible]在紅光之上，產生了令人發抖的圖案！

「爹！」風越野再吸了一口氣。「回家吧……娘等你回去……你不是要爲孩子主持婚事麼？」

風荻秋大叫一聲：「宇文麗珠，你心腸好狠！」

「爹，你說什麼？」

風荻秋抱着屍體跳下床來，看也不看兒子一眼，便走了出去，風越野在後面追着。「爹，你要去那裏？」

「你莫跟着來！」風荻秋行動忽然快

了起來，踏着竹梯飛上地面！

「老爺！」上面傳來風長壽的叫聲，接着又慘呼了一聲，風越野連忙也爬了上去。「長壽！」

「公子，老爺發瘋了，他踢了老奴一脚！」

「老爺去了何處？」風越野衝出房間，只見遠處牆頭有道黑影閃動，隨即不見，他不假思索，忙展開輕功飛了過去。

出了高陞客棧，風越野提着劍狂奔，可是早巳失去父親的踪影。「爹，爹！」風越野扯開喉嚨大聲叫着。

黑暗中忽然傳來一個沙啞冰冷的聲音。「你爹是風荻秋？」

「不錯！」風越野轉頭四望，問道：「閣下是誰？」

「我知道他在那裏……」聲音不知自何處飄來。

「在那裏？」

「你跟着我兒子，便可以見到他！」

「你兒子在那裏？」

「就在你身前七尺之處，你再仔細瞧瞧！」

風越野轉頭四望，此刻巳是三四更天了，街上那裏有人？驀地前面「呱」地一響，風越野頭一低，這才發現地上有隻老鴉！這刹那，他心頭倏地一沉，沒來由地打了個寒噤。老鴉在地上跳了幾下，又輕叫了一聲，然後飛前，棲在一棟平房的屋上，轉過頭來，瞪着一對邪異的眼睛，向着風越野，好像在等他。

風越野有點好笑，也有點恐懼，問道：「這老鴉便是你兒子？」

「不錯，牠是我三子，叫接引！」

風越野像被人打了一拳般，但忽然大笑起來。「牠有名，不知有沒有姓？」

「自然有！姓鄔！」

風越野悶哼一聲，再也笑不出來。「牠是你兒子，那你是什麼？烏鴉老子？」

「你猜對了，普天下的烏鴉都是老子的乖兒子！」黑暗中傳來的聲音有點像鴉叫。「你再不去，便看不到你父親了！」

與此同時，簷上那老鴉又輕叫了一聲，振翅欲飛，風越野只得採取姑妄聽之，姑妄信之的態度，跟在老鴉之後走去。

老鴉在前面飛飛停停，翻過城牆向西而飛。衢州城的城牆不高，風越野輕輕易易便翻了出去，只見那老鴉雙翼一歛，竄前數丈，風越野想也不想便跟着奔前。

老鴉飛飛停停，總是在風越野前頭一丈之處，風越野發了狠，苦追不巳，跑了好一陣，離開衢州城巳有十數里遠，才見那老鴉投入一座樹林。

風越野立在林外，喘着氣，抬頭打量了周圍一眼，冷月西掛，附近的樹木都變成死白色，夏蟲啾叫，倍添凄清。

風越野緊一緊手中劍，慢慢走了進去。樹林並不太茂密，月光自樹梢瀉了下來，視綫甚是清晰，樹林之中矗立着一座墳墓，黃土潮濕，顯然是座新墳。

風越野抬頭一望，那隻老鴉立在樹枝上，背後剛好便是冷月，白月烏鴉，氣氛詭異，月光就像是發自烏鴉身上！這刹那，所有的景色都似乎爲之一變，變得邪惡妖異絕倫。

風越野伸手抓一抓土墳，肯定此墳剛壘起，當下大叫一聲：「爹！」目光隨之一抬，那老鴉在樹上側着頭叫了一聲。

風越野拾起一塊小石子，脫手向老鴉拋出。「我爹在那裏？」

老鴉振翅飛起，風越野追了過去，這才發現樹下倒着一個人，月光下，看得仔細，正是風荻秋！

又見烏鴉

風越野見乃父臉色雪白，一動不動，大吃一驚，邊奔前邊叫道：「爹！」

風荻秋那裏還能應他？風越野把父親抱起，食中兩指搭在脈上，幸喜尚能跳動，風越野深深吸了一口氣，右掌輕拍風荻秋的「靈台穴」。

過了好一陣，風荻秋嘴角咯出一口濃痰，才慢慢醒來。「爹，你醒來啦！」

風荻秋睜開雙眼，見到兒子，臉上露出一絲笑容，風越野道：「爹，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怎會倒在這座樹林內？」

風荻秋臉上的笑容倏地消失，緊接着便換上痛苦之色，雙眼直勾勾望着夜空。

風越野心頭有點恐慌，輕輕喚道：「爹，娘等你回家，孩兒扶你回去吧！」

風荻秋忽然把風越野一推，風越野猝不及防，被推倒在地，兩父子滾至樹下才停住。

「我不回去！」風荻秋大吼一聲，樹上那隻「鄔接引」呱地叫了一聲，振翅飛掉。

風越野無心留意牠，連忙道：「爹，你眞的忍心拋棄娘跟孩兒？何況，何況章阿姨巳經……」

「住口！」風荻秋鬚髮俱張，「那潑婦以爲用這種手段便可以挽回老子的感情，嘿嘿，爲父對她的感情，早巳死了十多年了，只是一直未碰到一個合意的心上人而巳……如今找到了，她又……好潑婦，你心腸好狠！」

風越野見父親雙眼噴出怨毒的怒火，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噤，問道：「誰是潑婦？」

風荻秋悶哼一聲，聲音稍温。「野兒，爹有一件事託你去辦，不知……」

「爹，您老人家怎地用這種語氣跟孩兒說話？」風越野心頭忐忑，不知其父心內打什麼主意。「有事吩咐下來，孩兒一定照辦！」

風荻秋露出一絲笑意，伸手自懷中摸出一塊手絹來，那手絹捲成一團，不知包着什麼東西。「野兒，你得答應爹，半路不得拆開來看，拿到家內交給你娘！」

風越野立即問道：「那麼爹你呢？」

「以後風家便由你掌管了，爹想去……各處名勝走走！」

「但爹你身體不好……」

「沒事，歇一下便行了！」

風越野囁嚅地道：「爹，您不回去看看娘？」

一提到一個娘字，風荻秋氣又來了，大聲喝道：「你到底聽不聽爹的話？還不趕快回去！」

風越野仍在猶疑，風荻秋道：「你不走，爲父走！」

風越野實在担心老父的身子，只得想

盡辦法拖延時間。「爹，那邊有座新墳，是不是章阿姨……」

風荻秋雙眼痛苦之色更濃，無言地點點頭，風越野又道：「爹，您知否孩兒爲何會找到這裏來？」他見父親呆若木鷄，毫無反應，只得續道：「孩兒是跟一隻烏鴉來的！」

風荻秋臉色一動，喃喃地道：「老鴉……一隻老鴉在慧文房內……」

風越野記起剛才自己由高陞客棧走下地窖時，章慧文房內的確飛出一隻老鴉來，他不由抬頭望向樹梢，喃喃地道：「牠是不是鄔接引？」

風荻秋微微一怔，問道：「誰叫鄔接引？」

「一隻老鴉！」風越野說道：「爹，這件事有點奇怪，剛才在城內，有人跟孩兒說話，他說他的第三兒子叫鄔接引，孩兒再問他，才知道鄔接引者，只是一隻老鴉！」

「哼，你快回去吧！天也快亮了。」

「爹，這是眞的！那人說得很認眞，他說普天下的老鴉都是他的兒子！」

風荻秋怒道：「野兒，你眞令我失望！這種鬼話你也會相信？」

「孩兒自然不相信……」風越野的聲音越來越低，「但他叫鄔接引帶孩兒來接您，結果眞的找到您……這，這是什麽道理？」

風荻秋顫魏魏地站了起來，冷冷地道：「爲父無空跟你瞎扯！」

「爹——」風越野悲叫一聲：「咱父子何時再相見？」

風荻秋身子一抖，喃喃地道：「有緣之時，自能相見！」咬一咬牙，終於艱辛地邁步前進！

風越野大聲叫道：「爹，您老人家得保重！」

風荻秋忽然住脚，道：「野兒，南鳳是個好姑娘……她性子溫柔賢慧，你得好好待她……叫你娘早點替你辦婚事，免得夜長夢多！」

「爹，您答應爲孩兒主持婚事！」

風荻秋抬頭望一望黎明前的夜空，長嘆道：「世事難料，誰能知道……唉！」

嘆息聲未了，風荻秋又抬步了。

× × ×

天色經巳大亮，宇文麗珠和呂南鳳正在爲風荻秋父子安危着急，幸而風越野拖着一身疲累回家了。

宇文麗珠欲言又止，呂南鳳十分乖巧，輕聲問道：「表哥，找到姨丈沒有？」

風越野點點頭，隨即又搖搖頭，呂南鳳嗔道：「表哥，你到底找到否？」

風越野道：「進去再說！」

宇文麗珠呆呆地在前面帶路入內堂，風越野心頭沉重，不知如何勸解母親。宇文麗珠雖然寵愛兒子，但她決定了的事，從來極少改變，這一點風越野自然知道。

宇文麗珠說今日要離開風家，便不會改在明天，但是如今爹爹顯然不想回來了，而娘親又迫自己跟她一齊離開，這頭家如何處理，風越野想到這裏，心頭更覺沉重。

內堂也有一個院子，院子內種着四棵槐樹，中間排着兩行花盆，玉蘭與茉莉花正開着，風送清香，令人精神爲之一振，風越野無意中抬頭，却見到一棵槐樹上，立着一隻烏鴉！

不知爲何，風越野心頭忽然急遽地跳動起來，只覺又有什麽不好的事要發生！

天下烏鴉一般黑，這一隻是不是鄔接引，風越野可不敢肯定，但無論如何，風越野也知道民間稱烏鴉爲凶鳥，見到牠便會有不祥之事發生。

這之前，風越野自然不信，奈何現在他又覺得牠有一股令人相信的魔力！

烏鴉側着頭望着風越野，沒有叫聲，但眼光却似乎包含了不少的冷嘲及嘲弄。

宇文麗珠回頭見兒子呆呆地站在樹下，不由問道：「野兒，你年紀巳不小啦，爲何仍不能使娘放心？」

風越野看了呂南鳳一眼，輕聲道：「對不起，娘，您先請！」

宇文麗珠白了他一眼，轉入內廳坐下。「送一盅茶來給你們公子解解渴！」

一個丫頭立即應聲而去。風越野道：「娘，爹他說要去外面……名勝古蹟走走，叫您保重！」

宇文麗珠淒酸地一笑。「他跟那賤人雙棲雙宿，遊山玩水，快活自在，素願得償，還不說幾句風涼話氣氣我麽？」

「娘錯了……」

宇文麗珠截口怒道：「你爹的脾性，娘自信沒看……」她本想說沒看錯，可是心頭一動，發生這件事，正好證明自己看錯，那還敢逞強？當下嘆了口氣。「唉，算啦算啦，別再提這件事！」她揮揮手。

風越野略鬆了一口氣，道：「爹的確叫娘好好持家，要你爲孩兒安排婚事！」

宇文麗珠身子抖動起來，顫聲問道：「眞的？你沒騙娘？」

「自然是眞的，孩兒怎敢騙您！」

宇文麗珠淒淒一笑。「哼，他倒還掛着你！」

風越野想起父親交給他的那塊手絹，連忙自懷中取了出來，道：「娘，這是爹要孩兒交給您的！」

宇文麗珠接了過去，心頭詫異，急不及待地把手絹打開，只見裏面放着一枝鳳釵，手工精緻，栩栩如生，鳳眼嵌着兩塊小小的翠玉，更令人愛不釋手，風越野與呂南鳳隔遠看見，心頭都是一沉，風荻秋把宇文麗珠定情之物退回，要想挽留這段婚姻，實是難上加難了！

不料，宇文麗珠嬌軀一抖之後，却喃喃地道：「這金釵怎會在他那裏？」

風越野一怔，忍不住脫口問道：「娘，這不是您送給爹留念的麽？」

宇文麗珠臉上微微一紅，搖頭道：「送給你爹的，是另外一枝……這枝，這枝怎會在他那裏？」

呂南鳳忍不住問道：「姨母，這枝金釵落在姨丈那裏，您一直不知道麽？」

「知道，那是上個月的事……」宇文麗珠輕輕吸了一口氣，道：「只是不知爲何會失去，而且更想不到是誰取去的！」

呂南鳳微微一怔。「這樣說來，姨母巳很久沒用這枝鳳釵了？」

宇文麗珠點點頭，風越野道：「也許是爹拿走的，現在……」

宇文麗珠冷哼一聲。「他才不會拿這

枝金釵……但它又爲何會在他那裏？」這個問題十分矛盾，顯然給她莫大的困擾。

風越野道：「娘，有一件事你想錯了，爹去遊山玩水不是帶……那個女人一齊去，他是一個人去的！」

宇文麗珠冷笑一聲。「他告訴你？你就相信？」

「因爲那個女人巳經死了！」

宇文麗珠一怔。「眞的？」

「孩兒親眼所見！」

宇文麗珠倏地大笑起來，厲聲叫道：「賤人死得好！」

風越野輕嘆一聲：「慧文阿姨雖然死了，但爹仍不想回來，她的確死得好！」

這句話的意思與其母恰恰相反，宇文麗珠大怒：「野兒，你昨夜答應爲娘什麽事來着？這般快便忘記了？」

風越野不敢再吭一聲，宇文麗珠忽也嘆了一口氣。「娘經過昨夜的仔細考慮，決定不離開風家了，就算要離開，也得待你父親回來之後再說！」

風越野大喜，道：「這便好了，娘，孩兒累了，要去休息一下！」言畢長身而起，恰好丫頭送茶過來，他忙又道：「把早點送到我房中去！」

× × ×

風越野睡醒之時，巳是正午，呂南鳳親自送了一碗麵湯到他的房內，風越野大喜，油腔滑嘴地道：「表妹，你想服伺丈夫，也用不着這般快！」

呂南鳳嬌嗔地道：「那我把它潑出去喂狗了！」伸手去取剛放在桌上的麵碗，却給風越野一把撈住，拿到面上香了一口，讚道：「好香！」

呂南鳳臉如紅霞，芳心又羞又是甜蜜，輕聲道：「表哥，你越來越放肆了！」

風越野涎着臉道：「你遲早都是我的人，還顧忌什麽？」

「誰……誰是你的人……」

「你！」風越野嘻嘻地道：「我的好表妹呂南鳳，鳳妹妹！」

呂南鳳連脖子也羞紅了，扭開臉嗔道：「我才不嫁你……什麽人不好嫁，偏要嫁給你這種沒一些兒正經的男人！」

「天地良心，我只對你沒正經！」

「鬼才相信！」

「難道你想嫁一個木頭人？」

「我不跟你說了，快下來盥洗吃點心，我還有正經事要問你！」

風越野邊洗着臉，邊取笑。「正經事兒一定是指咱們的婚事！」

「你的婚事與我何關？」呂南鳳臉上紅得似欲滴出血來，其詞若有憾憂，其心實則喜之，風越野那有聽不出之理？

他心頭一蕩，轉過身來，故意問道：「表妹，此話可是眞的？」

呂南鳳燃燒中的眼神登時一黯，輕輕咬唇駡道：「木頭人！」

這話的含意連木頭人也聽得出，何況風越野並非木頭人？當下執住呂南鳳雙手，誠懇地道：「鳳妹，愚兄決不辜負你的情意，今生今世願與你長廝守！」

呂南鳳一顆螓首幾乎貼住胸膛，聲如蚊蚋地道：「你做得到的，小妹也一定做得到……」

風越野忍不住又香了她一下手背，兩人都陶醉在甜蜜中，眞眞個是此時無聲勝有聲。

半晌，呂南鳳才瞿然一醒，輕輕抽出手去，道：「表哥，我想問你一件事，那位慧文阿姨，是怎樣死的？」

風越野想起昨夜所見的情景，心頭登時一沉，道：「大概是被人殺死的……她滿身都是血……我找到時，爹正抱着她，但那時她顯然巳經血盡而亡！」

呂南鳳吃了一驚，脫口問道：「姨丈有否提及是誰殺死她的？」

風越野搖搖頭道，呂南鳳又道：「表哥，你知否，長壽到現在還未回來！」

這次輪到風越野吃驚了，道：「我到高陞客棧找他！」

呂南鳳攔住她。「表哥，你吃點心，小妹去告訴姨母，她會派人去調查！」說着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黃昏了，風長壽仍未回來，高陞客棧也沒有他的影子，風越野心頭有點忐忑，忍不住把昨夜所見所聞，對母親表妹仔細說了一遍。

宇文麗珠驚奇萬分，不由斥道：「該死，你今早爲何不早說！」

「娘今早心情不好，孩兒……」

宇文麗珠搖搖手。「那個自稱是晋天下的烏鴉都是他兒子的人，其說話聲音如何？」

風越野身子一抖，道：「他說話聲音嘔啞嘲哳，極是難聽，有點像是鴉叫！」

「這人是誰？」宇文麗珠雙眉緊緊皺起。「你看不到他的樣貌？」

「他聲音飄渺，連方向也難辨，孩兒看不到他！」風越野道：「娘，咱們還是商討一下長壽的下落吧，也許有人跟孩兒開玩笑！」

宇文麗珠白了他一眼。「開玩笑？有可能！但那隻叫接引的烏鴉怎能帶你找到你爹？這是開玩笑麽？而且……娘覺得這件事有點奇怪……那賤人死時，有隻烏鴉飛臨室內，接着又有一隻烏鴉指引路徑，今早……」

風越野也叫了起來，道：「娘，孩兒昨夜回家時便看見一隻了！慧文阿姨住在地窖內，那隻烏鴉又如何會飛到那裏去？除非……」

呂南鳳快口道：「除非那隻烏鴉是慧文阿姨養的！」

宇文麗珠冷冷地笑道：「金絲鳥養烏鴉？」

風越野望了呂南鳳一眼。「烏鴉是山鳥，相信不會有人會飼養牠！」

宇文麗珠道：「所以娘認爲這件事甚奇怪！那賤人之死，可能與烏鴉有關！」

風越野與呂南鳳互望了一眼，心頭都有點忐忑，因爲有關烏鴉的傳說都不是好的，烏鴉害死章慧文本來與風家的關係不太大，（雖說風荻秋巳金屋藏嬌，但她到底未正式進門。）問題是這兩天風家巳接二連三出現了烏鴉，莫非有什麽不祥的事即將降臨？

只聽宇文麗珠又道：「依娘之見，長壽十之八九巳經罹難！由現在開始，大家都要小心！」

風越野道：「娘，咱們要提防誰？」

宇文麗珠惘然地道：「娘也不知道，

只是心頭有個感覺，風家一定是交上了什麼惡運！」

呂南鳳道：「姨母不必杞人憂天，這種傳說根本沒有根據！」

宇文麗珠轉頭道：「鳳丫頭，你明早立即回家去，多則三個月，少則月餘，姨母便會派媒人到你家正式提親，你回去時，先向你娘說一聲！」

呂南鳳滿面通紅，風越野憐愛地看了她一眼，道：「娘，這種事教表妹如何開腔？不如你修一封書與阿姨吧！」

宇文麗珠點點頭，道：「野兒，如今這頭家你要多點担待，莊內的防務，便由你負責吧！」

風越野聽母親這樣一說，也有點躍躍欲試，連忙告辭出去。

× × ×

風家既然是衢州城的大富，家內的壯丁自然不少，不但如此，而且還有一位總管風雲龍。風雲龍是風荻秋的堂弟，辦事十分仔細，又忠實可靠，此外還有一位武士的隊長，叫做宇文虎，却是宇文麗珠的堂兄！宇文虎的武功自然錯不了，否則也當不上武士隊長之職。風家莊有此兩人，一切井井有條，盜匪不敢來犯。有人說風雲龍與宇文虎是風家莊的龍虎護莊大師，這句話一點兒都沒有誇張！

除了風雲龍與宇文虎都有一身本領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把風家當作是自己的家，因此十多年來，從未有人敢覬覦風家的財產！風越野也一直視他倆為長輩，是以當他召他倆到書房內時，親手替他倆斟茶拉椅，「龍叔叔，虎舅舅，有一件事小侄要向你們交代一下！」

風雲龍道：「有事請說，是不是你爹暫時不回來，家內由你負責？」

「你也知道？」風越野嘆了一口氣，「爹在外面養了一個女人的事，叔叔跟舅舅都知道吧？」

風雲龍與宇文虎互望了一眼，一齊點點頭，風越野道：「那女人昨夜死了！被人殺死的！」

風雲龍與宇文虎又一齊哦了一聲，風越野把昨夜所見扼要地說了一遍。「娘認為這件事十分奇怪，所以要小侄過來跟你們商量！」

宇文虎道：「有關烏鴉之傳說，都是鄉愚的無稽之談，最是信不得！那鄗接引的事，也許只是湊巧，叫你娘勿担憂！」

風雲龍道：「虎老弟，你說那女人是被誰殺死的？」

宇文虎搖搖頭。「咱們暗中查了好幾次，都不知莊主的金屋設在何處，唉，若不是野侄今天說了出來，咱們都猜想不到，試想想，那地點既然如此秘密，還有誰知道？因此……小弟大胆假設……」說至此，他不由猶疑起來，幾番都欲言又止。

風雲龍忍不住問道：「虎老弟，此刻再無別人，任何話都說得！」

宇文虎望了風越野一眼，風越野對他點點頭，宇文虎吸了一口氣，沉聲道：「小弟認為殺死章慧文的，極可能是莊主他自己！」

風雲龍脫口道：「有可能，莊主跟她已住了近年，也許厭了，而那女人又不知好歹……」

風越野却道：「你們都錯了！我爹就算跟章阿姨共同生活了一輩子，他也不會生厭，更不可能會殺死她！」

風雲龍與宇文虎都用詫異的目光望着風越野，風越野淡淡地道：「你們沒看到那情景，是沒法子理解爹爹的心情的！小侄知道我爹對章阿姨的感情是眞摯的！試想想，他怎下得了手？」

宇文虎嘆息道：「若非莊主下的手，我便再也想不出別人了！」

風越野道：「你們都想漏了一個人：風長壽！」

「風長壽？」風雲龍驚叫一聲：「人是他殺的？」

「不是！章阿姨的行踪——住所，一定是由他洩漏出去的！風家之內，除了爹之外，只有他一個知道！」

宇文虎道：「不錯！但……他為什麼要洩漏章慧文的住所給別人知道，却不讓咱們知道？」

「剛才小侄已說清楚了，我是用錢打動他的！他說他兒子欠了人家一屁股債！」風越野道：「小侄只給他十兩銀子，他便答應了，說不定別人出手更闊綽……」

宇文虎驚道：「這老匹夫見錢眼開，枉莊主如此信任他！」

風雲龍却道：「這樣便簡單了，風長壽的兒子就住在城南三里處的黃石村！」

風越野點了點頭。「請叔叔派人去查一查！」

風雲龍道：「愚叔親自走一趟，幾年前我曾經去過他家！」

宇文虎忽然道：「且慢！查到風長壽兒子欠債的原因，對咱們有什麼好處？就算查到殺死章慧文的兇手，對風家也沒好處！」

風越野略一沉吟，堅決地道：「這件事一定要查個清楚！因為殺死章阿姨的兇手，很可能是咱們風家的敵人，認識他的眞面目，對咱們不無好處！」

這席話合情合理，宇文虎不敢再反對，風雲龍立即漏夜出城，風越野又跟宇文虎商量了防夜的人手安排，然後才回內堂吃飯。

這一夜，風家上下無不緊張，幸而一夜無事，直至天際露出一絲魚肚白來，風越野一顆心才稍稍放下。

一個家丁倏地跑了過來，輕輕在風越野耳邊說了幾句話，風越野臉色大變，趕緊跟着家丁走了出去。

噩運開始

風雲龍回來了，帶着一身疲乏，風越野忙問道：「龍叔叔，找到沒有？」

風雲龍臉上立即升起一股驚恐之色，喃喃地道：「找到了，可惜人已死了！」

「長壽的兒子死了？」

「不單止他，連老婆兒子都死了！」

風越野叫了起來：「是誰殺的？」

風雲龍臉上驚恐之色更濃，一字一頓地道：「風長壽！」

風越野急道：「快說來聽聽！」

× × ×

黃石村籠罩在夜幕中，參差的磚屋，在黑暗中，好像大小不一的怪獸，正準備擇人而噬。

風雲龍來至　外，略為辨別了一下方向，便向風長壽兒子家的方向走去。

風長壽自小便賣身與風家，本來像他這種情況的，很多人都是父子幾代都為人奴僕，但風長壽有志氣，他不想兒子跟自己一樣倒霉，而風荻秋也夠意思，風長壽的兒子金樑長大之後，不但供其讀書，而且還送了一筆錢給他做買賣。

因此風長壽父子對風荻秋都極是感激，把知恩圖報四個字不斷掛在嘴上，風荻秋也視之如一家人，這是為什麼章慧文的地址，別人不知道，唯獨風長壽知道的原因。

風荻秋既然視風長壽為一家人，風雲龍跟他的關係自亦不淺，因此金樑成家立室之後，他曾經來過。

小村雖暗，但風雲龍仍沒有找錯方向，不過還未到屋外時，他便已為一道尖銳的慘叫聲懾住了！

那是一個女人的叫聲，而風雲龍相信這一定是臨死時才發得出的，因聲音充滿驚悸、絕望以及難以置信！

這剎那，風雲龍心頭不由自主地叫道：「這人是誰？怎地叫得這般慘？」

慘叫聲仍在夜空中飄盪，風雲龍幾個箭步衝前，循聲尋至，目光一及，心頭怦怦亂跳！慘叫聲赫然是發自金樑家內！

風雲龍一怔之下，隨即吸氣喝問道：「小樑子，小樑子！」風雲龍幾個年紀較大的，都跟長壽號稱金樑為小樑子。

屋內沒有應聲，風雲龍正想伸手去拍門，猛地又聽見裏面傳來一道小孩的尖叫聲，風雲龍再也忍不住，抽出長劍，同時一脚把木門踢開！

「蓬！」這一脚，風雲龍運上九成眞力，把門閂震斷，門板「砰」一聲倒地。

這剎那，裏面沒一絲聲息，一陣風吹來，風雲龍身子忍不住抖動起來，繼而摸出火摺子。火光亮起，風雲龍立即看到血！血是由房內流出廳堂，像小蛇一般，仍在蜿蜒着。

「小樑子！」風雲龍緊一緊手中劍，緩緩走前，房內有一個急促的喘息聲。「裏面是誰？」他再運勁，飛起一脚！

「蓬！」房門應聲倒地，風雲龍長劍橫胸，目光一及，險險栽倒！

但見一個血人在地上爬着，那血人渾身上下都是鮮血，只有那對大眼睛發着青綠色的光芒，血人見到風雲龍，發出一陣空空洞洞的笑聲。

地上全是鮮血，除了這血人之外，尚有三具屍體：一是女屍，兩具童屍！

濃烈的血腥味不斷冲擊着風雲龍，風雲龍五內一陣抽搐，忍不住彎着腰乾嘔起來。血人慢慢自血泊中站了起來，這剎那，風雲龍才發現他手上抓着一柄斧頭，可是風雲龍腸子與胃都扭在一起，全身的氣力都似已消失，幸而血人只帶着斧頭，既沒有走前，也沒有揮動斧頭。

霎時間，兩個人都如石像般挺立着，氣氛有點奇怪，又充滿詭異恐怖，火摺子火舌一跳，風雲龍臉色更變，澀聲叫道：「你，你是長壽？」

血人身子一抖，雙眼的青光似乎稍為一黯！他慢慢抬臂去拭臉，衣袖也有血跡，但這一拭之下，仍使他的臉龐五官較為清楚地顯現出來，他的確像極是風長壽！

「你到底是不是風長壽？」風雲龍嘶聲叫着。

叫聲未落，頭頂上忽然响起一道怪叫：「呱！」

風雲龍猛吃一驚，不由抬頭向上望去，只見樑上站着一隻烏鴉！

那烏鴉體積要比尋常的壯大，側着頭，瞪着一對綠幽幽的眼珠望着風雲龍！

這時候，風雲龍突然想起風越野的話來，心頭發毛，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

與此同時，血人忽然標前，揮動血斧，向風雲龍頭顱砍去！

千鈞一髮之際，風雲龍霍然一醒，長劍及時飛起一格，「噹！」劍斧相撞，發出一道震耳的金鐵交鳴聲！

風雲龍只覺手腕一沉，連忙乘勢變招，劍刄反削對方的腰腹！

血人沉斧欲格，却不知因何，脚下一滑，倏地跌倒，風雲龍那一劍登時落空。

風雲龍踏前一步，長劍沉下，正想乘機制住對方，不料血人的手掌在地上一撥，鮮血如琥珀珠兒般飛向風雲龍臉龐！

鮮血糊住風雲龍雙眼，他心頭大亂，長劍亂刺，豈知不知為何，他脚下一滑，也跌倒在血泊中！

緊接着，風雲龍突然聽到一個尖銳急促的風聲，他不假思索，揮動長劍一格！

「噹」的一响，劍斧再次相觸，兩人同時覺得虎口一痳，兵器都脫手飛出！

樑上的烏鴉又「呱」地一聲長鳴，血人好像受了催眠，氣力大增，在血泊中躍起，撲到風雲龍懷中，雙手一合，去揑風雲龍的脖子。

風雲龍這一生也不知與多少個高手交過鋒，但像今夜這種情況，却是第一次遇到！

說時遲，那時快，風雲龍右掌筆直擊出！「砰」的一聲，正中胸膛！血人的上身向上一仰，但雙手仍然合下！

風雲龍不敢怠慢，鬆了左手的火摺子，使了一招「野馬分鬃」，格開血人的左右手臂！

那火摺子落地之後，便「嗤」的一聲，被血水浸熄了。

血人緊緊壓住風雲龍，雙臂被風雲龍分開，忽然頭一低，張口向風雲龍的頸側咬去！

風雲龍這刹那，好像全未學過武般，摟住血人的腰，用力一扳，反把對方壓住，接着他也不自禁地揑住對方的脖子！

黑暗之中，什麼也看不到，只聞粗濁急促的呼吸聲，此起彼落……當呼吸聲逐漸平息時，樑上的烏鴉悲鳴一聲，穿窗而去！

× × ×

風越野一對眼緊緊瞪在風雲龍臉上，緊張地問道：「那人到底是不是長壽？」

風雲龍吸了一口氣，舉袖拭去臉上的汗珠，聲音似自遠處飄來：「也不知過了多久，我覺得全身乏力，黑暗之中，除了我之外，再無其他生物……

「我緩緩鬆開雙手，那人仍然不動，我這才知道那人已死了！」

說到此，風雲龍呼吸又急促了，連風

越野也緊張得張大了嘴巴。

「我找到油燈，點了火，擧燈回房，那人已死了……一根舌頭長長地掛在頷上，雙眼睜開，滿是血絲……我用袖抹掉他臉上的血跡……他，他果然是風長壽！」

「他發瘋了？」風越野驚叫一聲：「我不信！」

「我也不信！」風雲龍道：「可是這是愚叔親眼所見！」

「不！你只見到他手執斧頭，並沒有見到長壽殺死他媳婦及孫兒！」

風雲龍一怔，喃喃地道：「不錯，但屋內除了他一個生人之外，全都是死屍！還有一具屍體，便是金樑，他倒在另一間寢室內！」

風越野身子忽然發起抖來。「長壽爲何會把他兒子媳婦和孫兒都殺死？」

風雲龍吸了一口氣。「最奇怪的是長壽爲何不回來，却去找他兒子？」

風越野跳起來：「是不是長壽以爲章阿姨的住所秘密是他兒子洩露出去的？」

「有可能！」風雲龍不禁動容。「那麽殺死章慧文的人，一定與金樑有關！」

「小侄立即派人到黃石村調查！」

「這人也許便是金樑的債主！」

「不錯！」風越野眉頭一軒，隨即喟然道：「可惜你把長壽扼死了！」

風雲龍有點悔意地道：「野侄，這件事便包在愚叔身上，我再去黃石村走一趟，官府那裏請你去打點一下！」

「不，你休息一下吧，小侄叫虎舅舅去！」

「不可！」風雲龍正容道：「虎老弟武功比愚叔高，但辦這種事，愚叔却比他細心！你放心，我洗一個澡，吃點東西便能恢復精神！」

風越野點點頭。「你帶幾個人同去，一切小心，官府那裏小侄親自去一下！」

× × ×

風雲龍是在午前離開風家莊的，他親自挑了四個莊丁同去，每個人都帶着兵器及乾糧，他離開之後，風越野才把一切告訴宇文虎。

宇文虎叫道：「你娘知道不？」

風越野搖搖頭，說道：「舅舅，甥兒越來越覺得，我家有什麽大事要發生，希望您……」

宇文虎眉頭一皺，道：「你放心，多少年來，有誰敢動咱們一根毫毛？」

「話雖如此，但總該小心一點！」

話音剛落，只見一個家丁氣急敗壞地跑了進來。「公子，玉堂叔要來見你！」

風越野心頭一跳，隱覺不妙，望了宇文虎一眼，道：「叫他進來！」

宇文虎看出他的不安，笑道：「也許他送錢回來了，你緊張什麽？」

風玉堂是風雲龍的大哥，一向負責風家在城內開設的三家米店的生意，他長袖善舞，而且忠誠可靠，因此極得風家的信任。

風玉堂今年已經六十出頭，向來行事穩重，但此刻他走路却似小孩子似的，連蹦帶跑。

風越野與宇文虎同時站了起來，隔遠便問：「發生了什麽大事？」

風玉堂走至風越野的身前，雙脚一曲，跪在地上。「公子，愚叔該死，請您原諒……」

風越野連忙把他扶了起來。「玉堂伯，您老人家怎地說起這等話來？有事慢慢商量就是，小侄怎會怪你？」

宇文虎也道：「不錯，玉堂也該知道，越野一向敬重您！」

風玉堂邊頓足邊嘆氣。「就是這樣，老朽才更加不安！」

風越野裝出笑容，道：「只要人口平安，還有什麽値得我生氣或者担憂的！」

風玉堂一呆，問道：「眞的？公子，老朽該死……店內的存欵，不知怎地忽然不見了！」

宇文虎「啊」地一聲叫了起來，風越野心頭怦怦亂跳，却故作輕鬆地笑了起來。「我以爲是什麽大事，原來是不見了一點錢而已！沒了這筆錢，咱們是不是都得餓死？」

風玉堂喃喃地道：「餓死自然不會，但公子可知道三家店子的存欵一共有多少麽？」

「有多少？」

「連本錢帶利錢，一共是兩千八百多兩！」

這個數目絕對不小，宇文虎不禁又「啊」地一聲叫了起來：「這許多錢怎會不見的？」

風越野也吃了一驚，却拉了一張椅子讓他坐下，道：「玉堂伯，你慢慢說，也許還可以追討得到！」

「對！」宇文虎手掌立即落在刀柄上，「是不是被人搶走的！」

風玉堂搖搖手。「今早老朽把錢存入福記的庫房內，還清楚地檢查過，放錢的鐵箱子，跟平日一模一樣，可是適才祿記的蘇星說有人來收賬，他那邊的錢不足，要向老朽支取一百兩銀子，老朽便開了庫房……唉，那幾隻鐵箱子不知爲何，不翼而飛了！」

宇文虎問道：「一共是幾隻箱子？」

「三隻！」風玉堂道：「依規矩咱們一向是半年才把銀子存進錢莊一次的！」

這個情況風越野與宇文虎都知道，因爲衢州城沒有錢莊，是以風家把錢存入錢莊時，都得請保鏢護送。而風家的五家米行，以福、祿、壽爲名，其中福記最大，兼辦批發，附近鄉鎭的米店都向福記進貨，因此錢都存在福記的庫房內！爲此之故，風家曾爲福記的庫房作了一番設計，一向也平安沒事，那三隻鐵箱在一個多時辰之內，不翼而飛，的確是件奇怪之事。

風越野沉吟了一下，道：「玉堂伯，你不用担心，就算眞的丟了，小侄相信這必與你無關，小侄絕不會要你賠償！」

風玉堂臉色稍霽，千恩萬謝了一番，風越野道：「帶我去看看！虎舅舅你也去一趟！」

宇文虎立即出去找了兩個助手，跟着風玉堂與風越野火速趕到福記米行。

米行早已停止營業，風玉堂拍開了店門，帶着人直至庫房外。宇文虎向手下示意，那兩個壯漢立即抽刀立在旁邊。

福記米行庫房的鑰匙只有兩套，一套由風荻秋管理，另一套則由風玉堂管理，開啓庫房一直都是用風玉堂這一套，風荻

秋那一套只是備用。

庫房的鎖終於打開，風玉堂、宇文虎和風越野走了進去之後，風玉堂把門掩上，宇文虎還是第一次進來，只見這庫房極小，什麽東西也沒有，不由甚是詫異，却又不好意思動問。

只見風玉堂又取出一把鑰匙來，宇文虎這才發覺尚有一扇門。門打開之後才是放錢的庫房！宇文虎伸手一摸，那門是鐵鑄的，若不用鑰匙開啓，絕難進得去！

剎那間，宇文虎忍不住轉頭瞥了風玉堂一眼，忖道：「這鑰匙只有兩套，難怪他如此緊張！」

風越野仔細觀察門上的鎖，這隻鎖是由京師的「張記」鐵店買回來的，不比尋常，絕不是一般小偷可用百合匙打得開。那麽庫房內的三隻鐵箱，爲何會不翼而飛？何況搬出外面，也會讓店內夥計看見！

風玉堂身子又抖動了。「公子，老朽由早到今都沒有離開本店……也一直有人陪着老朽，店內的夥計可以證明老朽不是監守自盜！」

風越野道：「我相信你！」話雖如此，心頭的疑團始終難釋。

庫房之內，還有兩口空鐵箱，另外是一堆厚厚的帳簿，除此之外，再無他物。

風越野突然提出一個奇怪的問題：「今日你們有沒有人看見烏鴉？」

風玉堂一怔，喃喃地道：「烏鴉？這……這個老朽便不知道了！不過老朽就沒看見！」

風越野道：「算啦，咱們慢慢查！」

「公子，這套鑰匙，老朽交給公子保管！」

風越野道：「不，還是由你負責一切！你不用內疚，小侄仍然相信你，我對你沒有什麽要求，只求你不要因此而耿耿於懷！」

風玉堂雙眼濕濡，澀聲道：「公子如此相信老朽，老朽眞是粉身無以爲報！」

風越野道：「咱們出去吧！」

到了外面，只見一個店內的夥計焦急地道：「掌櫃，咱們找到那三隻鐵箱了，只是裏面什麽東西也沒有！」

風越野問道：「在那裏？」

「在店面放着……」

宇文虎喝道：「公子問的是在什麽地方找到的！」

那夥計道：「在後面那條小巷，剛才小牛去送米，回來時見到的！」

衆人來至店面，果然見到三隻鐵箱子，箱耳已被人扯斷，裏面空空如也！

宇文虎道：「越野，我到後面那裏看看！」

風越野搖了搖頭。「現在去那裏還有用？」

話音一落，店門忽然砰砰地被人拍响，宇文虎喝道：「什麽人？」

外面傳來一個焦急的叫聲：「請問公子在不在？」

「你是誰？有什麽事？」

那人叫道：「如意布莊起火了！」

「什麽？」風越野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叫人開門，門一開，宇文虎首先衝了出去。

「火熄了沒有？」

那夥計急得快哭出來。「還沒能救熄，請公子去看看！」

風越野拉着宇文虎快步而去。如意布莊離福記米行還有一段路，但兩人尚未到達那裏便見到天邊滿是黑烟，人聲喧天。

風越野心頭又驚又怒，不知到底冲犯了什麽神鬼，使家庭接二連三發生意外。到得如意布莊，火勢早已形成，要救也救不了，只得任由它燒去！

宇文虎輕聲道：「一定有人縱火！」

「叫周掌櫃過來問一問！」

不久宇文虎拉着一個老頭走了過來，此人便是如意布莊的掌櫃。「公子……」

「這火是怎樣燒起來的？」

「老朽也不知道！聽那廚子說，火突然自灶內冒了出來，燒及灶膛前的乾草，所以……」

宇文虎怒道：「那你又說不知道！」

「是不知道啊！」周掌櫃叫起苦來：「火怎會無端端自灶膛內冒出來？這道理有誰能懂？」

宇文虎不由閉嘴，風越野揮揮手，道：「希望不要波及隔壁人家就好，你們等下再來找我！」

轉身欲回福記米行，不料一個家丁匆匆跑了過來。

風越野已是驚弓之鳥，猛吃一驚，忙問：「家內有事麽？」

「沒有！」家丁道：「夫人請公子立即回去！」

風越野與宇文虎不敢再逗留，快步返回家中，一進大門，風越野便見到屋簷上立着一隻大烏鴉！

災禍不絕

「烏鴉！」宇文虎輕呼一聲，恨恨地道：「邪門！」

風越野也是心頭沉甸甸的，日已過午，尚不覺得肚餓。那烏鴉似乎知道宇文虎與風越野在留意牠，也轉頭過來，「呱」地長鳴了一聲。

剎那間，只見半空飛來了無數的烏鴉，在風家莊之上空盤旋，鴉聲驚吵，天地間都似乎爲之一暗！

屋內的人都忍不住出來觀看，看到這情景，又都忍不住驚呼起來。烏鴉越來越多，也越聚越密，就像多了一大片烏雲一般，那情景叫人難以想像，更使人震慄！

宇文虎叫道：「拿火來，用烟火驅散牠們！」

忽然天上掉下無數的東西來，蔚爲奇觀，風越野大聲叫道：「快進屋去！」

兩人奔至屋簷下，地上已多了不少鳥糞，腥臭撲鼻！風越野忍不住學宇文虎罵了一句：「眞是邪門！」

風家的婢僕見到這情況都議論起來，一時之間，人心惶惶，不知會有什麽大禍發生。風越野心頭沉重，一直走至內堂，只見母親及表妹也立在窗前抬頭瞻望。

「娘，你找孩兒有事？」

宇文麗珠不答反問：「野兒，你看到沒有？」

風越野悶哼一聲：「有什麽好看，福記米行不見了二千多兩銀子，如意布莊又起火，娘知道否？」

「知道了！」宇文麗珠目光落在兒子的臉上。「野兒，你說那些事，跟這些烏鴉有否關係？」

風越野心神一震，嘴上却道：「孩兒不相信這種事，娘，你找孩兒回來，到底有什麼事？」

宇文麗珠道：「你該回來吃飯了！而且你表妹明早要回家了，你該陪陪她！」

「表妹要回去了麼？」

呂南鳳深情欵欵地瞥了他一眼，輕輕地點頭。風越野本想挽留她多住幾天，可是一想起烏鴉，他又希望她早日離開了，免得她多担心！「表妹，明早愚兄送妳一程！」

呂南鳳道：「不必了，小妹又不是頭一次來，你怕我認不得路？」

宇文麗珠看了她倆一眼，自己的心事似乎略爲消失。「鳳丫頭，他愛送你便讓他了了心願吧！」

呂南鳳道：「別再說啦，飯菜都快涼了！」

三人到了偏廳，風越野知道母親與表妹都未吃，在等自己，他心頭難安，忙爲母親及表妹佈菜。

席間，風越野幾番欲提剛才發生之事，奈何宇文麗珠一直與南鳳說着笑，使他搭不上腔。

好不容易等到散席，宇文麗珠道：「野兒，你到書房內去，娘送鳳丫頭回房就來！」

呂南鳳忙道：「姨母您忙您的吧，我自己回房！」言畢瞥了風越野一眼，翩翩離去。

宇文麗珠臉上笑容斂去，道：「野兒，你有話說？」

「娘，福記米行及如意布莊的事，您知道否？」

宇文麗珠點點頭，說道：「只聽到一點，不知詳情，剛才鳳丫頭在旁邊，娘不想多問！」

風越野微微一怔，道：「鳳妹遲早也是我風家媳婦，還怕什麼讓她知道？」

宇文麗珠冷哼一聲：「平時的一般事，自然可以讓她知道，但現在……情況不同……」

風越野快口問道：「有什麼不同？」

「哼！」宇文麗珠眉頭深鎖，反問：「你不覺得近來發生的事都很奇怪麼？很多事都不能以常理來推測！」

風越野嘆了一口氣。「剛才那些烏鴉，當眞是嚇人！孩兒從未見過這麼多的烏鴉！」

宇文麗珠身子一抖，喃喃地道：「這些事一定跟烏鴉有關！」

「烏鴉到底代表什麼？」

「傳說中烏鴉是一種凶鳥，牠出現之後，一切不好的事都可能發生，死亡、夭折、破產、受傷、天災、人禍等等！」

風越野心神一震，心念一轉，隨即道：「這樣說來，烏鴉並不可怕了！因爲牠只是凶兆的預告者，不是製造者！」

宇文麗珠想了一下，頷首道：「不錯，照分析似乎是如此，不過剛才那許多烏鴉一起出現，是不是表示又有什麼大的災難要發生了？」

風越野憂心地道：「孩兒也有此担心！不過只要不是死人，財物的一點損失，倒沒所謂。」

宇文麗珠道：「誰不知道？總之一切都須小心，因此娘才勸鳳丫頭早點回家，免得發生什麼意外時難向你姨丈交待！」

風越野沉吟好一陣才問道：「娘，你認爲這一切是爲何發生的，妖怪作祟，天神懲罰？還是人爲的？」

宇文麗珠強笑道：「現在還不必計較這許多，唉，你爹出走，不知與此事有否關連？」她平日覺得丈夫窩囊，樣樣不如自己，但此刻又覺得，丈夫出走，心內好像失落了什麼東西似的！

風越野決定把風長壽回家殘殺自己兒子媳婦的事告訴母親，可是他剛開口，宇文麗珠巳快口道：「野兒，家內的事，暫時有娘替你負責，你今日去陪陪鳳丫頭吧！」言畢離開了。

風越野想了一下，覺得這種事的確太過玄虛，若與神鬼妖魔有關係的，則避也避不了，若只是人爲的，則憑他風家的實力，又有何懼？

想到此，他心頭稍鬆，換了一件衣服，信步走去找呂南鳳。

× × ×

又一個黃昏，西天的彩霞，鮮艷欲滴，就像新娘子羞紅了的雙頰，一樣迷人。

孩子們在街頭巷尾玩耍，女人們忙着燒飯，男人們則倚在大門外，喝茶的喝茶，抽旱烟的抽旱烟，撥着蒲扇乘凉的跟隣居扯着閑話，一片安樂的景象，可是風家便完全不一樣了。

這兩天發生的事，沒人會放在心上，但當午後飛來了半天空的烏鴉後，下人們便都變了，紛紛討論原因，而這種事越討論下去，便越沒結果，後果也越使人担憂及驚悸。

因此，兩個時辰之後，風家上上下下的人，都全沒了笑容，連孩子的哭聲，也聽不到一點丁。

烏鴉早巳散了，但不祥的氣氛却一直籠罩着人們的心頭，鮮艷的彩霞，逐漸黯淡，天空終於變成烏鴉羽毛的顏色，驚恐之念益甚。晚飯之後，除了指定的壯丁要巡夜防守之外，其他人一早便關在房內了，門窗都關得死死的，生似是三九嚴寒時節。

風越野親自佩着刀劍，與宇文虎帶領壯丁在莊內來回巡視着。

時間如流水般逝去，但風越野等人却覺得今夜的時間過得特別慢，儘管難熬，也終於等到天際露出魚肚白來，衆人一齊舒了一口氣，彷彿自地獄中回來。

宇文虎道：「公子，你去睡吧，天亮了，有事也好辦得多！」

風越野想起等下要送表妹，便欣然答應，回房也不上床，盤膝練了一陣功，看看巳是辰時，便吩咐丫頭送水進房，盥漱起來。

吃過早餐，風雲龍還未回來，風越野心頭忐忑不安，顧不得與心上人溫存，立即催促呂南鳳起程。

宇文虎得訊後，趕到大門口，說道：「野兒，如今不比往日，你多帶兩個人去吧！」

風越野略一沉吟，點頭答應，宇文虎挑了兩個武功較佳的壯丁騎馬跟在後面。

他倆在路上卿卿我我！不覺離城巳逾十里，呂南鳳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表哥，你回去吧！」

風越野依依地道：「再讓我多送一程吧！」

呂南鳳嫣然道：「你若眞的捨不得我……便不會……」

風越野問道：「不會怎樣？」

「不會……」呂南鳳雙頰湧上一層紅暈，「不會到現在才要提親……」

風越野心頭一甜，却又忍不住取笑道：「原來你早巳想嫁了，早知就讓你先開口！」

呂南鳳伸臂擂了他一下，嗔道：「這種話虧你說得出口，哼，你要提親是你的事，答不答應，可是姑娘的事！」

風越野故意苦着臉道：「好表妹，你不會拒婚吧？」

「正有此意！」

「你忍心叫我患相思病？」

「只怕你這一生都不會患相思病，」呂南鳳故意氣他：「風流多情的人也會患相思病，眞是聞未所聞。」

「呱！」樹上忽然傳來一聲鴉叫，風越野立即抬頭望去，只見樹上立着一隻大烏鴉，神態、體態與這兩天所見的似乎一模一樣，他心頭倏地一沉，忙道：「快走吧！」

呂南鳳自然知道他心中的顧忌，堆下笑容。「你要趕我？好吧，就此分手！」

風越野默默跟在她後面，馳了小半里路，不知爲何心中老是閃着不祥的念頭，忍不住說道：「鳳妹，愚兄送你到家裏去吧！」

呂南鳳笑道：「你說什麼獃語？你家裏有事，姨母還在等你回去，這條路小妹巳走過無數次，一向都十分平安，不會有事的，你回去吧！」

「但今日不同往日……」

呂南鳳心頭也是一沉，但臉上仍然掛着笑容。「你表妹的武功並不差，就算有什麼事，也應付得了！」

風越野伸手一撈，握住她的柔荑，低頭在她掌背上香了一下，溫聲道：「鳳妹，我此刻眞的捨不得離開你，若不是家裏有點事要我回去處理，愚兄一定送你回家……」他陡地吸了一口氣，續道：「不知怎樣，以前從沒有這種感覺……」

呂南鳳紅着臉問道：「什麼感覺？」

「捨不得與你分離！」風越野輕笑一聲：「我眞傻，最多幾個月，咱們便成爲夫婦了！那時候，雷打電劈也不能把咱們分開，鳳妹，你保重。」

呂南鳳眼圈兒一紅，哽咽地道：「表哥你也請保重！我，我等你的聘禮……」

她雙脚一挾，馬兒倏地竄前。

風越野的胯下坐騎與呂南鳳的坐騎，巳有了感情，同時標前，却因被風越野盡力拉住韁繩，是以昂首引頸希聿聿地悲嘶起來。

呂南鳳的坐騎也頓足立在地上，不再前進，呂南鳳轉過頭來，只見風越野痴痴地望着自己，心頭如同通過一道暖流，忖道：「表哥說話雖然顚三倒四，但他對我倒是眞心的！」

想至此，熱淚盈眶，回身揮手，又低頭叱道：「畜生，還不快跑。」

不料風大，她的話讓風越野聽見，大聲叫道：「畜生尚且有情，何況人乎？表妹不要罵牠！」說着跳下馬來，任由坐騎奔前：「表妹，這馬給你在路上替換。」

呂南鳳心頭甜滋滋的，揮手道：「多謝你啦，表哥。」拍馬而去。

風越野叫後面跟來的那兩個壯丁仍然跟在呂南鳳後面，暗中保護她，自己洒開大步回家。

× × ×

風越野的背影巳看不到，但呂南鳳仍惦掛着他，想起表哥風流倜儻！知情識趣，難得的是對自己一往情深，不由興起不枉此生之念。

正在迷迷惘惘之際，頭上忽又響起一道鴉叫，叫聲凄厲尖銳之至，馬匹輕嘶一聲，停下步來。

呂南鳳轉頭回望，只見周圍全是及膝之野草，不見一個人影，只有遠處，兩騎馳來，却又看不清面貌，山風吹來，野草簌簌亂搖，頗有點草木皆兵的感覺。

呂南鳳雖然有一身武功，但此際也不禁心生寒意，罵道：「畜生，還不快走！」她左掌在馬臀上用力一拍，那馬兒吃痛，倏地竄前。

呂南鳳猝不及防，嬌軀被其抛起，就在此刻，天上似有一片烏雲飛過，帶來一道凄厲的鴉叫，呂南鳳不知怎地巳失去知覺。

× × ×

風越野還未入城，巳被那兩個壯丁攔住，他一眼認出他倆的座騎是自己與表妹的愛駒，又驚又怒，喝道：「我叫你們保護表小姐，你們怎地回來了！」

左首那個有道刀疤的壯丁道：「公子，咱們找不到表小姐，所以只有拉着馬回來向您稟報！」

風越野吃了一驚，却寧願自己聽錯。「你說什麼？表小姐自己回家麼？」

那壯丁嘆了一口氣，道：「小的也不敢肯定表小姐是不是自己回家……老蘇，你說呢？」

另一個壯丁囁嚅地道：「小的認爲表小姐一定是出了什麼事了，否則怎會連坐騎也不要！」

風越野頓足罵道：「都是飯桶！你們不會找一找麼？」

老蘇道：「找過了，沒一絲痕跡，咱們只隔遠聽到一個鴉叫聲，好像有一頭怪鳥在天上飛過……待得咱倆去到時，巳不見了表小姐了！」

「那是一頭什麼怪鳥？」

老蘇道：「咱們根本看不清楚，一團黑影飛過……沒有留意……」

風越野幾乎被氣得吐血，忙道：「跟我趕回去找找！老蘇，你把馬放下給我，你回家找人，多帶火把武器趕來！」

老蘇跳下馬背，展開輕功跑入城，風越野上了馬背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公子，小的叫李青。」

風越野吸了一口氣。「我告訴你，我什麼都可以失去，唯獨不能失去表小姐，若果她有什麼不測，你知道我會怎樣？」

李青吃了一驚，半晌才道：「小的甘

顧受罰，但小的跟表小姐距離頗遠，這點可是公子的意思！」

風越野身子一抖，長嘆一聲：「不錯……唉！莫非這是天意？」

李青也喃喃地道：「昨天爲何飛來這許多烏鴉，啊，莫非當眞是天意！」

「天意天意！」風越野暴躁地道：「天意又如何，我做了什麼逆天違地的大事，要用此來懲罰我！」

李青見他神色十分激動，連忙道：「公子千萬莫生氣，也許……也許表小姐沒有事！」

「如此最好！」風越野又一聲長嘆，「假如鳳妹有什麼不測，哼，我可要…」

「公子要做什麼？」

風越野氣一洩，想到既是天意，他又能怎樣時，不覺又一嘆，幸而不久便到達呂南鳳失踪的現場，兩人同時跳下馬來。

「李青，咱們分開來找，但千萬莫離得太遠，免得有事時，難以照料。」

李青自然不會反對，兩人相隔丈餘，向同一個方向搜索過去，可是找了好一會，仍毫無發現，呂南鳳就像輕烟一般消失，李青忍不住道：「公子，也許表小姐回家了！」

風越野怒道：「又是你自己說表小姐出事的，再搜！」

李青不敢抗命，兩人再搜了一陣，老蘇已帶人馬趕來了，衆人散開來搜索，直至日落，仍沒一絲收獲，風越野嘆了一口氣，道：「李青，老蘇，你倆去閩南呂家探探消息，希望鳳妹能够擺脫噩運，平安回家。」

李青與老蘇帶了乾糧翻身上馬，向南馳去，風越野跳上馬背，抬頭望天，長嘆道：「希望這已是最後一件不幸的事。」

衆家丁都齊聲安慰風越野。這短短的半日，風越野好像蒼老了許多，他表面上向家丁含笑答謝，心中却知道假如呂南鳳眞有什麼不測，自己的表現，一定跟父親抱着章阿姨屍體，失魂落魄，一樣情況。

痛哭固然是悲慟的表現，但若連眼淚都沒有，悲痛的程度，又更在痛哭之上。

風越野率衆回家時，日頭已將落，來至家門外，已聽到背後的家丁們的大叫：「又有烏鴉！」

風越野一抬頭，果見圍牆上，屋瓦上，站滿了黑黝黝的烏鴉！

那些烏鴉見到人來，都齊把頭轉了過來，動作十分整齊，風越野心頭的恐懼被這個動作驅散了，代之而起的是滿腔的怒火：「操你奶奶的烏鴉，有什麼本領，儘管使出來吧！」

那些家丁都吃了一驚，風越野平日言談有點輕佻，但舉止溫文，絕未聽他說過什麼汚言穢語，此刻他倏地迸出，聽來十分突兀！

風越野發怒，但烏鴉却沒有發怒，仍然瞪着風越野，好像是在看戲。風越野叫道：「誰有帶暗器的，給我射殺幾隻洩洩氣！」

那些家丁早已心懷恐懼，雖然少爺有命，也不敢取出來。風越野冷哼一聲：「拿來給我！」

一個家丁猶疑了一下，伸手入懷去摸鐵蓮子，可是，就在此刻，那些烏鴉好像懂得人語似的，一齊振翅高飛！

風越野一怔，隨即哈哈大笑起來：「烏鴉有什麼可怕？牠們都怕少爺哩！」一轉頭，見家丁們臉上都有不豫之色，不由怒道：「你們爲什麼不笑？快笑！不笑的都要扣月餉！」

家丁們互望了一眼，沒奈何只得咧開嘴苦笑起來，風越野甚是得意，哈哈大笑不已。

笑聲未落，背後又傳來一陣馬蹄聲，風越野一轉頭，便見到風雲龍帶着四個漢子快馬馳來，他心頭一陣大喜，問道：「龍叔叔，查清楚了沒有？」

風雲龍直讓馬匹走近才跳下馬背，沉聲道：「總算清楚了……」

「小樑子的債主是誰？」

風雲龍沉着臉，低着頭，輕聲道：「公子，這裏人多……」

風越野立即率人入門，那些馬匹自然有人處理，風雲龍好像不大想跟着風越野，但風越野却拉着他的手，道：「龍叔叔，煩你去請虎舅舅過來一下，小侄也有一件事要告訴你倆！」

風雲龍臉色微微一變，沉吟道：「野侄，愚叔有一句話要先告訴你……」

風越野微微一怔，隨即道：「好吧，現在就說！」

「到書房再說！」

風越野心頭更是詫異，不發一言，快步來至書房，風雲龍把門關上，隨即自懷中摸出一本小册子來，道：「請野侄親自過目！」

風越野道：「這是什麼東西？」

「小樑子的帳目！他跟朋友販賣山貨，老爺送給他的錢早已虧完，後來又向人借了一筆錢，豈知又賠了……」

風越野把帳簿放在桌上。「小侄此刻沒有心情查看，你說吧，債主是誰？」

風雲龍臉色晴陰不定，猶疑了好一陣才道：「是主母……」

「什麼？」風越野大吃一驚，脫口道：「債主是我娘？」

風雲龍點點頭，說道：「不錯，帳簿上寫得清清楚楚，賢侄不信可以查看！就是因爲這樣，所以愚叔才不敢在人前提及這件事！」

風越野心念一轉，笑道：「爹對你一家如此好，我娘對他好，借錢給他也沒什麼奇怪！只是這樣說來，殺死章阿姨的人便不是小樑子的債主了！那麼長壽把地址洩露給誰知道？」

「也許根本沒有這回事……」

「你認爲章阿姨是爹殺死的？」

「也許她是自殺的！」

「胡說！她怎會自殺？」

「也許她是個心高氣傲的女人，不甘心長期如此委屈，但又沒法忘掉令尊，所以……」

風越野搖頭道：「絕無可能！她不會自殺的……她房內那隻烏鴉，又有什麼含意？」

風雲龍還未答他，房門被人敲響，風越野問道：「誰？」

外面傳來宇文虎的應聲：「野兒，是我！快開門！」

風越野輕聲吩咐風雲龍勿再提及娘親

借錢與小樑子的事，只此一躭誤，宇文虎已忍不住叫道：「野兒，你娘不見了！」

風越野與風雲龍齊聲「啊」地叫了起來！

就在此刻，遠處忽然傳來一陣鴉叫聲，風越野臉色不變，喃喃地道：「烏鴉烏鴉……我恨不得殺死你！」

風雲龍的聲音更是難聽。「鴉叫連連，災難不絕……開始才開始……」

「砰砰砰」房門更响，「野兒，你怎樣啦？」

風雲龍急忙把門拉開，不料宇文虎剛想撞門進來，想不到門突然打開，兩人撞作一堆，一齊倒在地上。

食人鴉

風越野踱前俯身扯起宇文虎，大聲道：「我把家內的安全交給你，你是如何佈置人手的！我娘若損了一根毫毛，便唯你是問！」

宇文虎臉色火紅，大聲道：「你給我多少個人？這些人在平時還够用，這時候被你抽去了一批，被雲龍兄抽去幾個，還剩幾個？偏生你家佔地又大！你娘是我的堂妹，難道我希望她出事不成？」

風越野臉色稍霽，鬆開了手，溫聲道：「什麼時候不見的？」

「剛才我去找她，她不在內堂，於是便四處找尋起來，但却遍找不獲！」

風雲龍冷笑一聲。「虎老弟，你緊張什麼？夫人武功高強，尋常人要想殺她可沒這般容易！何況她很可能因事出外，再等一下吧，包保她一定回來。」

宇文虎道：「這些理由誰不知道？問過下人們，都說沒人見到她離開……」

風越野頓足道：「笑話！難道娘化作輕烟飛掉不成！」話未說畢，他已走了出去，直趨宇文麗珠房內。

宇文麗珠寢室門緊閉着，風越野伸手一推，房門居然閂着，他又詫又奇，忍不住叫道：「娘，你在裏面麽？」

房內沒有聲息，風越野伸手拍動。「娘，是孩兒，快開門！」

拍門聲响起後，風越野忽然聽到房內有一陣吱吱的叫聲，他再也忍不住，伸脚把房門踢開，風越野不由怔住了！

只見房內的兩盞油燈全亮着，床前的紗帳低垂，床上似乎睡着人，紗帳之內，有鳥兒在飛動，不斷發出「噗噗」的振翅聲，那情景說不的出詭異！

風越野深深吸了一口氣，定一定神，不料背後忽然傳來一個異响，風越野反應極快，立即抽刀回身一砍！

他由於身兼父母兩家之長，既佩劍也佩刀，此刻緊急，劍長刀短，抽刀所需的時間較短！風越野在這時候棄劍用刀，證明他仍未失却鎭定！

「噹」的一响，一蓬火星子飛起，風越野虎口一麻，鋼刀幾乎拿捏不住，目光一及，神情登時一鬆，呼道：「是你！」

原來此人是宇文虎。「我怕你會胡來，所以……」

風越野伸手一指床上。「剛才你來時，是否如此？」

宇文虎一望，搖頭道：「剛才我進來時，曾叫丫頭捲起紗帳……這不是你放的嗎？」

風越野冷哼一聲。「希望裏面的鳥兒不是烏鴉！」他提着刀緩緩走前，宇文虎不敢怠慢，立即跟隨在他左右以防萬一。

紗帳被刀挑開，燈光映了進來，兩人眼光一及，都同時大叫起來，只見睡在床上的赫然是風荻秋！在帳內飛翔的，亦正是風越野極不願見到的烏鴉！

半晌，風越野才在喉管中吐出一個字來：「爹！」

風荻秋不聞不動，宇文虎緩緩走前，伸手一探鼻息，似沒了呼吸！他心頭一沉，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帳內的那十多隻烏鴉，忽然一齊自他頭上、肘下的空隙處，鑽了出去！

風越野直至此刻才定下神來，推開宇文虎，撲到風荻秋的身上，大聲哭道：「爹，你醒醒！是誰殺死你的！」

宇文虎心中却忖道：「是誰送他回來的？」

忽然風越野尖叫一聲：「快，快！爹還未死，他心還在跳！」

「什麼？」宇文虎也把風越野推開，把臉貼在風荻秋的胸膛，過了一會，道：「不錯！他只是被人點了穴道而已！」

「快把穴道解開！」

兩人忙了好一陣，拍遍風荻秋身上大小七十二個穴道，但風荻醒秋就是不醒，風越野吃起驚來，大聲叫道：「來人！」

丫頭們聽見少爺的叫聲連忙跑了過來，「公子有何吩咐？」

「快去請大夫來！城內共有幾個大夫？通通給我請來！」

丫頭們趕緊去找人請大夫了，風雲龍剛好換了衣服，聽見聲音，也趕了過來。

「野侄，老爺回來了？」

風越野雙眼噙淚，道：「龍叔叔，你來試試看，爹的心臟還能跳動，但就是不醒！」

風雲龍搓熱了雙手，在風荻秋身上拍動，可是這一切都沒有作用，他苦笑一聲：「看來只能等大夫來了再說了！」

宇文虎道：「越野，你還未吃飯，先去吃點東西，洗個澡，換件衣服吧！」

風越野聲音欲哭。「爹爹不醒，娘突然不見，鳳妹失踪，加上其他事，我還能吃得下飯麽？」

風雲龍道：「越是困難，越需要鎭定，更不能沒有精神體力？虎老弟，咱們伴他一齊去吃！」

宇文虎應了一聲，兩人果然分左右把他挾至偏廳，叫丫頭們把酒菜送上來。

菜有四道，湯有兩式，還有一大壼酒。風越野在風雲龍與宇文虎的苦勸之下，勉強吃了幾箸菜，對那壼酒却極感興趣，連乾三大杯。

「吃菜吃菜！不要空肚喝酒，今晚可能還有事發生！」風雲龍忙替他裝了一碗飯，同時向宇文虎打了一個眼色。

宇文虎會意，大聲道：「龍兄，依小弟之見，今夜一定有大事發生！」

風雲龍道：「不錯，算算時日也差不多了！烏鴉都來過好幾次了！」

風越野問道：「什麼時日差不多？你認爲會發生什麼事？」

「這只是愚叔的感覺而已！」風雲龍聳聳肩膊。「總之愚叔覺得今夜一定有大事發生！虎老弟，等下咱們吃了飯先歇一下，免得半夜沒精神！」

宇文虎笑道：「小弟正有此意，不管烏鴉有多凶，小弟都想跟牠鬥一鬥！」

這席話，豪氣干雲，風越野聽得精神一振，道：「不錯！無論如何，咱們都跟牠們鬥一鬥！」

「不知鴉神來不來？」

風越野望了風雲龍一眼，問道：「誰是鴉神？」

「那位對你自稱普天下的烏鴉都是他兒子的人！」

風越野身子一抖，深深吸了一口氣，咬牙道：「一定是牠，一定是牠！」

宇文虎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假如這一切都是『鴉神』攪的，那麼令尊是誰送他回來的？是不是他？床上有烏鴉……」他說得急，有點混亂，不過風越野還是聽明白。

這剎那，他想到的却是另外一個問題：即使爹是「鴉神」送回來的，牠又如何送來的，竟然沒一個看人見！除非他眞的有邪法邪術在身！

想到此，他再也吃不下，放下碗飯，道：「快去看看！」

剛踏出廳，一個丫頭便慌慌張張跑來。「公子，大夫來了！」

「帶他們到老爺房中！」風越野首先走入內。

風荻秋仍躺在床上，風越野抬頭向房內看了一下，只見窗子都上了門，他不由詫異起來：「是誰在裏面上門閂，關窗子的？」他看了父親一眼，暗道：「除非是鬼怪妖魔！」腦海中立即翻起烏鴉的影子來。

「公子，大夫來了！」一個丫頭道。

風越野道：「家父不知患了什麽病，不能說話，也不能移動，請諸位診斷一下，若能醫癒家父者，必有重賞！」一頓又道：「只要盡心盡力，風家仍不會虧待諸位！」

那幾個大夫輪番上前把脈，開始時都是神采飛揚，最後又垂頭喪氣地退開去。

「諸位，家父到底是患了何種病？」

那幾個大夫推讓了一番，才由一個年紀最大的發言。「風老爺除了氣血稍虛，五內有鬱滯之外，並無其他病……」

風越野冷哼一聲：「如此家父又爲何會這般？」

那老大夫苦笑一聲。「這個老朽也不清楚……咳咳，這是一個罕見之例……按說這種病只須服幾帖藥，休養一下，便完全康復……」

另一個大夫道：「其實就算不服藥，也不會有什麽大事，何況風老爺是個學武之人乎？怪哉怪哉！」

其他人趁機道：「確是聞所未聞，見未曾見，值得研究之至！」

風越野見他們酸氣冲天，甚不耐煩，揮手道：「諸位請到帳房取診金，若研究出問題的結徵，尚請賜告！」

衆大夫一邊道謝，一邊作揖。「這個自然，賢父子慈善，吾等敢不盡力乎！」

風越野送走了大夫，立即把風雲龍及宇文虎召了進來，道：「家父突然回來，事前沒人見到，此事奇怪之至，兩位前輩有何見解？」

宇文虎與風雲龍臉臉相覷，作聲不得，風越野嘆了一口氣，道：「最有可能的便是本莊有一條地道通往外面，而這條地道咱們都不知道！」

宇文虎道：「連咱們都不知道，還有誰會知道？」

風越野發了狠，道：「不管如何，這件事也得查個水落石出！叫人進來，掘地三尺也要把它查個明白！」

宇文虎果然把壯丁們叫了進來，有幾個還扛着鋤頭，風雲龍道：「不必掘，用硬物敲敲便知道下面有否地道！」

風越野道：「這件事便由龍叔叔主持！」他彎腰去抱風荻秋，又轉頭對宇文虎。「我娘的下落，請舅舅多花點精神！」

他抱起風荻秋，準備把它安置在自己的房中，可是剛走了幾步，風荻秋突然醒了過來，一掌推在風越野胸膛上，風越野猝不及防，手一鬆，風荻秋便自他手中滑了下來！

眼看後背即將落地，風荻秋雙脚倏地一沉首先落地，一用力，上身立即支了起來，接着便直挺挺地站在風越野的身前。

風越野驚喜地呼叫道：「爹，你醒來啦！」

風荻秋雖然「醒」來，但頭腦似乎仍不大清醒，伸手在後腦處拍了幾下，喃喃地道：「這是什麽地方？你是誰，怎地聲音這般熟悉？」

風越野吃驚地道：「爹，我是野兒呀，這裏便是咱們的家！」

宇文虎等人聽見聲音，都趕了過來，叫道：「老爺！」

這聲大叫，使得風荻秋精神一振，再慢慢睜開雙眼，緩緩點點頭，問道：「誰把我抱回來的？是野兒你？混帳，爲父不是早叫你回家麽？」

風越野叫了起來：「爹，你自己也不知道是如何回家的麽？剛才咱們才突然發現你睡在床上！沒有人看到你回來……紗帳垂着，燈亮着，帳裏有十多隻烏鴉在飛翔……」

風荻秋臉色大變，倏地退了兩步，喃喃地道：「烏鴉，烏鴉……『烏神』來了沒有……」

風越野、宇文虎與風雲龍互望了一眼，心頭都怦怦亂跳起來，一齊問道：「鴉神是誰？」

「普天下的烏鴉都是他的兒子！」風荻秋臉上驚悸之色更盛。「所有的烏鴉都聽他的指揮！」

風越野壓住心頭的震驚，盡量使自己的聲音聽來平靜。「能指揮烏鴉雖然奇怪一點，但也沒什麽可怕的！他是個怎樣的人？」

風荻秋忽然憤怒起來：「畜生！爲父已說清楚了，你還聽不到？他是『鴉神』，不是人！」

風越野又瞥了宇文虎等人一眼，吸了一口氣，道：「爹，請你息怒……這件事實在太奇怪了，你莫怪孩兒多問你幾句……『鴉神』有什麽可怕的地方？」

風荻秋又退了兩步。「我爲什麽能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之下，回到自己的房內？」

這話之後，所有的人都不再吭一聲了，只聞粗重的呼吸聲，此起彼落，衆人想的，比風荻秋說的更多：風荻秋沒病，又不是被人制住穴道，他爲什麽不言不動，毫無知覺，又爲何會突然清醒過來？

「鴉神」一定懂得使妖法！

剎那之間，衆人心中都有此想法！

風越野看了父親一眼，道：「爹，你餓不餓？」

風荻秋忽然大聲叫道：「野兒，你得想辦法阻止鴉神來咱家！」

「孩兒有什麽辦法？爹……」

風荻秋神態瘋狂。「沒有辦法也得阻止他來……他，他好可怕……他會飛，他會……」

風越野大聲道：「爹，你冷靜一下！你是怎樣遇上他的？」

「不是我遇上他……」風荻秋喘着氣道：「是他找上我的！咦，那潑婦呢？」

宇文虎一怔問道：「那一位潑婦？」

「便是你堂妹！」

風越野說道：「娘不知爲何突然失踪了……」

宇文虎道：「我立即帶人去找她！」

「不必，」風荻秋忽然哈哈大笑起來：「潑婦不是失踪，她是作賊心虛，自己跑掉了！」

「作賊心虛？」風越野心頭不悅，語氣難免冰冷。「爹，你怎能說出這種話來！娘好歹也跟你做了二十年夫妻！」

風荻秋眉頭及嘴角肌肉不斷跳動。「她就算恨我氣我，也不該殺了慧文！」

風越野跳了起來：「爹，你瘋了！當夜她一直坐在荷花廳內，她怎能分身去殺人？」

「她自然不能分身，但她有錢，不會僱請殺手去殺人麽？」

風越野一怔，半晌才道：「娘不是這種人！」

「其實人是她親手殺死的！」風荻秋嗚咽地道：「她好狠的心……她是在你未到家之前下手的，那時我巳回來，却不見她……」

宇文虎道：「不會的，麗珠妹不是這種人！」

風荻秋嘿嘿冷笑道：「風某也希望她不是那種人，奈何在現場讓我找到一枝鳳釵，這鳳釵是宇文麗珠之物！野兒，爹敎你交給宇文麗珠的那包手絹，裏面包的便是這枝鳳釵！」

風越野喃喃地道：「原來爹的用意在此……」

「你娘敢不承認這不是她之物麽？」

「娘承認這是她的金釵，但她說該物巳失去多時！」風越野道：「孩兒相信娘，因爲娘根本不知道那根金釵爲何會在你那裏！」

「哼！你當然聽她的話！總之她在我心目中巳經死了！」

「單憑此便對一個人下結論，孩兒絕不能苟同！爹，你再想想，娘性格眞的如此凶殘暴戾？」

「我太了解她了，相信你們沒一個會比我更了解她！」風荻秋厲聲道：「總之她若回來，我便離開！」

風越野只得道：「好好，爹請到書房休息一下，孩兒吩咐丫頭送點心與您！」

風荻秋略一沉吟，道：「書房外給我多派幾個人守着！」

風越野自然滿口應承，叫丫頭送他過去，隨即對宇文虎說道：「舅舅請繼續查探！」

宇文虎道：「令尊巳醒來，何不直接問他？」

風越野頓足道：「我眞是急暈了頭，連這個也想不到！」快步追了上去，到書房恭聲問道：「爹，孩兒有一件事要斗胆問您，您房內有否地道密室之設？」

風荻秋雙眼一睜，道：「你怎麼會這樣想？咱們風家清清白白，用得着那種設備麽？」

風越野惶恐地道：「是是，孩兒糊塗，爹爹息怒！」他忙不迭退了出去，叫宇文虎把人解散。

風雲龍道：「野侄，這件事越來越難以理解，令尊怎會突然回來？突然清醒？難道那什麽『鴉神』眞有此等法力？」

風越野苦笑道：「若沒有地道設施，小侄也想不出其他原因！」他心頭忽然一跳：「爹神不知鬼不覺回來，與娘悄悄離開，這情況豈不一樣？」

風雲龍失色道：「如此說來，令堂極可能巳落在『鴉神』手中！」

風越野咬牙怒道：「公子與他本來河水不犯井水，但是如今與他可就不共戴天了！」

話音未落，屋頂上突然傳來一陣聒耳的鴉叫聲，風雲龍道：「又來了！」

只聽宇文虎的叫聲遠遠傳來：「大家列好隊形，多挑幾盞燈，有事便响鑼！」

風越野道：「叔叔，咱們去看看！」

兩人剛走出走廊，落足天井，便聽見遠處傳來一個尖叫聲，風越野道：「各就各位，少爺親自去查看！」他認得那是丫頭春桃的聲音，一捋衣袂，展開輕功馳了過去，風雲龍不敢怠慢，急跟在後！

春桃一向服伺宇文麗珠，是以風越野與她頗爲熟悉，知道其所居的寢室，是以筆直趕至，所費的時間絕對不多，但春桃的叫聲，巳由尖厲而變成臨死前的呻吟！

「春桃！」風越野叫了一聲，掌脚齊出，把房門擊碎！隨即抽出寶刀一劈，自空隙處鑽了進去。

風雲龍道聲小心，也閃了進去，同時取出火摺子來，把其點燃。火光一起，兩人目光一及，背部却冒起一陣寒意！

只見春桃躺在床上，羅裙半褪，露出不少白肉來，這個情景絕不香艷，因爲她身上棲着不少烏鴉，烏鴉還在啄食其肉，鮮血長流。

春桃不斷呻吟，目光却毫無痛楚之色，彷彿她本就有心割肉餵鴉！

那些烏鴉見到有人來到，也不驚怕，仍然啄食不巳，春桃臉上更有滿足之色，那氣氛說不出的妖異。

風越野風雲龍都被這個情景嚇呆了，半晌才同時喝道：「春桃，你瘋了麽？還不把牠們趕掉！」

春桃雙眼緩緩閉起，臉色雪白，身上的鮮血流落床上，再由床上滴落地上，發

出「的的答答」的聲音。眨眼間，雪白的床墊已變成血紅色，使得那些黑黝黝的烏鴉看來更加邪惡！

風越野倏地大喝一聲，揮動鋼刀奔前，向春桃身上的烏鴉橫劈過去！

刀未至，烏鴉已振翅而起，呱呱而叫！風越野怒氣未息，雙脚一頓，冲天躍起，覷得眞切，一刀斬去。

「噗！」頭頂上的一隻烏鴉在刀下分成兩爿，腥臭的鴉血如潑水般全洒在風越野臉上！這剎那，風越野倏地一呆，內心忽然升起一股難以形喻的恐懼與震驚，眞氣一濁，筆直跌落地上，就在此刻，房內忽然响起一陣笑聲！

鴉神之姬

笑聲比銀鈴還清，比酥餅還脆，可是聽在風越野與風雲龍耳中，却有一股說不出的詭秘感覺，心頭都不由自主地一沉。

風越野自地上躍起來，寶刀胡亂虛劈了幾記，叫道：「誰？給少爺滾出來！」

風雲龍也連忙把劍抽了出來，站在風越野旁邊，一邊把火摺子舉高。

只見帳後走出一個身穿黑紗的女人來，那女人高髻朱唇，臉色雪白，星眼漆黑，艷麗之至，可是身上又散發着一種妖異的氣氛，使人又愛又怕。

那黑紗女人倏地抬頭側身，黑袍襟口裂開，露出羊脂白玉似的兩爿肉峯，風越野與風雲龍腦海內「嗡」地一响，頓時唇乾舌燥起來。

那女人眼珠子一轉，格格而笑，忽見她把袖一拂，風雲龍手上的火摺子光芒，倏地變成綠色，風雲龍這一驚，非同小可，下意識地把火摺子抛掉！

火摺子未曾落地之前，那女人袍袖又是一揮，只見那點綠色的火燄，倏地飛離火摺子，似有人護住般飛落桌上的燈內。

燈籠內的蜡燭立即亮了，發出一片綠幽幽的光芒，使房內的人與物都變了顏色，那女人看來更加妖異詭秘了！

風越野深深吸了一口氣，問道：「你，你到底是誰？我怎地未曾見過你？」

黑袍女人嫵媚地一笑，道：「你很想見我麽？」

聲音一出，風越野與風雲龍不由吃了一驚，因爲事前實難想像得到，這樣的一個大美人，其聲音竟然會如此難聽！

風越野再吸一口氣：「你還未告訴我，你到底是誰？」

「你聽人提過『鴉神之姬』這四個字沒有？」

風越野搖搖頭。那女人道：「我便是鴉神之姬的其中一個！」

風雲龍忍不住問道：「鴉神有很多個姬妾？」

「是的！連我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個……」黑袍女人忽然長長一嘆，「我只知道他一個月，才來寵幸我一次！」

這句話聲音雖仍難聽，但充滿了誘惑及不耐寂寞之情，風雲龍心頭一跳，又問道：「你來這裏作甚？」

「當然是找男人！我找你好不好？」

風雲龍忽然覺得她聲音甚是好聽，不但好聽，而且教人心跳加速，血脈賁張，顫着聲問道：「你出來找男人……不怕鴉神會怪你麽？」

黑袍女人格格一笑。「他任由我主意，只要你高興，我自不會吝嗇！」

風越野見他倆越說越不像話，忍不住輕嘆一聲。「我不管你是鴉神之姬，還是鴉神之妻，你來此殺人便不應該！」

「哎呀，大少爺幾時看到我殺人？」

「我家丫頭春桃不是給你害死的？」

鴉神之姬格格笑道：「這是她自願拿肉餵我乾兒子的，與我何關？」

風越野一抖手中鋼刀，道：「你別跟少爺胡扯，甚麽鬼兒子？這分明是你的巫術！」

鴉神之姬笑得更加瘋狂。「你殺死我一個乾兒子，我還未跟你算帳，你還敢凶甚麽？」

「這裏是我家，少爺會怕你不成？」

鴉神之姬仰天又是大笑。「莫非鴉神之姬反會怕你不成？你上來吧，用你的刀砍我！」

風雲龍忙道：「野侄且慢，喂，你到底來此有何用意？」

鴉神之姬嫣然一笑。「剛才已說過，要找男人！」

風雲龍體內的血又賁張了，沙聲問道：「你喜歡甚麽樣子的男人？」

「凡是我看不順眼的都喜歡，你當然也算一個！」

風雲龍與風越野齊是一怔，半晌風雲龍才期期艾艾道：「你這是甚麽意思？」

鴉神之姬長長一嘆。「唉，你想到那裏去了？我出來找男人當然是爲了殺他們，既然要殺人，自然先挑那些看不順眼的，你連這個道理也不明白麽？」

風雲龍紅着臉道：「你找男人，是爲了殺男人，這……」

鴉神之姬搖搖頭，口中嘖嘖有聲。「嘖嘖，你眞痴情，幾乎教我下不了手！」

風雲龍像被人擊了一拳般跳了起來。「放屁！誰對你痴情？你眞不要臉！」

鴉神之姬格格亂笑，笑得前俯後仰，身上妙處隱見，這次連風越野也看直了眼，遑論深知風流滋味的風雲龍了。鴉神之姬眼角一瞟，勾魂奪魄，側着頭，淡淡地道：「我現在才知道你對我不是痴情，而是心懷淫意！唉，不知是誰不要臉！」

風雲龍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儘在那裏好生尷尬，風越野輕咳一聲：「你要殺男人，爲何要跑來咱們風家？」

「因爲風家的男人我都看不順眼！」

風越野手臂一挽，道：「如此少爺也不跟你多說了，看刀！」踏前兩步，上身探前，刀刃急劈鴉神之姬的肩膊！

鴉神之姬笑聲不止，袍袖一拂，身子如浮雲一般，足不沾地般飄開幾尺，風越野只覺一陣冷風拂到；不由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噤，第二刀再也劈不出了！

風雲龍大叫一聲，脚如流星趕月，自旁迫來，長劍「嗤」的一聲，急刺過去，劍尖直指胸膛。鴉神之姬挺胸逼向長劍，風雲龍心頭一跳，不知爲何，手腕自動一偏，改刺小腹！鴉神之姬袍袖倏地一捲，緊緊地纒住劍刃，向外一扯，風雲龍竟然沒法再刺進半分。

風越野見狀不敢怠慢，寶刀一挽，自

側斜劈過去，這一刀，他有心救人，力道極強，刀未至，風已吹得鴉神之姬髮絲飛揚不已！

鴉神之姬格格一笑，袍袖一拂，風雲龍的身子忽向風越野的刀刃撞了過去！

這一着，變生肘腋，又出人意表，風越野眼看堂叔叔的身子飛過來，大驚失色，要想變招換式，已經來不及，兩人同時尖叫起來！

千鈞一髮之際，風越野身子倏地一擰，雙肩迎向風雲龍的後背，這樣一來，刀刃果然偏開！

剎那間，「蓬」地一响，兩人同時退開，風雲龍完全被動，被抛飛丈餘，站定之時，上身兀自如風中柳絮般搖幌不已。

說時遲，那時快，鴉神之姬手臂一抖，袍袖如毒蛇出洞般，直竄過來，「啪」的一响，袖角已拂在風雲龍的臉上，只聽他大叫一聲，抛下長劍，雙手掩臉，凄厲地呼叫着！

風越野又驚又怒，喝道：「妖婦，納命來！」寶刀揮動如同飛輪招招狠辣！

宇文虎以摘月彎刀馳名江湖，風越野的刀法得乃母眞傳，是以刀也是彎的，每一招出手時都先在半空劃了一道弧圈，以迷惑對手，這也是這套刀法厲害之處！

鴉神之姬却熟視無睹，只揮舞兩隻長長的袍袖，好像在身前佈下一道嚴密的鐵網，風越野便無所施其技！

激鬥間，風雲龍的尖叫聲忽然一變，大喝一聲，接着翻身倒地！

風越野眼角瞥着，揚聲問道：「龍叔，你覺得怎樣？」

風雲龍不能答他，幸而外面已傳來壯丁們的脚步聲及叫問聲：「少爺，是不是有敵人？」

風越野暗嘆一聲：「我家壯丁人手的確不够，到這時候他們才趕到！」當下道：「快進來，有人自稱鴉神之姬的妖婦在此！」

鴉神之姬格格亂笑，她對風越野似乎另有目的，一對袖管只守不攻。

第一個闖進來的漢子叫趙程，四十左右的一條粗猛鐵漢子，武功在風家壯丁中也屬佼佼，最使風越野喜愛的，乃是此人對風家父子忠心一片！

趙程一進來，目不斜視，抽出鋼鞭，便望鴉神之姬掃去！其他人入房，便爲房內的景象，嚇得怪叫連連。趙程喝道：「你們鬼叫甚麽？殺了這妖婦爲風總管報仇，才是上策！」

鴉神之姬左袖一拂，以柔軟之物拂開堅硬的鋼鞭，接着一招「顚倒乾坤」，左袖趁勢改拂風越野，右袖自趙程鞭下的空隙突進，直彈起胸腹。

那袖管乃是柔軟之物，但居然帶着凜然的風聲，趙程胆大心細，知其厲害，怪叫一聲，後退閃避！

與此同時，鴉神之姬攻向風越野的那一袖，力量與剛才也大不相同，風越野不敢力攖其鋒，也抽身後退。

鴉神之姬得勢不饒人，嬌軀滑前幾尺，袖管飛出，如同一柄利刃，向趙程的喉管「削」去！

趙程大叫一聲，鋼鞭一格，只聞一道怪响，接着便見趙程如斷綫之箏，向外翻滾出去！這一着大出衆人意料，心胆大寒。風越野大叫道：「妖婦，少爺跟你拚了！」揮着彎刀，柔身撲上。

鴉神之姬格格大笑，嬌軀忽然如烏鴉般飛起來，幾乎貼着屋頂越過衆人的頭頂，到了房門前才降了下來，恰好有一個壯丁在附近，手中長棒，立時橫掃過去。

鴉神之姬着也不着他一眼，袍袖向後一揮，去勢更速，那壯丁突然慘叫一聲，雙手掩臉踣地！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疾如白駒過隙，待得房內的人定過神來，鴉神之姬已不知去了何處！

風越野急吸一口氣，叫道：「快去保護老爺！」他走至那個壯丁身前，只見他滿臉綠氣，雙眼圓睜，眼珠却突了出來，好不恐怖！

風越野伸出顫巍巍的一隻左手，在他

風越野急忙飛身揮刀撲殺春桃身上的烏鴉。

鼻端下探了一陣，了無氣息。他心頭一沉，懷着姑妄探之的心情，走至風雲龍身前，同時伸手去探他鼻息。

不料手掌剛觸到鼻頭，風雲龍忽然大叫一聲，如受傷的豹子般跳了起來，同時雙拳齊出，力擊風越野的胸膛！

這個變化實是出人意料之至，風越野大吃一驚，若不是風雲龍先發出一道大叫，他必定閃避不開這兩拳！饒得如此，他滾落地上的神態亦極之狼狽！

「龍叔叔，小侄是越野！」

風雲龍轉身過來，風越野目光一及，登時吃了一驚，只見他雙眼綠幽幽的發着瘋狂的神色，鬢髮已散，直勾勾地望自己。「龍叔叔，你作甚？」

他不叫猶自好，一叫風雲龍反而望他走去！風越野見勢已不對，在地上躍起，腳步未穩，風雲龍已大叫一聲，揮着長劍急刺過來！

風家劍法對風越野再熟悉不過，他寶刀一橫，隨即劃了一道弧圈，蓄勢待發！風雲龍熟視無睹，長劍一拐，斜削過去！

風越野那刀後着極是厲害，若在平時，風雲龍絕無不知之理，但此刻的表現十分反常，風越野不敢造次，連忙飛身倒退，口中喝道：「龍叔叔 你瘋了麼？」

風雲龍眞的瘋了，長劍似暴風雨般忘命攻出，所有的招式全是有去無回之勢。風越野武功雖然比他高，但一來未曾遇過這種情況，二來投鼠忌器，只擋了幾劍，便被割破衣襟，驚恐中不由大叫起來：「來人，快來人呀！」

叫聲過了不久，便聽見是宇文虎的聲音傳來：「野兒，是不是還有敵人！」

「虎舅舅快來，龍叔叔瘋了！」

落音甫落，風雲龍又一劍刺來，風越野無力舉刀一格，「噹」的一聲巨响，虎口發痲，寶刀幾乎跌落地上，風雲龍反應比他快，再一劍刺出，帶着一道尖銳的風聲，懾人魂魄。

風越野刀已在外，招擋不及，倉急間無暇多思，抽身後退，不料背後已是大床，登時仰天睡倒，後背觸及春桃的屍體，心底升起一股寒氣！

風雲龍格格大笑，手腕一沉，長劍一揮，直砍下來！這是以劍代刀之式，勢子既急且危，風越野避無可避，只得冒險抬腿，踢出一腳！

這一腿他本無把握，豈知風雲龍竟是不知閃避，小腹被蹬個正着，登時向後飛出！

就在此刻，宇文虎已竄進來，風越野曲腰而起，同時叫道：「快把他制服！」

宇文虎道：「龍兒，你幹什麼？」

風雲龍聽見聲音，轉過頭去，手臂一掄，長劍砍向宇文虎！宇文虎鋼刀一橫，把其格開！風越野突然冒險走前，到得風雲龍背後，倏地滾落地上，左手抓住他的足踝，在地上滾動起來。

風雲龍猝不及防，被按倒地上，風越野大叫：「虎舅舅，快來！」

宇文虎不待他叫，早已奔前，覷得眞切，一指戳在風雲龍的痲穴上！

風越野把他推開，長身而起，長長噓了一口氣。宇文虎問道：「野兒，龍兒怎會這樣？」

「一定是那妖婦弄的鬼！」風越野喘了一口氣，問道：「外面情況怎樣？那妖婦還在麽？」

「那妖婦傷了幾個人，後來她飛過後花園，便突然不見了，我因不見你，問了家人，生怕妖婦會來找你，所以趕了過來，不想……」

風越野心頭一暖，剛鬆下的心又再懸起，叫道：「爹有事沒有？」

「令尊那裏可有不少人……」

「有人有什麽屁用！那妖婦邪門得很……我要的是確實的消息！」風越野一看宇文虎的神色，便知道他亦不清楚，是以話一落，立即又道：「快跟我去看着！」

不由分說，拉着宇文虎的手臂衝了出去。

× × ×

風荻秋應該不在書房內，是以風越野與宇文虎一齊奔向寢室。寢室之門虛掩，風越野輕輕一推便開了，房內一片漆黑，他心頭一沉，忍不住叫道：「爹！」

沒人應他，風越野更是緊張，左手向後一伸，道：「舅舅有火摺子沒有？」

話音甫落，火光便起，宇文虎高高舉着火摺子走前，房內一切依然，只是不見風荻秋。宇文虎道：「你爹也許仍在書房內！」

兩人直奔書房，那裏也是一片漆黑，宇文虎再亮起火摺子來，這次找到人了，不但有風荻秋，還有兩個丫頭，三四個莊內的壯丁。

火摺子光芒亮起之後，風越野、宇文虎才發現房內飄浮着無數的綠光，這些綠光極其細緻，但一有火光便自動緊集起來，先是兩點合成一點，繼而四點合成一點，越積越大，也越來越亮，把書房映得一片慘綠！

風越野吸了一口氣，收了寶刀，衝前扶起他父親，接着把他抱出書房。「舅舅，快去找人來！」

宇文虎應了一聲，便走前大叫起來。風越野探一探父親的鼻息，仍有呼吸，一顆心才稍鬆下來。他把父親抱到寢室內去，只走了一半，風荻秋已醒了過來，雙眼睜開，發出兩道綠幽幽的光芒！

風越野大吃一驚，他知道父親的情況與風雲龍必是一樣，是以立即把父親放落地上。

風荻秋後背尚未着地，目光已瘋狂起來，緊接着一掌印出！

風越野鬆手後退，風荻秋桀桀一笑，自地上彈起，身形如電疾向風越野撲去。

風越野又驚又恐，邊退邊叫：「爹，我是野兒！」

風荻秋笑個不停，幾個起落已來至兒子臉前，雙臂一圈，使了一招「鐘鼓齊鳴」，分擊兒子的左右「太陽穴」！

風越野雙臂一展，以「野馬分鬃」應付，四條胳臂相撞，風越野只覺酥軟無比，忍不住叫道：「虎舅舅，快來救我！」

風荻秋第二招又至，風越野不敢抵擋，轉身亡命而馳。他不斷大叫，引來了家內的壯丁們，可是他們見狀又怎敢上前阻攔？

宇文虎敢對風雲龍下手，但對這個堂妹夫可就難免投鼠忌器了。風越野繞着柱子直轉，風荻秋在後面緊追，就像小孩子

在玩捉迷藏般，可是跑者滿臉驚恐，額頭汗珠比黃豆還大，追者怪笑連連，目光瘋狂，那情景說不出的詭異，看得風家家丁們又驚又慌，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兩人好像走馬燈般，在廳內柱子間飛轉着，越轉越快，看得家丁們雙眼都花。

風越野跑得上氣不接下氣，風荻秋却似有不盡的力量般，漸漸追近，風越野咬牙道：「鴉神！我風家跟你勢不兩立！」

話音暴落，屋頂上突然傳來一陣怪笑聲，那笑聲說不出難聽，笑聲未了，又傳來一陣鴉啼。雅鳴聲此起彼落，不絕于耳，眨眼間，廳內的燈火全都變成綠色，好像處在九幽地獄內。

「鴉神！你有種便滾出來，跟少爺見個高低！」風越野嘶聲大叫：「叫你老婆姬妾都出來，讓少爺見識一下，你們是些什麽鬼東西！」

回答他的是一道天崩地裂的焦雷！這道響雷，來得無聲無息，令人猝不及防之下，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下冷顫，有好幾個甚至驚呼出口。

風越野早已筋疲力盡，吃這道响雷一劈，雙腳一虛，一個踉蹌栽倒地上，風荻秋則身子猛地一振，一切動作全都停止。

天地間，萬籟無聲，過了良久，衆人才魂魄歸體，也直至此刻，他們才發覺風荻秋父子已停止了「遊戲」。

「你們，你們在幹什麽？」風荻秋眼中瘋狂之色，突然消失，「咦，這些燈爲何會是綠色的？」

可是話音甫落，那些燈光綠芒漸淡，逐漸恢復原有的光采。

响雷過後，傾盆大雨狂瀉，風荻秋衝落天井，在雨中叫道：「老天爺，我風家到底是作了什麽孽……」他只說了一句，嘴巴便已貫滿了雨水，他把雨水嚥下肚去，便猛聽一道嘯聲鋪天蓋地而來，風雨雷電對這道嘯聲都似毫無影响！

那嘯聲來得極快，眨眼便至附近，然後戛然而止！

嘯聲雖止，莊內上下人等的耳朵仍嗡嗡作响不止，同時心頭都是一緊，這道嘯聲所顯出的威力絕非人類所能做得到的！

再一道雷劈下，風越野叫道：「爹，快上來！」

風荻秋手臂向後一揮，道：「你們都逃命去吧，不要管我！」

「爹！」風越野奔落天井，道：「要逃咱們父子一齊逃，要死咱父子也一齊死吧！」

「不！」風荻秋堅決地道：「爲父與你不同……」他聲音突然一變：「慧文已死，我活着還有什麽意思？野兒，你早日與鳳丫頭成親，爲我風家延續香火吧！」

「爹！鳳妹……她失踪了！」

風荻秋身子一抖，問道：「她是與你娘一齊失踪的？」

「不是，可能是在回家的路上被鴉神擄走的！」風越野想起鴉神有數不清的姬妾，登時心如刀割。「所以孩兒的心情與爹一樣！」

「爹與你不同！」風荻秋叫道：「你若輕易言死，便對不起風家列代祖先！」

風越野心頭一陣悲涼，水珠自頭面上一直淌落到脚尖，也分不出那一滴是雨水，那一滴是眼淚。「爹，你該知道孩兒的心情……孩兒非鳳妹不娶！」

風荻秋低頭長長一嘆。「眞不知是緣還是孽！老天爺總是喜歡作弄人！」他突然下了決心，轉頭道：「虎兄，你們走吧，有什麽事，便由我父子兩人担當！」

宇文虎大聲道：「你說什麽？我完全不明白！現在咱們到底在害怕什麽？」

風荻秋喝道：「莫裝糊塗，難道你不怕鴉神？」

宇文虎心頭一寒，却大笑道：「鴉神若果眞有本事的，便不會藏頭縮尾，不敢出來！」他眼角無意中向上一瞥，只見一道黑影掠空而過，似乎到了對面那排屋頂，他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

風荻秋問道：「什麽事？」順着宇文虎的眼光望去，也略有所覺，雙脚一頓，衝天飛起，哈哈笑道：「烏鴉會飛，難道我風荻秋便不會飛！」

話未說畢，人已落在屋頂上，急衝幾步，越過屋脊，目光一及，只見屋脊後蹲着一條高大的漢子，那漢子雙目烱烱有神，滿臉鬍鬚茬子，不怒自威，風荻秋一碰到他的目光，那股銳氣便烟消雲散了。

不速之客

漆黑的夜空，忽被一道銀光劈成兩爿，接着又是一道天崩地裂的雷鳴聲，風荻秋被震得搖搖欲墜，那漢子臉色在銀光之下，顯得極是蒼白，但身子却挺立如同標槍，令人心生畏懼。

雷聲完全消失，雨又大了，亂雨如痳，高大漢子目光如刃，側頭道：「你是本城巨富風荻秋？」

風荻秋一怔，繼而覺得如此有失身份，便挺一挺胸膛，大聲道：「不錯！在下正是風荻秋！你是誰，胆敢擅闖本莊？」

那漢子哈哈一笑。「亂闖你又能怎地，且莫說只是擅闖了！」

風荻秋怒道：「風荻秋雖然不肖，也不會讓你如此得意！」

那漢子又笑了，這次有點忘形地抬起頭來，嘴剛張開，便被雨水灌滿了，他呸的一聲，把嘴內的雨水吐掉，冷冷地道：「有志氣，可惜不自量力！」

風荻秋一張臉在冷雨中發燒，澀聲道：「你是誰？無端跑來侮辱風某……」

話音未落，那漢子已不屑地轉身欲縱，風荻秋雙脚一錯，攔在他身前，那漢子左掌斜拍過來，風荻秋忙抬臂欲格，不料那人手腕一翻，倏地化掌爲爪，抓住風荻秋的衣袖，隨即發力向側一扯！

風荻秋的長袖被其抓住之後，立知不妙，奮力一掙，同時左掌筆直望對方小腹擊去！

這一招連消帶打，不失是一招絕着，可惜他遇到的人，是高手中的高手！

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嗤」的一响，風荻秋的衣袖已斷裂，那漢子倏地快疾無比地一轉，風荻秋那一掌已擊在空處，待得他知道不妙時，只見那高大漢子右脚一抬，已在他後腿肚子上輕輕踹了一下。

風荻秋不假思索，立即標前兩步，耳邊聽到「颼」地一响，那漢子已自他身邊滾過，脚尖一點，雙臂淩空虛劃，振衣而

飛，半空掠過三四丈，脚尖落在一棵槐樹上。

只見他脚尖一沉，樹枝倏地一顫，再度借力騰空而起，越過圍牆投入黑暗中。

風荻秋在屋頂上看得雙眼發直，若在平常時候，能够如此，已足以驚世駭俗了，如今大雨淋漓，衣衫盡濕，其難度又不知高上多少分了！

刹那間，風荻秋只覺得後背上升起一股寒氣，直至頭頂！

一個鴉神已令人苦不欲生，再加上一個這樣的異人，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風越野在下面大聲叫道：「爹，快下來吧，雨太大了！」

風荻秋心中暗嘆一聲，默默地跳下去，宇文虎迎了上來，問道：「莊主，那人是誰？怎地這般厲害，竟然能够飛得這般遠？」

一個家丁在旁插腔道：「小的認爲這人一定是神仙，否則怎能飛？」

風荻秋心頭煩躁，喝道：「不要胡說：都進去吧，沒事啦，回房睡覺！」轉頭問道：「現在是什麽時分？」

「稟老爺，快四更了！」

風荻秋「唔」了一聲，當先走上大廳台階，忽然牆上的燈光又逐漸變爲綠色，衆人一顆心都立即抽緊，心中都暗道：「一定又是那話兒來了！」

風荻秋緊張地轉頭四望，雨又較小了，忽聽一個家丁叫了起來：「快看！那是什麽？」

話音未落，衆人早已看出那是一大羣烏鴉，那羣烏鴉起碼有數千隻，鳥兒之下，雨不濕地，來得又快，眨眼間已飛進風家的天井！

帶頭的那幾隻烏鴉體形特別壯大，在天井處打了一個旋，掉頭往大廳飛過來。

廳上所有的人，在平日看到鳥兒時，莫說害怕，甚至還想捉幾隻來玩玩，即使自己不玩，也可以給兒子玩，可是這刹那間，衆人却被那詭異、壯觀、罕見的氣氛所震懾，任何人在此之前都想像不到，一隻兩隻小鳥十分可愛，但當牠們成千上萬時，竟能產生如此巨大的震懾力！

這刹那，廳上的人，包括風家父子在內，都怔住了，呆呆地望着那些烏鴉！

說時遲，那時快，當先那幾隻烏鴉已飛入大廳，忽然「呱」的一叫，羣鳥立即吱吱喳喳的叫作一團，叫聲未已，烏鴉們頭一低，撲向廳上的人羣！

一個家丁首先被烏鴉啄及，都在頭臉上，凡被烏鴉嘴啄過，鮮血披面，痛入心脾，禁不住痛呼起來。

風越野叫道：「快用兵器格殺！」他抽出長劍，把它抛給父親，自己則拔刀護住頭臉，那些沒有武器的家丁，則用衣袖圍着頭，亡命奔入內堂去了。

不料，那些烏鴉緊跟在後，緊隨不捨，那扁毛畜生就是比人快，追上之後，也不管找不找到肉，就是低頭一啄，饒得隔着一層薄衣，被其啄及，仍會皮破膚裂！

風家父子與宇文虎武功最高，殺死了不少隻烏鴉，但這仍沒法阻擋後來者，那種前仆後繼的精神，令人手軟！而最可怕的則是只要那人叫牠啄上一口，一見到血，其他的烏鴉便如捅翻的馬蜂窩一般，一齊飛撲過去！

過了一陣，已有幾個家丁被啄盲了眼睛，倒在地上慘呼，身上停滿了啄肉茹血的烏鴉！

風越野越鬥越驚，叫道：「爹，咱們也退回去吧！」可是他雖扯開喉嚨，但聲音被烏鴉聲，及家丁的呼叫聲遮掩，風荻秋仍然瘋狂地揮舞着長劍，彷彿他與烏鴉有刻骨的深仇般！

地上慘叫滾打的家丁動作都逐漸慢下來，而新倒地的家丁却更多了，刹那間，大廳、暗廊，甚至廂房內，都有人死在烏鴉的嘴下！那情景既紛亂又詭異，連風越野也幾乎要瘋了，他心頭一亂，用力較猛，脚步一虛，不料踢着了地上的一個家丁，身形一滯，刀網露出一個破綻，一隻烏鴉如水銀瀉地般竄進來，在他上臂啄了一口。風越野左手一翻，抓住那隻烏鴉，右手寶刀仍然揮個不停，却萬料不到，他五指剛才合攏，那隻烏鴉已在他虎口上啄了一下！

這一來，鮮血立即濺了出來，滴落地上，風越野大怒，五指盡力一合，把那隻烏鴉抓斃，隨即把牠抛掉！這不但沒有阻嚇作用，而且血腥味引來更多的烏鴉！

風越野大驚失色，幸而他神智尚未全失，目光向旁一瞥，見暗廊上沒有人，立即揮刀急飛過去！

暗廊上不是沒人，只見那些人都已倒在地上，在烏鴉的嘴下作垂死的掙扎！

風越野此刻只能進不能退，只得邊揮刀，邊自那些垂死的家丁身上躍過，那些烏鴉見到地上的「美食」，對風越野的興趣大減，絕大多數都改變目的物，風越野稍喘一口氣一直衝至最後一間廂房門外。

那廂房附近已沒有人，也不見有烏鴉，廂房之外又是一座庭院，風越野累了一天一夜，實在不想再走，輕輕推開房門，走了進去，順手把門閂上！他倚在門後，大口六口地喘着氣，直至此刻才發覺自己的氣力已全部使盡！

過了半晌，風越野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如魚兒跳水一般，撲落地上，四肢盡展，外面的情況，他根本不想再去理會，只想好好地睡覺！

後背剛貼及地面，風越野的眼皮便沉重地低垂下來，好像有千斤重般。

「我很佩服你，這時候還睡得着！」房內突然响起一陣沙啞難聽的話音，似曾相識！風越野的睡意全消！他認得這話音在幾日之前，曾經聽過，換而言之，此刻發話的人，便是自稱普天下的烏鴉都是其兒子的「鴉神」！

「我已等你很久了！」

鴉神第二句話一落，風越野已坐了起來，脫口問道：「你等我作甚？我欠你什麽？」

「你忘記了？你欠我一次人情債！」

風越野一呆，沉吟道：「就是那次你派鄔接引帶我去找家父？」

「不錯！你是個聰明的孩子！」

「這種話少爺不想聽，我只想知道你來此的目的！」

「爽快！」鴉神說了這句話之後，便停了下來，久久都不再發音，若非他那對閃着綠光的眼睛，不時在黑暗中發亮，還

眞會讓人以爲他已悄然離開。

風越野把生命豁了出來，故意冷笑一陣。「想不到你枉自稱神，却連縮頭烏龜也不如！啊，嘿嘿，烏龜與烏鴉好像是親戚嘛！」

話音未落，「鴉神」已大笑起來，笑得極是難聽。「我來此的目的再簡單不過，便是我兒子替你做了一件事，你們風家便有義務餵養牠們！」

風越野怒道：「放屁！牠只不過帶路罷了，這樣便要取人生命？」

「大丈夫涓滴之恩，便須粉身圖報，你連這一點也不懂？」

「閣下不知這種手段太過卑汚麽？」

「比我更加卑汚的人不知有多少！」

鴉神忽然冷笑起來：「你們風家便很清高麽？」

「當然！」風越野傲然地道：「起碼比你們這些妖魔鬼怪清高得多！」

鴉神「嗤」地一聲笑了出來。「不必多廢話，我只想問你，你如何報答我的恩惠？」

風越野冷笑一聲：「你是指叫『鄔接引』帶路的事？嘿嘿，你殺了我風家多少個人，你知不知道？少爺未跟你算帳，你還敢索恩求報？」

「好！我不求你感恩，只跟你講條件！」鴉神聲音十分冰冷。「我若不叫我兒子回家，只怕你們還不知要死多少人！」

風越野咬一咬牙，沉聲道：「這個不用你担心，風家以後自會小心防範，倒是你該小心你那些寶貝兒子的生命！」

鴉神怪笑一聲，風越野忽覺一陣迎面腥風撲來，他吃了一驚，連忙挪開幾丈，只道鴉神對他發動攻擊，豈知定睛一望之後，幾乎魂飛魄散！

但見黑暗中一隻足有三尺多不足四尺的巨大烏鴉，立在門後，對着自己搧動着雙翅。

這便是「鴉神」？假若果眞如此，那麽牠的而且確是「烏鴉之神」了，也難怪牠說普天下的烏鴉都是他兒子！

「鴉神」巨大而黝黑的嘴巴一張，口吐人語：「你不担心家丁丫頭的生命，但不知你對你母親及呂南鳳的生命安全担不担心？」

風越野心神大震，怪叫一聲，呼道：「你把她們怎樣處置了？」

「現在她們還安全得很，受到嘉賓般的禮遇，但假如你不識相的話，她倆可都會變成『鴉神之姬』了！」

風越野跳了起來，叫道：「少爺跟你拚了！」他來不及拾起地上的寶刀，便一拳擊出！

鴉神雙脚一蹬，飛開幾尺，雙翅再一搧，刮起一陣腥風，風越野那理得這許多？蹤前幾步，再擊出一拳！

與此同時，鴉神發出一句極之奇怪的「話語」，這句話只有短短的幾個音節，但却似能產生莫大的威力般，風越野的身形便被定住，動不得分毫！

風越野口一張，只覺喉頭一痛，又說不出話來了，他雖然沒有一絲反抗之力，但雙眼所發出的怒火，足以熔化一塊鐵。

可惜鴉神是妖怪不是鐵！「風越野，你聽着，若想保住全家的生命……」

話未說畢，遠處忽然傳來一道鴉鳴，鴉神身子一抖，左翅一揮，窗櫺忽然自中裂開，碎木跌了一地。

「天亮了，算你命大，今晚老子再來找你！」鴉神冷冷地道：「給你一點厲害瞧瞧！」牠右翅也是一搧，風越野背後的那張梨木几子，又突然裂開。

風越野看不到，但只聽聲音也已知道，心頭不由怦怦亂跳，就在此刻，房內不知如何籠滿綠烟，鴉神在綠烟中，若隱若現，更覺妖異恐怖，風越野呻吟了一聲，雙眼一黑，竟然失去知覺。

奇怪，風越野雖然暈倒，但仍然挺立着，當綠烟散掉後，曙光自窗口射了進來，鴉神却不知在何時離開了。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風越野才悠悠醒來，當他一有了知覺，立即睜開雙眼，自地上跳了起來，由於窗櫺碎裂，陽光直接照在他身上，宵來的妖氣全消，房內沒有一人，自己是怎樣醒來的？

風越野無暇多思，走前拉開房門，只見暗廊上橫七豎八地倒着七八具屍體，都是體無完膚的家丁，還活着的人，除了他之外，似再無別人！

風越野呆呆地立在房門前，鼻端隱隱聞到一陣血腥味，他忽然瘋狂般大叫一聲：「爹！」接着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廳裏地上躺着不少人，風越野一眼便看到宇文虎，目光再掠過去，才找到父親，他急忙走前把風荻秋扶起，叫道：「爹，你快醒醒……」

他搖幌了一陣，風荻秋果然悠悠醒來，風越野大喜，問道：「爹你沒事吧？」

風荻秋雙眼直勾勾地望着蒼穹，半晌才道：「野兒，都把他們救醒過來吧！」

風越野先搖醒了宇文虎，宇文虎一醒來，便大聲道：「他奶奶的，好邪！」

「虎舅舅，你們怎會暈倒的？」

宇文虎身子猛地一震，心有餘悸地道：「咱們被那些鬼烏鴉迫得喘不過氣來，只道一定要命，那知道那些烏鴉聽見鴉啼聲，便飛走了，可是……」他說到這裏，又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風越野急忙問道：「虎舅舅，可是什麽？」

「可是咱們剛在高興，屋簷上忽然飛下一頭巨大的烏鴉……」宇文虎平日說話極是流暢，但此刻却有點吞吞吐吐，「他奶奶的！我從未見過這般大的烏鴉，不，是任何鳥兒！」

風越野吸了一口氣，沉聲道：「牠便是鴉神！」

「那鬼鴉雙翼一陣亂揚，咱們便都不醒人事了！」宇文虎續道：「幸好還能醒過來！」他忽然苦笑起來。

風荻秋忽然大聲叫道：「把所有的人都叫來。」

風越野與宇文虎有點摸不着頭腦，呆呆地望着他，風荻秋怒道：「你倆沒聽見麽？要不要我再說一遍。」

宇文虎嚥了一口水，問道：「莊主，叫他們過來作甚？」

風荻秋道：「我有話要宣佈，而且現在天已亮了，還不見他們出來，也該去查一查！」

說話間，地上的家丁也紛紛醒過來，宇文虎立即交待他們去把人找來！

那些丫頭及老弱家丁，昨晚雖然沒有受到烏鴉的襲擊，但聽到慘叫聲，看見烏鴉吃人的情景，嚇得三魂不見了六魄，一夜沒睡，把一對眼睛都熬紅了，既不敢睡，又不敢出來打探究竟，直至此刻見有人來招呼，才一齊自房內衝了出來，有的跪在地上向天膜拜，有的歡天喜地，有的則長長地吐氣，神態大異平日。

待到衆丫頭及家丁來至通往大廳的那道暗廊上時，心頭却怦怦亂跳起來，連忙把臉別開，風荻秋有意不讓家丁把屍體搬開。

衆人小心翼翼，繞過屍體，踏上廳堂，不料風荻秋又要他們站在廳院內。

廳院內黑壓壓地站滿了滿懷驚詫不安的人，人人均抬頭望着莊主風荻秋，風荻秋臉色木然，最後待所有的議論聲都靜了下來後，才轉頭望了偌大的風家莊一眼，這時候，大家都知道莊主必定有極重要的事宣佈，刹那間，心頭都提了起來。

風荻秋輕輕嘆了一聲，清一清喉嚨才道：「大家聽着，我決定解散風家，至於你們的安家費，我會在七日之內準備好，相信夠你們安排以後的生活……」

話未說畢，風越野已叫了起來：「爹，您說什麽？爲何要解散！」

風荻秋瞪了他一眼，續道：「這件事你們不必多問，好，就這樣，你們都去準備收拾自己的東西吧！」

一個胖子大聲叫道：「老爺，俺沒親沒故，不走啦！俺不怕！」

刹那間，很多人都表示願與風家共生死，風荻秋心頭激動，含淚道：「相信昨夜的事，大家都知道，留下來對大家根本沒有好處！」

另一個老家丁道：「老爺，也許是什麽鬼魅作怪，咱們不如請幾個道行高深的法師來解災吧！」

一呼百諾，風荻秋忽然大喝一聲：「靜！」他待衆人都安靜了之後才續道：「我主意已決，你們不必多言！就算請人來解災，也不宜停留……也許以後我會再召你們回來，唉，但這……」他這道長嘆的含意，人人均聽得出來，風荻秋對以後的情況實在絕望得很！

庭院內雖然站滿了人，但此際却沒有一絲聲音，風越野幾番要說話，都怕被父親責罵而忍了下來。良久，剛才那個胖漢忽然道：「既然如此，你們便在城內找個地方暫且住幾天吧！」

風荻秋臉色一沉，喝道：「關良，這裏是我作主，還是你！」

那胖子是風家的厨子關良。「老爺，你與主母對咱們都很好，咱們捨不得離開你們！別人俺不知道，不過俺決定不離開……起碼也得等老爺離開爲止！」

「爲什麽？」

「咱們都離開，誰來煮飯給老爺及少爺吃？」

風荻秋沉吟了一下，終於點頭。「好吧，我隨你們主意，不過三日後便都得搬離風家，你們到外面張羅去吧！」

× × ×

由於風家的下人們在城內賃房子，或到城隍廟、朋友家借宿，是以這消息很快便傳滿了衢州城了。一時間，人人均在討論這件事。當他們知道風荻秋解散家丁的原因是因爲受到一大羣烏鴉襲擊時，都十分驚訝，也因此說得太起勁了。

× × ×

風雲龍的「瘋」病，在天亮之後，便不藥而癒了，他知道了消息之後，幾番問風荻秋，風荻秋就是不答，連風越野也不敢多問。午飯比平常都開得早，風荻秋父子與宇文虎、風雲龍兩人剛吃了幾箸，一個家丁便沒精打采地走了進來稟報：「老爺，外面有人要找你！」

風荻秋怒道：「你難道不知道？我現在還有心情見客？」一頓又道：「如果是來打秋風的，叫帳房給打發他們！」

「老爺，他們不是來打秋風的！他們說一定要見見您，小的說老爺不在，他們還要硬闖進來呢，幸而那個和尚攔住他同伴！」

風越野一怔，問道：「他們一共有幾個人？」

「三個，一個是和尚，一個像是跑江湖的，還有一個瘦鬼，眼神好生厲害！」家丁忽然道：「啊，對啦，那瘦鬼說，跟老爺見過面！」

風荻秋訝然道：「可知他們姓名？」

話音未落，他已聽到一陣獵獵的衣袂聲，抬頭一望，只見三個漢子走進來，裝束正與家丁所述一樣，而那個瘦鬼赫然是今晨在屋脊上見到的那個會「飛」的人！

刹那間，風荻秋怔住了，宇文虎喝道：「你們是誰？竟敢胡亂闖進來，難道風家是這般好欺的麽？」

那和尚合什道：「阿彌陀佛，施主們息怒，老衲等來此，絕無惡意！」

風荻秋見他年紀輕輕却自稱老衲，雖然有點詫異，但他彬彬有禮，法相莊嚴，雙眼開闔之間，隱見精光，不敢無禮，長身問道：「請問大師法號如何稱呼，貴友又是何方高人？」

和尚道：「老衲不拘，這位是軒轅子，這一位諸位料比較熟悉，他便是『半劍震中州』的傅雨生傅施主！」

除風荻秋對不拘大師及軒轅子的名頭略有所聞之外，其他三人雖不知道，可是傅雨生三個字，却是响噹噹的，當年甫出江湖，即如一顆流星曳過夜空，燦爛奪目，學過幾年武的人，可說沒人不知！

當下衆人都一齊長身而起，高聲道：「歡迎傅大俠大駕光臨！」

奇怪的是今晨的傅雨生氣勢咄咄迫人，此刻反而有點靦覥。「諸位請吃飯……請坐！」

風荻秋道：「三位還未吃午飯吧，都請坐下吧，野兒，快叫關良備酒席！」

那家丁道：「小的去！」

風荻秋道：「不！野兒你去，順便叫他準備一點素食！」

不拘大師道：「阿彌陀佛，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老衲不避葷腥，施主無須另作準備！」

風荻秋心知異人必有異行，也不太奇怪，只淡淡地道：「如此最佳！嗯，請問大師與兩位大俠蓮駕光臨，有何賜教？」

「不敢。」不拘大師瞥了軒轅子及傅

雨生一眼。「老衲等聽見城內蒼生都在議論府上鬧烏鴉的事，聽說害了好幾條人命，心裏覺得奇怪，未知傳聞是否眞實，是以特來問個仔細！」

風荻秋長長一嘆，道：「唉，此事說來眞是一言難盡……」

傅雨生問道：「那些烏鴉是在傅某今晨來時之前，還是之後才來作祟？」

風越野剛好回來，聞言即應道：「大俠去後，牠們便來了！好生妖異！」

「你且把經過說來聽聽！」

風越野於是由自己外出歸家說起，一直說至今晨爲止，不拘大師三人凝神細聽，神態十分認眞。

疑雲難釋

風越野說畢之後，宇文虎補充了幾句，傅雨生抬頭問道：「風莊主，你好像已先此而見過鴉神？」

風荻秋緩緩地點點頭。「那天我與犬子離開，魂魄似在九天雲霄之外，也不知該去何處，只覺得體內空空蕩蕩，漫無目的地走着……」

× × ×

郊外的陽光似乎比較猛烈，風荻秋呆呆地走着，汗珠自額頭爆出，滾落臉頰，再沿脖子淌下，濕透了衣服，風荻秋好像失去了知覺，望着前方走着……

太陽自東邊昇起，又自西邊墮下，天色逐漸黑了，風荻秋忘記飢渴，忘記了疲勞，仍然不停地走動着。不過雖然不停，但速度却頗慢，正應了一句，行屍走肉。

冷月天邊掛，大地染銀光，風荻秋終於累得走不動了，就這樣倒在路旁，昏昏迷迷地睡着了，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忽被一道尖銳難聽的鴉叫聲驚醒！

風荻秋睜開那對佈滿紅絲的眼睛，便看到樹上立着一團黑影，黑影極是龐大，不似烏兒。現在對他來說，已沒什麽畏懼，是以他雙眼一睜，隨即又閉上。

忽然樹上傳來一個聲音：「風荻秋，你給我醒來！」聲音甚是難聽，單憑聲音，實令人難以想像說話之人的容貌。

風荻秋好像失去魂魄般，默默地躺在地上，那聲音又在他耳邊响起：「你知道章慧文是誰殺死的麽？」

這句話似有莫大的魔力般，風荻秋呻吟了一聲，霍地坐了起來，嘶聲叫道：「快說！是誰殺死慧文的？」話說出口之後，他才知道原來自己的喉嚨已乾得冒烟，幾乎發不出聲來。

「其實你也該猜到幾分！」

風荻秋身子一抖，喃喃地道：「不錯，我是猜到幾分了！」

「那就好……」

那聲音再响起後，風荻秋才發現聲音發自樹上那團黑影！這黑影若是人又太小，若是鳥又太大，風荻秋忍不住問道：「閣下是誰？怎地知道在下的姓名，又知道在下的私事？」

「我是神，有什麽是我不知道的？」

「你是什麽神？」

「鴉神？你聽見沒有？普天下的烏鴉都是我的兒子！」

「鴉神？」風荻秋微微一怔，隨即哈哈大笑起來。「你以爲我風荻秋是什麽人？別再裝神扮鬼了，快給我滾下來！」

樹上那團黑影果然「滾」下來，冷月下看得分明，那是一頭巨大無朋的烏鴉！

風荻秋年紀已不小，可是却從未見過這般大的烏鴉！

「我便是鴉神！」烏鴉張開嘴巴，口吐人言。

風荻秋大吃一驚，只覺一股寒氣自脚踵升起，直至頭頂！半晌，他才定下神來，問道：「閣下……你要幹什麽？」

鴉神道：「由現在開始，你會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不過這也不是沒有辦法解救，只說你遠遠搬走，一切便會無事！」

風荻秋又是一怔，怒道：「我爲什麽要搬走？」

「不搬走也行！不但你受苦，你家人也要因你而受盡痛苦！」

「放屁！風荻秋才不相信這些！」風荻秋突然自地上躍了起來，伸手去抽劍，劍尚未出鞘，只見烏鴉雙翅一搧，風荻秋大叫一聲，忽然暈倒於地！

× × ×

風荻秋再醒來時已在家內。「唉，那怪鳥居然能口吐人言，眞是聞未所聞！」

傅雨生轉頭望了軒轅子一眼，問道：「你房內的確沒有地道密室？」

風荻秋道：「風某何必騙你們？」

「你懷疑殺死章慧文的是你夫人？」

風荻秋道：「慧文與人無爭，生性平易，絕不會得罪人！」言下之意，除了一個宇文麗珠之外，便不可能有仇家。

「尊夫人是醋娘子？」

風荻秋道：「有那個女人不是？」

「她一早就已知道你在外面有一位女人？」

「不錯！」風荻秋吸了一口氣，目光閃過一絲痛苦之色，「慧文的地址，只有僕人長壽一人知道……而拙荊又借錢予長壽的兒子，因此拙荊很可能一早便知道了慧文的下落……」

軒轅子輕咳一聲：「區區對兇手是誰，不感興趣，只想知道天下間是不是眞有烏鴉之神這碼子事！」

風荻秋有點不悅，問道：「大俠準備如何知道？」

「這還用問嗎？當然是指有眞正的證據！」

「我父子親眼目擊，不知算不算是眞正的證據？」風荻秋言畢仰頭狂笑。

軒轅子悶哼一聲，說道：「這可不一定！」

風荻秋好像被塞了一嘴巴臭泥，登時笑不出來，半晌才道：「大俠這是什麽意思？」

「意思很清楚，區區信不過你們的眼睛！」軒轅子冷冷地道：「你別瞪眼，區區的眼力比你們可要銳利幾倍！」

宇文虎心頭有氣，忍不住道：「如此說來，閣下的眼力比在下豈非要銳利上十倍！」

「有此可能！」

宇文虎的臉色大變，風荻秋忙斥道：「軒轅前輩是武林中有數的高手，不可無禮！」

言畢家丁們已把酒菜重新擺了上來，

風荻秋肅客入座：「三位請上坐！」

衆人入座之後，寒暄了幾句，便不再客氣，紛紛舉箸。飯後，傅雨生道：「風莊主若不反對的，咱們想到莊內各處走一走！」

「此乃在下之榮耀，何有反對之理？」風荻秋推席道：「待風某帶大俠去！」

「莊主料另有要事要辦，還是請令郎作嚮導較佳！」

風荻秋略一沉吟，不再反對，風越野則欣然受命！傅雨生是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與偶像，他的一切，平日只能在別人的口中知道一鱗半爪，現在則不同了，緣份使他們有機會接觸，他可以仔細觀察他的言行，他的風度，他的動作，因此，風越野與他並肩而行，不斷側着頭望向傅雨生，心中有很多話要問，却不知該如何開口。

傅雨生輕聲問道：「令尊與令堂的感情向來如何？」

風越野頗覺尷尬，却又不得不答。「一般……家父與章阿姨的感情則不錯！」

「你們風家可有什麽仇家？」

風越野搖搖頭。「家父平日對人頗佳，不信大俠可去問一問，而咱們與武林人物又少有來往……」

傅雨生截口問：「令堂外家呢？」

風越野不由猶疑起來，期期艾艾地道：「這個便難說得很了！」

傅雨生再問：「令堂失踪之後，你可有派人去宇文家報訊？」

風越野臉上發熱，囁嚅地道：「尚未有……不過小可認爲派人去報訊，一來作用不大，二來反令婆婆及外祖父担憂！」

軒轅子在後面插腔道：「帶咱們去令堂寢室看看！」

「是！」風越野脚步一拐走向內堂。

衆人來到風荻秋的寢室，風越野又把當日在此發生的事，仔細說了一次。軒轅子立即檢驗室內的傢俱椅桌，一切完整無缺，亦沒有被人做過手脚，那張碎裂了的梨木几子及窗櫺已收拾乾淨。

不拘大師舉頭望着橫樑，喃喃地道：「老衲雖然遁身空門，但對鬼神妖魔之說，素來不信……」

傅雨生道：「大師認爲這是什麽道理？噴綠烟，指揮烏鴉殺人，這些都尚可理解，烏鴉口吐人言……」

軒轅子忙道：「你莫忘記上次咱們在觀海樓，親眼目擊狐狸也能口吐人言之事，結果如何？」

傅雨生再問：「翅膀一搧，几子與窗櫺便裂開又如何解釋？還有，風荻秋是如何回家的？宇文麗珠又怎會突然失踪？」

軒轅子冷哼一聲：「區區若知道，便不用來此調查！風越野，地下你可有檢查過？」

「上次晚輩也有此意，叫人來探查，不料因家父突然回來而作罷！」

「那麽現在繼續查，你去拿幾件硬物來……」

不拘大師截口道：「就借風施主身上的刀劍一用便可以了！」

風越野忙恭敬地送上刀劍，同時離開到自己的房間，再取來一對短刀，四人便開始在房內搜索起來，先把耳朵貼在地上，再用兵器之柄在地上敲動，這樣便可以知道下面是實地還是空洞的！

風荻秋的寢室很大，四人足足花了將近一個時辰，才把每一寸地方敲遍，可是下面都是實心地。

軒轅子甚是固執，道：「若非有地道，那個所謂『鴉神』怎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出入？」

風越野道：「但咱們已經查過了，下面根本沒有地道……」

軒轅子瞪他一眼，道：「你怎知道？也許地道深入地下一丈以上哩，這樣咱們便聽不出了！」

「但家父已清楚地說過，這房沒有地道！」

軒轅子精神一振，叫道：「這房沒有地道，難保隣房沒有！快請令尊來此！」

風越野不敢違命，快步而去，不久便與父親回來。「三位有何見教？」

「不敢！」軒轅子道：「這間寢室你說沒有地道，那麽其他房間又如何？」

風荻秋眉頭一皺，道：「先嚴臨終時可沒交代，晚輩住了數十年也不覺！」

「這座莊院是令尊建下的？」

「主要的是先祖生前建下的，後來晚輩擴建過，也再修葺過！」風荻秋道：「而內堂則是先祖在生時建造的！」

「令尊仙逝時，莊主年紀有多大？」

「十七歲。」風荻秋道：「先父是患急病過世的，唉，一切都來不及交代！」

傅雨生插腔問道：「所患是何病？」

風荻秋期期艾艾地道：「當時在下年紀還小，不知道！」

「令堂事後沒告訴你？」

風荻秋搖搖頭。軒轅子道：「那麽咱們便分頭把左右那間寢室檢驗一下了！」

到了黃昏，那兩間寢室也仔細查過，亦沒有地道及密室之設，傅雨生苦笑道：「莫非這次咱們碰到的是眞的？」

「胡說！老衲就是不信！上次老衲便的而且確有點相信，但結果證明是三不居士攪的鬼！這次不知是誰在裝神扮鬼！」

傅雨生道：「裝神扮鬼也有目的，他目的何在？」

「目的當然有啦，不過咱們不知道罷了！」

軒轅子雙眉一皺，道：「現在連區區也有點糊塗啦！若果鴉神另有目的，現在他手上已有了兩個人質，爲何尚不拿出來威脅風家？」

風荻秋冷冷地道：「那賤人的生死，風某才不放在心上！」

風越野心如刀割，叫道：「爹！娘到底跟了你二十年……而且表妹也落在他手中！」

風荻秋呆呆地道：「她若不殺死慧文，我什麽條件都會考慮，但現在……我若不念舊，早就把她休了！」

軒轅子冷哼一聲：「你莫說得這般响亮！叫男人三妻四妾易如反掌，要男人休妻另娶，可不是人人有此勇氣，所以很多男人情願偷偷摸摸！」

不拘一怔，問道：「男人鐵石心腸，有云：『妻子如衣服』，休妻要有勇氣，實乃第一次聽見！」

軒轅子正色道：「那得看人，若是潑皮之類，莫說休妻，連賣妻也幹，但腹中

有點墨汁的人，便怕會担上薄倖的惡名了！有些男人怕被人罵薄倖、負心郎，猶如女人怕被人譏笑水性楊花！莊主認爲區區這番話，可有些道理？」

風荻秋身子猛震，半晌都作聲不得，不拘大師、傅雨生與風越野都自他神態上瞧出幾分，對軒轅子不由暗生佩服。

風荻秋輕咳一聲，道：「三位請到前廳用膳！」

衆人魚貫而出，西天已掛了一大片彩霞，像火燒一樣。

又是炊烟四起的時分，庭院中的大樹又盤旋着歸飛的宿鳥，風家的人，都緊張地望着蒼穹及樹上，希望找不到烏鴉！

烏鴉還未出現，家丁們的心頭仍未放下，但不拘等三人則毫無担憂害怕之色。五人來至中院的花廳，此處面對一座花圃，環境幽美，花香撲鼻，令人食慾大振。

這頓飯，除了風荻秋父子之外，尚有宇文虎與風雲龍。酒菜送上來了，由於時間比較充裕，因此無論是酒或菜，都比中午那一頓好得多，也豐富得多！

風荻秋親自爲衆人斟了酒，舉杯邀飲，衆人寒暄兩句，將杯就唇，就在此刻，屋簷上忽然傳來「呱」的一聲鴉叫！

風雲龍心有餘悸，手一顫，酒杯跌落地上，脫口呼道：「又來了！」

傅雨生把酒杯放下，也不見他如何作勢，身子已如麻鷹般飛將起來，半空一個轉折，足不沾地，便落在屋瓦上！

這一手輕功，足以驚世駭俗，不過風雲龍等因心頭驚恐，竟忘了叫好！

傅雨生立足屋瓦，便見到屋脊上立着一隻烏鴉，體態健壯，比尋常的都要大，但並不太奇怪，奇怪的是烏鴉側着頭望着傅雨生，一副戒備的神態，生似知道來人不好相與般！

傅雨生雙脚微一用力，向前飛去，烏鴉仍然如穿盔甲的武士般挺立着。傅雨生身子突然一拐，改向烏鴉撲去，人未到，雙掌已出，掌風把周圍一丈籠罩住。

那烏鴉知道危險，振翅飛起，傅雨生再加一成眞力，同時已來至跟前，左手驀地探出，化掌爲爪，望烏鴉抓去！

這一招，他自忖萬無一失，但却料不到，當他左手化掌爲爪時，罡風稍弱，壓力聚減，反被烏鴉歛翅沉身，自空洞處飛掉！

傅雨生大喝一聲，一個風車大轉身，右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拍出！

這一掌他用了八成眞力，放眼武林，能接得下的，寥若晨星，何況是一隻小小的鳥兒，掌風一過，烏鴉如隕石般墮在庭院中！

傅雨生躍下，把烏鴉檢起，只見牠骨頭寸碎，胸腹間全是鮮血，便把之隨手一拋，臉上頗有沮喪之色，以他之能，斷無不能活擒之理！

風荻秋却鼓掌道：「傅大俠武功蓋世，眞是名不虛傳也！」

傅雨生苦笑一聲，淡淡地道：「由此可以證明，牠只是比平常大一點而已，依然是烏鴉，並非妖精！」

風越野道：「牠不是鴉神，也許牠連鴉神的兒子也不是……」

風荻秋瞪了兒子一眼，舉杯道：「別爲一隻烏鴉，敗了咱們的興，來，來，風某先敬三位一杯！」

話音甫落，屋頂上又傳來一道鴉叫，這次聲音比上次還响亮！

傅雨生放下酒杯，軒轅子道：「鴉子鴉孫要牠來作甚？要捉便得捉大的！」

傅雨生只得重新抓起杯子，轉頭一望，西天的紅霞已經轉黯。

風荻秋臉色一變，心頭驚恐，却沉聲喝道：「雲龍，你怎地如此失態？」吩咐丫環揩抹乾淨，這才吃喝起來，由於他們有心等待鴉神出現，是以慢慢吃慢慢喝，以其說是吃喝，倒不如說是在消磨時間。

風荻秋父子、宇文虎與風雲龍昨日一夜沒睡，加上担驚受怕，此刻都有點抵受不住。軒轅子那有看不出之理？便叫他們回房休息，可是四人都不肯長身，軒轅子心頭一動，改敎他們在隔隣客房休息，風荻秋他們這才告罪一聲，一齊退出。

傅雨生輕聲道：「這風荻秋不像是條漢子，會不會他故意弄出什麽玄虛來？」

軒轅子道：「這可是你看錯了，此人雖然比較優柔寡斷一點，但却是性情中人，用情很深，而胆量勇氣却嫌不足，所以區區才會對他說出那番話來！這樣的人，有事時只會自怨自艾，叫他殺人却無此勇氣，尤其與他有關係的人怎下得了手？」

不拘大師道：「不錯，老衲看他對他的情人，情意極是眞摯！」

傅雨生道：「宇文麗珠名頭不弱，江湖上傳言伊頗有乃父之風，照理風荻秋不該移情別戀……」

軒轅子搖搖頭，道：「天下間的事若是這般簡單，又豈有煩惱哉？爲何說相處容易同住難？早年兩人相識，各爲對方外露的優點所吸引，對其缺點少作考慮，直至結合之後才猛然知道……這種事江湖上發生的還會少？是以學武的人靠媒妁之言成親的，仍大不乏人，他們的看法便是姻緣天註定！」

傅雨生點點頭。「蒼天偏愛作弄人，唉！」他想起自己愛妻被殺之事，不由嘆息起來。

軒轅子道：「還有一點，少年人所追求的，與成年後所追求的不一樣；兩個人的思想情趣在今日一樣，但十年後，二十年後也許會有極大的分野，你敎他們保持當日的情愛，也無可能！」

傅雨生又一聲長嘆。「總之怨偶相處極長，佳偶相處却短暫，這世間根本就是痛苦多過幸福！」

不拘大師見傅雨生想起往事，怕他舊患復發，連忙向軒轅子瞪了一眼，軒轅子素來最疼愛傅雨生，連忙住口。

當年「僧道俗三神」的不拘大師、乘雲道長和軒轅子，爲了收傅雨生爲徒，暗中展開了連番的爭奪，結果傅雨生並沒有成爲任何一神的徒弟，而「僧道俗三神」的很多絕藝都讓他學會。

「半劍震中州」傅雨生的名號絕非僥倖得來的，他有過目不忘的本領，任何複雜的招式，讓他看過幾次，便能無師自通，是以二十餘歲的他，便能擊敗武當掌門師弟雲玄子，而名震武林。

至於「僧道俗三神」更是功力通玄，難覓敵手。不過由於他們三個已很少在武

林中露面，即使露面也不留名，因此在年輕一代之中，他們的名頭反而不如傅雨生响！

當下三人默默喝着悶酒，一心等待鴉神出現，看看已是二更，鴉神尚未出現，前頭忽然傳來一陣人聲，不拘大師耳朵尖尖，道：「不用慌，是有人來拍門，料必不是鴉神！」

軒轅子不甘示弱，微笑道：「來人必有一個是女子。」

再過一忽，傅雨生也有所發覺了。「來者只一個！」

不拘大師目光一亮，問道：「自何聽出？」

「此刻來此處者，少說也有七八個人？這些人雙脚起落都甚是粗重凌亂，只有一個既輕且穩，此人就是訪客！」

軒轅子道：「只此亦不能證明來的就她一人！」

「這女子武功這般高，在一般情況下，料不會與一個武功低微，行動魯莽的男子爲伴！」

不拘大師與軒轅子目光都同時一亮，露出讚許之色，至此脚步聲已極是清楚，接着廳外便出現七八個家丁，背後跟着一個三十多歲的美婦！

這婦人臉目如畫，秀眉如山，雲鬢高挽，唇似塗丹，不但美麗，而且風姿綽約，有股難以形喻的魔力，讓人既想多看幾眼，目光又不敢在伊身上多作停留，生恐冒瀆她。傅雨生忖道：「這人是誰，怎地如此迷人？莫非她是章慧文的姐妹？」

那些家丁見風荻秋不在廳內，問道：「請問三位，風莊主是否已回房？」

軒轅子不答反問：「什麽事？」

那美婦忽然排衆而出，神態高傲，冷冷地道：「你們三個是誰？」

軒轅子哈哈一笑，又反問一句：「你又是誰？莫非是鴉神之姬？」

美婦臉現薄嗔，另有一番風韻。「你們胡說什麽？敢情是壽星吃砒霜——嫌命長了！」

軒轅子年青時是出名的狂人，聞言不由怒極反笑。「憑你有此本領麽？」

美婦粉臉一沉，喝道：「你們替我把他趕出去！」

那些家丁面面相覷，却不敢上前，軒轅子冷笑一聲：「原來你是風荻秋的另一個情婦！」

話音甫落，只聞香風送鼻，人影一花，那美婦人身法如電，一掌望軒轅子的臉上摑去！

軒轅子豈是易與之輩，不閃不避，右手鬼魅似的一翻，五指如鈎，已抓住美婦的手腕，略一用力，美婦右半身酥麻酸軟，全身的氣力，消失了大半，可是她幾時吃過這種啞巴虧？嬌軀微微一擰，左掌風車似的，印向軒轅子的胸膛！

軒轅子冷笑一聲，左袖一捲，袖角在在她腕脈上一彈，美婦的手背立即垂下。

軒轅子右手再加了一成眞力，美婦人額角汗珠爆出，却咬牙不吭一聲，軒轅子喝道：「你到底說不說！」

「請放手！」背後傳來一道焦急的聲音，軒轅子聞聲轉頭望去，便見到了風荻秋！

軒轅子輕咳一聲，手臂一拂，美婦跌跌撞撞退了好幾步才立定，她一立定又生歹念，手臂一揚兩口飛刀望軒轅子射去！

「二姨！」背後傳來風越野驚叫聲。

美婦人眼圈兒一紅，怒道：「哼，你們父子都是這樣涼血又沒良心的人……」

話未說畢，忽見那兩口飛刀，撞飛過來，登時大吃一驚，連忙斜飛幾步，只聞「篤篤」兩聲，那兩柄飛刀射在柱上，幾乎沒柄，不由花容失色。

軒轅子冷冷地道：「原來你是宇文寶珠！」

美婦粉臉一沉。「我是宇文寶珠又如何？姐夫你怎不替我出一口氣？」她說這兩句話時，臉上竟然有小姑娘的嬌態。

也就在此刻，風荻秋才發現她鬢邊插着一朵白花，不由失聲道：「二妹，你給誰戴孝？」

宇文寶珠臉色微微一酸，道：「鳳丫頭她爹死了，我是來報訊的，姐姐呢？」

「什麽？威弟是怎……怎樣死的？」

「還不知道！總之是被人殺死的！」

宇文寶珠咬牙瞪眼，神態甚是激動！

風荻秋吸了一口氣，問道：「這是多久前的事？」

宇文寶珠垂淚道：「鳳兒剛離開家，威哥便……姐夫，威哥死得好慘，你得替我參詳一下，到底兇手是誰……」

軒轅子插腔道：「尊夫死狀如何？」

「雙眼圓睜，臉上肌肉綳得緊緊，嘴角掛着青色汁液，身上却沒傷跡……」

風荻秋驚訝道：「這是什麽病？」

宇文寶珠低着頭道：「大夫說威哥是驚恐過度，胆囊破裂……」

風越野「啊」地一聲驚呼起來，需知呂星威武功比風荻秋還高一籌，若說他會因驚嚇過度，致胆囊破裂而死，實令人難以置信。

軒轅子等三人也是眉頭深鎖。只有風荻秋喃喃地道：「莫非又是鴉神作祟？」

宇文寶珠抬頭問道：「姐夫，鴉神是誰？啊，對啦，姐姐跟鳳兒呢？」

風家父子都說不出話來，宇文寶珠更急，大聲叫道：「姐夫！你怎地不說話？難道她倆發生了什麽意外？」

風荻秋道：「她倆都失踪了！」

宇文寶珠跳了起來：「什麽？她倆在你家內又怎會失踪的？你快賠我一個女兒來！」

風荻秋苦笑道：「這個……咳咳，說來話長！」

風越野道：「二姨，鳳妹是在回家的半路失踪的！」

「怎會如此？你又怎會知道？」

風越野只得將母親及表妹失踪的經過簡述了一遍，宇文寶珠神情稍爲平靜，問道：「那個鴉神到底是誰？姐夫，莫非你最近招惹了什麽強敵？」

風荻秋再度苦笑。「鴉神是一隻巨大無比的烏鴉，牠根本不是人，是妖精！」

風越野接口道：「咱們根本沒人去招惹牠，是牠來招惹咱們的！」

「怎會如此？」宇文寶珠眉頭深鎖，

道：「姐夫何不找個道士來收拾牠？」

軒轅子道：「區區却不太相信這種事，待牠出現之後，管敎牠現出原形來！」

「姐夫，這數位英雄面生得緊，怎不替我介紹一下！」

風荻秋這才略略介紹了軒轅子三人的經歷，宇文寶珠向三人襝衽了一禮，道：「原來三位都是高人，恕晚輩剛才失禮了，等下若鴉神再出現，尚請三位施展無邊的法力，把其擒獲，則咱們不勝感激！」

傅雨生抱拳道：「不敢當！」

風越野道：「二姨，你遠來疲累，還是早點休息吧，待甥兒帶您到內面去！啊，對啦，二姨，你肚子餓不餓，甥兒去吩咐廚子準備些點心給您解飢！」

宇文寶珠臉上露出一絲笑意，輕聲道：「上次鳳兒回家對二姨說你油腔滑嘴的，果然沒有錯！好吧，二姨不想拂你的好意，就准你去吩咐廚子弄點點心吧！」

風越野紅着臉離開，宇文寶珠轉頭道：「姐夫，客房仍在原日那裏吧！」

風荻秋抓抓頭皮，道：「近日家內不太安穩，你還是住在內堂吧，反正地方多的是！」轉頭對軒轅子道：「三位請恕失陪！」帶着宇文寶珠走了進去。

軒轅子雙眼一直瞪着他倆的後背，直至消失爲止，傅雨生道：「這位娘子好生潑辣，料她姐姐也是如此，難怪風荻秋難以忍受！」

軒轅子喃喃地道：「無論是緣還是孽，都是前生所定，凡人有幾個可以擺脫命運之神的安排！」

「阿彌陀佛！」不拘大師倏地喧了一聲佛號。「酸丁，你又發什麽謬論？」

話音剛落，遠處忽然傳來一道尖叫聲，軒轅子那裏還有心與不拘大師理論，當下雙脚一頓，身子如離弦之箭，射了出去，口中喝道：「快跟區區來！」

不拘大師那用他提醒，只差半步，緊跟在軒轅子之後，飛了出去。三人脚尖在地上一點，一齊飛起，落在屋瓦上，軒轅子耳朵靈敏之至，剛才那道尖銳的叫聲，雖然短促，但他已清楚聽出，那是發自前堂大廳後的廂房附近！

三人到得那裏，便聽到一個呻吟聲，發自左首第三間廂房，軒轅子尚未拿定主意，傅雨生已經自後衝前，一脚把房門踢開。

只見房內一片綠幽幽光芒，如流螢一般，在半空載沉載浮地飄動着。床帳低垂，呻吟聲發自裏面。傅雨生遙發一掌，一股罡風過處，床帳疾捲起來，幾隻烏鴉逆風飛了出來。

軒轅子雙肩一聳，越過傅雨生，來至床前。床上躺着一個老婦，渾身上下赤條條的一絲不掛，床架內盤旋着十多隻烏鴉，還有幾隻不知死活的，仍然停留在老婦身上，不斷低頭啄食老婦的血肉！

老婦雙眼不斷閃動着，流露出驚悸絕望之至的神色，乾癟的裸體，幾沒一處完膚，摺叠的肌肉掛着一道道的血絲，詭異恐怖絕倫！

軒轅子隔空以先天炁氣遙解老婦身上的穴道：「你能動麽？」

老婦無助的眼神瞪着軒轅子，既不點頭，也不搖頭。軒轅子左袖一捲，纒着老婦的腰腹，一用力，老婦的身子便飛了出去。「和尚接住！」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不拘大師雙袖齊出，把老婦身上的力量化掉，老婦便輕輕跌落地上。她身上的烏鴉則振翅飛起！

傅雨生雙掌連出，連斃數頭烏鴉，而軒轅子則用袖管攔住烏鴉，那烏鴉在帳裏衝不出去，被軒轅子的內家炁氣，迫在一角，終於被捉住。

軒轅子亮了火摺子，仔細觀察手中之烏鴉，只見牠除了體態比平常的較大之外，神態也頗兇惡，雙眼露出邪惡之色，黝黑的長喙，不斷啄着軒轅子的手，只是軒轅子手上佈滿眞力，不但絲毫不損，反把烏鴉震傷了。

「這烏鴉有點異常，也許來自外地！」軒轅子轉過身來，只見不拘大師正在檢驗老婦，不由問道：「和尚，這老婦被制住那一個穴道？」

不拘大師嘆了一口氣，道：「老衲看不出來！」

「既然如此，不如點了她的暈穴，免得她多受痛苦！」傅雨生道：「這些烏鴉怎會飛進這房子？」

軒轅子頭一抬，這才發現房內窻子却關得死死的，而房門剛才也是關上的！這個問題的確奇怪，可是他還來不及細思，內堂又傳來一陣吵雜的人聲！

三人不假思索，立即又往內堂飛去，剎那間，只見內堂燈火通明，家丁們一片慌亂，人人均提着武器，傅雨生喝道：「什麽事？」

一個家丁道：「那鴉神又來了！」

軒轅子急問：「在那裏？」

家丁齊指着裏面，軒轅子「呼」地一聲，縱身投了進來。「風荻秋！」

只見風越野自一間房內跑了出來，叫道：「大俠，那鴉神又來了，把二姨抱去了！」

「牠去了那裏？」

風越野回身向房內一指，只見窻子洞開着：「家父追出去了！」

軒轅子身子斜飛，射出窻外。立足之處是座小小的花圃，花圃長而狹，中間鋪着一道碎石子路，却不見有人在附近。他雙脚一頓，躍起空中，放眼望去，四處不見人烟！

當他身子升高，接近大樹時，樹上忽然「嘩」地一聲，飛起無數的烏鴉！軒轅子雖然功力通玄，但猝不及防，也猛吃了一驚，身子一沉落地，只見不拘大師與傅雨生也立在那裏。

「找到沒有？」不拘忍不住問了聲。

軒轅子氣納丹田，放聲叫道：「風荻秋！你在那裏？」他連呼三遍，一遍比一遍響亮，但始終沒聽到風荻秋的回音。

不拘大師喃喃地道：「奇怪！莫非風施主已有不測？」

傅雨生忙叫道：「風公子，快叫人搜一搜！」

盤旋在夜空中的烏鴉，仍然吱吱喳喳地叫個不停，烏鳴聲中，夾雜着一個難聽之至的笑聲。傅雨生道：「兩位前輩聽到沒有？」

軒轅子長嘯一聲，射窻而入，叫道：

「是在風荻秋的房內！」

風荻秋的房內沒有一個生物，似乎沒人來過，軒轅子不由怔住了，一怔之下，他一個箭步衝前，拉開櫃門，又彎腰檢查床底，就是沒人！

此際外面已經開始展開搜索了，家丁們戰戰兢兢，在鴉叫聲的襯托下，氣氛更覺詭異。

忽然又傳來一道驚叫聲，一個家丁在花叢中找到一具屍體！屍體是風家的家丁，這可自那襲衣服上認出來。風越野聞聲而來，道：「把屍體反過來看看！」

風雲龍快步走前，把屍體翻了過來，赫然是胖子廚師關良！

風越野輕咦一聲，走前檢查身體，冷不防傅雨生比他還快，把關良的屍體提了起來，一把扯開衣衫，看了幾眼，道：「此人是被人點穴而死的！因爲身上沒有傷痕！」

風雲龍問道：「大俠敢肯定他一定是被人點穴而死的？也許是被嚇死的也說不定！」

傅雨生輕哼一聲：「此人臨死前臉色猶帶怒意，若是被嚇死的，又怎會有這種神色？」

風越野訝然道：「那麽兇手是誰？爲何關良臉色帶怒？」

傅雨生欲言又止，只聽背後傳來軒轅子的聲音：「關良一定認識兇手，所以臨被殺時，才會憤怒，而兇手很可能還在莊內！」

此言一出，衆皆嘩然，一時之間人心惶惶，你望我我望你，好像大禍臨頭般。

風雲龍道：「前輩憑什麽證明兇手還在本莊？莫非你看見他行兇？」

軒轅子道：「大家快再去附近找一找，看看尚有沒有其他屍體……」

風越野忙道：「找尋家父及二姨才是上策！」

軒轅子道：「兵分兩路，一路跟大師及小傅，在莊內各處搜查，另一些跟區區去！」他指一指風雲龍及宇文虎，再向風越野揮手，然後轉身而去。

風雲龍等三人默默跟着他，再度到風荻秋的寢室，風越野訝然問道：「前輩帶咱們來此作甚？」

軒轅子把門關上，又把房內的油燈照亮，這才慢條斯理地道：「區區不信有什麽烏鴉妖怪作祟，所以要來徹底搜查！」

風越野更加驚訝。「咱們不是已經查過了？」

「這次跟上次不一樣，上次查的是下面，今次要查上面！」

風雲龍突然咳嗽起來，咳了好幾聲才停止，接着推開窗子，向外吐了一口濃痰！濃痰吐掉後，又咳了起來，他雙手扶着窗台，狀甚辛苦。宇文虎問道：「龍兄，你身子有病？」

話未說畢，只見自外飛進一大羣烏鴉，烏鴉呱呱大叫，望房內的四個人撲去！

軒轅子輕嘯一聲，袖管一拂，已斃了好幾隻烏鴉，風雲龍的咳嗽被這麽一嚇，登時止住了，雙手抱頭，在房內亂竄！

軒轅子武功雖高，但那些烏鴉越來越多，眞有殺不勝殺之感，只一刻，房內已佈滿了血腥味！

軒轅子每一掌過處，都有幾隻烏鴉跌落地上，這裏烏鴉一落地便再也飛不動。

「風越野，快把窗子關上！」他雙袖揮舞，好像兩條灰色的蒼龍般，護着風越野的身子，慢慢向窗子移近。

風越野把窗子關上之後，軒轅子這才噓了一口氣，道：「大家都把這些烏鴉收拾幹掉！」

宇文虎與風越野雙雙抽出鋼刀，追殺空中的烏鴉，風雲龍也抽出長劍。幾個人費了頓飯工夫才把烏鴉全部消滅掉！

只見地上全是烏鴉的屍骸，四人沒有受傷，可是却被這一情景嚇呆了，風越野五內一翻，乾嘔起來。

軒轅子冷笑一聲：「大丈夫連壞人也敢殺，何況是吃人的烏鴉，嘔什麽？你們守住門窗，無論何種情況，都不能打開！」他走前摘下風越野腰上的刀鞘，雙脚一頓，躍起在橫樑。

三人同時抬頭向上望去，只見軒轅子用刀鞘輕輕敲着橫樑，只敲了幾下，他便笑了起來。「區區剛才便發現這管橫樑粗得出乎尋常，果然有古怪！」他雙脚踩在樑上，身子縮成一團，左掌在樑上輕輕一拍，忽如魚兒般滑前，速度極快。

「呼」的一聲，已來至一條柱子前，軒轅子雙手在樑上撫摸了一陣，只聞「得」一聲輕響，樑上忽然彈起一角，風越野叫道：「這是什麽？」

軒轅子道：「這樑子是中空的！你們都守在這裏，待區區去看看！記着不許一人進出！」話一落，軒轅子身子已縮入樑內，他內外功均臻化境，也不見他如何用力，吸一口氣，身子便在樑子中間前進。

只一忽，他估計已身離風荻秋的房間，但樑子的道路仍未止，是以繼續前進。終於來到盡頭，軒轅子雙手在黑暗中摸索起來。

由於樑子雖粗，但空間到底有限，因此轉動困難，費了好一陣仍找不到出口，直至他體內的眞氣逐漸轉濁，脚下的木板才突然向兩旁彈開！

這一着出人意料，軒轅子猝不及防，身子直跌下去！

幸而「地道」並不深，而軒轅子的反應也極快，一個轉身，雙脚着地。放眼一瞧，這是座地下室，牆上嵌着好幾夥鴿蛋般大小的夜明珠，發出慘綠色的光芒，四周都是以大青石砌成，石子與石之間的空隙，長着不少青苔，看情況這地下室久沒人打理，是以霉味直往鼻內鑽。

軒轅子抬頭向上望去，上面一片漆黑，但仍依稀辨出那是一道圓形的通道，他心念一轉，便自猜出這是柱子，而柱子的中間也是空心的！

至此他已明白，他是由橫樑跌落柱子，再由柱子滑落地下室，只是還不知道這地下室是在風家莊內，還是風家莊之外。

地下室並不大，軒轅子走至牆邊仔細觀望，只看了幾眼，便發覺那裏還有一道石門，石門半掩着，裏面露出燈光。

軒轅子提了一口眞氣，雙臂佈滿了眞氣，輕輕推開石門。石門之外又是一道甬道，甬道只有三尺餘寬，彎彎曲曲，不知通往何處。

軒轅子藝高人胆大，慢慢走進，走了幾步又有所發覺，原來甬道的左首那個房間，也都是以石砌成，石門半掩，軒轅子再度推開一道石門，只見裏面有一張石床，上面睡着一個中年婦女。

軒轅子見她動也不動，也不動問，便走前觀看。那婦人臉如冠玉，雙眼半閉，却有呼吸，那眉目與宇文寶珠有幾分相似，軒轅子心頭雪亮，忖道：「此婦女必是宇文麗珠無疑！」

他略一沉吟緩緩退出去，走到第二間石室，只見裏面又躺着一個女子，這女子眉目如畫，正在妙齡，他估計是呂南鳳，心頭略爲放心。「原來她們都還未死！」

倏地心頭一跳，一個念頭冒上心間：「如此着來，那個所謂『鴉神』必在此處了！好，區區正要找牠，這裏倒是個好地方！」

想到此，他緩緩轉過身去，目光一及，不由被嚇了一跳，只見石室外面站着一頭巨大無比的烏鴉，那烏鴉正側着頭，瞪着自己！

軒轅子輕吸一口氣，問道：「你便是鴉神？」

那烏鴉沒回答他，只見牠雙翅倏地一搧，兩股慘綠色的烟霧忽然向軒轅子飛去！軒轅子身子如皮球般向後倒飛，直飛至石床前才停住，同時發出罡風，把綠霧激散。

綠霧如一條蒼龍般向外捲去，視野漸清，只見那烏鴉隱約仍在，口吐人語地道：「我本來不想殺你，但你要自尋死路，只好如你之願了，只可惜要累了呂南鳳一條人命！」

軒轅子怒極反笑。「你有什麽本領儘管使出來，胡吹什麽？」身子倏地標前！

只見鴉神雙翅又是一搧，這次搧來的却是一股陰風，軒轅子遙擊一掌，不料石室之門忽然闔上，那道掌風擊在石門上，反撞過來，軒轅子沒有準備，五內一陣翻騰，連忙調勻呼吸。

只聽鴉神在外面說道：「現在你便知道我所說不虛！請勿亂發掌風，否則地道塌下，呂南鳳便要白白讓你害死了！我走了！」

軒轅子叫道：「喂，快開門！」走至牆邊雙手一推，這石室建造十分堅固，眞要破牆而出不是沒有辦法，只是石室不大，巨石亂飛之下，難免會傷及躺在床上的呂南鳳！

他回身走至床上，替呂南鳳推血過宮，但呂南鳳始終是雙眼半閉，不能動彈絲毫，而石床已是用一塊塊大石壘成的，沒有床脚，自然沒有床底可供躲藏，軒轅子吃起驚來，大叫道：「鴉神，你把呂南鳳抱出去，區區仍讓你關着，你看如何？」

他連叫三遍，都沒有一絲回音，這地方就好像是九幽地獄般，軒轅子心頭一沉，他自出道以來，從未遇到如此棘手的事，不但棘手，而且窩囊之至，空負一身本領，却因投鼠忌器而不敢使出來。

無聊中，軒轅子只得席地而坐，運功調息了一陣，始終記掛着鴉神，他肯定自己從未見過這般巨大的烏鴉，也未見過烏鴉能搧動綠烟的，但他始終認定牠不是妖怪！

利那間，又一個問題泛上心頭：「呂南鳳失踪已經不少天，她能一直不飲不食麽？現在她還有呼吸，證明她曾進食東西，既然能進食，她必有醒來的時候！」

想到這裏，他心頭稍爲安慰，唯有耐下性子重新調息，一來因爲室內空氣漸少，調息可以減少使用空氣，二來可以打發時間，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忽然隱隱覺得地面微微一震，立即跳了起來。

鴉神之謎

軒轅子自橫樑鑽進去後，風雲龍有點坐立不安地道：「野侄，咱們該怎辦？」

風越野道：「軒轅前輩武功通玄，天下少有敵手，他親自出馬，咱們還担心什麽？總之守在這裏就是！」

風雲龍道：「愚叔有點不舒服，想回家休息一下。」

風越野對他忽然生了一股厭惡之感，聞言立即冷哼一聲：「不行，又不是重傷大病！」

風雲龍臉色一變，道：「我好歹也是你堂叔……」

風越野說道：「正是如此，所以你更應該在此！難道你不知道風家就有滅門之禍？」

這幾句話說得詞正義嚴，風雲龍不敢再吭一聲，就在此刻，房門忽被人拍响，風越野忙問：「誰呀？」

外面傳來傅雨生的聲音：「請風公子開門，是傅某與不拘大師！」

雖然軒轅子交代不許開門，但來的是不拘與傅雨生，是以風越野想也不想，立即把門推開，外面不見有烏鴉，不拘與傅雨生閃了進來，風越野再把門關上。

傅雨生目光一瞥，不見軒轅子，不由輕咦一聲：「軒轅前輩不是叫你們跟着他麽？」

「不錯！但軒轅前輩發現那條橫樑是空心的，所以鑽了進去，看個究竟，却吩咐咱們守在這裏。」宇文虎搭腔道：「他已去了好一陣了，料將出來！」

傅雨生問道：「他到底進去多久？」

「一頓飯工夫有多了！」

傅雨生走至樑下，看了幾眼，轉頭道：「大師請在此主持大局，待晚輩進去看看！」

不拘道：「你與酸丁都得小心……小心半途有埋伏！」

傅雨生應了一聲，沿柱爬進橫樑，他的遭遇與軒轅子一樣，到了盡頭便伸手在黑暗中摸索起來，不過他摸了兩下便摸到一處略爲凸出的東西，接着木板彈開，身子便筆直跌下。他反應不及軒轅子快，是以雙脚落地時，用力稍重，發出「蓬」的一聲悶响，聲音在地下室內迴盪，連地上都似震動起來。

傅雨生吸了一口氣，慢慢向地道走去，張口叫道：「軒轅前輩！」

軒轅子突然聽到傅雨生的叫聲，心頭狂喜，忙道：「小傅，區區在石室之內，他快用掌破門！」

傅雨生循聲尋至，心頭奇怪，忍不住問道：「前輩被人困住麽？」

軒轅子道：「裏面還有人，別多問，等下再說！」

「好！請您準備！」傅雨生語畢便吸了一口氣，把眞力佈在雙臂之上，踏前半步，雙掌齊出，印在石門上！

這掌印出時，沒聲沒息，但雙掌一落在石門上，牆上石與石之間的灰土便撲簌簌地飛了下來。

傅雨生再印了一次，這次石門「一軟」，大石一塊塊分開，灰飛塵揚間，只見軒轅子在石室之內，雙袖揮舞，把石塊拋開，待得灰塵落定，他才看見石床上躺着一個女子，忍不住問道：「伊是誰？」

「料是風越野的表妹呂南鳳！」軒轅子見她還未醒來，便道：「剛才區區看見那個所謂鴉神，咱們找一找！」

傅雨生精神一振，問道：「他長得如何？」

「一頭巨大無比的烏鴉，足有三四尺高！」

「眞的如此？」傅雨生微微一怔，心中却也不害怕，兩人沿着甬道前進，甬道左首仍有石室，不過却不見有人。

到了盡處，那裏又有一間石室，面積比其他的大得多，一切應用之物均有，軒轅子心頭怦怦而跳，向傅雨生打了個手勢，兩人慢慢走進去。

傅雨生快步走前，只見櫃後立着一隻三四尺高的烏鴉，側着頭怒視，他猛吃一驚，立定主意，先下手爲強，右袖一拂，發出一股罡風，同時滑步後退。

奇怪的是罡風過處，那隻烏鴉如斷綫之箏般飛起，直撞至牆上，才滑落地上，按說這一撞，力量匪淺，但竟不見有絲毫的血水！

軒轅子早巳走了過來，見狀不由叫了起來：「這隻烏鴉是假的！」可是另一個問題又立即泛上心頭：「這隻烏鴉既然是假的，牠如何能搧翅，又能說話？」

心念動處，他走前抓起烏鴉，只覺入手甚輕，傅雨生也忙走過去，可是就在此刻，櫃門倏地打開，一道黑影快速無比地飛了出來，向外跑去！

傅雨生雖然背向着黑影，但風聲一响間，他巳有所發覺，雙脚一頓，身子在半空才淩空轉身，那黑影巳投身在甬道，傅雨生尖嘯一聲，也竄出甬道，目光一及，心頭怦怦亂跳起來。

只見前面有一個「人」在跑着，這「人」雖然有頭有軀和四肢，但只有三尺高，頭大如斗，四肢極短，那模樣十分可笑，跑動起來時，一搖一擺，不過速度還算快。

傅雨生一怔之下，見被對方拉開距離，忙吸氣射前，口中喝道：「你到底是人？還是妖怪！」

那「人」忽然桀桀狂笑起來，身子搖幌如故，向前急飛。傅雨生一步巳等於那「人」兩三步，是以幾個起落巳迫近對方，那「人」倏起轉過身來，傅雨生也忙收脚立定。

只見那「人」也有五官，頭雖大，五官却擠在一塊；嘴雖小，嘴唇却極厚。「你說我是不是妖怪？」、

這樣的「人」，傅雨生實在未曾見過，不由答不出來，忽聽背後傳來軒轅子的聲音：「你是人，不是妖怪！」

那「人」聽了這話，雙眼射出感激的光芒，嘴唇噏動，却說不出話來，傅雨生喃喃道：「這樣子的人，我未曾見過。」

軒轅子緩緩走前，道：「這叫做侏儒，是一種病，也有的是先天性的，有這種病的人很值得同情，不過……」

那人眉頭一軒，道：「不過如何？」

「有的人因此病而性情大變，好像閣下這樣，以殺人爲樂，不但不值得同情，而且可誅！」

那人臉色一變，咬牙道：「你可知道我爲何這樣做麽？」

「你是指驅鴉吃人吧？」傅雨生道：「我相信那些烏鴉都是你收養的？」

「嘿嘿，這個自然，如不是，怎敢說普天下的烏鴉，都是我的兒子？」鴉神神氣地道：「我可花了無數的心血，才把牠們訓練成功！」

軒轅子冷笑一聲：「你不敢見人，整天躲在深山大澤之內，不養些烏鴉，又有什麽事情可以打發日子？」

鴉神大怒。「你們名頭雖大，但我並不怕！」

「區區可不管你怕不怕，只想問你爲何在此建了一座地下室，而又與風家相通，又爲何要驅鴉殺人，到底爲了什麽？」

鴉神哈哈大笑起來。「這地下室是先祖建下的，就在風家莊內……」

傅雨生問道：「令祖是建屋工匠？」

「哼，風家本是我鄔家的產業，後來雖給風家霸佔了，但這座地下室相信連風荻秋也不知道！」

軒轅子與傅雨生巳有點明白，當下一齊問道：「風家是如何霸佔你們家的產業的？」

「先祖不諳武學，爲人又較怯懦，以前做的是布莊的生意，而風家則是布匹批發，以前雖在外地，但因爲生意上的來往，兩方便熟悉起來，有一年，家祖因生意突然轉惡，加上剛建了此莊，而店內又被一場怪火毀于一旦，沒法之下便向風家借錢……」

鴉神說至此，倏地吸了一口氣，這才繼續說下去。「風家借了一筆錢與我家，訂明若還不起的，便把此莊賣與他，換而言之，那筆錢是以此莊作抵押的！」

「這也合理！」軒轅子道：「不知那筆錢有多大？」

「哼，自然遠遠不足建築此莊的本錢！」鴉神雙眼射出怒火，「先祖借錢的目的是欲東山再起，不料一切籌備妥當，剛開張月餘又來了一場怪火……先祖不堪打擊一病不起，先父四處張羅無法再起，最後風家才來了，加送了一筆安家費，這座莊子便成爲其物業了！」

傅雨生道：「這有何不對？」

「後來先父才查出那兩場火是風家僱人放的，你說我該不該來報仇，若不是風家迫得咱們走投無路，我也不會變成這個怪樣子！」

軒轅子眉頭一揚，問道：「你身子變化與風家又有什麽關係？」

「那時因爲咱們尚欠了別人的債項，因此便搬到深山裏去住，後來先母懷孕時無意中吃了一種不知名的野菓，生下我便成了這個樣子了！」

「就算如此，你也不該殺他們家的丫頭，所謂寃有頭，債有主，何況你得了這種怪病，也不一定是因令堂吃了那枚不知名的菓子而引起的！」

鴉神斬釘截鐵地道：「當我出生之後，住在當地的人便問家父母是否吃過那種野菓，由此可以證明！」

傅雨生再度截口道：「就算是風家所累，但這是風荻秋祖父的事，與風荻秋也無關係，我且問你，當時風荻秋出生了沒有？」

鴉神想了一下，道：「他大我三歲……唔，他出世後才搬進此莊！」

「好，當時他大概只兩歲吧，稚子無知，上一代的是非恩怨，他不但分辨不出，而且也無力阻止，而且這件事若果眞的如你所說，你大可以正面跟風荻秋商量，假如他反對跟你商量，你才報復也尚未遲呀！」

鴉神臉色連變，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態，軒轅子溫聲問道：「你叫什麽名？」

鴉神胸膛一挺，傲然道：「我姓鄔，鴉神便是我的名字！」

「章慧文是你殺死的吧？」

鴉神雖不否認，但軒轅子巳知道自己沒有猜錯。「你殺死章慧文大概是爲了報復吧？但你爲何知道章慧文的地址？又在何時偷走了宇文麗珠的鳳釵，而行使嫁禍之計？」

鴉神嘿嘿笑道：「我要殺人便殺，誰說我要行使什麽嫁禍之計，那鳳釵根本不是我的……」

軒轅子經過這番交談，巳發現此人雖然滿腹仇恨，但智力却不高，是以立即問道：「那麽是誰給你的呢？」

「是……」鄔鴉神話至口邊又止住了。「我不告訴你！」

軒轅子再誘導他。「那麽你能告訴我們什麽事？」

鴉神身子一震。「你們來了……」他身子忽然震抖起來，「我可能娶不到老婆了，我恨……殺！」

話音一落，他身子標前，雙掌齊出，分擊軒轅子與傅雨生，由於他身矮，因此雖然是平拍，但只能及常人的下腹！

這兩掌事先既沒先兆，而且來得極快，掌風隱含陰森冰冷之氣，料是邪門武功，軒轅子自忖身份，不肯以兩敵一，飛身倒退，口中道：「小傅，小心毒掌！」

傅雨生巳一躍而起，越過鄔鴉神的頭頂，意欲堵住其退路！不料鴉神人雖矮，但練輕功却有先天性的優勢，只見他如燕子般竄起，左掌直擊，右手化掌爲爪，抓向傅雨生的足踝！

傅雨生見他勢子來得迅猛，微微一怔，不過他到底歷過風浪，臨危不亂，右脚尖在左脚面上一點，再拔高七尺！

不料鴉神依樣劃葫蘆，身子也拔了起來，原式不變，襲向傅雨生！

由於頭頂幾乎觸及地下石室之頂，不能再拔高閃避，傅雨生只得曲腰一彈，同時左掌斜發一掌，擊在石室之頂，石子借力斜飛而去！

鴉神招式落空之後，氣得哇哇大叫，仍緊迫不捨。傅雨生猛使「千斤墜」沉身落地，雙掌齊出，一招「天王托塔」，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擊向鴉神！

鴉神怪叫一聲，身子翻翻滾滾彈開，落地時還退了兩步，嘴角沁着血絲，傅雨生有點奇怪，忖道：「這一掌並未擊中，他怎會受傷？」

心念未了，鴉神巳冷笑一聲：「你莫得意，若不是我剛才中了他一掌，你巳敗在我手中了！」

傅雨生被他這句話激起久藏的傲氣，不由笑道：「如此傅某也不願佔你便宜了！你放心，如今我只用右手對付你，若果左手動你一根毫毛的，便算我輸！」話未說畢，身子巳飛前，右手一翻，巳把鴉神罩在掌風下！

鴉神身法十分靈活，雙脚一錯，巳滑開七尺，可是傅雨生動了眞怒，豈肯放走他？一個「移形換位」，巳攔在其身前，右掌眞力再加一成，以泰山壓頂之勢擊下，更添幾分氣勢！

鴉神咬一咬牙，忽然一彎腰，一頭撞向傅雨生的下陰！

這一着大出常規，傅雨生做夢也想不到，手忙脚亂之下，左掌幾乎拍出，幸而及時醒起，連忙使了一招「倒插楊柳」，上身向後急仰，兩脚彈起，「蓬蓬」兩聲，脚尖蹬在鴉神胸膛上，只見他如皮球般飛出，眼看即將撞在石牆，幸而軒轅子袖管一揚，發出一股柔和的罡風，把其退勢止住！

鴉神性子頗烈，雙脚踏實之後，又向傅雨生撲去，傅雨生嘆息道：「你不是我的敵手，還是投降吧！」

鴉神又怪叫了一聲，狂風暴雨般向傅雨生攻去，這一次他全不顧及自身的安全，緊纏不放，傅雨生不想殺他，出手有所顧忌，反而被迫得連連後退。

軒轅子眉頭一皺，說道：「小傅，速戰速決，外面也許還有什麽事要咱們去料理。」

傅雨生急吸一口氣，猛發一掌，這一掌用上八成眞力，罡風在石室內打旋，呼呼作响，聲勢嚇人。

鴉神只覺身上壓力驟加，五內氣血翻騰，忍不住退了幾步，傅雨生一掌扳回形勢，立卽再發兩掌，鴉神一退再退！

傅雨生倏地大喝一聲，如平地响起一個焦雷，鴉神手脚不由一慢，傅雨生一脚掃出，鴉神不及細思，跳高避過，不料傅雨生的食指早巳等着他，往其麻穴戳去。

「咕咚」一聲，鴉神被戳個正着，跌倒地上。

傅雨生吐了一口氣，問道：「那隻大烏鴉是什麽東西做的。」

「用羽毛編織而成，裏面塞了一把稻草，估計使用時，鴉神便把稻草拿了出來，自己再鑽了入去，由於他身裁矮小，人在裏面，行動倒也不會太不方便。」

傅雨生道：「這件事終於眞相大白，拆穿了原來這般簡單，眞有點洩氣！」

軒轅子微微一笑，道：「咱們再搜一搜，也許宇文寶珠跟風荻秋也在裏面。」

兩人在裏面搜了一陣，就是找不到風荻秋與宇文寶珠，兩人把宇文麗珠及呂南鳳搬了出來，傅雨生目光一及，大吃一驚，只見鴉神臉上五官扭在一起，形成一幅十分恐怖的畫面，他走前伸手一探，原來他巳斷氣！

「奇怪！他脈穴被制，怎能運功自震經脈？」

軒轅子想了一下，說道：「此人身體與衆不同，也許你剛才戮不中他的脈穴，而他自己又自知不敵，所以假裝受制，然後……」

他推想得頭頭是道，但說至此，忽然停止，傅雨生十分奇怪。「前輩又想到什麽？」

「他爲何要自殺呢？剛才咱們進去裏面搜查的時候，他大可以趁機逃走！須知螻蟻尚且偷生，何況是人……咦！小傅……你還記得麽，剛才他說咱們若不來，他便可以娶老婆了，他要娶的老婆到底是誰呢？」

傅雨生的目光不由落在宇文麗珠及呂南鳳身上！軒轅子搖搖頭，道：「你記得麽？還有一位鴉神之姬，區區覺得這件事的主謀是她，不是鴉神，鴉神只是一個傀儡！」

傅雨生點了點頭，道：「不錯，此人智力不高，不可能計劃得這般周詳，但是鴉神之姬在那裏呢？還有，這兩人一直不醒，一定是被藥物所制，長此下去，必死無疑……」

「這個問題在找到鴉神之姬後，也許便可以得到解決！」軒轅子道：「區區認爲她一定還在附近。」

傅雨生心頭一跳，道：「這裏不可能再有第二個出口！」

軒轅子道：「再找一找！」

傅雨生道：「晚輩出去吩咐風越野，叫他派人進來協助。」

誰是主謀人

風荻秋突然「清醒」過來，周圍光綫暗淡，悶熱得很，奇怪的是自己竟然睡在床上，而且身上還蓋着一張薄被，他霍地坐了起來，身上的薄被滑下，他發覺自己竟是身無寸縷，目光一及，風荻秋又吃了一驚，原來床內還睡着一個女人，那女人粉臉向內，但玉體橫陳，腰背白如羊脂，軟嫩如同緞布，教人不忍把眼拿開。

風荻秋畧一定神，才跳下床，找尋衣服，就在此刻，床上那女人「嚶嚀」一聲，倏地轉過身來，發出一道嬌羞的叫聲。

風荻秋自這一道叫聲，已認出她是自己小姨宇文寶珠！刹那間，他眞恨不得找個地洞鑽了下去。

「姐夫，你你……」宇文寶珠哭了起來，「想不到我丈夫剛死，姐姐剛失踪，你，你便佔我便宜……」

「我……我沒有……」風荻秋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他找不到衣服，忽然後悔光脫脫地跳下床來。

「還說沒有……這種事否認便能沒事麽？你，你爲什麽要這樣做？難道你喜歡的是我，不是姐姐？」

「我……唉，剛才也不知發生了什麽事……」風荻秋只記得自己因發現宇文寶珠被鴉神捉走，提劍追了下去，衝入自己的書房，接着便什麽都不知道了，現在要責怪他，他也不知如何說。

「你不知道，我却知道，你告訴我，你忍不住了，如果沒有女人便會死……」

宇文寶珠忽然也自床上跳了下來，走至風荻秋面前，風荻秋忙把臉別開，宇文寶珠頓足，嗚咽道：「剛才你你……現在你連看都不看我……我，我不如死了去吧！」說着脚步斜歪地衝向牆壁！

風荻秋吃了一驚，連忙奔前攔在牆前，宇文寶珠一頭撞了過去，風荻秋情急之下，雙臂一緊，把她抱住，宇文寶珠「嚶嚀」一聲，喃喃地道：「風郞風郞，你如何安置我？」

風荻秋手足無措，鬆開了雙手，宇文寶珠怒道：「你眞不像男子漢，你若怕負責任的，剛才爲何又不怕？反正星威已死！姐姐又失了踪，你還怕什麽？」

風荻秋挺一挺胸，道：「誰說我怕她？哼，那潑婦根本沒把我看在眼內，我又何必把她放在心上？」

宇文寶珠這才轉嗔爲喜。「其實就算姐姐在她也怪不得你，誰知道那可惡的鴉神在咱們身上使了什麽妖法，姐夫，不，秋哥，你覺得如何？」

風荻秋見她馴如羔羊，神態嬌柔，不由心頭一盪，忍不住仔細瞧了她幾眼，只覺得她風情萬種，雖巳近徐娘，但仍有極大的魅力，不由瞧痴了，忘記答話。

宇文寶珠白了他一眼，又輕輕擂了他一下，嬌嗔道：「我說的話，你聽見沒有？」腰肢一軟，靠在他胸膛上。

「什麽，我，我……」

宇文寶珠右掌在他身上遊動。「你快試試，看身體有沒有異狀？」

風荻秋強懾精神，暗中運氣一轉，道：「沒有事！」

宇文寶珠喜道：「這就好，啊，對啦，秋哥，等下你如何向野兒交代？」

風荻秋苦笑一聲，心想：「岳母變成娘親，這叫我如何向野兒交代？」

「你到底要不要我？我可不是章慧文，我不想跟你偷偷摸摸！」

風荻秋一怔，脫口問道：「你怎知道她……」

宇文寶珠臉色一變，道：「姐姐告訴我的。」

「這件事等找到你姐姐再說吧！」

「這與姐姐失踪事的，完全無關，怎能等？如果找不到她呢？又如果我懷了你的孩子呢？」

風荻秋心頭一沉，剛才升起的那絲情慾之念，巳不知去了何方。

宇文寶珠怒道：「你當我是什麽，是青樓歌妓，是水性楊花的女子，是殘花敗柳？嘿嘿，當然你可說你不負責任，因爲剛才你做的事，是在不自覺下發生。」

風荻秋心頭一疼，忙道：「我沒說不負責任！」

「我給你七日的時間，七日一過，不管找不找得到姐姐，你都得娶我入門！」

風荻秋沒奈何，只得長嘆一聲：「好吧！」一頓問道：「這裏是什麽地方？」

宇文寶珠道：「我不知道，嗯，還是先找衣服吧，這樣怎出得去？」

兩人找了一陣，終於讓宇文寶珠在床底下找到，穿好衣服後，兩人便開始找尋出路，幸而宇文寶珠身上有火摺子，憑那根火摺子，兩人終於找到出口，出去之後，才發現是在風家後花園的假山中！

宇文寶珠嗔道：「原來這是你佈下的勾當，哼，想不到你這般壞，也不知你抓了多少個女人到裏面風流去！」

風荻秋叫起撞天屈來，道：「我根本不知道下面有座地下室！」

宇文寶珠白了他一眼，却無責怪之意：「我又不是三歲孩童，瞧你剛才的行當這般在行，直似要把人弄死，我才不信你不會……」

風荻秋見她說得惹人疼愛，心頭一蕩，忍不住低頭在她秀髮上香了一下，冷不防旁邊有人叫道：「老爺在這裏！」

風荻秋吃了一驚！喝道：「你大驚小怪作甚？」

只見走廊上一個家丁哈腰道：「啓稟老爺，夫人跟呂小姐找到了。」

風荻秋一怔，宇文寶珠更是花容失色，驚呼一聲。

× × ×

傅雨生與軒轅子在地下室內終於找到一扇石門，可惜無法把它打開，兩人又怕外面有新情況發生，所以不敢多躭擱，一人拉着一個，依原路退了出去。

當風越野見到娘親與表妹，不由發出一道歡呼，傅雨生再進去，把鄔鴉神的屍體拉了出來，風越野問道：「這是誰？」

「此人便是『鴉神』！」軒轅子把鄔鴉神如何假扮「鴉神」的事說了一遍，衆人都驚奇不巳。

風越野忖道：「難怪門窗能在裏面門上，原來妖窟便在下面！」

不拘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這兩位女施主一直不醒來，可不大妙，可惜乘雲道長不在，否則他深諳岐黃之術，也許有辦法。」

傅雨生懊喪地道：「可惜剛才忘記先問問鄔鴉神！」

宇文虎道：「看她們的情況好像昏迷，不如用冷水潑之試試！」

風越野道：「豈有這般簡單的事！」

軒轅子道：「反正無害，無妨試一試，這叫做死馬當活馬醫。」

風越野不敢反對，便叫人送兩盤清水來，他親把水淋在母親及表妹的頭臉上，說也奇怪，推脈過宮無效，但一瓢冷水却立即令她倆清醒過來，風越野大喜，叫道：「娘，表妹，你們沒事吧！」

宇文麗珠與呂南鳳如夢初醒，惘然問道：「這是什麽地方？」

「這是咱們家內呀！」

軒轅子頭一轉，不見風雲龍！輕輕向傅雨生說了幾句話，兩人立即悄悄退了出去。

就在此刻，那家丁的叫聲傳了過來：「老爺在這裏！」

兩人先是一怔，繼而大喜，立即向發聲之處飛過去。

× × ×

風荻秋看了宇文寶珠一眼，問道：「是誰找到她們的？」

家丁道：「便是那三位高人。」

宇文寶珠輕輕拉一拉風荻秋的衣袖，低聲道：「秋哥，我，我羞得很……暫時還是莫與姐姐相見吧！」

風荻秋揮手叫家丁退下，道：「但是下人們都巳知道你來了，等下你姐姐問起，不是更加尷尬麽？」

宇文寶珠小嘴一噘，幽怨地道：「你愛姐姐多一點，還是愛我多一點？你聽她的話，還是要聽我的？」

風荻秋大感爲難，苦笑搔頭。「那你叫我怎辦？」

「你自己去找她……我回房換件衣服，等下你再帶她來見我！」

風荻秋點點頭，道：「也好！」望了她一眼去了。

宇文寶珠抬頭向天，眼光忽然露出怨毒之光，神光一閃即歛，隨即向四周瞄了一下，然後向假山走去，到了假山旁邊，她雙脚又再停住，再一個急衝，躍上屋頂，踏瓦而行。

只見她來至一處，雙脚在簷邊一勾，一個「倒掛珠簾」，頭下脚上垂了下去，食指蘸了口水，戮破窗上的紗紙，湊眼望進去，接着淩空一個筋斗跳了下去，走至房門口以中指輕輕扣動門板。

「咯咯咯——咯咯」三重兩輕，甚有規律，奇怪的是房內也傳來敲響的聲音，「咯咯！——咯咯咯」這是兩重三輕。

宇文寶珠再次敲動，這次是一重兩輕，接着房門便拉開了，黎明之前，特別黑暗，看不到開門者的面貌，只見宇文寶珠身子一閃，便閃了進去。

就在此刻，兩條黑影同時向那裏撲去！與此同時，宇文寶珠一入房，雙掌齊出，挾風望黑暗中那人印去！那人十分機警，向後急退，同時發出一聲輕呼，宇文寶珠一招落空，第二招又再攻出。

「蓬蓬」兩聲適時响起，第一聲是房門破裂聲，第二聲却是因爲窗櫺碎裂而造成的，接着，房內便多了兩個人！

宇文寶珠喝道：「你們是誰？來人呀，鴉神又來了。」

軒轅子哈哈笑道：「眞是惡人先告狀！宇文寶珠，鴉神早巳落在區區手中，嘿嘿，人家說最毒婦人心，當眞沒錯！」

傅雨生趁這時候，巳把房內的油燈點亮，只見牆角立着一個人，臉色青白，好像傻了一般，正是風雲龍。

宇文寶珠見軒轅子與傅雨生，臉色登時變得比冰雪還白。「你們含血噴人！」

「鴉神巳招了，你否認又能怎樣？」

傅雨生瞪了風雲龍一眼，冷聲道：「還有你！」

風雲龍道：「不關我的事，都是宇文寶珠迫我的……」

軒轅子冷冷地道：「區區早就知道，你是『鴉神』的內應，否則茶几、窗櫺碎裂、突然發狂，等等事理，又怎能『變』出來！」

宇文寶珠却啐了他一口，罵道：「軟骨頭，枉稱男人！」

傅雨生怕她殺人滅口，連忙攔在風雲龍身前，宇文寶珠見狀心頭一動，知道自己上當，心頭大怒，當下哈哈笑道：「兩位枉稱高人，却也會騙婦孺！」

軒轅子道：「這種話對區區沒作用！有些女人比男人還要狠毒幾倍！」

「你們沒有證據！」宇文寶珠話未說畢，嬌軀突然向房竄起，不料門口人影一閃，已多了一個和尚。

不拘笑嘻嘻地道：「女施主未把事情

交代清楚，就想離開？」

「和尚，你不在廟裏唸經吃齋，來此多管閒事作甚？」宇文寶珠一句話未曾說畢，已經連續攻出四招。

不拘和尚僧袖飄飛，從容接下。軒轅子笑問道：「和尚你怎地會來？」

「嘻嘻，你們兩個偷偷溜開，你以爲老衲看不到？何況他們娘親和乖孩子在叫個不停，老衲也受不住！」

軒轅子道：「小傅，你去把風荻秋請來！」

傅雨生剛出去，又回來了，原來風荻秋夫婦及風越野、呂南鳳已循聲尋來。

風荻秋見狀一怔，期期艾艾地道：「你，你怎地在此處？」

宇文麗珠也是一怔，叫道：「妹妹，你是幾時來的？」

宇文寶珠如乳燕投懷般撲向風荻秋的懷抱，哭道：「秋哥，這三人欺侮我！」

宇文麗珠見狀幾乎傻了眼，風荻秋也是好生尷尬，連咳幾聲，才對兒子道：「你們兩個出去！」

風越野與呂南鳳也甚是詫異，兩人交換了個眼色，悄悄退了出去。

「妹妹，荻秋，你們兩個……」宇文麗珠又是生氣，又深感難以置信。

風荻秋長嘆一聲：「這都是拜鴉神之賜……我着了鴉神施的邪法，剛才……」

宇文麗珠心頭雪亮，怒氣稍息，宇文寶珠察言辨色，又撲到宇文麗珠懷中，哭道：「姐姐，你叫小妹如何……」

宇文麗珠強懾心神，喃喃地道：「這也許是你們的緣……你不要問我，你姐夫早巳不要我了！」

軒轅子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風荻秋訝然問道：「前輩因何而笑？」

軒轅子道：「鴉神雖死，還有一個鴉神之姬，也可說是這件疑案的主角……」

風荻秋一怔，脫口問道：「鴉神之姬在何處？」

軒轅子食指一指宇文寶珠，一字一頓地道：「就是她！」

風荻秋與宇文麗珠齊聲驚叫起來，宇文寶珠目光一閃，左手一翻，已扣住了姐姐的腕脈，右手也是一翻，多了一把匕首，匕首指在宇文麗珠的後背，宇文麗珠驚呼道：「妹妹，你作甚……」

軒轅子料不到她狠毒至斯，不由一呆。宇文寶珠冷森森地道：「軒轅酸了，算你聰明，可惜你還是棋差一着！」

這句話無疑承認她自己是鴉神之姬，風荻秋忍不住再輕呼一聲，簡直不能相信，但回心一想，又有被愚弄的恥辱感，忍不住怒喝道：「你爲何要這樣做？」

宇文寶珠右手匕首仍然抵在姐姐的後背上，却格格地大笑起來，笑得花枝亂顫，那匕首不時刺入宇文麗珠的後背肌肉，血水登時把衣裳染紅了，宇文麗珠好像魂魄不附，呆呆地立着，完全不知疼痛。

原因

宇文寶珠道：「你們若還想要她的命的話，便都給我讓開！」她左手在臉上一抹，多了一張人皮面具，已變成鴉神之姬，聲音巳變粗了，冷艷之至。

風荻秋好像完全沒有聽到她的話般，大聲再問：「你爲甚麽要這樣做！」

宇文寶珠冷哼一聲：「我做出甚麽事來？你親眼看見？」

風雲龍忽然道：「章慧文是她要殺的，鳳釵是她叫我偷的！」

風荻秋轉頭問道：「麗珠，你幾時把慧文的事告訴她？」

宇文麗珠冷冷地道：「我才沒這個閒情逸緻去調查那狐狸精的姓名，更不曾告訴過她！」

風荻秋又道：「寶珠，剛才你對我說是你姐姐告訴你的，現在你怎樣解釋！」

宇文寶珠恨恨地道：「風荻秋，你還有良心沒有？你要了我的身子，現在便翻臉了！」

風荻秋道：「這是你下的惡計，我翻臉又怎樣？我還未跟你算殺死慧文的賬呢！問題是你爲甚麽這樣做！」

宇文寶珠道：「因爲我妒忌姐姐有這樣一位好丈夫！」

此言一出，衆皆一怔，風荻秋更是驚訝。「星威對你難道不好？」

「就算好，也不如你之好！」

宇文麗珠追問道：「他有甚麽好？」

宇文寶珠道：「他樣樣都聽你的話，還不好？你妹夫便沒他一半聽話！」

衆人聽到此都臉臉相覷起來，宇文麗珠知道自己的妹妹性格比自己還要強，不由默然，半晌才長嘆一聲：「但是他終於也不要我了！」

「那是你御夫無術而已！」

風荻秋沉聲道：「不是！那是因爲她從來不當我是他丈夫！」

宇文寶珠格格笑道：「難道姐姐當你是兒子？」

「哼！她當我是奴隸！」

軒轅子輕咳一聲。「宇文寶珠，你就因此便做下了這許多事？」

「哼，我一早便看上他了，只是讓姐姐搶先一步……我嫁了呂星威十八年，但一直都忘不了他，去年，我無意中自風長壽口中得悉姐夫另有情人，便下決心要得到他……」

風荻秋道：「你眞是無恥！」

宇文寶珠臉色一變。「你玩女人便不無恥？這是甚麽天理？反正你對姐姐巳不忠，也不在乎我一個女人，所以我便開始計劃……」

傅雨生截口問道：「風長壽怎會告訴你章慧文的事？」

「他叫他兒子向我借錢！我問他，他自然要答了！」

「風雲龍呢？他怎肯作你的內應？」

「也是錢作怪！難道他想一生作人奴才？」宇文寶珠得意地道：「風長壽一家可是他下手的……」

傅雨生無暇理會風雲龍，續問：「那麽，你又是怎樣跟鄔鴉神勾結上的？」

宇文寶珠道：「我認識他已有十多年了，那是有一次，我因躲避強敵，匿在大茅山內，無意中遇到他的。當時我見他長得好醜，忍不住笑個不停，料不到這個醜八怪以爲我是仙女下凡，竟然向我求親。我故意逗他，說若他能感動我，我就會考慮……」

軒轅子嘆息道：「你連這種人也硬起心腸欺騙人，眞是匪夷所思！」

宇文寶珠好像沒有聽見，續道：「那怪人要跟着我下山，我告訴他我不喜歡他跟着，叫他在半山上等我，他竟欣然答應，又喜孜孜地請我去看他的兒子，原來是一大羣烏鴉！這怪物雖然愚鈍，但他長期生活在深山裏，煉製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藥物，大可供我利用！」

衆人聽到此，都對鄔鴉神同情起來。

「後來我又去了一次大茅山，只是路過一時好奇，再去看着他……」

軒轅子代他說下去。「去年你想要得到風荻秋，便想到他，於是上山對他說，只要他能替你完成一件任務，你便嫁給他，是不是？」

「你眞聰明，不愧是個書生！」宇文寶珠格格亂笑：「他自然不會反對，乖乖受我利用，今夜我故意現身，把風郞擄走，他還乖乖地在地道的那一端替咱們『護法』哩！」

軒轅子忖道：「原來她當時便在那扇打不開的石門之後，那地道果然是還有出口！」

風荻秋道：「就算你想得到我，也用不着使這般大的心血！」

「哼，你懂什麽？我第一步是先殺死章慧文，再把之嫁禍給姐姐，使你對她懷恨；第二點便是『弄死』呂星威，我恢復自由身之後，其他事便好辦許多，第三是使你離開家庭，最好到很遠的地方去，屆時我跟你結合，你便會少一些顧慮了！」

傅雨生問道：「那天晚上你扮成鴉神之姬目的又何在？」

「自然是爲了達到上述的目的，我要使風家沒人敢住，這樣鄔鴉神便可以得回這座莊子了，這也是咱們之間的條件！我本來想殺死野兒，但又怕會因此激怒了秋哥……」

風荻秋怒喝道：「你還有一點人性沒有？」

「哼，別人可以罵我，唯獨你不可罵？因爲若不是爲了你，又怎會有今日！」

宇文麗珠道：「你自小便如此，要得到的東西，無論如何都得想辦法弄到手，否則……」

宇文寶珠快口道：「否則便想辦法把其毀掉，是不是這樣？」宇文麗珠不答，她又自答道：「不錯，正是如此，風荻秋，你要不要我？」

風荻秋道：「你比你姐姐還壞上千萬倍，我絕對不要！」

宇文寶珠臉色一沉，道：「那好吧，咱們便一齊死吧！」

軒轅子喝道：「宇文寶珠，你莫亂來，否則區區第一個便不放過你！」

宇文寶珠恍若無聞，乃問風荻秋：「你不要我，章慧文又死了，要誰？你要姐姐？」

「要她也比要你好得多！」風荻秋這樣說純粹是一句氣話，完全沒想到後果。

只見宇文寶珠粉臉鐵青，冷冷道：「好得很，那就大家都得不到吧！」話音未落，右手匕首巳沒柄刺入宇文麗珠背心！

宇文麗珠臉色一變，滿臉都是難信之色，艱辛地轉過頭去，可是她目光尚未看到宇文寶珠，心頭一痛，眼冒金星，便巳跌倒地上！

宇文寶珠完全沒把此當作一件事，轉身向風荻秋撲去！風荻秋早巳傻了眼，呆呆地站立着，不知趨避。

眼看即將濺血當場，幸而旁邊的不拘大師長袖一拂，將他彈開幾步，宇文寶珠的那一掌才落空！緊接着，傅雨生便飛將過去，喝道：「惡婦，莫行凶！」左臂展開如弓，右手筆直擊出！

宇文寶珠大叫一聲：「誰破壞老娘的好事，誰便得死！」她忽然解下一柄彎刀來，一挽刀訣，刀光如虹，反斬傅雨生的右手！

這一刀快速之至，而且詭異絕倫，傅雨生心頭一凜，連忙化拳爲掌，向刀背拍去！

不料宇文家的刀法的確有過人之處，只見宇文寶珠手腕一翻，刀刃便又對着傅雨生的右臂削去！

傅雨生叫道：「來得好！」急忙變招，左掌突然發出一記「劈空掌」，把宇文寶珠的刀法震亂。

宇文寶珠吸了一口氣，手臂一掄，刀光在半空劃了一道弧圈，斜劈傅雨生的肩膊！這一招連消帶打，軒轅子在旁也看得暗暗喝采。

傅雨生藝高胆大，左袖突然一拂，袖管遮住宇文寶珠的視綫，雙脚一錯，堪堪避過那一刀，右手五指一彈，一招「手揮琵琶」，截向對方的手腕！

宇文寶珠心思縝密，反應又快，見傅雨生左袖遮住自己的視綫，心知不妙，急忙抽身而退，刀光一閃改截傅雨生左臂。

傅雨生撤臂沉肘，接發一掌，凜烈的罡風呼呼作響，宇文寶珠不敢硬接，向後斜退。她一退，傅雨生立進，一掌過後，又是一掌，一連七掌，把宇文寶珠迫至牆角。宇文寶珠退無可退，只得咬牙反攻起來，傅雨生正要她如此，他左掌不斷伺機發掌，右手或爪或掌或拳，尋縫抵隙，不時攻入刀網之中！

這樣打法雖然比較耗力，但分出勝負却比較快！果然五六十招之後，宇文寶珠因爲要不斷運功抵禦傅雨生左掌的壓力，刀法巳比剛才略慢，也不如剛才靈活了。

傅雨生見此法有效，再加一成眞力，形勢繼續好轉。眨眼又是三十招，傅雨生突然長嘯一聲，左掌向側拍出一掌，這一掌用了他七成功力，狂飈自天而降，宇文寶珠大吃一驚，嬌軀一偏，斜飛兩步，先卸去一部分力，再抵出左掌應付！

「蓬」的一聲，兩股掌風接實之後，宇文寶珠借着反擊之力，嬌軀如燕子般飛了起來，越過傅雨生的頭頂，右手的彎刀，挾着一道晨曦，直劈下來！

這一刀是宇文家馳名江湖的「摘月彎刀」的三大絕招之一，威力極大，刀法展開，殺傷力籠罩及方丈。

傅雨生却不害怕，左掌向上發出一道掌風，雙脚一錯，斜飛幾尺，右手要想發招，不料宇文寶珠這一招果然不同凡响，當刀法展開時，連人也好像改變了似的，臉上神光湛然，一擰腰，凌空橫飛幾尺，刀一挽，破風劈下！

（以下轉入第14頁）

天雨刄（下）

武俠故事　兩期完

金玉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黑虎帮的少帮主雷猛應邀到飛龍帮的「岳家船貨行」拜見帮主岳震天，就在雙方相見之際，雷猛腦後被人一擊昏倒，而岳震天也在紛亂中被人殺害，接着，雷猛醒時，却是倒臥在黑龍帮的後門口！噩耗傳來，黑虎帮帮主雷聲遠十分震驚，也巳猜測到事態的嚴重，岳震宇日夜催騎，半途遇襲，雙方激戰之後，更在殘屍堆中檢得幾塊飛虎帮的牌令，岳震宇懷疑飛虎帮雷猛是殺兄兇手，親到黑虎帮總香堂口找雷猛，但雷猛外出未回，岳震宇在半途上等雷猛回來，質問岳震天死亡的事，兩方言語不合，大打出手，雷猛受傷倒地，漩姑即時來相救……

巧佈埋伏　手刃元兇

自從雷聲遠率殘餘黑虎帮中高手隱於別莊之日起，就派有監哨日夜戒備，紅燈信號出現暗空，監哨並無所見，這不是監哨偷懶，而是地域地勢上發生死角現象。

那片密林，恰正阻碍了監哨的視野，施放紅燈的侯亭，又是個頗有心機刁詐的人物，但人有千算萬算，却不如老天的一算，偏偏湊巧被岳震宇和漩姑發現。

他倆路熟功力又高，先陳石生等人一步回到別莊，立刻喊醒大家，說明經過，祇恨的雷猛牙癢，頓足成坑！

監哨適時傳報進來，陳石生等人到達，雷猛已得乃父嚴諭，不問此事，交由漩姑和岳震宇出面，他催促着別莊中其餘人手，盡快的將必需物品食糧金銀等打包，侯令即行。

漩姑和岳震宇於大廳中接待歸隊的陳石生等人，三言五語，已證明了陳、王、李三人的是黑虎帮中的好兄弟，於是漩姑有心的確一聲嘆息道：「你們來了很好，可惜今夜仍然無法睡個安穩覺，並且還要大大忙上一陣子。」

陳石生慨然道：「姑娘盡管吩咐，弟兄們誰也沒打着在强敵未滅前，過舒服日子的夢。」

漩姑頷首道：「那很好，就由你爲首，帶着李傑和王擇友，從右側廊上後轉，少帮主在，正缺人手，快去吧，事了再進吃喝。」

陳石生恭敬應聲，與李傑、王擇友退下。

剩下侯亭一人，他不由問道：「姑娘，小的派個什麼差使？」

漩姑寒着臉道：「侯亭，我有資格派給你差使嗎？」

侯亭一楞，那閃着狡猾險詐的雙目，轉動不已，道：「姑娘這話叫侯亭聽了不安……」

漩姑冷哼一聲道：「眞的不安嗎？」

侯亭道：「小的就算有錯，敢說也是無心之錯，前賊率衆毁帮，小的也曾拚死力敵，後與陳石生等人逃出，是萬不得已的事……」

漩姑哦了一聲，道：「這樣說來，不久前在那密松林中，暗中施放紅信燈號，也是萬不得已的事了？」

一句話，祇嚇得侯亭自脚心底冷到了頂腦門，霍地跳出七尺，才待開口，岳震宇已冷冷地說道：「家有家法，帮有帮規，叛帮背道與敵私通，該受什麼刑罰，就受什麼刑罰，你若夢想從大廳中逃脫，侯亭，那是辦不到了！」

叛帮之罪必死，必死之下，侯亭露出本性，獰笑一聲道：「侯爺我不一定會死，反之稍待你們就皆難活命……」

漩姑沉喝道：「侯亭，叛帮背道，你可知道受何刑？」

侯亭哈哈大笑道：「賤婢少再賣狂，侯二爺投身黑虎帮，就爲臥底，根本就不是妳黑虎帮的弟子，叛個屁的帮，背個娘的道，告訴妳，老子來自西域……」

廳門適時大開，刑堂司櫃五虎齊東山，寒着一張臉出現門際，向漩姑一禮，道：「奉帮主諭，一切皆已妥當，叛徒請交與本司櫃好予處治！」

漩姑揮手道：「好，拖他下去！」

齊東山大步逼上，邊走邊震聲道：「侯亭，你還要作些死前的掙扎嗎？」

侯亭驀起，撲向齊東山，雙臂探處，兩柄鋒利刄首已打到齊東山的前胸。

齊東山身形微閃，厲叱道：「好叛徒，這對匕首，是老七的東西，老七早巳死在前次血戰中，必是你乘機暗算了他，今夜齊五爺要你死上十回，爲老七報仇！」

侯亭並不答話，趁齊東山側避之下，奮身闖向廳外！

驀地人影一閃，雷猛如天神般當門而立，目光如炬，逼視着他，他心驚胆寒，退回大廳！

齊東山伸手抓到，侯亭狂揚雙七，齊東山一聲冷哂，兩臂倏縮着以快過石火閃電的突又伸手，巧拿住了侯亭的雙肘，齊東山力透十指，七成力重重一捏一抖，侯亭雙肘骨節震脫，一聲痛號，雙七抛於地上！齊東山兜心一脚，將侯亭踢出八尺，俯身拾起雙七，插於腰際，然後才抓過侯亭，封住穴道，厲問七虎死因。

侯亭眞怕再多受活罪，直供出爲范威收買，入帮臥底，前次血戰，趁七虎不防自己會下殺手時，暗算了七虎，否則七虎之能，斷守甬道，絕非范威所能輕易破關直入內院的。

侯亭叛帮已實，行兇不虛，齊東山含淚對時正現身的雷聲遠說道：「帮主，屬下要求全權處置侯亭！」

雷聲遠頷首道：「交給你了，但是要快，前途俱皆佈置妥當，不能誤事！」

齊東山應聲道：「帮主萬安，屬下要求最後撤退！」

雷聲遠皺了皺眉，道：「爲了一名叛徒，值得嗎？」

齊東山躬身一禮，道：「帮主放心，屬下走定的了。」

雷聲遠嘆息一聲，說道：「好，由你吧，早撤，免我掛懷，還有你既然最後撤退，發動佈置的事，也就交給你辦了，事情緊要，萬勿誤了恰當的時間！」

齊東山恭喏着，雷聲遠揮手處，自雷猛、岳震宇、漩姑等人開始，魚貫疾步而去，刹那間撤了個乾凈，半畝地敞的別莊，除侯亭和齊東山外，再無第三個人在！

侯亭自份必死，並知死的很慘，詎料衆人走後，齊東山突然上步拍開侯亭穴道，「低聲說道：「老侯，剛才那是做戲，不能不唱作得像些，叫你受罪了！」

侯亭先是一楞，繼之恍然大悟道：「原來五爺和小的是一路呀！」

齊東山作出奇怪的神色道：「怎麼，你事前竟不知道？」

侯亭把頭一搖道：「我祇知道帮裏還有一位同路的朋友，却再也想不到會是五爺！」

齊東山一笑道：「這不怪你，行事必須機密，否則豈非自己找死，你來的正好，祇是暗發紅燈信號過早了些，若能先見到我，就可以一網打盡他們了！」

「五爺，岳震宇的傷像是好了……」

「早好了，要不成焉有不暗中通知的道理，他們正在重新佈置一切，並請有高手，我本想在虛實盡得後再和上面密陳，現在已經用不到了。」

「都怪我心急了些，本該先來莊中和五爺通個消息，那就不會橫生枝節了。」

「話雖如是，不過事實却難，你根本不知道同路朋友是我，又如何通這個消息呢？」

「容易，范爺告訴過我暗語，所以……咦！五爺難道不知有暗語的事？」

五爺笑了，暴然出手，重又點封了侯亭的穴道，然後冷冷地說道：「不錯，五爺生是黑虎帮的刑堂司櫃，死是黑虎帮的英靈俠鬼，自然不知道鼠輩叛徒們所定的

暗語，不過侯亭，五爺現在要知道它，你怎麼說？」

奸猾狡詐的侯亭，沒想到也會上這大當，此時再想改口，何異無知稚兒，於是長嘆出聲，垂首不發一言。

齊東山冷哼出聲道：「侯亭，我再問你一遍，那暗語是什麼？」

侯亭不言不動，心中却在轉着歹毒的念頭！

可惜他碰上的是齊五爺，黑虎帮的司刑者，爲人不祇正義，並且心細如髮，否則今後這件事，放在任何一位黑虎帮高手來辦，也斷不會出這種主意，套出天大的一個機密。

侯亭仍不開口，齊東山也不再問，拖出一匹粗白布來，抖將開來，然後抬過一盞燈油，嘿嘿地直對着侯亭笑！

笑聲嚇破了侯亭的苦胆，不由問道：「五爺……五爺……你……你準備怎麼發……發落我？」

齊東山怪笑，不答話，兀是笑個不停，他不只是在笑，也在動手，侯亭穴道被封，人難挪動，齊東山抱他站在一把太椅子上，開始用那匹粗白布，自侯亭的雙足裹起，漸漸裹的又厚又長，從小腿次及大腿包紮珍器般的直裹上去。

侯亭是江湖人，自然明白江湖上的各種行道，頓時失色顫抖說道：「五……五爺，你……你不能……能這樣……這樣對我……」

齊東山好像沒半口閒氣答話似的，粗白布裹到了侯亭的腰間，侯亭已覺有些窒息，狂號道：「五爺饒命，饒命，我說，說那暗語！」

齊東山又兩聲嘿嘿地道：「我聲明過了，不再問第三遍，說不說在你，我管不着！」

一邊答話，一邊手仍不停，剎那裏到了前胸，而整匹粗白布，還沒有用到四成的一成。

侯亭哭了，淚如雨下，如失萬両黃金一般，這小子死了父母，都不會掉滴眼淚，失去黃金，却比命還值錢，非哭不可。哭聲哀，話聲悲，道：「那暗語是『好大的風』，答覆是『很快就會停的』，你再接『恐怕未必』，對方就會說『你的話對，我是同路的』！」

齊東山手仍未停，侯亭急了，近乎瘋狂般揚聲喊叫道：「我沒說謊，就這麼幾句！」

齊東山突然停手道：「不論天晴天雨，都是這樣說？」

侯亭說道：「不，陰天是這樣說，晴天時把『風』改作『太陽』，其他仍舊不動。」

齊東山頭一搖，沒表示信與否，又開始動手包紮。

侯亭厲聲悲呼道：「五爺，我若有半句虛言，就不得好死！」

齊東山嘿嘿一笑道：「當眞侯亭？」

侯亭急喊道：「是眞的五爺。」

齊東山一聲哈哈道：「譬如這是晴天，我說『好大的太陽』……」

侯亭接口之快，無與倫比，道：「對對，就是這樣。」

齊東山冷冷地接着他自己的話鋒道：「對方答覆是『很快就會停的』。侯亭，你他娘的自己聽聽這像是人話嗎？太陽會停？你這說的都是實話？五爺我要是信你，不惹的天下英雄全笑掉了大牙才怪！」

侯亭暗中懊悔不迭，祇好哀求着道：「五爺，你要是說『好大的太陽』，對方就會接說『等會兒可能變天』，其他兩句，不論好壞天氣，都是一樣的。」

齊東山虎目怒瞪：「你還敢騙我？」

「不，不，五爺，我這是實話，眞的，全都是實話！」

「沒有假了？」

「絕沒有假。」

齊東山笑了，這次是得意的開朗的大笑，又繼續的在侯亭身上包紮白布，這次很快，霎霎眼已裹到了肩頭。

侯亭又急又怕，哀聲道：「五爺，我說了實話，你……你怎麼還要……」

齊東山沉聲說道：「你知道五爺我這是要作什麼？」

「知……知道，是……是……是『點天燈』！」

「對，你不愧在江湖上跑了多年！」

「五爺，我自知該死，求五爺念在追隨一場，念在剛剛說的那些實話份上，給我個痛快！」

齊東山冷哼道：「痛快？哼！五爺我那七兄弟若地下有知……」

「五爺，我祇求死！」

「對，五爺我保證你活不了！」

侯亭忙叫道：「以人作證，澆油側點，你……你狠過蛇蠍！」

「侯亭，五爺處治叛徒，不是第一遭了，對誰全會留份人情，積份陰德，祇有對你，你這吃裏扒外黑心叛上並敢弒主狗種，普天之下，只有這『倒點天燈』才對得過你的作爲，認命吧！」

事到現在，侯亭才知哀告無用，正想破口大罵，齊東山却已快捷的裹封住他的嘴巴，剎那，頭臉皆爲白布裹緊，不要說罵，喘氣都十分困難了。

齊東山裹好了這條「人體燈蕊」，才以早備的木杉慢慢把油自頭頂澆下，這時，白粗布內外全被燈油濕透，又用利剪，剪開鼻下耳邊兩部份，使侯亭不礙呼吸，也能聽到聲音，最後以油澆索，索綑侯亭雙肩臂間，高高吊起！

侯亭毫未受傷，但已心寒胆顫、亡魂失魄。

正當他被齊東山扯吊上去的時候，齊東山一字字清楚的送進他雙耳道：「侯亭，五爺知道現在范賊和那阿木奇臭豬，已經率人趕來此了，在你脚下，埋伏着足能把這所別莊炸成灰燼的炸藥爆雷，當你被點着，燃及長索時，長索即斷，那時你已成了個火人，但却沒死，直墮下來，恰好自己點燃了爆雷火信，火信埋於地下，一團火的當空，誰也休想看出危機，然後再有慢行十步的時間，別莊即成火海，這是五爺給他們準備的接風酒，哈哈……」

大笑聲中，齊東山點燃了緊裹於侯亭雙足的澆油粗白布，直到火起，齊東山方始飛身而去！

侯亭歪種，火起，雙足僅僅剛感覺到有絲兒的熱氣，人早已在驚怕下，昏死過去。

一陣緊過一陣的炙痛，一時旺過一時的火燄，痛醒了侯亭，耳聽到丈八地面上，傳來雜亂人聲，接着油索已被燒酥，火燈自空墮下，砰然作响，又剎那，一陣撼天崩地的巨震傳出，烈火飛捲十丈，別莊化作了火海，慘號悲呼聲相接，由昂而低，低而竭，祇剩呻咽慘哼，祇可惜元兇阿木奇和范威，雖受重傷却未喪命，所率數十高手，無一漏網，俱皆喪命火穴之中！

巨震傳到停靠在海灘邊沿的兩艘大船上，船上的人，無不會心的互望着，但神色間，却無欣歡，因爲五爺齊東山至今未歸，元兇禍福難料！

「回來了，五爺他回來了！」陳石生首先報喜訊。

果然，五爺到了灘頭，飛身登舟，不待詢問當先對雷聲遠道：「幸不辱命。」

雷聲遠拍着齊東山的肩頭道：「辛苦了五弟，歇息會兒吧。」

「屬下確實累了，請罪告退。」齊東山在話說完之後，沒有理會任何人，包括岳震宇在內，轉身去了後艙！

羣俠感覺事不平常，但無人詢問，也許齊東山是眞的累了，天已大亮，人在疲極之下，是顧不了這麼多禮數的。

雷聲遠深知齊東山的爲人和個性，見此情形暗皺眉頭，不過他存疑心中，人太多，不願意形之於色被人發現。

這兩艘船，是黑虎帮的運貨船，事急之下，決定暫居船上，一夜勞累，大事乍定，羣俠繼齊東山之後，各自歸臥。

雷聲遠別有心事，靠於床頭沉思不已，他身爲一帮之主，船上設有臥艙，一個人靜下心來，計劃未來大計。

他老了，老不以筋骨爲能，儘管在武技火候上是越老越深，出招破式可圈可點，非年輕好手能比擬，但體力已衰，難耐久戰，飛身巧避追捕等小巧之技，也因爲年紀的關係，百尺竿頭難再進展，未來克敵復帮的大業，怕是無法很快的實現。

雷猛已得自己的神髓，其體魄悟性更勝強過自己，但天賦所限，有些功夫根本無法習練，難登玄妙無倫的化境。

愛女漩姑，可造之才，骨格聰智都在上選，只可惜是個女孩子，受先天上的一些影響，對部份奇特神功祇能領悟無法精進。

其餘七虎兄弟，還不如自己，看來黑虎一帮及師門所創奇絕武技，是沒人能够有資格繼承並光揚它了。

有！有個人可以，不止可以，而是最佳人選，那就是岳震宇，但對方不祇是遼東銀龍帮主，也是金龍帮未來的當然繼承者，一人挑承兩帮大任，肩重無比還在其次，緊要的是有兩大矛盾，很難克服，一爲自己師門絕功，向有規戒不得妄傳他人，這一點，雷聲遠或有辦法可想，說簡單一些，若能得此東床，問題就迎刃而解，另外是岳震宇本身立有門戶，背棄自己的門戶，去精研他人的技藝，爲武林大忌，岳震宇能否慨諾此事，雷聲遠實無把握，想到這裏，他越發難以安枕，索興重又起身，踱出艙去。

巧，聲言疾憊不堪早些安歇的齊東山，竟獨立船頭，似有無限心事！

雷聲遠心中一動，緩步而前。

齊東山聞聲回顧，見是雷聲遠，臉上泛起一絲略有歉意的笑容，說道：「帮主還沒歇息？」

雷聲遠再上兩步，握住了齊東山的雙臂，誠坦關懷的問道：「五弟，從你辦妥別莊事情回來，愚兄就看出情形不對，五弟，有甚麼心事不能對我說嗎？」

齊東山顧盼四下，認定別無人在，才壓低聲音道：「帮主，有個十分嚴重的消息……」

他將侯亭所供述的話，擇簡述明了要義，黑虎帮尚有身份够高的叛徒，這消息，的確震驚了雷聲遠！

齊東山又以低沉的語調，沉重地說道：「帮主，此人若不除，祇怕我們不能安枕！」

雷聲遠作了決定，和齊東山悄悄計議，展開了行動。

齊東山回到所住的艙位，雷聲遠却去了岳震宇居處。

岳震宇並沒有臥睡，趺坐於地正靜調神功，耳聞步聲，霍地睜開雙目，隨即起身，說道：「前輩沒睡？」

雷聲遠微笑着把頭一點，艙中並無坐椅，互讓席地。

雷聲遠首先問道：「老朽有幾句話，老弟聽了不要多心生氣，並盼你坦直的回答。」

岳震宇被這些話說驚了，訝詫道：「前輩，究竟……」

雷聲遠接口道：「我講過別多心，老弟，因爲目下你我逆境相同，已成唇亡齒寒之勢，本同仇敵愾之心，談一些心腹話吧。」

「是是，晚輩恭聽。」

雷聲遠道：「老弟，據令兄在世時說，老弟尚未成婚……」

岳震宇懂了，臉孔一紅，頭一低，說道：「是的。」

雷聲遠單刀直入地道：「老朽有意高攀，老弟怎麼說？對了，老弟，這不是弄兒戲事，請坦誠直答。」

岳震宇有些羞澀的說道：「晚輩想請前輩引介齊大俠爲媒，這樣……」

雷聲遠大喜，道：「慢着慢着，老朽都能不避一切開朗直談，老弟你又羞的那一門子？」

岳震宇無奈的答道：「如此，則此事任憑前輩作主。」

有這一句話，使三顆心同時放落，雷聲遠固然放下懸心，岳震宇亦然，艙外，暗影中，適巧到達的虎女漩姑，更是小鹿撞胸，怦怦跳着悄步回轉已艙。

大事談定，雷聲遠話鋒一變，說道：「震宇，現在咱們要改稱呼了，大事等局勢澄清之後就辦，如今我有兩件事和你商量，首先問你對復仇復帮的事，你作何打算？」

岳震宇慨然道：「烈火鐵擂一戰，雖然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教訓，但是我也摸出了阿木奇的功力，他勝不了我！」

「這一點我信，不過你別忘記，對方還有接應，另外兩王必將前來，那時以一敵三，你勝算又有幾分呀？」

「這個……我雖粉身碎骨，也祇有一拚！」

雷聲遠道：「不，我們另有致勝的把握，不能莽撞相拚！」

「震宇愚蠢，願受教。」

「自己人，不須說這種話，震宇呀，你師承門戶……」

岳震宇聰明過人，聞言知意道：「震宇家傳武技，與先兄從未投師。」

雷聲遠高興了，道：「震宇，你可聽說過『武聖三篇』？」

岳震宇神色一變說道：「莫非你老人家……」

雷聲遠嘆聲道：「昔日名震天下所向無敵的『至尊天手』雷叟，是老祖父！」

岳振宇神色一變道：「如此說來，武聖三篇……」

「在老朽手中，保管看守，祇可惜，未遇可造奇才。」

「前輩之意是……」

聲音低了下來，低到雖身旁有人竊聽，却無法聽到的地步，他倆相談甚久，雷聲遠別出時，臉上充滿了笑容，如釋重負般輕鬆，可見他所望已成。

日間無事，平安渡過，入夜，兩條人影分由兩艘船上飛達岸邊，互一頷首，向遠處疾縱而去，霎眼無踪。

兩條人影剛剛在岸上遠處消失，左側船弦上已出現了一個，目光眺望着那兩條人影失去的地方，嘿嘿地笑着，突然，此人心頭一懍，察覺出背後有人以極爲輕巧的步子行近，故作不覺，依然眺望着遠山近水夜景。

背後這人停在三五尺外，開口道：「三哥可是發現了甚麼？」

說話的正是齊東山，佇立眺望的人，是三爺「射日虎」尹必中，尹必中聽出話音是五弟齊東山後，低聲道：「剛才遠處似有人影移動，現在看不到了！」

齊東山哦了聲。「三哥看的清楚？」

「不會有錯，身法輕靈，功力不低，祇是無法斷定是向咱們這兩艘船來，抑或是由某處往更遠的地方去！」

「要不要搜上一搜？」

「我看不必了，若是沖着咱們來的，早晚還怕見不着嗎？」

「對，三哥，要不要向帮主報告……」

「更不必了，咱們沒抓到人，大驚小怪反讓帮主笑咱們沉不住氣！」

「三哥，你是不是也睡不着？」

尹必中道：「唉！事情弄到這種地步，又怎能放心安睡。」

齊東山也長嘆出聲，緩緩移步與尹必中平肩而立，道：「沒想到素稱無敵的黑虎帮，竟如此不堪一擊，唉！」

尹必中瞥了齊東山一眼道：「五弟說話要當心些！」

齊東山有些激動的說道：「小弟說的是事實，憑一個范威，就能瓦解了黑虎帮，我眞懷疑黑虎帮的威名昔日是靠甚麼獲得的！」

尹必中道：「五弟，帮主功力爲當代無敵高手之列，少帮主更青出於藍，帮中兄弟上下一心，此爲本帮威震北地武林江湖的原因，此次勝敗罪魁並非范威……」

「三哥，明明就是他率人攻我們於無備……」

「不，罪魁禍首應該是那岳震宇！」

「甚麼，是他？三哥，小弟實在聽不懂了。」

「五弟，他心懷其兄慘死的仇恨，中敵離間嫁禍之計，路截少帮主，使本帮失去急難時的一名高手，只暗算了帮主，故本帮實力消失了一半，因之范威才能逞兇下手，覆滅了本帮，若沒有岳震宇，范威他敢妄窺本帮嗎？」

「也是。」

齊東山心中震驚尹必中的論調，念頭轉過，順情應勢的點點頭道：「三哥說的也是。」

「也是？哼！再告訴你老五一件秘密吧，別莊若在，本帮尚有復仇興帮的可能，如果帮主聽信了岳震宇的話，退避不與仇人一搏生死存亡反而將別莊炸毀，屏藩盡失，再談復帮，哼！那是痴人說夢！」

「這樣說來，三哥我們也要早作打算才對。」

「當然，不過……唉，獨木不成林，愚兄又有甚麼辦法好想呢？」

「三哥，有事別忘了我，我老五會站到三哥這邊。」

「五弟，有這句話愚兄就安心了。」

「可是三哥，以我們黑虎帮現在的人手和實力來說，若仍然沒有復帮的希望，那我們僅僅只有兩個人，又能幹得了些甚麼？」

「五弟，你可是當眞和愚兄聯手，開創一個新局面？」

齊東山道：「當然，三哥難道忘了，識時務者爲俊傑呀！」

尹必中哈哈地大笑起來，齊東山頓時色變，左顧右盼着，低聲說道：「三哥，你怎麼了啦，當心帮主……」

「帮主沒在船上！」

齊東山一楞，雙眉不由緊鎖一處，他暗覺奇怪，時值危機重重的當兒，帮主突然離船而去，究竟爲了甚麼，抑或是又發生了甚麼大事。

尹必中冷眼掃着齊東山，誤認齊東山不信自己所說的話，冷冷地一笑道：「帮主在晚飯過後，就悄悄離船登岸，臨行我恰在船弦，因此嚴諭不得向任何人提起他離船的事。」

齊東山嘆了一聲，說道：「可是發生了甚麼大事？」

尹必中搖頭道：「不知道，五弟，咱們七虎弟兄在黑虎帮的身份，已經不是從前了，遇上這種事，最好是自愛一些，少開口聞問！」

齊東山追問道：「三哥究竟有甚麼看不順眼的事？」

尹必中冷哼了一聲道：「五弟你不是剛才問過我，有何發現，我說遠處似有兩條人影嗎？」

齊東山嗯了兩聲道：「人影如何？」

尹必中道：「人影，是從咱們這兩艘船上登岸的！」

「誰？他們是誰？」

「一位是咱們的少帮主，另一位，是那個岳震宇。」

齊東山有些明白了，所以沒開口。

尹必中接着又道：「五弟，如果人家有甚麼機密事，可不再跟咱們兄弟商量了，人家另外有了靠山！」

「小聲點三哥，小姐還在船上呢！」

「哼，小姐呀，比帮主走的還早了一步！」

答對到此，齊東山已掌握了胸有成竹，於是話鋒突變道：「三哥你可曾聽到過一句平常話？」

「那一句？」

「好大的太陽！」

尹必中一楞，但接口却快，道：「等會兒可變天！」

「恐怕未必！」

「五弟，眞沒想到我們是同路人！」

齊東山故作奸詐的陪笑道：「三哥，天下事使人想不到的太多了！」

尹必中也嘿嘿的笑了，笑聲中，他突然暴出二指，點中了齊東山的穴道，齊東山不由心驚暗懍，强自鎭定的問道：「三哥你這算是甚麼意思？」

「齊老五，我差了一點就上了你的當，齊老五，你也太過小看我尹必中了，現在你雖然已經知道了我的秘密，可惜，你就要離開人世，對我無可奈何了。」

「三哥你誤會了……我是……」

「誤會？嘿嘿……齊老五，侯亭落到你的手中，還能留得住話嗎，你獲得機密，却不知誰是你要找的人，正巧今夜聽我話語過激，於是加以試探，齊老五，我本來不理會你，但是此處我已沒有再留下去的必要，因之順便先解決了你，日後雷老兒就少了個得力帮手，嘿嘿……」

「尹必中，齊老五認命了，你猜得對，不過齊五爺却不想做個糊塗鬼，是好樣的，就坦直點說一說你是吃多了些什麼牛黃狗寶，起了叛帮賣友無義的心腸？」

「可以，一句話說到家，尹三爺我看中了黑虎帮的這爿基業！」

「齊五爺不信姓范的會履行這一個條件！」

「姓范的？嘿嘿……他算是甚麼東西，能配和尹三爺談事的，不過是個作不了主的奴才！」

「尹必中，你和阿木奇有了勾結？」

「勾結太難聽啦，齊五，咱們結拜一場，好也好過十來年了，難道你就不知道我尹必中的出身和門戶？」

「不知，够種你就告訴齊五爺聽！」

「當然可以，我藝出天山旁支，先師正是現在天山掌門人雲飛鵬的師弟！」

「原來如此，算齊五爺和雷帮主瞎了眼……」

「你錯了，我雖是天山門下，却始終沒和阿木奇等人聯絡，直到范威率衆攻入黑虎帮的前一天晚上，阿木奇已因和岳震宇在『烈火鐵擂』較搏而身受重傷，雲掌門和古掌門人趕到，我才有了聯絡。」

「結果你就出賣了黑虎帮？」

「談不到出賣與否，我是奉掌門人的令諭行事。」

齊東山不再詢問，祇是感慨的冷笑着。尹必中獰哼出聲道：「齊五，你要問的都問完了？」

齊東山冷聲道：「你動手吧，齊五先走一步，靜看你的下場！」

尹必中嘿嘿笑着，右手業已抬起，五指箕張，才待下手，齊東山突然揚聲道：「且慢，我還有一句話問你！」

尹必中冷叱道：「說吧，三爺不會任由你拖耗時間等待救應的，快問。」

齊東山道：「七弟可是你下的手？」

尹必中桀桀獰笑道：「眞虧你能想得到這件事情，不錯，他是中了我的『三指箭』，然後死在侯亭手中的！」

齊東山咬牙切齒道：「好匹夫，難怪你要首先撲向七弟屍骨，表面上看來是悲失盟弟，骨子裏却是暗暗取走你那支『三指箭』……」

尹必中接口道：「這次該沒有話要問了吧？」

說着，他右手再次揚起，五指暴張，驀地抓向齊東山額頭，要以天山一派七禽掌中「鶴探」功力滅口！

詎料五指劈下，眼前一花，竟失去了麻穴被封本不能動的齊東山，尹必中大驚失色，倏忽回頭，祇見林四海怒目逼視着自己，齊東山穴道已解，正舒臂踢腿活動筋骨！

尹必中深知「飛天虎」林老大的本領，何况齊東山在側，戰必敗死，獰笑一聲突地抬手，五縷勁風疾射而出，三奔林四海，二擊齊東山，這是尹必中「射日虎」仗以成名的「三指箭」，發無不中！

不過這次他落了空，林四海早已有防，成名的兵器「震山牌」又恰是「三指箭」的尅星，叮叮叮三响全打在鐵牌上面，齊東山却是旋身側避，使二箭劃空而過！

尹必中一射成空，毫不猶豫，頓足而起往水中跳去，林四海哈哈一笑，左手探腰繼之猛抖，「飛天爪」疾射而出，噗地一聲，實實的釘在了尹必中的「脊心」穴上，「飛天爪」五根鋼爪長皆兩寸有奇，釘入骨肉中，立即自捲，如人手之抓物，尹必中一聲慘呼，摔落水中，三五下沉浮已失去踪影！

齊東山目注水面，悲傷似乎自語地說道：「金蘭盟，生死誓，聲猶在耳，三哥，你……你……你好不智呀！」

林四海雙目微紅，淚水在眶中滾轉着，低低地說道：「名與利使人背仁忘義，劍戈未報大仇，却先殘手足，這…唉！」

唏噓感嘆聲中，渡過漫長的黑夜。

此時，在相距兩艘黑虎帮停泊的大船約里許路外，一條港灣水汊小徑邊，有艘專拖沙石的無帆大船上，岳震宇正以至重恭誠的九叩，接過「武聖三篇」，船中早於日間由雷猛負責，備妥了足够半月的飲食，漩姑作伴，與岳震宇苦研三篇中的絕頂功力。

雷聲遠和雷猛父子，事畢而歸，齊東山陳述尹必中事，雷聲遠還悲不自勝，爲了志復基業，他必須堅强起來，萬幸侯亭、尹必中皆死，不慮隱身處爲阿木奇等人偵知，遂一面苦用工夫，一面暗中號召忠貞舊部來歸，以備時機到後，與强仇大敵決一死戰。

今日津沽一帶，已全是阿木奇，古倫，雲飛鵬的天下了，他們暢爲所欲，開賭場，設「書寓」，訛，詐，朦，騙，姦，擄無不敢作者，消息傳到雷聲遠和岳震宇耳中，怒火冲頂，幾難忍耐。

爲了便於偵索阿木奇等人動靜，和購買必需物品，又怕洩露形藏，遂由漩姑伴作村姑模樣，十分小心的往來於市鎭上。

這天清早，漩姑又到了市集，她挽着

一隻竹籃兒，很謹慎的購買着東西，合當有事，迎面碰上了三五名范威的爪牙，一路目中無人狂橫的走着，遇有年輕女子，則一圍而上，動手動脚嬉笑挑逗，興盡始罷，漩姑雖然早巳恨的牙癢，但因大局要緊，頭一低，悄然避向一旁。

她不避固然是逃不過惡奴狂徒們的色眼，她避却越發引使惡奴們注意，於是一人奔前，餘者繼之，團團圍住了漩姑。

漩姑生怕被人認出眞面目，低低地垂着頭，左閃右躲的掙扎，矯作的像極，但人已被圍，鼠輩們若不得點手脚便宜焉肯罷休，內中一名狂徒，竟暴然伸手去抓漩姑的前胸，漩姑本就强忍着沖到頂門的怒火，這時再也忍耐不下了，一聲嬌叱，右掌及腿倏忽遞出，五名惡奴狂夫根本無防，再加上漩姑動了眞火，下手奇重，慘呼聲聲巳三死二傷，驚動了市集。

漩姑巳知闖禍，急忙離開，巳然太遲，范威陰森的獰笑着，巳阻住去路，范威身側，站着位兇悍威猛的老者，正是人稱「鐵霸王」的古倫。

范威生就一雙賊眼，業巳認出漩姑，嘿嘿兩聲道：「有意思，爺們這些日子正爲找不到你們藏身的『虎窩』在生悶氣，哈哈，想不到妳這條小雌虎却送上門來，好極了，跟范二爺回去吧。」

漩姑自忍無可忍怒誅惡奴起，巳拚却洩露形藏殺一個算一個的了，范威當面，正合心意，冷叱一聲，徒手撲上！

范威的技藝功力，本是高過漩姑，況身側有大靠山古倫在，更無所懼，獰笑一聲道：「飛蛾撲火，自尋死路，給二爺我躺下！」

話聲中，以「雙絞剪」纏拿漩姑雙腕，右足猛起，踢向漩姑的右膝頭，手脚並用是一招狠式。

漩姑徒手暴撲，就存心要范威上當，在「雙絞剪」即將拿鎖住漩姑雙腕時，寒光陡閃，一柄鋒利的七首巳削到范威「絞剪」手的十指及掌，捷逾石火閃電，令人難躲。

范威駛慣了順風的船，今天合當遭報，祇顧「手到擒來」，根本沒往漩姑可能虛中藏寶這方面想，等瞥見寒光耀眼時，收招巳遲，雖迅捷變式，也僅僅是躲過了右手，左掌五指除姆指倖存外，四指濺血飛落塵埃！

范威一聲痛吼，漩姑却在斬傷范威之後，身形一旋，避過攻向膝間的右足，一個「雲鵬翻飛」，左肘頂在范威前胸，范威頓被頂摔倒地上，這邊的古倫濃眉一挑，哼了一聲，漩姑此時若走，或許還有機會，因爲古倫生平武技以輕功最差，比之漩姑半斤八兩，漩姑飛縱疾去，古倫很可能藏拙不追，不料漩姑自認逃巳無望，打定殺一個够本多一人是賺頭的心，七首一揚，扎向范威前心。

古倫初不料范威功力這麽差，致漩姑以快奇手法傷了范威，現在漩姑二次下手，古倫怎能容得，鐵臂倏出，五指拿下，自將七首揑住，微微一抖，右手輕揮，漩姑七首墜地，痲穴被封，古倫扶起范威，示令手下將漩姑帶回。

× × ×

响午了，雷聲遠父子心頭早巳蒙上一層陰影，漩姑矯飾赴市的事，巳經不是一天了，雷聲遠識多見廣，早巳嚴囑過愛女，不親發生任何事情，祇要妳能够回來，最遲不能超過午飯當空，過時就等於是令人傳音妳出了事，漩姑應承並奉行巳久，今朝晨間去市集，巳過午飯時刻，仍未歸來，不問可知，必是遇上了不幸，因之，他父子這頓午飯都水米未沾。

雷猛首先沉不住氣，頭一昂大踏步向外面走去，雷聲遠適時開口道：「再等上半個時辰吧。」

雷猛低沉的說道：「爸，過了所約時限巳很久了！」

雷聲遠嘆息一聲道：「我知道，不過若巳出事，現在大天白日也無法可想，說不定連我們父子都搭進去！」

雷猛道：「小心點也許不會，早去總比晚到希望大些。」

雷聲遠突然話鋒一變道：「眞是的，再遲上三天多好，偏偏在這個時候橫生枝節！」

雷猛不解問道：「莫非遲上三天，就能……」

雷聲遠接口道：「再過三天，震宇神功必成，就算三王聯手亦無所懼！」

雷猛苦笑一聲，道：「天下那有這般湊巧如意的事。」

父子再經細商得失，認爲早去好些，於是各携兵刄暗器，並嚴囑陳石生小心戒備，料到岳震宇若不見漩姑事畢回船，必來詢問，着陳石生不得多言，候三日過去，而自己父子亦未返舟時，再將事情告知岳震宇，安排定當，父子離開而去。

昔日的「金龍帮」總香堂，一切如舊，三王要重建，心腹大患未除，再者三王亦各懷私心，於是商量一切在除去黑虎父子並獲知岳震宇死謎後，再爲決定。

古倫巧擒漩姑，雖說范威痛失四指這和大局無碍，漩姑被擒却是大事，雲飛鵬阿木奇因爲古倫慶賀，並立即施展刑訊。

漩姑虎女，雖巳鞭傷累累，就是死不開口，再打下去勢將必死，阿木奇方傳令暫罷，並爲漩姑上藥，漩姑雖然一言不發，三王却咸認有漩姑在手，黑虎父子勢必自投，遂悄悄作了安排。

入夜，昔日「金龍帮」大廳中，燈火明亮，設筵擺酒，漩姑被制住了眞力，綁於廳中大柱上，如待宰的羔羊。

阿木奇在酒過三巡後，目光一掃范威道：「這丫頭傷你四指，必有所報才對，老夫作主，把這丫頭，賞給你了，聽明白，這可是『淸水貨』，祇要你能問出雷聲遠父子的藏處，找到岳震宇的下落，你就盡管抱着這丫頭，尋你的春風春雨溫床夢，懂嗎？」

范威獰笑着，點頭道：「懂，我會辦得十全十美。」

古倫冷嘲一句，道：「說空話誰都會，去辦好它！」

漩姑落於三王手中，明知必死並無畏懼，現在阿木奇把她賞給了范威，她不由從心底冒着冷汗，范威邪惡成性，無所不爲，她死不怕，侮辱却受不得，而范威將要用的方法，她想得出來，必是一種極爲殘酷的侮辱！

果然，范威離座而起，未語先笑，聲如梟鳴，嘿嘿的說道：「小雌虎，妳好好的給范二爺聽着，講，妳們家另外那一老一少兩頭虎藏身何處，講了實話，范二爺會拿着妳當人似的伺候，要不，二爺首先在這大廳廣衆的面前，剝妳變成個小白羊兒，然後再在妳身子上不能摸的地方軟軟輕輕的摸，摸得妳現出原形，任妳再貞節再烈火，二爺保證妳到時候也會撕下假臉具來哼哈出聲，那時候妳若再不實供，二爺就拿這大廳當成洞房，大家伙算是看戲的，咱們把祇能兩個人演給自己看的戲，演全它，管叫妳死不能死活着沒臉，小雌虎，不相信妳就緊咬住牙試一試！」

漩姑功力被封，人被細綁，聽了這些話，巳知必將受辱，一咬牙，決心嚼舌自盡，那知范威一縱而前，伸手點了穴道，空自急得雙目噴火，想死却是辦不到了！

范威又獰嘿嘿兩聲，伸手一揑漩姑的粉腮又道：「小雌虎，妳若答應合作，實供那老虎小虎的地方，可以點點頭，不點頭，就是說妳願意和范二爺當衆開一次『無遮會』，參參喜歡佛，嘿嘿……小雌虎，憑良心說，二爺本希望妳咬緊牙不點頭，范二爺就得其所哉了！」

漩姑生死兩難，悲恨萬分，在這短暫時刻下，她採取古人所說「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格訓，點了點頭。

范威故意的長嘆出聲，回顧阿木奇，却換得阿木奇的頷首稱讚，范威高興的笑向漩姑道：「妳不識『歡喜禪』的樂趣，竟點了頭，令人失望，小雌虎聽淸楚，我拍開妳的穴道後，妳若有半點自盡的企圖，范二爺不再客氣，話也不再問妳，咱們就來個『天廬地舍』的婚禮！」

漩姑本意，是在穴道被拍開以後，立刻自盡，如今范威早巳作了威脅，萬一自盡無功，勢將當衆遭受奇恥大辱，萬般無奈，漩姑退而求其次，以虛言搪塞，但轉念一想，彼輩往返甚快，仍難脫過失身之辱，最後下了決定，把岳震宇隱身地方當作父兄所居的那兩艘大船說出，因爲她今晨離開岳震宇時，曾聽岳震宇說「武聖三篇」神功巳經練成，所缺僅是火候稍差，「武聖三篇」是罕絕天下的奇功，無人能敵，專爲對付三王而用，雖說火候稍差，以岳震宇之能來說，三王派去的人，十有七八將難歸來，豈非一舉兩得，於是立刻又點頭作答。

范威笑了，道：「好，希望妳能放乖些！」

此時，雷聲遠雷猛父子，業巳避開明暗卡子，進了「金龍帮」，正隱身大廳正面那高大的「隱避牆」頭，對大廳中所發生的事，看的分明，答對若是聲音稍高，並能聽的淸楚，目睹漩姑被綁柱上，雷猛就待飛身撲上，雷聲遠看出暫時無險，阻住了雷猛。

漩姑頷首，范威拍開了穴道，漩姑故作十分疲憊及痛苦，呻吟幾聲，拖延時間，古倫怒哼一聲道：「小丫頭，少在老夫面前弄鬼，快講！」

漩姑銀牙一咬，恨聲道：「姑奶奶總有一天，要親手宰了你這老狗……」

古倫霍地起座叱道：「丫頭，再敢多說一個閒字，老夫拚受二友責難，立刻挖去妳的舌頭！」

漩姑深知三王的厲害，珠淚暗彈道：「家父家兄就藏在十里外『小河口』那泥沙灘……」

阿木奇沉聲喝道：「沙灘藏人，難道他們是蚯蚓？」

漩姑冷冷地說道：「沙灘邊上，有一艘載沙的船……」

適時一人接口道：「這艘船屬下知道，着實可以藏人！」

范威目望阿木奇，阿木奇笑對雲飛鵬道：「就煩雲兄，率幾名高手辛苦一趟可好？」

雲飛鵬頷首起座，古倫也離座而起道：「我也去，爲雲二哥把陣！」

把陣是假，不使雷聲遠父子有一漏網是眞。

阿木奇當然贊成，雲、古二王立即各率自己的二名好手，跨馬疾馳，直撲十里外那「小河口」而去。

雷聲遠直到約計古、雲二王行巳數里，方始悄悄一拍雷猛，低囑道：「是時候了，祇剩一個阿木奇，由爲父纏戰住他，你下手救人，得便帶上范威這個狗種，不能再放過他去！」

雷猛鋼牙一咬，悄沒聲的取出他極少使用的五寸虎叉，這是雷氏名震武林的奇絕暗器，名爲「懾魂八音」，出手之後，支支相接，每支叉柄上鐫有大小不一的孔洞，指透內力發出，遇風旋過孔洞，自發奇音擾人耳目，叉首三叉，叉爲倒鈎，中人任何地方，起出時必將肌肉撕裂，十分歹毒，因之被雷聲遠禁爲不得輕用的救命暗器，范威淫逼漩姑就範，又是叛徒，雷猛早巳打算致其於死地，得父諭示，毫不考慮的取出三支「懾魂八音」，父子頷首示意，雷聲遠倏忽撲入廳中，揚聲道：「阿木奇，老夫來了！」

雷猛却一聲沉喝道：「姓范的，納命來！」

雷聲遠話到人到，手中的「九環紅毛寶刀」劈向阿木奇，阿木奇功力雖高，也不敢硬格硬架，飄身旁避，雷聲遠怎能由他逃躲，順勢追上，廳中飲筵，未帶兵刄，阿木奇祇好以掌力應搏，吃虧不少，幸仗如此，雷聲遠始能够以一輪猛攻，纏戰住阿木奇。

范威突見雷聲遠撲進大廳，心頭一驚，又聞雷猛怒喝，抬頭時，八音寒光巳到，飛身左側而避，雷猛湧身巳達面前，另兩支「懾魂八音」，在相距五步地方脫手打到，魁偉雄猛的身子，繼「懾魂八音」，集內力於雙臂捷逾閃電撲上！

范威怎能料想得到，雷猛竟會在這短距離下突施暗器，等耳聆奇音目見寒光時，避之巳然不及，「懾魂八音」一中左胸，一插腹中，本是死數，再加上雷猛人巳撲到，十成內勁所發之雷霆一擊，正中額頭，慘吼乍起巳腦骨碎裂死去！

阿木奇耳聽到范威慘吼之聲，心頭一懍，不由瞥目觀看，雖祇一瞥，却巳失機，雷聲遠紅毛寶刀以「五虎斷門」刀法中「追命十八刀」斬下，阿木奇微一失機，左肩衣衫，巳被刀尖割裂，幾傷重穴，祇得忍住怒火，壓下恨意，以全副精神應戰雷聲遠！

雷猛如天神一招而誅范威，巳震住了

羣寇，接着收回「儡魂八音」，飄立漩姑身旁，豎掌如刀，一連三斬將綁索劈斷，漩姑被綁多時，仍有三處大穴未解，繩索一斷，人往前面仆去，雷猛伸手承之，快捷的把穴道解了開來，問道：「妳覺得如何？」

漩姑緊咬着銀牙，瑩珠淚滴，祇點頭不作聲。

雷猛安慰道：「既是處女，這算什麼，挺起來，范賊已死，餘衆仍多，還要仗着妳來成功呢！」

適時有四名阿木奇手下，仗劍攻到，皆被雷猛強勁無倫的劈空掌力格退。

漩姑果已收淚，急急活動手脚，雷猛更助她一臂，片刻間，雷猛又將攻到的五人震退，漩姑已能提刃拒敵，雷猛大喜，身形倏前，以「天星擒拏」抓住了一名惡徒，生生將劍奪下，右足起，惡徒飛空倒摔下來，頓時喪命

雷猛抖手扔劍射向漩姑，說道：「接劍，狐狗們交給妳，我要和爸聯手對付阿木奇！」

話聲中，雷猛沉吼一聲撲向阿木奇！

雷猛撲到得恰是時候，雷聲遠十八刀正好使完，阿木奇雖失一臂，但功力太高，業已摸清了雷聲遠的刀路，正打算以全力施展「天雷功」掌震雷聲遠，雷猛撲上，父子雙戰，一用拳掌一以寶刀，一左一右時前倏後，阿木奇單人獨臂僅能自保。

一干狐狗輩，在漩姑寶劍之下，已難脫身，自然更無人接應阿木奇，阿木奇却不驚慌，他已斷定剛剛漩姑所供不實，古倫和雲飛鵬必然撲空，計算時間，再有片刻則將趕回，目下自己祇是無法取勝而已，支持是毫無問題，祇要等到古、雲二人回來，雷氏一家三虎焉有不束手的道理，因此他越發小心，決不求功，拖延下去。

雷聲遠看出端倪，揚聲對雷猛道：「猛兒再加些力道，惡賊是要拖延時間，等待古、雲二老賊回來，我們不能上當！」

雷猛尚未答話，漩姑劍斬一名狐狗後，接話道：「爸爸您放心吧，古老賊雲老賊十有八九回不來了！」

阿木奇自然不信，以一聲冷哼表示了心意。

雷聲遠却追問道：「怎麼見得？」

漩姑一聲嬌叱，踢飛一名惡徒，寶劍一順，血雨濺洒，又一惡徒喪命，然後才揚聲道：「震宇神功已經習成，祇是火候稍差，古、雲二老賊此去，休想完整的回來！」

阿木奇如今驚心了，變色叱道：「那船上的人是岳震宇？」

漩姑有意「攻心」，咯咯嬌聲笑道：「不錯，就是斬斷你老賊一條右臂的岳大俠！」

阿木奇怒吼一聲，全力猛攻雷猛，掌挾勁風，他拚上了命，在知道岳震宇消息後，業已料到漩姑所說不假，古、雲二王力敵岳震宇，以二敵一應是勝數，但他深知岳震宇功力奇高，今又習成了什麼神功，設若纏住古、雲二王，則此處再無接應，當然危極，遂打定拚得傷敵之一而求生的念頭。

事情果如阿木奇所懼，雷氏父子三人所想的一樣，在那停泊沙石船的海灘上，古、雲二王遭遇到了生平未見的強敵，正作出生死存亡之掙扎！

× × ×

古倫輕功稍遜，騎術却精，胯下又是千里良駒，十里路程超過了雲飛鵬半里多路。

雲飛鵬暗中冷笑，他奸巧至極，對漩姑的話早存半疑，因此不願意全力鞭馬虛耗精力，話雖如此，雲飛鵬也不能太過丟醜，苦是苦了那六名高手，短距離以輕身夜行術提縱疾前，不比良駒緩慢，但十里路程算不得短，兩條腿的來比四條腿的總差了點兒，當古倫、雲飛鵬趕到沙灘頭，注目那艘沙石船並稍作休息時，六名高手才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趕到，古、雲二人若是體恤部下的人也好，但他們倆人剛愎自用，不等部下稍作喘息，已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的鬥上了氣。

雲飛鵬騎術上失了面子，此時冷着一張馬臉道：「古兄，咱們那個先上？」

古倫粗魯，哈哈一笑道：「一道吧，老的交給我！」

雲飛鵬有心的冷聲說道：「這樣吧，扎手的我來！」

古倫哼了一聲道：「憑命吧！」

這句話是說誰命好碰上扎手貨，話聲中，古倫却不閒着，馬上飛身而起，一衝五丈，直撲船頭而落。

雲飛鵬一聲哈哈，人雖後動，但他輕功的是高超，一拔雖祇四丈有餘，空中平步凌空而渡，一射直下，竟比古倫先一步落於船上，所落處更是船艙頂頭，這比古倫功力深妙多多！

怪！船上竟無半絲動靜更不聞人聲！

古倫左掌護胸，右掌平肩曲豎胸口尺外，猛抬足，踢落艙板，直闖進去！

雲飛鵬更先他一步震碎窗櫺，一閃而入！

艙中無人，更無半點雜物，祇正中地上設有蒲團，再就是艙頂滿是細索吊垂的兩双飛刀，刀置木架上，計數何止百柄。

古倫雙眉緊皺，直搖頭，他竟然看不出來這索刀有何用處，雲飛鵬聰明些，雖亦不知用途，但却知道必然有人在練一種罕奇的功力。

適時，突然傳來連聲慘號哀呼，心驚色變下，雙雙撲出艙去，晚了，祇見岸上灘頭，站着一個人，自己那六名一等高手，皆橫仆地下，眼見俱已喪命！

古倫和雲飛鵬懊悔恨怒交併，頓足而起，一前一後夾住了岸上人，古倫立刻沉喝道：「是你殺了我的手下？」

這人祇是冷漠的把頭一點，並沒有開口！

雲飛鵬接着古倫話鋒道：「小子報名，可是雷猛？」

這人低沉的一字一字的道：「本人岳震宇！」

雲、古二人都沒見過岳震宇，但對這個名字早已熟知，當他倆到達津沽發現阿木奇竟失去一臂時，就曾問過內情，不論阿木奇怎樣虛誇自己而貶低岳震宇，但失臂是實，岳震宇既能斬其一臂而本身並未戰死，其功力技藝不問可知，如今面面相對，古、雲二人並非普通人物，再傲再狂也深知厲害，皆各退幾步提刀以待。

原來岳震宇午間坐調眞氣，靜用神功，竟然大成，一坐三個時辰，因之漩姑一去未歸的事他並不知道，也未疑心，一直到了夕陽西下，不見漩姑倩影，仍未多心，祇當漩姑歸見自己用功正緊，回至大船，自己神功大成，急想告訴知心紅顏這個消息，但面嫩的很，所以直到應是晚飯時才去相會，這樣可以假說不見漩姑送來吃食爲借口，誰知到達之後。非但未見漩姑，雷聲遠父子也沒了影子，心頭頓時蒙上一層陰雲。

陳石年在側，岳震宇追問再三，陳石生顧左言右說東又西，岳震宇好話說完，仍難獲知確信，直到已近二更，陳石生才說出漩姑晨出未歸，黑虎父子已前赴「金龍帮」偵訪事，岳震宇恨陳石生誤事，眞想給他兩巴掌，強忍怒火飛身登岸，恰好聽到馬蹄聲音，飛高遠眺，發現了古倫等人疾馳，他雖不識古、雲等，却已動疑，遂悄然追躡其後，認出內有搏戰阿木奇於「烈火鐵擂」時的惡徒，才乘虛而上一舉格殺了古、雲二人六名手下。

目下岳震宇遭古、雲二人阻攔，勢將以一敵二，在偶瞥之下，岳震宇業已看出古倫天生神力，不可硬敵，雲飛鵬輕功過人，心中已有成算。

岳震宇由古倫和雲飛鵬神色形態上，及所誅殺的惡徒身份方面，已知是誰，但仍故作不解道：「該你們報名了！」

「老夫古倫，人稱鐵霸王！」

「老夫天山雲飛鵬！」

岳震宇冷哼一聲：「很好，古人說逢周公講禮義，遇桀紂動干戈，兩位請！」

古倫人雖狠心惡毒，却有些氣派，沉聲道：「你小子想以一敵二？」

岳震宇笑道：「目下現勢，的確是如此！」

「不！」古倫揚聲說道：「你可以任擇一位動手！」

岳震宇尚未答話，雲飛鵬搶先對古倫道：「古兄，這不是印證功力，是『除惡務盡』，講究的那門子單打獨鬥？」

古倫濃眉一皺道：「話是對，不過這小子一個人……」雲飛鵬接口道：「一個人未見的不扎手，別忘記阿木奇那一條右臂！」

古倫想了想，似乎有些心愧的一瞥岳震宇道：「你小子聽到了吧，現在祇好兩打一了！」

岳震宇冷哂一聲道：「本是如此，說什麼遮醜的話，來，岳某帶路，找個空闊地方！」

雲飛鵬陰陰一笑道：「小子動壞主意，此處難道不够空闊？」

岳震宇目光罩着雲飛鵬，冷冷地一字字有力的說道：「够，不過沙灘地軟，在你自然可以適應，本人更是朝夕縱躍已慣，古倫這人大力不虧，輕身功力方面是最爲吃虧，動上手若有誤失而致喪命，可怪不得別人！」攻心戰術果收奇效，古倫接話道：「老夫其實並不畏懼這軟地沙灘，不過爲求一展所學，姓岳的你帶路吧！」

古倫既已接話，雲飛鵬祇好悶聲不響，心裏却暗罵古倫愚魯，他從旁早已打聽出當日阿木奇和岳震宇搏戰實情，深知岳震宇輕功了得，似乎比自己祇高不低，沙灘較搏，至少可減二成功力，再配上自己的巧打，古倫的重手法，有很大的希望一戰格殺岳震宇，不料古倫上當，另覓地點，兆頭不似吉祥。岳震宇走在最前面，坦然無畏，似是根本未把名震天下的「三王」之二看在眼中，又像早已料到，或另有準備般不懼二王在身後突施暗算。

邊走，岳震宇邊開口道：「兩位到過我那條船上，可曾發現有什麼扎眼的東西麼？」

一句話提醒了雲飛鵬，他生怕古倫又搶先說話，誤却大事，立刻緊行幾步示意古倫，接口問道：「不錯，那些雨刄刀是幹什麼用的？」

「雨刄刀？」岳震宇噗哧笑出聲來，道：「那刀的名字叫『天雨刄』！」

「天雨刄」三個字，雲飛鵬似乎是在什麼地方聽人說起過，可惜一時急中想它不起了。

古倫問道：「什麼『天雨刄』，有什用處？」

岳震宇道：「昔日武聖留有三藝，武林中人稱之爲『武聖三篇』，『天雨刄』爲『至剛拏月天星手』必習之功！」

雲飛鵬如遭棒喝，又如醍醐貫頂，神色兩變，佇步不前道：「你……你習成了『天雨刄』？」

岳震宇淡淡地答道：「你猜呢？」

古倫人雖粗野，對武林中事物懂的可多，否則也難名列「無敵三王」之數了，此時也停步沉聲道：「你獲得了『武聖三篇』？」

岳震宇一笑道：「不錯，按說你們本是應該發現此事才對……」

雲飛鵬叱道：「這話如何解釋？」

岳震宇若無其事的說道：「艙中放有一隻蒲團，對吧……」

「不錯，又怎樣？」古倫接了口。

「不怎樣，那武聖三篇就藏在蒲團下面……」

話未說完，雲飛鵬倏忽倒縱而起，一言不發，疾射向沙灘而去，軟沙上登足成痕，二次再起，人已到了船頭！古倫也不慢，灘上借步，履印深有五寸，人也撲到船上！

一走門，一越窗，同時立於蒲團的左、右兩側，眞快，這是毫無隱私的全力施展輕功，雲飛鵬心頭一動，傳言輕功爲最遜色的古倫，原來暗中藏私，隱瞞實力，不問可知，或防人或自防，他是並不相信其餘二王。雲飛鵬雖然看破了內情，但此時已無餘暇他顧，目射神光緊盯着古倫，古倫亦然，雙方眈眈虎視誰也沒先動手。

突然，艙內微風輕拂，英挺絕俗的岳震宇，已立於東側，與古倫和雲飛鵬，恰成鼎足而三的局勢，也不動手！

雲飛鵬眼珠一轉，笑對古倫道：「古兄搶上此舟，想作些什麼？」

古倫沒好氣的說道：「我祇是隨行在雲兄之後，至於登上此舟作些什麼，那要請教雲兄了。」

雲飛鵬故作懊喪的道：「古兄眞是小心眼，小弟是爲求證岳朋友的話，才登舟一探虛實……」

古倫並不傻，接話道：「對對，這也正是小弟登舟之意。」雲飛鵬知道古倫成

見巳深，祇好實說心意了，道：「古兄，實在說起來，咱們和岳朋友似乎談不到寃仇……」

古倫仍不開竅道：「笑話，有他在，咱們三王秘商之事豈不是休想完成了？」

岳震宇在雲飛鵬突以「朋友」二字相稱時，巳知其意，此時冷笑接口道：「古老頭，你沒理會雲老兒的話意，因有『武聖三篇』，他巳決定和我化敵爲友，祇要能取得所需的『三篇』，一切都好商量，你懂了嗎？」

古倫恍然大悟，急忙改口道：「若是如此，老朽自然也算上一份！」

岳震宇詭笑着問雲飛鵬道：「我推斷的事情可對？」

雲飛鵬哈哈一笑，以笑掩住遮內心的愧怍道：「俗語有『寃家宜解不宜結』一句，寃家尚且宜解，何況我們根本就不是寃家，至於『武聖三篇』，老弟你業巳得其神髓，擲贈老朽等人似亦有利無害，所以……嘻嘻，所以……嘻嘻，嘿嘿……」

似以嘻嘻嘿嘿連聲乾笑，作爲話語的結束，的確是刁猾過人！

岳震宇突然神色一怔，說道：「雲飛鵬，天可憐『天山老人』一片痴心，竟會鬼使神差，收了你這樣的寶貝徒弟，並傳以掌門重任，到頭來原形畢現，却是個黑心的僞君子，岳某本可以此三篇絕藝，引使爾等同室操戈，但岳某是個頂天立地的奇男子，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不作此圖，如今……」

雲飛鵬巳聽出話鋒不善，生怕岳震宇把話講死，立即接口道：「岳朋友，此事，好商量……」

岳震宇沉聲道：「住口！岳某與爾三王有殺兄之仇，早由他人口中獲知爾等勾結實情，阿木奇祇不過是打頭陣的先鋒罷了，聽清楚，岳某斷非爾輩的朋友……」

雲飛鵬愕了，道：「岳震宇，你如此不識時務不知好歹，莫非憑我三王之尊，還懼怕你不成？」

岳震宇冷冷地一笑道：「閑話似乎說的太多了些，現在岳某不願再與爾等多言，請！」

雲飛鵬獰哼連聲，目光一掃古倫道：「古兄，當小弟和這蠢兒動手的時候，你要儘快的把蒲團下面的『武聖三篇』取出，然後聯手永除後患！」

古倫把頭一點，沒答話，目光却緊盯在蒲團上面，漸移向岳震宇身上。

岳震宇哈哈一笑，倏忽抬步，人巳站於蒲團之上，沉聲道：「爾輩現在祇有一齊攻上了！」

古倫大吼一聲，探手取出了他「雙索金斧」，左手斧在抖腕間，脫手飛出劈向岳震宇頭頂，右手斧人斧並進，橫腰掃到，這一招兩式，威風八面，是古倫絕活之一。

雲飛鵬更不怠慢，劍巳出鞘，抖臂處劍氣漫佈，劍花朵朵攻向岳震宇雙膝及足，他一心想把岳震宇迫離蒲團，以便搶奪「武聖三篇」。

岳震宇突然自動透露消息，却別有用心，漩姑失蹤，雷氏父子一去了無消息，他心急接應，是存着速戰速決之意，以一敵二想一戰竟功，兵不厭詐，他不能不利用人性弱點來助達目的！

金斧巳到，劍臨雙足，腰橫奇光，岳震宇被迫飄身側移，古倫搶先，雲飛鵬亦不後人，雙雙猛地撲到蒲團邊沿，古倫右足一挑，雲飛鵬是劍尖勾掛，蒲團倏忽被挑，飛向一旁，被岳震宇接在手中。

古、雲二人四目交瞥蒲團下面，雙雙變色，蒲團下空無一物，雲飛鵬羞怒之下大喝一聲撲向岳震宇！岳震宇冷哼一聲，突自蒲團中抽出兩柄尺八短劍，和一支方圓五寸長的竹筒，一揚竹筒道：「內中正是『武聖三篇』！」

聞言之下的古倫和雲飛鵬，懊喪悔恨之色現露無遺。

岳震宇趁此將竹筒妥置囊中，雙劍一分，身起五尺，劍光順點，一聲輕响，將艙頂一條繫鈴筋繩斬斷，繩斷，百數十柄「天雨刃」自四方垂佈下來，恰滿艙空，將三人俱皆籠罩其中！

雲飛鵬似知厲害，就待奪路出艙，岳震宇一聲冷叱，短劍暴出，一連十响，「天雨刃」在短劍擊激之下，有二十餘柄飛起，上下左右前後各走不同直弧綫射向雲飛鵬，雲飛鵬被迫挺劍格架，「天雨刃」遇格迴轉，逢架變式，激盪中，此引彼興，本祇二十幾柄飛射取敵，如今變作四五十柄嘯叫盤擊，雲飛鵬別說逃走，稍遲格攔或閃避則必死刃下！

古倫也好不了許多，岳震宇也照顧上了他，古倫金斧巨大寬重，勁道自然也猛，被格退斜行的「天雨刃」，其衝刺力量也就大了許多，剎那間，百數十柄「天雨刃」，皆被有心或無心中引牽動，發揮出罕奇的威力！

岳震宇的是磊落光明的英雄，他並未獨自退避，也在「天雨刃」所化奇陣中，和古倫及雲飛鵬一樣，憑着一身武技功力高超的造詣來應付危機！

所不同的是，岳震宇在陣中通行，如魚得水，「天雨刃」齊飛下，形成的無隙光幕，似對岳震宇不生效力，他時以短劍接觸飛刃，撥、挑、甩、刺使百柄飛刃時攻雲飛鵬，時迫古倫，雲、古二人拚盡全力，巳有手不應心之勢。

雲飛鵬刁猾過人，百忙不忘得隙逃生，冷眼留心，終於叫他看出破綻，那飛刃離開地面，皆爲五寸，雖五寸微隙，雲飛鵬巳能以「縮骨」之術滾出艙去，祇要出艙，哼，他就不再有畏懼。

此人心狠意毒，竟不把看破之事通知古倫，相反的他料到當自己得隙逃出時，岳震宇因有古倫在，將不會追趕，邪惡之徒，處生死關頭，無不一心爲己者，正邪分野也正在這種地方。

雲飛鵬既有此心，寶劍展開「金輪乍升」之式，倏忽將十數柄飛刃格向左側，左側是艙門，他人趁飛刃盪出之勢邁前三步，當飛刃重又盪來時，左手掌暗合神功，劈空拍出，飛刃擊作四下飛轉，乘此時機，身形又進，寶劍一順，立施「縮骨術」，成爲嬰兒般大，咕嚕嚕滾向艙門！

岳震宇適時沉聲道：「莫要自尋死路，火速後退！」

雲飛鵬怎會放棄這千載難逢的逃生良機，滾翻中飛刃皆自胸或背上劃空而過，越發得意，人已滾到艙門口際，脫出飛刃

威脅，又一滾，半身在艙外半在艙內，艙門早巳毀去，眼看即將平安，詎料當他鬆脫「縮骨術」意欲復原的刹那，突然頭頂寒光一片奇疾壓下，不好二字尚未出口，慘吼半聲巳被腰斬而死！

原來「天雨刃」陣式發動以後，門、窗皆有鋒利鋼閘出現，若經壓力，不論人或物，祇要多了少許重量，則鋼閘疾落，此非岳震宇故設埋伏誅敵之用，而是他自己在練習出事時所需，雲飛鵬不知，錯當岳震宇的警告並非善意，結果身遭分屍慘死！

古倫目睹利閘倏降，雲飛鵬喪命，頓時嚇破了苦胆，艙門因利閘下落巳經封閉，祇餘前後兩個窗口，古倫一面手忙脚亂的對付滿艙飛刃，一面喘息着問道：「窗口也有利閘？」

岳震宇頷首：「不錯，你想試試？」

古倫額頭汗濕，道：「岳震宇，你不以眞本領和古爺較搏，是狗熊！」

岳震宇冷笑道：「古倫，你看明白了再講話，岳某和你一樣，人也被困在『天雨刃』陣中，稍一失愼，亦必喪命，這正是彼此不須直接動手的生死較搏！」

古倫語塞，想了想道：「停下來，你把這些勞什子的鬼刀停下來，老子寧願和你眞刀實槍分個生死！」

岳震宇冷冷說道：「古倫，你在三王之中，惡行最少，人也較爲粗魯直些，聽我良言，答應就此回到你那蒙古草原，岳某不爲巳甚，放你回去。」

古倫沉聲道：「武林中沒有怕死的鐵霸王！」

岳震宇道：「古倫，岳某另有要事，話不再說第二遍，想想剛才雲飛鵬那種見利忘義的言行，阿木奇猶過於他，你替這種人賣命值嗎？何況岳某如今舉手之勞就可置爾於死地，生死繫爾一念間，岳某給你片刻時間，過時就莫怪岳某絕情了！」

古倫揚聲道：「難道你畏懼和我直接一戰！」

岳震宇沉喝道：「實對你說，雷姑娘自晨間外出，至今未歸，十有八九巳被阿木奇所擄……」

古倫接口道：「是今天早上被我擒回去的。」

岳震宇心頭一緊，道：「你們把她怎樣了？」

古倫哼了一聲道：「這丫頭滿嘴胡說，這地方就是她告訴我們的，誰知是個陷阱……」

岳震宇此時業巳決定立即趕去救應，沉聲對古倫道：「古倫，岳某將即發動飛刃的全部威力，然後以本身技藝功力脫身他往，至於你能否活命，要看你自己的悟性了！」

話罷，岳震宇穿行飛刃之中，以內力將百餘柄飛刀全部催動，艙中頓成一片飛馳縱橫的刀山光影，刀山光影中，岳震宇閃移格震，刹那間化作疾影投出艙窗。

古倫空自恨的牙癢，但在刀山光影中擋格，避尚且不及，又能奈何！

此時，在「金龍帮」大廳中的一場搏戰，恰正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漩姑一劍在手，威風八面，將阿木奇一干手下俱皆阻於一角，使彼等無法接應阿木奇，但時間稍久，寡總難以敵衆，再加上後面二三十名份屬古倫和雲飛鵬的部下，亦聞聲雲集而來，其中有兩名功力技藝一等的高手，戰未十合，漩姑巳三陷危境，若非雷猛百忙中打出「懾魂八音」爲助，早巳負傷，就這樣也巳累的香汗淋淋，喘息不巳。

阿木奇苦在祇剩一臂，又是徒手，雷聲遠紅毛刀早巳改變了路子，所發招式完全是拚命偕亡的攻而不守，阿木奇有多次本可把雷聲遠擊傷，但因如此則本身勢將中刀，唯有不進反避，况雷猛在側，拳風凌厲，三人勉强打了個平手。

漩姑久戰越發不敵，雲飛鵬所屬那兩名高手，其一瘦長，另一爲彪形大漢，瘦長人目光一掃阿木奇等戰況，立即揚聲對彪形大漢道：「老辛，這裏交給你，我去帮帮阿王，賣點力，速戰速決！」

老辛辛大力，爲外門神功有萬人敵的好手，瘦長人林楓，身懷異技能，但却始終深藏不露，包括雲飛鵬都不知其能，他怎會列爲天山隊中無人知曉，但林楓和辛大力，似有緣份，如同焦孟，而辛大力除對林楓言聽計從外，雖雲飛鵬有時也會碰他點釘子。

林楓話罷飄身欺向雷猛，左掌掛、右掌劈、直擊雷猛雙肩，雷猛旋身出拳，封架下右足直點林楓心口，於是打作一堆。

辛大力適時暴吼一聲，道：「你們給辛老子全站遠些，讓辛老子一個人來收拾這小娘兒們！」

一句「小娘兒們」，叫火了本巳氣力難支的漩姑，一提氣，手腕連震，一式九劍，抖出滿天劍花，裹住了辛大力。

辛大力人魯性猛，外門功夫業巳練成了「鐵砂掌」，普通刀劍休想傷他，漩姑所用的兵刃，在被擒時早被收去，這柄劍是乃兄取自於死惡徒手中，雖然鋒利却是凡鐵，辛大力被劍氣裹緊，自是鬧了個手忙脚亂，在他左臂橫護面目下，漩姑一式九劍，祇將他上衣斬裂成千百條　滿頭蝟髮，斬的零亂不堪外，毫無所損！

漩姑變式，劍尖順削，芳心大驚，對方不畏利鋒割體，這一戰焉有勝理，胆氣微餒，辛大力巳發覺衣碎髮斷，暴吼一聲一掌劈天而下！

阿木奇獲得林楓力助，成了單對單的局勢，未十合，雷聲遠巳祇能自防難以還攻，阿木奇桀桀獰笑，獨掌出式如同狂飈，掌掌含蓄內力，雷聲遠有一柄紅毛寶刀，不但無用，反而阻礙重重！

最有聲色的一對，是林楓和雷猛了，兩個人都是內外雙修的高手，不論眞力技巧，在在玄妙，「天指斷魂」碰上了「幽冥無路」，「五陰白骨爪功」恰被「正剛雲手」所破，一招來一招去，詭譎奥妙令人嘆爲觀止。

驀地一聲嬌叱，倩影飛空，劍直貫向阿木奇肩胸部位，原來雷聲遠一招失誤，爲阿木奇所乘，震飛八尺，紅毛寶刀脫手將墮，阿木奇順手抄接，漩姑時巳疲極欲倒，恰好辛大力貪功心盛，鐵沙掌代劈爲抓，漩姑側避，瞥見老父危極嬌叱撲上！

阿木奇本能的右躱，紅毛寶刀爲漩姑於空中接去，辛大力適時追到，阿木奇依然撲向雷聲遠，辛大力指尖巳然够到步位，吐力暴張，漩姑右臂巳在握中，若被抓

實定將斷裂，漩姑人已踏實地面，她並非有心在祇能回臂以攻自救下，左臂反甩，紅毛刀舉起一片赤霧斬向辛大力的臂膀。

辛大力自恃外門功夫到不傷之境，哈哈兩聲依然探手抓去，林楓看的分明，招呼已遲，全力一掌格使雷猛無法逼進，接着身形倏閃恰好趕上接應辛大力，左掌一翻抓住了紅毛寶刀，對辛大力叱道：「糊塗，這是寶刀，碰不得！」

奇怪的是他並不奪刦紅毛刀，更不和漩姑動手，却指點完了辛大力後，對漩姑一笑道：「我這兄弟是粗漢，姑娘手下留情。」話鋒乍止，人已返撲雷猛，二人又戰於一處。

林楓阻住雷猛，救下辛大力重撲回戰，其快如風，顯現出他那深藏不露的一身罕奇功力！

雷聲遠時已站起，實刀已失，更非阿木奇敵手，漩姑雖想立將寶刀遞交老父，惜爲辛大力纏住，有心無力！

雷聲遠被迫無奈，探手取出四支「懾魂八音」舉對阿木奇，阿木奇深知厲害不敢逼得過近，迫得他在丈外停步，他倆遂成了彼此虎視待機的局勢。

適時遠處突然傳來一聲怪嘯，隨聲自外飛落一人，此人已然帶傷，撲入廳中，目光掃處神色一變，一跺脚，才待穿窗而出，人影一閃，林楓已攔住了這人的退路，勁風突吹，又現人影，竟是岳震宇，正當這人後退數步，雷猛突失敵手，也一縱面前，岳震宇立即說道：「猛兄請助帮主戒備嚴守，祇要不使阿賊脫逃就行！」

話鋒一頓，岳震宇轉向林楓道：「在下甚感兄台阻住此賊逃路，如今請兄台暫退容在下誅之！」

林楓一笑道：「閣下可是黑水『小白龍』？」

岳震宇拱手道：「不敢，小弟是岳震宇！」

林楓手指被阻之人，說道：「岳帮主知道他是誰了？」

岳震宇頷首道：「本來不知，在下適才疾行接應雷帮主，途中突逢有人激戰，從答對中，聽出此賊姓郭名震人稱『白眼狼』，爲仇家自數百里外追殺至此，他所率手下和他那代作兇手的孩子，已皆被仇家沿途誅殺，在下料其無路投奔時，必來此處，果然不錯，在下直追而至……」

林楓接口道：「對，此賊正是『白眼狼』，岳帮主，在下獲知此賊曾受多金，慘殺令兄，帮主追逼此賊，想來是要爲令兄復仇了？」

岳震宇道：「此乃當然之理。」

林楓道：「岳帮主，此賊乃爲阿木奇所收買者，雖係兇手却非主謀，在下可能討個情面，帮主去誅元兇，在下殺此賊了斷舊案？」

「舊案？朋友是……」

「在下林楓，世居長安，先父林世傑，有年因事結仇邱姓人家，此賊爲邱姓人家收買，一夜間殺在下全家三十四口，在下爲此賊奔走天涯……」

「請問，令尊可是『佛心聖手』的林世傑？」

「不敢，正是先父。」

岳震宇誠摯的拱手道：「先兄在日，曾數次談及令尊昔日救其不死事，林兄，咱們一言爲定，此賊就交給林兄，但林兄小心，最好是馬上了斷以免夜長夢多！」

林楓頷首稱謝，立刻召回辛大力，岳震宇再次拱手，飄身直對阿木奇，並對雷氏父子三人道：「請代壓陣，並監視郭賊，阿木奇交與震宇吧。」

雷聲遠含笑應退，岳震宇不再多話，湧身撲上！

士別三日刮目待之，岳震宇身懷「武聖三篇」，已立百戰不敗之地，阿木奇爲求活命，全力掙扎，全力猛攻而不顧自己的傷死。他辦法用的固然對，可惜錯對付了人，岳震宇的「天星雲手」，自防有餘，「破天震雷力」攻堅誅敵無不摧者，阿木奇三合，已被震力傷了僅有的一隻左腕，心懍神驚，一招「虎雙撲」，看似欲拚生死，實則中途撤身，倒縱而出，一射五丈越出了側窗！

岳震宇一聲沉叱，身法展開，後起先到，人凌空正在阿木奇上方，右足猛蹴，「震山力」發出，一聲折骨脆响，恰與正遭林楓奇招破腹的郭震慘號互應，一於廳外，一在廳內，元兇巨惡雙雙慘死！

岳震宇恨仇已了，與林楓交成好友、津沽地面，讓給了雷聲遠父子，他在早經已議下，喜獲賢妻，光和日暖，林楓已諾與岳震宇創業遼東，馬踏青石，得得聲中，大英雄載得美人歸，而「小白龍」津沽爲兄復仇事全篇完結。（完）

日本野武士揭秘錄

麥中青・文
盧令・圖

絕谷神弓



「烏宿孤村」身懷絕技

奧羽山脈最凶險的一處，就是「絕谷」，武林高手「弓川霸」佈局殺人，無數英雄人物，貪戀財色，死在他的指掌之下，最後，「烏宿」孤軍作戰，跟他一家人拚個你死我活，走進絕谷的人，只有一個人生還，却又不是他。

日本的奧羽山脈，伸展到四海本州那邊，不單是山形奇特，還有些武林高手隱居，每年每月，都有人冒險走向危岩絕壁，訪尋行踪詭異的隱士，走倦了一雙脚，自然想找個地方停步，如果又渴又倦，發覺前面不遠的一處有一個茶寮，必然喜出望外，加緊脚步走過去。

那天中午，陽光猛烈照射，使一座茶寮變成沙漠中的的綠洲那麽可愛，有一個青年穿了很樸素的衣裳，有刀無劍，看來是個「野武士」，他正在加緊脚步走向茶寮。

山深林密，幾乎沒有路，怎會有人開設一個茶寮做生意呢？他險些不相信自己的一雙眼。

越走越近，他不單是看見茶寮還看見竹竿竪起，有一塊破布，隨風飄揚，上面寫了斗大的兩個字，那是「病虎」。

他還看見很簡陋的枱椅和茶壺，跟着看見一個彪形大漢，茶寮之內並無旁人，他趨前打個招呼說：「這裏是茶寮嗎？」

「是的，竹竿有旗，你可以看得出來的。」

「我當然看得出來，你大概是病虎先生了，是也不是呢？」

「不，病虎是我的爸爸，他去世多時，我是小虎。」

「小虎兄，可否賣一壺酒給我呢？我叫做烏宿孤村。」

「烏宿先生，這個茶寮只是賣茶，不賣酒。」

「爲甚麽賣茶不賣酒呢？」

「因爲我從來不喝酒。」

「很少像你那麽粗壯的人不喝酒，你不喝酒，想來一定有個原因。」

「原因嗎？很是簡單，我的爸爸病虎一直在這座荒山開設茶寮，同時賣酒，根本上沒有人光顧，一缸缸的美酒使他垂涎三尺，忍不住天天喝酒，日子長了，酒患發作，就此喪命，酒是他自己喝的，我想報仇也辦不到，只好戒酒，視酒如仇。」

「小虎兄，你的爲人眞的爽快，照情形看，你的體格魁梧，一定武功不弱，何以躲在深山賣茶呢？」

「烏宿兄，如果我沒有把一個人的名字說出來，你不會明白我何以留在茶寮賣茶，與草木爲伍。我想說的人就是江湖上稱做天下第一弓的弓川霸。他是我爸爸最要好的朋友，爸爸開設這個茶寮就是替他送客上山，爸爸臨終吩咐我必須履行這個任務，直到弓川霸死去，然後毀了茶寮走開，故此我一直守在此地。」

鳥宿想了想，說：「我在江湖上行走的日子不多，沒有聽見過弓川霸這個大名，眞是慚愧！不過，你說他是天下第一弓，且又留在荒山，形同隱士，料想他是武林高手了，不必跟我相見，我也明白，可是，你說負責送客上山這一句，我却猜不透，你可否多講幾句呢？」

「好的，鳥宿兄，喝了茶再說吧，除了茶，還有烤肉、燒餅，你任意享用，我們儘可以邊吃邊談。」

「那就太好了，我不單是口渴，肚子也餓了，甜的鹹的全想吃！」

過了一會，兩人眞的很有興緻交談，小虎說：「鳥宿兄，我說的送客上山，實在有些玄妙，我根本上就不知道所送的客究竟是甚麼人，姓甚名誰，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凡是過路客，有氣有力，走了長長的路，抵達茶寮，必然身手不凡，如果我向他說出條件，他也符合我的要求，他就可以跟隨我走到絕谷的一座倚山迎翠樓，跟弓川霸見面。他有幾千斤金子，還有一個孫女，待字閨中，貌美如花，叫做弓小英，任何人能夠找到他用勁弓射出去的金箭，他就把小英和金子送給這個人，自行入山修道，不過，想我送客上山的人，也要做得到三個條件。」

「那些條件是甚麼呢？」

「第一個條件就是贈給我一兩金子，作為帶路錢，第二個條件是他必須表演軟硬功夫，我自問不及，第三個條件就是弓箭。那個客人如果沒有拉弓射箭的上乘功夫，也是白費氣力。」

鳥宿聽了，很是高興，說：「我本來不必到山上去，不過，聽了你的話，我十分興奮，很想到山上走走，希望你讓我碰碰運氣。」

「好的，你是否帶備了金子呢？」

「當然帶備金子，如果我沒有金子，憑甚麼資格跟你交談呢？金子在這裏，請你收下。」

說完了這一句，他探囊取出一個細小的金元寶來，大喝一聲：「拿去！」

只見他的右手向下使勁一拍，那隻金元寶就嵌進二寸厚的木桌裏面，只有少許露出來。

這種腕刀，剛中帶柔，才可以使金子深深的藏在木桌裏面而桌子沒有壓爆，小虎吃了一驚，說：「兄台的腕勁如此深厚，只是這一招，已經反映出兄台的內勁以及硬功確是出類拔萃了，可否跟我過幾招拳脚玩玩呢？」

「這是你提出來的條件之一，我當然不會推辭，我們就在店外的空地交手好不好？」

「我正是這樣想。」

很快兩人就分東西位站定，不約而同的衝向對方，小虎的體型雄偉，拳風呼呼，實在不易接招，不過，鳥宿的功夫勝過他許多，只是左閃右閃，小虎就無法打中他，鬥了幾個回合，小虎沒有收拳，嘴上却大聲講話：「兄台，就算你一定打贏我，也要發招，才使我輸得心服口服，只要你把我打倒就算了，別把我打到重傷。」

鳥宿哈哈大笑，說：「我怎會把你打傷呢？只是設法令你覺得無法再鬥下去，那就稱心滿意，我就快施展的一招叫做猴子偷桃，你聽見過沒有？」

「我眞的沒有聽見過。」

那時兩人已經十分接近，小虎乘着對方大意，突然一個冲天炮，左拳由下邊打上，如果打中對方的下頜，一招就可以分出高下，殊不料對方早有準備，拳來不避，左右手一齊發力，捉住小虎左腕，先行扭一扭，又再壓低，跟住把他的拳頭用變掌包住，扭向外邊，小虎就痛如刀割，不由自主的跪下來。

如果鳥宿全力壓下去，他的左腕勢必折斷，小虎沒法不認輸了，鳥宿鬆了手，小虎站起來，依然是雄糾糾的模樣，一點損傷也沒有，呆望着鳥宿，半晌也說不出話來。

鳥宿笑了一笑，說道：「這種功夫是我向一個中國朋友學回來的，叫做擒拿手，東洋拳術只是分做剛柔兩派，剛的練習空手道，柔的練習柔道，完全不懂尅制關節分筋錯骨的功夫，故此受制於擒拿手，並非我的本領大過你，只是你不懂得我使用中國功夫來應戰而已，剛才我多次避過你的拳脚，就因為我使用中國功夫的八卦游龍掌，你現時大概感覺到我不容易應付了吧？」

「鳥宿兄，你已經闖過兩關，只要你能夠拔出三枝箭來，其中有一枝箭射中紅心，就是功德圓滿，我可以送客上山。」

說完，他拿出一壺箭來，另加一把弓，此外，他還伸手向前面一株大樹那邊指過去。

鳥宿定眼一望，只見樹幹有一截是把樹皮剖去的，遠望過去，剛巧是一個白圈，他很快就明白，說：「小虎兄，你說的紅心恐怕是這個白圈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正是這個白圈。」

「那個白圈距離我實在太近了，很容易射中，我自信退後二十步也可以射中，此外，我還能三箭一齊射中紅心。」

「怎樣子三箭一齊射中紅心呢？你的意思是否用一把弓連發三箭？」

「不，三枝箭一齊射出。」

「鳥宿兄，三箭一齊射出，這把弓不夠份量，應該換過一把特別粗壯的大弓，你是否想叫我換弓呢？」

「是的，不瞞你說，我眞的有這種想法。」

「那麼，容易得很，我立刻在此替你換弓。」

小虎說完，轉身走入店內，很快就走出來，手上多了一把弓，看來有二三十斤重。

鳥宿接過它，拔出三枝箭來，只是向樹幹瞄了一眼，拉弓便射，颼的一聲，果然三箭齊齊射出，正中紅心。

小虎很是興奮，說：「鳥宿兄，你眞的是箭無虛發。」

鳥宿說道：「剛才我說過可以退後二十步射箭，仍然可以射中紅心，現時我仍想履行這個諾言，射給你看，你也想看看嗎？」

「鳥宿兄，不必再射了，因為你已經符合我的條件，如果你退後二十步發射，三箭落空，反而不妙。」

「不要緊，假如我眞的是三箭落空，就算我不能夠完全符合你的要求好了，怕些甚麼？」

說完這一句，鳥宿就退後二十步，表演他的箭術。

他把三枝箭扣緊，向前射出，果然插入白色的樹幹上面，並且沒有把原來的三枝箭弄跌。

一共六枝箭插入樹內，十分穩定，小虎吃驚說：「鳥宿兄，你眞是了不起，相信小英一定嫁給你了，你快些告訴我，你是否結了婚？」

「我只是二十四歲，那麼年輕，怎會成家立室呢？坦白點說，功業未有建樹，我不想結婚。」

「你眞傻！小英起碼有一萬兩黃金做出閣的嫁粧，你還怕養不起她嗎？」

「不，並非如此，我總是覺得男兒志在四方，太過早成親，壯志消沉，將來一定沒有甚麼成就，故此我完全沒有結婚的打算。」

小虎向他瞪了一眼，說：「鳥宿兄，恕我多言，你既然想建功立業，應該到一處有仗打的地方，幹甚麼走入深山？」

「你有所不知了，我會得走進奧羽的山林，並非為了功名，只是謀生的一種途徑。」

「謀生嗎？難道你是獵戶？」

「說我是獵戶也可以，說我不是獵戶也可以，我此行只是想捕捉千年巨蟒。」

「那就更加奇怪了，那條巨蟒跟你有殺父之仇嗎？」

「不，想製造六尺闊的大鼓，就要用千年巨蟒，我的意思只是想找到那麼大的蟒，用箭殺了牠，剝皮製鼓，製成的蟒皮鼓可以賣五百兩金子一個。」

「只是為了捕捉巨蟒，你就走進深山絕谷嗎？」

「是的，實情確是如此，殺死一條巨蟒，並無困難，成問題的是我不知道牠在那一處地方出沒。」

「那麼，總有些綫索可尋吧？」

「有一點，我知道奧羽山脈許多個山谷當中，只有絕谷這個地方，有千年巨蟒，可惜我不是在這裏生長，根本上不知道絕谷在甚麼地方。」

「你以為怎樣子的山谷才是絕谷？」

「你恐怕弄錯了，荒山野嶺，當然有些山谷杳無人烟，如果每一個沒有人居住的山谷都叫做絕谷，恐怕在奧羽山脈可以找出二三十個，我說的絕谷是它本來已有了這個名稱，那個谷又深又闊，不見天日，走了進去，九死一生，一直叫做絕谷，並非它無路可走才叫做絕谷。」

「也許我的爸爸病虎，知道有這個谷，我自問孤陋寡聞，沒法帮忙你，不過，弓川霸一向隱居在山外樓，他經常到人跡罕到之處摘葉挖根，採些沒有名稱的藥草，或者他懂得絕谷在甚麼地方，亦未可料，為今之計，你還是給我帶上山看看他好些。」

「甚麼時候動身呢？」

「隨時可以動身，現時立刻動身，可以在斜陽未落的一段時間抵達山外樓，你的意思怎樣？」

「我完全沒意見。」鳥宿冷靜的說。

那一座茶寮沒有一種器物是值錢的，小虎只是收了金子，關上了門，便可啓程，至於鳥宿，他沒有行囊，不過腰間掛刀，總算是個武士，叫他上路，他隨時拔脚，為了趕路，途中沒有交談，只是走到一些可以歇脚的地方，然後交談幾句。

走了一個時辰過外，兩人坐在石上歇息，小虎說：「鳥宿兄，你的身體眞是壯健，武功又好，看來我們不用等候到天黑就可以抵達望鄉台，只要走到望鄉台，前面便是山外樓了，那個地方就像是砌好了樓閣然後吊上峭壁的，叫做山外樓，名符其實。」

三十斤重的一枝金箭

他們千辛萬苦然後攀登到離地千丈過外的峭壁，抓緊了樹幹，向東南方眺望，相距不遠之處的峭壁中段，眞的有一堆木閣，伸展得很遠，向那邊多走幾步，發現了一塊岩石飄了出去，站在那一處，鬆了口氣，說：「小虎，那邊的樓閣分明是從崖石飄出去，看來確是山外樓了，怎樣走過去呢？」

「十分簡單，抓住一條低垂下來的籐，搖了幾搖，然後飛躍過去，那就可以達到目的地，不過你必須有足夠的自信心才可這樣做，你有沒有把握飛躍過去呢？」

鳥宿說：「小虎，我很信任你，只要你走在前面，我就可以在後相隨。」

「好的，我先走一步，由上邊垂下來的籐，會是很穩的，你放心飛躍好了！」

小虎只是輕輕說了一句，便即縱身飛躍。

看來這樣做是不成問題，鳥宿緊隨在他的背後，他的武功高過小虎，小虎能夠做得到，他當然可以做，一點也不着急。

兩人先後飛越四十多尺，安然降落，然後鬆手，長長的籐很快就彈開了，有一個中年人伸手打個招呼，說：「歡迎兩位駕臨。」

小虎替他們二人介紹，鳥宿望了望弓川霸，發覺他雖然是六十過外，神閒氣定，目光炯炯，顯然是武林高手，不覺肅然起敬，湊近一點，說：「神弓大俠舉世知名，晚輩有幸跟大俠晤聚，受益良多，大俠有甚麼吩咐？儘管明言。」

他說得如此謙虛，弓川霸很是高興，叫小英走過來，由他介紹她給對方認識。

鳥宿只是向她打量一眼，心上一動，不由自主的滿臉堆笑，跟她交談。她也是有說有笑的，稍停，小英有事走開，只是剩下他們三人在一起，弓川霸說：「這一座山谷的確是人間罕見，可以說是整個世界的盡頭，我也不知道，它是甚麼名稱，隨意給它一個地名，叫做絕谷，如果你們對它發生興趣，趁着斜陽沒有完全收斂，我試把兩位帶到倚天台看看。」

鳥宿恨不得細心看看四方八面的環境，立刻點頭，他就跟隨弓川霸走上更高的一層。

弓川霸指着對面的石壁，說：「兩位如果細心看看，很容易就發覺這個地方恰巧像是一個深井，從我們站着的地方伸展到對面石壁，起碼有五千尺，這是東壁，我們這邊是西壁，還有南壁和北壁，陽光漸弱，一時着不出來，一眼望過去，只是看到一層層的陰影而已，南北兩邊石壁的盡端剛好跟東西兩邊的石壁相連，豈非一

個深井？這種地形可謂極端險惡，加上了山深林密，龍蛇混集，猛獸層出不窮，置身其間，實在是九死一生。」

小虎說：「先父在生，曾經走入絕谷採藥，給千年大蟒咬了一口，却又沒有喪命，被人打救，料想他的救命恩人一定是你了，是也不是呢？」

「不錯，是我救他的，因爲我也很喜歡到谷中採摘草藥。」

「你不怕千年大蟒以及神龜之類的古怪動物嗎？」

「我也怕牠們的，不過，谷中每天中午前後，陽光直接投射下來，蛇虫鼠蟻必然走避，那一段時間就很是安全，餘下來的所有時辰，俱是不妙。」

只是寥寥數語，已經把絕谷的可怕形象寫下一個輪廓，小虎忽又開口，對弓川霸說：「神弓大俠，我忘記把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說出來，現時多講一兩句仍未爲遲，這一位少俠烏宿孤村，三代俱是捕蛇製鼓謀生，他初時絕不知道走向望鄉台，進入山外樓，可以碰碰運氣，得個嬌妻，兼有黃金萬兩，只是想找絕谷去捕大蟒，剛才你所講的話，正合他的心意，別人怕千年大蟒，他偏要捕捉大蟒，剝皮製鼓，多麼有趣。」

弓川霸眼睛一亮，說：「烏宿先生，你眞的是不怕大蟒？」

烏宿說：「我們三代都是捉蟒爲生，怎會怕牠？不妨對你說出這種秘密，我從三歲開始就用硫磺水浸浴，每旬一次，直到二十一歲，然後停止，身上到處是硫磺氣味，故此我絕不畏懼蟒或蛇，可是，這一招雖生效，却是害了我，弄巧反拙。」

小虎覺得困惑，說：「烏宿兄，對你來說，一生不怕蟒或蛇，隨意在山林走動，豈非大妙？別人求之不得的事情，竟然落在你的身上，爲甚麽你反而不滿呢？」

「你忘記了，小虎兄，我是捕蛇捉蟒爲業的，假如所有大蟒毒蛇，嗅到我的氣味就遠遠避開，我豈不是吃西北風嗎？」

他說的話言之成理，却又聽來十分古怪，小虎以及弓川霸不約而同哈哈大笑。

閒談之際，忽然眼前天烏地暗，風雲變色，小虎說：「我們還是走囘客廳吧，鬼風吹襲，山岳動搖，一個不當心，被它吹下絕谷深淵，便即變成肉醬。」

他只是說到這裏就無法再說下去，一陣強勁的風封住了他的嘴。

烏宿雖然武藝高強，被強勁有力的風横掃，險些站不穩，弓川霸却若無其事，至於小虎，竟然東斜西倒，跌跌撞撞，沒法留步，被鬼風吹進屋裏。

霎時間，一層層的黑雲遮住晴空，耳邊聽到嗚嗚之聲，煞是可怖，小虎已經沒法開口了，可是，弓川霸仍然可以在風中講話：「烏宿先生，請你同到黃泉雅座乾杯！」

山外樓有許多怪異的名稱，黃泉雅座就是其中之一，只是短短的一瞬，已經入黑，小英亮了燈，坐在祖父的身邊，有如小鳥依人，更是惹人憐愛，烏宿不由自主的向她多望幾眼。

弓川霸早已吩咐她準備晚宴，酒肉紛陳，賓主盡歡，弓川霸豪氣逼人，說：「這個地方稱做黃泉雅座，比較不醉無歸更進一步，簡直是一笑入黃泉。我一直就有這種想法，百年人壽，很快就完結了，爽爽快快的喝醉了酒，乘風歸去，確是一件好事，故此我把這個地方定名黃泉雅座，每一次我在這個地方喝酒，總是喝到昏昏沉沉，若不是小英留在我的身邊，扶我囘到寢宮，我此刻已經不在人世。」

說話溜了嘴，他趕快補說一句：「烏宿兄，我剛才失言，把睡房說是寢宮，太過荒謬，請你見諒！」

小虎說：「神弓大俠，你的模樣確是很似皇爺。」

弓川霸縱聲大笑，沒有再說甚麽。

只是短短的一次小敍，烏宿已經對弓川霸有很深刻的印象，小虎說得對，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人比較他更加逼肖皇爺的人，如此一個形容奇特且又博學多才的人，爲何隱居在山外樓這種地方呢？眞是莫測高深！」

當晚，烏宿就以嘉賓姿態，在客房歇宿，小虎沒有下山，在另外一個客房歇宿，夜裏聽到震耳的山風，還有鬼哭神嚎之聲，聽來更加難受，烏宿不斷的推想弓川霸兩父女何以隱居絕谷，總是沒法找到答案，他跟小虎分房歇宿，否則，他就向小虎問個明白。

一宿無話，翌日陽光滿眼，三個人又再聚在一起吃早餐了，吃餐的地方不是「倚天台」，是「望絕台」。

說也奇怪，昨天所見的絕谷，陰雲密佈，想望遠一點也辦不到，那時陽光十分旺盛，不單止可以看到對面的東壁，還可以看見下面的澗谷以及蒼勁的古樹，甚至看得各式各樣的野花，如果說晚上所見的景色作冬天，那就可以說早上所見的風景像春天了，難得有一個地方包括春夏秋冬四季的景象，無怪弓川霸戀戀不去。

可是，他說過的一句：百年人壽，爲歡幾何？想下去却又有些黯然。

烏宿雖然是個豁達的孤客，心情開朗，想起了獨居危樓與壓世隔絕的滋味，仍是心上一沉。

弓川霸彷彿看穿他的心事，說：「烏宿先生，一個人如果能夠做得到與世隔絕，並非苦事，而是一件樂事，不過，這種修養並非凡夫俗子能够做得到的，我苦修多年，仍然做不到心如止水。」

跟着，話題一變，落在弓箭上面，說：「今早你還沒有覺醒，小虎已經起床了，他把你的武功對我說知，原來你的箭術十分精湛，今後恐怕你要做箭王了。」

烏宿暗吃一驚，說：「我怎配稱做箭王呢？你才是天下第一的箭王。」

弓川霸說：「烏宿先生，你不要弄錯，那些人只是把我稱做弓王，或者稱做神弓大俠，沒有一個人把我稱做箭王的，可見我擅長用弓，並非擅長用箭。」

「弓和箭是分不開的，爲甚麽你這樣說呢？」

弓川霸笑了笑，說：「如果搏到盡，便要分開，否則，難以分辨誰是弓王或箭王。至於我被人稱做神弓大俠或弓王的原因，純然是我能够拉得開二百斤重的大弓，射出三十斤重的大箭，坦白點說，如果叫我拿着普通的弓箭發射，我 是成績低劣的，未必會勝過你，你想看看我的弓嗎

？放在左邊的一截，就是那一把弓。它重二百斤，用它發射的箭，重三十斤，這種弓箭不容易使用。」

他們交談之處，叫做「望絕谷」，也是「山外樓」的一部份，因爲它對準絕谷，且又伸到最前，「望絕」這兩個字，反過來聽聽，便是「絕望」。只是這個名稱，已經不同凡响，何況它還架起了二百斤重的大弓呢？更加是看來可怖了，不過，在武林高手的眼中看來，却又不是怎樣可怖，反而覺得很有趣。

烏宿一看再看，又再看看放在旁邊的一堆鐵器。他也是武林中人，當然可以分辨鐵枝以及鐵箭。那些鐵枝全是一邊扁平另外一邊尖銳的，顯然是「箭」。

每一枝鐵箭都有六尺長，各重三十斤，烏宿定眼看時，弓川霸緩步走近，說：「那些鐵箭是我平時練習的，正式發射，用的是金箭。這樣做並非炫耀我的財富，而是因爲金箭本身反光性特別強，容易尋找。還有一點，鐵箭會生銹，金箭不會生銹，保留的時間長些，有時走下絕谷的人過了一個月還找不到一枝箭，如果它是金箭，容易尋找得多。」

他說得興奮，順勢往下說：「烏宿先生，你也想看看我如何使用大弓，射出鐵箭嗎？」

「我眞的很想開開眼界。」

「好，我姑且把一兩枝鐵箭射給你看，我先要說的是弓，它由萬年籐製成，粗如手臂，拉到盡，以變成圓形，但却不容易拉，如果沒有一個鐵架承住它，更難把它拉到盡。」

給他說了這麽一句，烏宿然後注意到前面不遠之處，有一個鐵架，大弓横放在鐵架之上。

「神弓大俠，我覺得拉開二百斤重的大弓，已不容易，你居然有本領放箭，眞是難上加難，我很想看看，你現時就拉弓放箭吧。」

「好，你等着瞧好了。」弓川霸很悠閒的說。

他緩步走向鐵箭那邊，從地上檢起一枝，搭在弓弦之上，由於鐵箭太長，沒法「上弦」，他逼於退後兩步，看見箭在弦上，然後把它射出。

那時已經靠近中午，陽光相當旺盛，箭去似流星，終於失去了踪影。

「它是否插在東壁的崖石之上呢？」烏宿衝口而出的說。

「看來它好像飛到對面的峭壁了，不過，它是否插在崖石的裂縫，却要碰碰運氣，崖石本身就是堅實如鐵的，如果它缺少力量，恐怕碰了碰崖石就跌下來，反之，石上有些裂紋，偏巧它插在崖石上面，那就有可能留在該處，說來說去，總是使用金箭好些。」

烏宿說：「三十斤重的一枝金箭，相當貴重，如果有人拾了它，不再走囘來，你不是失去一枝金箭嗎？」

弓川霸笑了笑，說：「我不相信小英比不上一枝金箭那麽値錢。」

烏宿恍然大悟，不過，他仍是有些不解，說：「神弓大俠，你用金箭選婿，不是有些牽強嗎？假如檢了金箭把它交還給你的人，是個濃鬍子大漢，渾身臭味，你也把孫女送給他做太太嗎？」

「是的，我一生言出必行，孫女沒有選擇的權利。」

六個人走進絕谷

小虎吃過中飯就走，烏宿單獨留下來，那一座「山外樓」本身就是多姿多采的，加上了遠眺近望，景色奇麗，實在是看之不盡，況且小英長在身邊，有說有笑，烏宿不嫌寂寞，使他感到不耐煩的只是這一點，弓川霸堅持要守候到有五六個武林高手，願意向命運挑戰，然後射出金箭，沒有人走近病虎茶寮，或者走向茶寮的人全是起碼貨色，連小虎也鬥不過，那就沒有人送到望鄉台，他必須一天天的守候。

另外的一天，只是弓川霸跟他在座，弓川霸多喝兩杯，守不住了嘴，向他打量一眼，說：「烏宿先生，我只有一個孫女，相依爲命，倘不是我渴望走到更加有名氣的深山修道，决不會讓男人的手碰在小英身上，既然我决心走開，留下萬両黃金，當然想看看孫女婿究竟是怎樣子，遭逢亂世，除了武藝超羣，還要心狠手辣，故此我用金箭選婿，非結集五六個高手不可，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有點明白，却非徹底領悟。」

「說出來給我聽聽解悶也好，說錯了也不要緊。」

「那麽，我索性把你的心事說出來好了，我認爲你用金箭選擇的目的就是想五六個人，你爭我奪，死剩一個，原因是金箭有三十斤重，長達六尺，不易收藏，把它從崖石拔出來的人，必然受到別人襲擊，他想活着把金箭帶囘山外樓，只有心狠手辣，把同行的人幹掉。」

「是的，烏宿先生，你眞是聰明，到時我只是担心你不够陰險。」

「爲了小英的幸福着想，怎樣傷天害理的勾當我也肯幹，到時我一定把他們趕盡殺絕，我未必檢取金箭，但最後把金箭帶囘來的人，一定是我。」烏宿傲然說。

「憑着你的武功，你大概可以辦得到，只就可惜你須依照規矩去做，不准携帶弓箭。」

烏宿聽了，說：「弓箭是我懂得的武功當中最弱的一環。」

弓川霸吃了一驚，說：「你眞是厲害，端的是後生可畏！」

烏宿沒有跟他談下去了，因爲小英在大廳裏面呼喚他。

人與人之間，無論如何，總是要講緣份的，五年之內，弓川霸殺了不少登山求親的人，他從來不肯讓小英隨便跟別人聚在一起，只是烏宿例外。

小英根本上就看不起每一個向命運挑戰的人，可是，對於烏宿，她却另眼相看，甚至她自己也沒法找得出爲甚麽發生這種變化，如果烏宿發脚追求她，可能很快就俘虜她的芳心，可是，烏宿的命運如何？他自己也沒法預卜，因此他不敢過份放肆。

雖然「山外樓」只有三個人居住，他們各懷心事，始終沒法推心置腹的無所不談，似乎三個人都有共同的願望，盼望烏宿在一次深入絕谷檢取金箭的時候，只有

他一個人把那枝箭帶回來。

他是否有這種本領？這個問題，當屬次要，最要緊的是他自己運程如何。

小虎還沒有把別的求親者帶到山外樓，他憑甚麽推斷未來的對手是怎樣子的？實情如此，三個人當中隔開了一層霧。

不管怎樣濃的霧，總有一天消散，小虎再度出現，把五個求親的人帶到「山外樓」，連同鳥宿，便是六個。鳥宿所期望的一天，終於降臨，他經過最後的一晚在客房之內歇宿，就要接受命運的挑戰。

跟他一起準備到絕谷檢取金箭的人，一共有五個，包括獵戶「樹根」，教頭「鐵拳三岳」，渾身邪氣的奪命劍客「江心沙」，以及兩個逃犯，一個叫「閃靈」，另外一個叫「閃電」，他是閃靈的弟弟。

這樣子的六個人，包括鳥宿在內，他們集中在一起，看見弓川霸把金箭捧來的一瞬，睜大一雙眼。

弓川霸說：「小虎大概巳經把這一次檢取金箭選婿的程序告訴你們，不必作任何一種補充了，總括一句，我認箭不認人，那一個人把金箭帶到山外樓，親手把它交到我的手上，他就是我的孫女婿，除了娶她，還可以得到黃金萬兩。言盡於此了，你們有甚麽話要說的沒有？」

「我們沒話說了，我只是想問問你，這一座山外樓下面有千尺深，沒有繩梯，也沒有山徑，兩邊的石壁雖然有山徑，跟這一個樓閣並不相連，怎樣飛過去呢？」

有人提出這個問題，弓川霸聽了，說：「這一座山外樓雖然跟外邊隔絕，却有辦法相通，因爲高處有許多籐低垂下來，每一條籐俱是很穩固的，只要你抓住它向南壁或北壁縱身一躍，便可置身於你想去的地方。」

「歸途呢？」

「在南壁或北壁那邊都有長籐，儘可以抓住它依照去的時候飛躍回來，甚至先到望鄉台然後跳到這邊也可以。不過，先決的原則仍是看清楚那一枝金箭發射的方位，否則，在絕谷之內摸索相當危險。」

「好的，我們明白了，你射出金箭之後，我們逐個去，抑或一齊去？仍要你的指示。」

「照我看，逐個搜索，比較好些，雖然先走一步的人比較容易拔出那一枝插在東壁的金箭，可是，拿到金箭的人不一定是安然走回來的，這一點十分重要，希望每一個人都把它記在心上。」

弓川霸再問一句：「誰打算先走一步呢？」

「我想先走一步。」鳥宿冷靜的說。

「有沒有人跟他搶先走呢？」

沒有人開口。

這件事情就此確定了，鳥宿走了之後，隔半個鐘頭，才有第二個人往下邊走。

鳥宿爲甚麽搶先走呢？

沒有人能夠猜中他想的是甚麽。

他終於在發射金箭之後，踏上一個好像噩夢似的旅程。

從弓川霸用大弓射出的金箭，金光閃閃，確是耀眼生光，很容易辨識，可是，它射了出去，便即去得無影無踪，顯然它沒法射到東壁那邊，插入岩石之內，或者它只是射到岩石，却又插不牢，它甚至射了一半的距離就從空中墜下，總之，它隱沒在陰沉可怕的暗影中，林深草密，眞的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找得到。

宿鳥昂然起行，他依照弓川霸的吩咐去做，抓住長籐淩空飛向南壁，安然降落，很快就沿着山徑走下去，踪影全無。

南壁是絕谷的一部份，從地面伸展到高處，有些地方是壁峭，滑不留手，另外一些地方却有多少山徑可以走，只是熟悉地形的人，然後來去自如，鳥宿一向不是住在「山外樓」，所見有限，居然走得很順利，總算是闖進谷裏，他可能在谷裏遇險，也可能第一個檢起跌在地面的金箭，看到他的身手不凡，幾個挑戰者都覺得心上發燙，担心他一下子拔了頭籌。

五個人都是心狠手辣的，惡鬥在所不免，曾經做過道場的教頭「鐵拳三岳」，下山排名第二，就快輪到他走下絕谷了，他的指頭咯咯有聲，頻頻把右拳握緊，又再放鬆，好像即將厮殺。

照情形看，假如他碰上了鳥宿，可能飛撲過去，把鳥宿一拳打死，規定六個人不准携帶武器走進絕谷，無疑他佔了上風，因爲他的一雙鐵拳就是武器。

好不容易等候到他的次序，他縱身一躍，抓住長籐飛越到南壁那邊，跟鳥宿一樣，很快就身形一閃，不知去向。

其餘的幾個人都是順序走下去，並且沿着鳥宿走過的途徑走，只是閃靈以及閃電這兩個人例外，兩人都是從北壁那邊走的，因爲望絕谷跟北壁距離較遠，他們二人必須抓住長籐飛過望鄉台那邊，然後覓路走下較低的一截，再抓另外一些長籐飛越到北壁去，這樣做太過轉折了，他們二人都喜歡走這一條路，因爲他們認爲自己是逃犯，命運與別人不同，不必鬼混在一起。

閃靈先走，抵達絕谷的地面，他就沉住氣等候閃電到來，不過一會，閃電從高處走下來，第一句就問：「阿靈，你有沒有看見他們任何一個人呢？」

「沒有，根本上我們向北走，他們向南走，只有在遠處碰頭，決不會在近處碰頭，不必理會他們的動靜，我們二人在動身之前，講過的話是否作準呢？」

閃電低聲說：「我們不必檢取金箭，只是等候他們，攔途截擊，他們是逃不了的，你明白嗎？」

「是的，他們孤軍作戰，可能在檢取金箭之後，展開龍虎鬥，死剩的一個，怎能鬥得過我們？況且他們四個人都沒有武器，一定不是我們的敵手了，閒話休提，快些製造武器。」

火燒山外樓同歸於盡

兩人沒有入獄之前，都是江湖大盜，殺人有如割草，毫不動心，早已習慣了在荒郊行走，能够赤手空拳的製造武器，那時他們先行檢起了三尖石，利用它割斷長籐，折了粗大的樹枝，使它變成長條形，再把三尖石用長籐縛在樹枝上面，就是一枝長矛，這種長矛可也看做標槍，脫手飛出，也可以看做花槍使用，跟短刀短劍交手，佔盡上風，如果對方沒有武器，更加佔上風了，他們二人花掉整整一個下午，

製成四枝長矛，各抓兩枝，着實高興。

閃電完成了製造武器的工作，眼見景色陰暗，已是黃昏，向他的同伴說：「就快天黑了，我們要不要往谷裏深邃之處走動呢？」

「不要輕擧妄動，還是找塊岩石躺着睡覺吧，我們必須依照沒有動身之前說過的話去做，輪流守衛，在沒有得到金箭之前，我們二人决不會展開决鬥的，對不對呢？」

「是的，你說對了，其實我們二人奪取了金箭之後也是不必决鬥的，索性把贓物分攤好了。」

「甚麽？阿電，你說的是贓物嗎？荒山野嶺，沒有大戶人家，何來贓物呢？」

「不，你誤會了，霸川弓說過，那一個人檢了金箭交還他，即可跟貌美如花的小英成親，金箭或小英都是贓物，我的意思是這兩種東西分作兩份，各要一份，你明白嗎？」

「是的，我眞傻，其實我們這樣做就不會同類相殘，好極了，我同意這樣安排，如果你任由我選擇，我要小英，你要金箭。」閃電毫不考慮的說。

閃靈聽了，哈哈大笑，點頭答應。

那一晚兩人安然渡過，翌日早上，還沒有陽光，他們就出動了，兩人並非向深處走動，而是向谷內比較容易行走的林中小徑走。

走了一程，沒有甚麽異乎尋常的景象出現，也沒有看見別的人，閃電懶洋洋的說：「我們忘記一件事了，在絕谷裏面過活也是要吃東西的，不能够整天捱餓。」

「你說得對，我想摘些野菓吃，不過，先要看看附近有沒有蛇，如果那些野菓在蛇窟生長，難免有毒。」

「這個地方既然沒有野菓，也沒有蛇，還是走向東壁那邊吧。」

「好，我們兩人聚在一起，並肩作戰，甚麽也不怕。」

那時陽光漸盛，絕谷裏面的野草有五六尺長，每一叢草都有可能是蛇窟，兩人的脚步越走越慢。

他們都怕蛇。

再走一會，陽光從高空投射下來，照情形看，顯然是中午。

閃靈忽又開口：「阿電，你有沒有聽見過這麽一句話呢？行走江湖的人都說正午的一段時間，毒蛇不出洞。」

「聽見過，這句話跟我們有甚麽關係呢？」

「有多少關係，橫豎我們找不到敵人，也沒有碰見毒蛇猛獸，順着脚步往谷裏走，說不定時來運到，找着金箭。如果你們找到它就不必捱餓了，儘可以立刻攀登南壁或北壁，走到山外樓去。」

「好的，就這樣辦。」

兩人東闖西闖，總是沒有找到甚麽，不覺沮喪起來，再又因爲飢餓難忍，多次想離開那個鬼地方，却又碍於谷中沒有別的出路，逼於忍餓繼續搜索。

第三天的中午，兩人拖着疲倦欲死的身體，跌跌撞撞的向前走，想不到在陽光猛烈投射的一處，看見了黃澄澄的長條形的物體，不是金箭是甚麽？

閃電縱聲大笑，喊了一聲：「我找到了！」

「你看見的東西我也看見，它只是金箭，沒法靠它塡飽肚子。」

「那不要緊，有了金子就甚麽東西都可以手到拿來，我們快些走向南壁，沿着山路攀登，回到山外樓，你還担心沒有東西吃嗎？」

「話雖這樣說，我巳經沒有氣力走動了，別忘記，金箭是三十斤重，我們怎能够把它帶走？」

「是的，那是很困難的，爲了金箭和小英，我們不能不以全力去辦妥這件事，一齊動手扛起那枝金箭吧。」

兩人商量了幾句，眞的動手，扛起金箭，再行定奪。

他們的遭遇眞是可悲，倘不是餓到發昏，怎會沒有氣力扛起三十斤重的金箭？金箭扛起了，不過，兩人的氣力消耗殆盡，寸步難移，難道拋開金箭逃命嗎？

他們二人寧死也不肯罷手，只好停下來，休息一會再走。

就在這時，聽到一陣脚步聲，抬頭一望，只見一個黑衣人站在前面，這傢伙正是奪命劍客「江心沙」。

眞是出奇，江心沙好像沒有捱餓，走得十分輕鬆，靠近他們二人，笑了笑，說：「你們是否找到了金箭？」

「是的，金箭是我們二人同時發現的，你想怎樣？」

「我沒有想怎樣，只是想看看餓透了的人如何拿走金箭。」

兩人聽了，大吃一驚。

江心沙自管自的說下去：「你們早就應該知道一個人决不能够連續捱餓四五天，只是餓了兩天，巳經氣力全消，如果你們的腦袋稍爲靈活，應該帶備一些可以充飢的餅，你們全是蠢材！」

「照這樣看，你一定帶了這種甜餅了，可否分一點給我們呢？只要我們不餓死，可以把金箭送給你。」

江心沙哈哈大笑，說：「我怎會這樣傻？再過一天，你們二人會餓死了，到時我才檢回金箭，仍未爲遲。」

閃電突然目露兇光，說：「你不要這樣放肆，目中無人，你必須知道，惡人一定有天收的！」

「我怎會怕你們這些垂死的人？即使我是惡人，罪不容誅，我也不會死在你們的手上。」

江心沙越來越加放肆了，簡直把他們二人看做死人，兩人忍無可忍，交換了一個眼色，不約而同的射出自製的長矛。

兩枝長矛向江心沙飛射過去，江心沙身形一閃，它巳經落在他的掌心裏。

他把長矛對準兩人的軀體中部發射，一陣哀鳴聲爆發，兩個人分別中矛，倒在地上打滾。

江心沙走過去，看也不看他們，只是伸手取回金箭。

金箭到了手，他正想走開，忽然有人開口：「大劍客果然厲害，剛剛出手，兩個逃犯就沒法活下去了，金箭應該是你的，不必趕盡殺絕！」

話聲剛剛終止，有一個人從樹上飄然而下，他就是獵戶「樹根」。

奪命劍客江心沙猛吃一驚，說：「樹

根，甚麼時候你跑到樹上去呢？我眞是眼拙，竟然沒有看見你！」

「現時你才看見我，仍未爲遲，你不是想動手，把所有人趕盡殺絕，獨享榮華富貴嗎？我已經站在你眼前，爲甚麼你不動手？」

江心沙冷然說：「樹根，你不要逼我動手，否則，你必然後悔，我有四枝長矛，你却是兩手空空。」

「兩手空空的人，反而不可輕視，我應該叫你不要動手，不必做聲，你反而勸告我，眞是可笑！」

江心沙怒火攻心，却又不敢動手，他發覺對方逐步走近，沒法忍受，大喝一聲，說：「如果你再向前跨進一步，必然要死在長矛之下，我有四枝矛，你有甚麼武器？」

樹根仍是向前走，說：「在荒山野嶺作戰，那種人比得上獵戶呢？你是輸定了的，乖乖的送上金箭吧，如果你飛出長矛，難逃一死！」

江心沙咬一咬牙，說道：「好的，我正是想看看你怎樣動手殺我！」

他早有準備，抓住了長矛，左右手同時飛出兩枝矛，跟着握了第三枝，直衝過去。

他的攻勢十分凌厲，怎料三矛出擊，仍是撲了個空，定眼看時，「樹根」已經跳到樹上去。

由於那株大樹枝葉掩映，他要細心看才可以看得出樹上有人，暫時失去了防禦的力量，忽然有一撮石子從樹下飛擊，他沒法立即躲避，驟然覺得右眼劇痛，逼於退後幾步，伸手掩住受傷的眼睛，向斜裏走避。

他顯然是被「飛蝗石」擊中，雖然「樹根」從「望絕台」走下去的時候，沒有一塊石頭，可是，他是個獵戶，儘可以用一整天的時間在乾涸的溪澗撿了一大堆石頭，作爲暗器使用，江心沙右眼受傷流血，無力再戰，只好抱着一綫希望，向斜裏飛奔。

這種想法簡直是妄想，背後一陣脚步聲，轉眼他已經被人追上，一陣劇痛，使他知道，身上給長矛刺下去，一再受傷流血，最後，另外一枝長矛穿過他的心臟，不由自主的倒下來。

他想說甚麼，但却辦不到，一雙眼翻白，很快就氣絕身亡。

獵戶樹根笑聲不絕，緩步走過去，先行用脚踢一踢那個半死半活的屍體，認爲江心沙必死無疑，然後走開，他離開染血的屍體之前，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他仍要對付鐵拳三岳以及來歷不明的鳥宿，不妨搜索江心沙，說不定這傢伙仍有多少乾糧留下來。

站着想了想，他就轉身回到江心沙的身邊，把一個布袋拿出來，果然不出所料，布袋裏面還有三個甜餅留下來。

他拿走那個布袋，又把那枝金箭携帶在身邊，然後走向南壁那邊。

他一邊走，一邊想，認爲自己是最聰明的一個，不斷的臉露微笑，更加幸運的是他已經把屬於自己的乾糧吃得八八九九，及時奪取江心沙的甜餅，可謂「錦上添花」。

他吃一個甜餅，還想再吃，因爲他無法取得食水，吃多了餅，喉頭太乾，不再吃了，大踏步向前走，怎料冤家路窄，忽然有人擋住去路，定眼看去，此人竟然是鐵拳三岳。

三岳大喝一聲，說：「樹根，你的身上染血，料想不是正人君子，可能同來的人都死在你的手上，留下金箭，我就把你放走！」

「你這傢伙死定了，你以爲我沒有武器就不够你鬥呀？別忘記，那枝金箭就是武器！」

說完，「樹根」揮動金箭出擊，三岳趕快用鐵掌迎戰，鬥了幾個回合，不分勝負，不過，「樹根」的氣色壞透了，臉孔一陣陣泛白，腦袋越來越加沉重，突然倒下來，眼角鼻孔以及唇邊一齊流血，那時他才知道江心沙還有最後的一招，布袋之內的甜餅，有些混和了毒藥，另外一些沒有毒，他偏巧吃了有毒的一個餅，弄到七竅流血而死，痛苦不堪，後悔不已，很快他就寂然不動。

鐵拳三岳看了驚慌起來，不管「樹根」究竟是中毒抑或中邪，趕快拿走金箭，向南壁那邊飛奔。

他不知道其餘的人是否活着，他的腦海裏面不斷地浮現了小英的笑聲，他急於看看她，所以必須在夜幕低垂之前回到山外樓。

他很吃力然後帶了金箭從南壁攀登，最後，他挾住金箭大聲叫喊，仍是按照走進絕谷的模樣，抓住了長籐飛躍到「望絕台」。

「你是第一個回到山外樓的人，兼且拿回金箭，我很衷誠的表示歡迎，吃過了晚餐之後，喝杯酒，然後討論如何擇吉成親。」

即使疲倦如死，鐵拳三岳仍然勉強振作，說：「他們死光了！」

他自己懂得，好像有些隱憂，功名富貴和嬌妻不是這樣容易到手的，想擺脫財色的誘惑悄然離去，却又沒有勇氣。

吃晚餐的時候，他發覺弓川霸並無惡意，小英也在座，一起吃喝，比較放心，想不到他只有機會喝第一杯酒，到第二杯酒已經無力再喝，甚至沒有氣力拿起酒杯了。

他的額角淌汗，渾身發抖，顫聲說：「酒裏有毒！」

「是的，酒裏有毒！」弓川霸很冷靜的說。

「你們預先吃了解毒的藥？」

「是的，我們一起喝酒，我和小英都沒有中毒，當然是吃了解毒的藥，你終於看出來了，不愧是個老江湖！」

鐵拳三岳喘息着說：「我臨死之前仍要向你問一句，你爲甚麼要佈局害死我們呢？」

「你是死定了，我不妨吐實吧，我並非想害死你，只是想佈局殺死向我尋仇的人！」

「仇人是誰？」

「我不知道他是誰，只是知道他的武功很好，箭法特別精，坦白點說，我這種畏懼埋藏得很深，二十年前，我跟箭王奧金比試射藝，錯手殺了他，一直都在心上

留下了一個陰影，我懷疑他的兄弟或者兒子，長成之後報仇，故此躲在山外樓，佈局誘惑外來的高手，逐個殺掉，首先，叫他們在絕谷互相殘殺，隨後，死剩的一個跟我喝酒，死在毒酒之下，我一直用這個方法自衞。」

鐵拳三岳氣若游絲，說：「那麼，你殺錯人了，也許這是天意，你殺了我，另外有人殺你！」

「甚麼？跟你先後走進絕谷的另外一些人，你沒有把他們趕盡殺絕嗎？」

鐵拳三岳沒法回答，他顯然是逐步走向鬼門關。

這個小敍是在「黃泉雅閣」進飲進食的，他正好吃飽了走上黃泉路。

突然，有一個陰惻惻的語聲飛出來，跟住從門口那邊有人走入，此人正是箭法最精的「鳥宿孤村」！

鳥宿大聲說：「鐵拳三岳有甚麼資格把我們趕盡殺絕呢？他根本上沒有跟我們過招。」

「你是怎樣子走上來的？」

「我尾隨在三岳之後，你歡迎他的時候，回到大堂，我才悄悄地飛身走回『望絕台』。」

「照這樣看，你已經聽到我跟鐵拳三岳所講的話，是也不是呢？」

「是的，現時我甚麼都知道，你正是我的殺父仇人！」

弓川霸咬咬牙，鐵靑着臉，說：「我是兇手，你能够把我送官治罪嗎？」

小英尖聲哀求，哭着說道：「鳥宿，我寧願一生做牛做馬服侍你，放過我的祖父吧？」

「混賬！鳥宿有甚麼資格殺我？小英，別哀求他，我們馬上回到演武廳去交手吧！」

他先走一步，鳥宿隨行。在演武廳裏面，兩人分別站在東西位，鳥宿仍是用他來時隨身携帶的短刀作戰，弓川霸用的是箭。

一把弓箭上了七枝箭，他傲然說：「鳥宿，如果我盡發七枝箭，沒法使你受傷，你就揮刀殺我好了，好嗎？」

「好的，生死之戰開始！」鳥宿剛剛開口，便即舞刀進攻，他走前三步，退後一步，盡量使對方的視綫迷亂，弓川霸鬥了很久，已經發了五枝箭，全部落空，湊巧小英從外邊走入，大叫：「鳥宿，刀下留人！」

鳥宿一聽，稍爲分心，他的最後兩枝箭一齊射出，有一枝箭入對方的肩膊，不過，鳥宿的刀子已經凌空而下，一刀斬在他的頸上，幾乎使他的頭頸分離，血如泉湧。

他死在血泊之內，鳥宿也輾轉哀鳴而死，他雖然只中了一箭，可惜箭尖有毒。

小英目睹兩人先後死在眼前，傷心過度，沒法控制，狂哭幾聲，把油燈擲向兩人的身上，霎時火光熊熊。

那一場大火燒了整整一個黑夜，全部焚毀，火窟之內有四個屍體，末了，還是小虎含淚把他們四人合葬，金箭落在他的手上，山外樓化爲烏有，根本上沒有黃金萬兩，有的只是一枝金箭。

（完）

鴉神

（本文承自第42頁）

刀未出，嘯聲已震人心魄，傅雨生微吃一驚，急切之間，雙脚一屈，蹲在地上，雙掌拚力向上一拍！

這兩掌乃他全身功力所聚，「摘月劈刀」雖然不凡，但宇文寶珠的內力與傅雨生相差頗遠，是以嬌軀被擊得直飛起來。

「蓬」的一聲巨响，宇文寶珠腰背撞及橫樑，把樑上的灰塵震下來，宇文寶珠嬌軀未落，手中之刀已先落地！

「蓬！」又一道巨响，宇文寶珠後背被撞得發暈二十一章，五內都似離了位，跌下來時，來不及運功又已落地，這樣來往撞擊，她已暈死過去了。

傅雨生拍拍手掌，道：「風荻秋，交給你了！」

忽然門口竄進兩個人來，正是風越野與呂南鳳，呂南鳳叫道：「姨丈手下留情！」撲至母親身上，用力搖幌，哭道：「娘，你爲什麽要這樣做？」

宇文寶珠緩緩睜開雙眼，臉上突現神采，這刹那，她靈台從來未試過如此清淨明亮，往事如電，在心頭一閃而過，忽然覺得一生所作所爲，全沒意義！「唉，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麽要這樣做！」

呂南鳳那裏知道她內心的變化？哭道：「你不爲自己着想，也該爲女兒着想！你自小任性，但現在已不小，而且任性也絕對不能影响別人，你你你……你連爹爹、大姨殺都了，這怎還能叫任性？」

宇文寶珠身子一震，大聲道：「你罵得對，娘對不起你，對不起你爹，對不起很多人！姐夫，你殺了我吧！」

風荻秋見她已有悔意，心中怒火略消，不由猶疑起來，宇文寶珠殺死他兩個女人，而偏偏與自己有合體之緣，教他下不得手。

宇文寶珠道：「鳳兒，你把我抱到牆邊坐一坐，我有話要跟你姨丈商量！」

呂南鳳略一猶疑，終於把母親抱至牆角。「姐夫，我不求你原諒，不過請你看在鳳兒身上，我求你一件事，不知你能否答應我？」

風荻秋道：「若是鳳兒的事，我一定答應！」

「好！」宇文寶珠露出安慰的神色，「我知道野兒跟鳳兒很要好，我也相信他們在一起會很幸福，所以我要你答應我，讓鳳兒做你的媳婦！」

風荻秋看了兒子及呂南鳳一眼，見他們都不反對，便毅然道：「我答應你，而且我會把這頭家交給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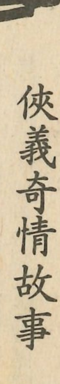
風越野道：「爹，那你呢？」

風荻秋仰頭長嘆一聲：「爹已看破紅塵……」

話未說畢，只聞「砰」的一聲，衆人轉頭過去，只見宇文寶珠頭顱破碎，已死於非命。其實軒轅子已料到她必自殺，不過却任由她。接着風雲龍也撞頭自殺了！

刹那，房內寂靜如死，軒轅子笑道：「這是他們最好的歸宿了！小傅，咱們走吧！」

（完）



俠義奇情故事

雙龍劫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秦獨秀接受綠水湖神龍門五千兩銀子找尋杜雲亭，看着四個丫頭把那頂轎子抬離去。跟着又有四個大漢抬來一頂空轎子，旁邊站立一名中年文士，請秦獨秀去臥虎溝，來到忠義堂，見一幪面錦衣人，出二萬兩銀子，要他將杜雲亭殺掉，秦獨秀滿口答應，回到家叫劍奴去劍街買劍，劍奴在劍街「杜記老店」見鑄劍師老杜，對自己取出的神龍門的金銀劍圖樣神態有異，回去告知秦獨秀，引起他懷疑要親到劍街查一查……老杜和義子燕北開設的劍店，燕北對秦獨秀很羨慕，希望做個一流殺手，老杜認爲應該做一個劍客，燕北不知義父的身世……

身世難隱瞞　刺客找上門

杜記老店中老杜、燕北也正在用膳，老杜喝着酒，一面看着那劍胚，劍胚與畫軸上所畫的龍形劍竟然有些相似。

燕北雙手已恢復正常，一面吃飯，一面奇怪的望着老杜。

老杜沒有在意，聚精匯神看着那劍胚，間中呷一口酒。

燕北從未見過老杜這樣的認眞，都是看不透到底什麼原因。

× × ×

世間的事有時就是這樣巧，劍奴與秦獨秀用膳的地方也就是老錢老趙姓張的用膳的地方。

秦獨秀淺斟低酌，好像一心一意的品味，那三個江湖人都是一面喝酒一面欣賞姓張的那柄新買來的劍。

姓張的愛不釋手，老錢老趙連聲大讚：「好劍，好劍——」這兩個人，絕無疑問就不是姓張的跟班，也都是以姓張的爲首。

他們就在秦獨秀身旁不遠，秦獨秀聽着雙眉不由皺起來。

劍奴一直到秦獨秀搖頭才問：「大爺，這兒的東西怎樣?」

秦獨秀淡應道：「食的倒眞不錯，不像劍，中看不中用。」

姓張的三個語聲立時停下，一齊向這邊望來，也好像現在才發覺秦獨秀的存在，露出了怒意。

姓張的隨即沉聲道：「你說誰的劍中看不中用?」

秦獨秀悠然道：「劍街裏賣的劍都不中用。」

姓張的冷笑。「你若是懂劍的，就該看得出這是一柄好劍。」

他的劍隨即出鞘，指着秦獨秀，秦獨秀若無其事，反問：「劍?在那裏?」

姓張的怒道：「你瞎了眼睛，看不到我手中拿的劍?」

秦獨秀不屑的道：「我只看見一個傻瓜拿着一根廢鐵。」

姓張的大怒，長身而起仗劍走向秦獨秀，劍奴忙上前阻止：「這位朋友……」

姓張的却道：「你是什麼東西，配跟我們做朋友。」

秦獨秀即時揮手。「站開!」

劍奴看看姓張的，搖搖頭，無可奈何的走開去，姓張的看也不看他，劍再伸前，存心要嚇唬秦獨秀。

老趙慫恿道：「老大，你就先拿他一試手中寶劍!」

姓張的大笑道：「我正是這個意思。」接一聲叱喝，一劍向秦獨秀刺去。

秦獨秀仍然坐着，只一偏便將劍讓開，接以指代劍，一出手，便點了姓張的六處穴道，姓張的一柄劍再也忍不住，脫手墮地，却隨被秦獨秀一指彈回，姓張的不由自主將劍倒握着，反刺向自己的肩膀，一穿而過。

他驚叫，倒退了三步，看看肩頭插的劍，又看看秦獨秀，一臉不相信的神色。

老錢老趙不由自主上前扶住，姓張的喘着氣，語聲急速而顫抖。「你……你到底是誰?」

秦獨秀淡應一聲：「秦獨秀!」

姓張的一呆，雙眼反白，幾乎昏過去，老錢老趙亦大驚失色，各自鬆身，逃了出去。

姓張的冷不提防失去扶持，摔翻在地上，連滾帶爬，忙亦逃跑。

劍奴看着直歎氣，秦獨秀只是一聲：「年青人——」繼續喝他的酒。

× × ×

用過午膳，劍奴引着秦獨秀終於來到劍街偏僻的一截。

秦獨秀走走停停，忽然問：「還要走多遠?」

「那就是——」劍奴手指那邊的杜記老店。

「杜記老店，果然老得很。」秦獨秀打量了一遍，接問：「這間老店的劍又怎樣?」

「大爺此前用的劍，大都是在這間店子買的。」

「哦?」秦獨秀有些詫異，只打量起來。

劍奴接道：「老杜鑄的劍外表雖然不好看，但每一柄都是好劍。」

「這個人不簡單。」秦獨秀笑了笑，這種笑容却是令人不寒而慄。

× × ×

老杜仍然在全神貫注火爐中的劍胚，那已經逐漸成形，有如一條飛龍。

燕北繼續在推動風箱，風箱的木柄上塗滿了油，滑不留手，但燕北仍然把持得住。

秦獨秀隨劍奴走進來，目光落在風箱的木柄上，倏的露出了不屑的笑容。

燕北沒有在意，也沒有理會秦獨秀，向劍奴打了一個招呼，道：「怎麼又買劍來了?」

劍奴搖頭說道：「我只是帶秦爺來看看。」

燕北目光一亮，落在秦獨秀面上，脫口道：「這位就是秦爺?秦獨秀?」

劍奴沒有再理會燕北，轉向老杜道：「老杜……」

老杜頭也不回，冷然道：「劍都在牆上。」

劍奴笑笑，只過去摘下一柄，捧到秦獨秀面前，秦獨秀接過拔出來看了看，道：「好劍——」目光轉回老杜面上。

老杜若無其事，自顧看着火爐中的劍胚，秦獨秀將劍交回劍奴，隨即繞着老杜踱步。

燕北看見奇怪，目光不由凝結在秦獨秀身上。

「秦爺——」劍奴一樣奇怪。

秦獨秀踱了一個半弧，在老杜身旁停下，目光落在火爐中，忽然叫道：「劍奴，你來看。」

劍奴移步上前，目光落下，一怔，秦獨秀接問：「是不是很相似?」

老杜不爲所動，彷彿沒有入耳，秦獨秀跟着伸手：「拿畫着劍的卷軸看看。」

劍奴忙將畫軸送上，拉開，秦獨秀目光一轉，笑問：「你可以看清楚。」

這句話似乎並不是對劍奴說，老杜也在這時候回過頭來，若無其事的道：「我只看到這卷畫軸才鑄出這樣的一支劍。」

秦獨秀微一頷首，接問：「這樣的一柄劍有什麼妙用?」

老杜搖頭，秦獨秀追問：「你眞的不知道?」

劍奴插口道：「老杜是看見圖樣特別，『興之所至』，也鑄出一柄……」

「也許——」秦獨秀冷截。將畫軸捲回，目光移到那邊掛劍的牆上。「這裏的劍怎樣賣?」

燕北搶着答：「老顧客，老價錢。」

「好——」秦獨秀目光一轉，手指向火爐。「我就要這一柄。」

老杜眼角肌肉一跳。「這柄劍還未鑄好。」

秦獨秀追問：「還要多少天?」

老杜道：「我不能肯定。」

秦獨秀一笑，說道：「不管多少天，我都等。」

老杜一咬牙。「這柄劍我不賣。」

秦獨秀冷冷道：「三天之後，我來拿劍。」

老杜脫口叫出來：「三天不够。」

「十天!」秦獨秀一字一頓。

老杜仍搖頭，秦獨秀看來有些怒意，劍奴看着忙叫道：「老杜，你究竟想怎樣了?」

「這柄劍，我決定不賣!」老杜緩緩站起來。

秦獨秀冷傲的道：「不賣給別人，連我也不賣?」

「誰都不賣?這柄劍……這柄劍……」老杜說着神情有些激動，但很快恢復常

態。「這柄劍，我留給自己！」

秦獨秀立即問：「你懂劍？」

「不懂。」老杜回答得很快。

「不懂留着幹什麼？」

老杜啞口無言，秦獨秀接道：「十天之後，我再來。」

燕北忍不住道：「秦爺，我義父說過這柄劍他不賣！」

秦獨秀道：「劍舖不賣劍，鑄劍的又不懂劍，留着劍有什麼用？」

燕北道：「也許他是要留給我。」胸膛接一挺。「我立志要成爲一個劍客！」

秦獨秀目光轉向燕北，神情極輕視的笑起來，燕北瞧得出，有些狠狽又有些懊惱，雙手不由握拳。

秦獨秀笑着轉身手指老杜。「記着，十天！」也不再多說，轉身往外走。

劍奴神情頗爲難的向老杜打了一個手勢，跟在秦獨秀後面。

燕北待他們去遠了，才走到老杜身旁。「義父——」

老杜搖頭道：「別管他，這柄劍，我就是不賣。」

× × ×

劍奴終於在街上追上秦獨秀，忍不住的問：「秦爺，那柄劍……」

秦獨秀截道：「很奇怪是不？」脚步不停。

劍奴一時走到秦獨秀左面，一時走到右面，雖然奇怪，却沒有追問，他清楚秦獨秀的性格，要說一定會說，不說問也沒有用。

秦獨秀果然接道：「劍奴，你也是一個懂得用劍的，應該看得出老杜不是普通人。」

劍奴道：「老杜今天的態度的確有些反常。」

「你沒有留意那柄鏟煤的長柄鏟子和那個娃兒推動風箱的長柄？」

劍奴道：「有的，還有那個娃兒推風箱的姿勢都是與一般不同。」

秦獨秀道：「那個娃兒是在鍛鍊腕力臂力。」

劍奴驚訝的望着秦獨秀。

「你小心監視這間杜記老店，查一查老杜本來叫做什麼，是不是就叫杜雲亭！」秦獨秀跟着這樣吩咐。

劍奴怔在那裏，秦獨秀也沒有再說什麼，脚步再起，拋下劍奴，走向前去。

× × ×

入夜，燕北又在後院牆前，將那些浸了油的鐵枝一根根拔出來，放進去。

他的動作比以前更加迅速，拔着突然停下手，目露疑惑之色，脫口一聲：「奇怪！」

一個聲音即時從牆後傳出來。「你以爲眞的是你自己將鐵枝拔出來？」

那個人跟着爬坐在牆頭上，竟然是秦獨秀的劍奴，燕北一見詫異的道：「原來是你？」

劍奴道：「是我在牆後將鐵枝推出來的。」

燕北道：「其實要將它們拔出來，眞還不容易。」

「腕指力並用就可以了。」

燕北疑惑的望着劍奴，劍奴接問道：「這些鐵枝是拿來什麼用的？」

「鑄劍。」

「不可能，劍不可能就這麼簡單用這些鐵枝鑄成，這些鐵枝的長度重量却是跟眞的劍差不多。」

燕北心頭靈光一閃，沉默下去。

劍奴笨手笨脚的接從牆上爬下來，燕北看着搖頭道：「別裝模作樣了，你跟得秦獨秀，應該也有一身本領，說不定也是一個用劍的高手。」

劍奴一怔，望着燕北苦笑了一下，道：「我……我什麼也不是，只是一個奴才。」他一個身子顫抖着，神情也變得有些怪異。

燕北更加詫異，不覺追問：「你到底是……」

劍奴搖頭截道：「沒有人喜歡做劍奴，我本來……」語聲一頓，他苦笑一下，轉口：「那已無關重要，我也算得是一個劍客，也想和高手比劍，想先擊敗秦獨秀，再擊敗神龍門，揚名天下！」

燕北道：「這沒有什麼不好？」

劍奴道：「可是我連秦獨秀也打不過，他本來要殺我，因爲我完全放棄劍客的尊嚴，跪地向他求饒，令他覺得殺我反而汚了他的劍，才饒我一命。」

燕北有點不相信的道：「你眞的這樣做？」

劍奴垂下頭。「也從此我變成了他的劍奴。」

燕北不以爲然地道：「你戰敗之後，應該再去苦練，看如何擊敗他。」

劍奴沉聲道：「劍客沒有失敗，只有死，我現在與死人並沒有分別。」隨即轉身，往外走去。

燕北追上一步，忽然問：「劍奴，秦獨秀是不是肯收徒弟？」

劍奴轉回來：「你要跟他學劍？」

燕北點頭，劍奴笑了起來。

「學劍有什麼好笑，我只是要做一個劍客。」燕北有些着惱。

劍奴反問：「你姓什麼？」

「姓杜。」

「姓杜的怎會跟旁人學劍？」

「我不明白。」燕北是眞的不明白。

劍奴接問：「你可知道被稱爲天下第一劍派的神龍門，本來的主人姓什麼？」

燕北搖頭問：「姓什麼？」

劍奴道：「問你義父，他應該什麼都知道。」話說完已爬回牆頭上。

燕北追前道：「劍奴，你可否答應我一件事？」

劍奴回頭看看燕北。「你說——」

「聽說秦獨秀每殺一人，便棄一劍，而你替秦獨秀拾劍的，一定存了很多，可否送我一柄？」

劍奴詫異道：「你義父……」

燕北苦笑，說道：「他從來都不許我碰一碰。」

劍奴深注了燕北一眼，點點頭，終於跳下去，燕北也不禁露出興奮的表情來。

× × ×

第二天，燕北在店堂像往日一樣鏟煤，拉風箱！

爐中的劍胚已成形，老杜的神態也變得更加凝重，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劍胚。

燕北等了好一會，終於忍不住大聲叫道：「義父——」

老杜目光一轉，看看燕北，又回到劍胚上，燕北接問：「神龍門本來的主人姓什麼？」

老杜混身一震，再轉過頭來神態，那剎那顯得很激動。燕北不由的倒退了一步。老杜隨即移步走到牆前，拔出了掛在那之上的一柄劍，轉向燕北走去。

燕北反而怔在那裏，老杜手起劍落，將風箱把手的橫柄砍去，只留下一條直柄，接將劍拋過一旁，喝一聲：「火！」

燕北如夢初覺，只有去拉風箱，沒有了那條橫柄，只抓着一條直柄，要拉動風箱當然不容易，燕北將直柄前送倒還勉強，後拉便非常吃力。

老杜看也不看，連聲：「火！火！」

燕北緊咬牙齦，指力腕力並用，抓穩直柄推拉，指節骨都突起來。

火焰一下一下的冒起，汗水從燕北的臉上不住淌下，滴下。

老杜終於用鉗子將劍胚拔出來，淬着火打着，全神貫注，燕北總算有機會歇下，擦去汗水正要上前，老杜突然探手，拿起旁邊的油燈，將油都倒在風箱的柄上。

燕北看着苦笑，道：「義父，我知道你討厭我提及學劍的事，可是我一定要做劍客，不想在這間店子裏呆上一輩子，不想像你這樣。」

老杜置若罔聞，將劍胚放回爐火中，喝一聲：「火！」

燕北只有用手抓着風箱柄推拉，那之上倒了油當然滑得很，他向前推，一個不小心便滑前，風箱柄便撞在肋骨上，向後拉也是，不用力，拉不動，一用力，手滑脫，人便踉蹌向後跌倒，狠狽不堪。

他面上不由露出苦痛的神色，但始終緊咬牙齦一聲也不發，看來是那麼倔强。

這一天，當然不好過，也問不出什麼來，唯一令燕北開心的就是入夜後，劍奴果然送來了一柄劍。

× × ×

夜更深，燕北回到房間，一雙手雖然已因爲拔插那些鐵枝弄得疲倦，但仍然忍不住去將那柄劍拿出來，胡亂揮動。

他也很小心，先拉下被子，掛在窗前，又拿雜物擋住門縫，以免燈光外漏。

劍應該是好劍，一泓秋水的，燕北揮動了幾下，却露出痛苦的神情來，不由彎下腰，吁了一口氣。

他雙脅俱都紅腫起來，那風箱的柄撞得實在很重。

揉了揉雙脅，他隨又執劍跳上了一個箱子上，抱劍道：「在下杜燕北，請指教！」接將劍揮舞。

燕北的神情當然認眞，劍法却不敢恭維，也根本無劍法可言。

他心裏也明白，使了一會頹然坐下，放下劍，雙手捧着頭，喃喃自語道：「什麼時候我才能够成爲一個眞正的劍客？」

看他的神態絕無疑問是他心中的話。

× × ×

老杜這時候正坐在一間小酒館內喝酒，眼望窗外，神態顯得有些不耐！

窗外夜雨蕭騷，小酒館內只有老杜一個客人，那個身兼小二的店老闆呆坐在一旁打瞌睡！

簾掀處，劍奴走進來，走到老杜身旁，老杜側首一望，沉聲道：「坐——」

劍奴坐下，目光不離老杜，道：「老杜，你約我到來幹什麼？」

老杜放下酒杯，聲更沉：「求你一件事。」

劍奴一怔，連聲道：「言重言重……」

老杜接道：「只求你以後別在燕北面前胡言亂語。」

劍奴淡然一笑。「是否胡言亂語你自己明白，燕北其實也沒有什麼，只是很喜歡學劍。」

「這與你無干。」老杜一頓接道：「你到底跟他說了什麼？」

「沒什麼，也不用我說什麼，知子莫若父，燕北的性格，你應該比我明白，他甚至問我，秦獨秀肯不肯收徒弟。」劍奴一正面色，懇切的道：「老杜，秦獨秀這個人絕不簡單。」

老杜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你到底知道了什麼？」

「要知道的都知道了。」劍奴取出杜雲亭的畫像，在桌上攤開。

杜雲亭的畫像與老杜很相似，只是老杜長了鬍子，也添了很多的皺紋。

老杜目光凝結在畫像上，面色異常陰沉，雙眉深鎖。

劍奴接道：「畫這畫像的人對你一定有很深刻的印像。」

老杜目露悲哀之色，他也就是杜雲亭，這一點，劍奴顯然早已知道。

老杜啞聲接問：「你打算怎樣？」

劍奴誠懇地道：「我們是朋友。」接歎了一口氣。「不過，我想到的秦獨秀一樣會想到，要教自己的孩子，現在已經是時候了。」

老杜冷笑着反問道：「如果你也是一個劍客，你怎樣教自己的孩子學劍？」

劍奴道：「我會很用心，替他自小就打好基礎。」

老杜點頭道：「對，我……算了。」一頓一歎。「答應我，以後不要再跟他多說什麼。」

劍奴笑笑，啜了一口酒。「是了，你可知道秦獨秀爲什麼要得到那支劍？」

老杜沉吟着喃喃自語道：「他是一個聰明人，最低限度，比我要聰明！」突然回首大叫：「小二，算賬！」

× × ×

老杜回到店子，隨即走到燕北的房間前。

房間內隱約傳出踏步聲，揮劍聲，還有燕北的呼喝聲，老杜聽着神情顯得有些兒難過，也有些兒的猶疑不決，伸手欲去推門，但在接近門板的時候又縮了回來。

劍奴的說話即時又從他的耳邊響起來了：「要教自己的孩子，現在已經是時候了。」

老杜面上終於露出了決定的神色，再次招手往門上拍去。

燕北這時候又在房中興緻勃勃的胡亂練劍，聽得拍門聲，不由嚇一跳。

「誰？」他忙將劍藏在背後。

「是我！」老杜的聲音。

燕北更吃驚，手忙脚亂的將劍塞進床

下，再將被枕放回床上，一面嚷着：「來了來了！」

他走到門前，回頭看着房間中沒有破綻，才將門打開。

老杜立在門外，盯着燕北，燕北不禁由心中慌起來。

好一會，老杜才道：「跟我來！」轉身往外走去。

燕北有點心神不定，神情尷尬，硬着頭皮跟出去。

× × ×

來到了後院，老杜才停下脚步，盯着燕北，正色道：「你要學劍？」

燕北不由面露喜色，脫口嚷道：「義父，你肯敎我？」

老杜手指那堆鐵枝道：「拿起來！」

燕北笑容一斂，歎息道：「還是鐵枝」探手將一根鐵枝拿起來。

老杜同時拿起鐵鎚擊出，正擊在燕北手中的鐵枝上。只一擊便將之擊得脫手飛出去。

「你就是連鐵枝都抓不穩。」老杜冷冷的接道。

燕北不服地應道：「鐵鎚那麽重，砸上來，誰也挨不住，何况劍走輕盈，誰也不會以手中劍去和鐵鎚硬拚。」

「說得是，那你為什麽不避開？」老杜又一聲冷笑。

燕北怔在那裏，突有所悟地神情變得很興奮，取過另一根鐵枝。

老杜立時揮鎚擊去，燕北揚起鐵枝，偏身接閃，老杜一鎚居然擊不中，再揮鎚，這一鎚燕北再也閃不開，鐵枝又被擊得脫手飛出。

老杜接喝：「再來！」

燕北探手抓過另一根鐵枝，抖動着左一伸右一吐的，老杜根本不理，燕北以鐵枝當劍，刺向老杜，老杜也這才出鎚，一擊又將之擊飛。

燕北揮動着被震痛的手，苦笑。

老杜冷冷地道：「再來。」

燕北吸一口氣，又取起一根鐵枝來，老杜仰首望着黑暗的長空，緩緩道：「劍是百兵之首，到了劍客手中，就變成了劍客的一部份，一個劍客手中劍被人擊落，與被人砍下一條臂膀並無分別。」

燕北用心的聽着，老杜目光轉落在他面上，沉痛的道：「你若非太蠢便應該明白為甚麽我要在風箱的把手上倒油。」一頓接一歎，「你的腕力不够，遠遠不够使劍成為你身體的一部份。」

「我明白了。」燕北總算明白，神情激動。

老杜轉過身，拖着鐵鎚緩緩走開去，燕北不由自主的跪下，現在他才完全明白老杜的苦心。

× × ×

劍胚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來打，終於給打成形，與圖上畫的一樣，老杜仍是那樣的全神貫注。

燕北不停的拉着風箱，那柄上全是油，他却已能穩定地推拉，手抓得極穩。

他越來越起勁，不時往老杜望去，面露得色。

老杜似乎並沒有在意，突然手指那堆煤，一柄鏟子插在煤中，鏟柄除了最上半尺許的一節，全是尖刺，不能着手。

燕北鬆開抓着風箱的手，走到煤堆前，探手抓着沒有尖刺的一截鏟柄，那只有半尺許，僅容一手抓上去，他右手抓住鏟柄，咬牙切齒的鏟起了一鏟煤，當然很吃力，手不由自主的發抖，煤未送到爐裏，巳抖掉了大半。

他勉強放下那鏟煤，一面回過頭來，一面問：「義父，你什麽時候才正式敎我劍術？」

老杜喃喃道：「從普通人到劍客，不是容易的事，你可以放下煤鏟去玩，和別的年輕人一樣。」

燕北斬釘截鐵的說道：「我要成為劍客。」

他隨即將鏟子深深的插入煤堆內，咬緊牙齦，以腕力剷煤。

老杜走過去，拉開他用力的左手，却將其中食中拇三指揑成劍訣的一式。

燕北會意，左手揑劍訣，右手用力的以鏟子剷煤。

這當然辛苦得多，燕北却反而更加興奮。

× × ×

這巳是秦獨秀到來的第九天，燕北只用一隻手便能够抓着塗滿油的柄，推動風箱，而且推得極輕鬆自如。

煤將盡，他亦只是隨隨便便一手將鏟子拿起往煤堆插下，便能够剷起滿滿的一堆煤放進爐中，再轉身拉動風箱。

連他也顯然很欣賞自己的揮洒自如，自負地向老杜道：「義父，我腕力可以的了？要是有劍再也不會脫手的了。」

老杜停下打劍的鎚子，向燕北望來，燕北不由自主的挺起胸膛。

老杜接將劍放進爐中，手一指牆上掛着那些打好了可以賣出去的劍。

燕北大喜，走過去抓住了一柄，喜極而呼道：「我早就看中了這一柄。」

劍出鞘，燕北立即利用他練來的腕力將劍抖動着，左手仍揑着劍訣，看來也似模似樣。

老杜一聲不出，突然拿起爐中的劍，那柄劍尖的部份又巳給燒得通紅，他隨即一劍向燕北劃去，燕北看見這樣的一劍，急閃，但衣服仍給劍尖劃中，燃燒起來。

燕北大驚，有點手忙脚亂，老杜接倒轉劍柄，在燕北腰際一撞，將他撞跌在煤堆上，劍也脫手，他狼狽的爬起來，急急弄熄衣服上的火。

老杜看也不看他，將劍放回爐內，燕北驚怒的看着他，一面不服之色，說道：「義父——」

老杜望着爐火，神情莊嚴的截道：「劍客一劍在手，泰山崩於前而面色不變，不論發生了什麽事，只要劍在，他就是劍客！」

燕北不由倒退了一步，吸了一口氣，反手在煤堆中摸到劍，緊抓着劍柄。

老杜接道：「就是被對手的利劍刺進要害，一個劍客最後的一分氣力也要用在劍上。」

燕北聽着，握劍更緊，神情也變得更堅毅，老杜抬起頭，又道：「劍客的一生，最主要的不是他的生命，是他的劍。」

他說着又取出爐中的劍，放在砧上，緊接一脚挑起丟在旁邊地上的劍，一劍劃在手臂上。

劍過皮開肉綻，一縷鮮血滴在砧上燒紅的劍刃上，發出「嗤嗤」的一陣異响。

燕北怔怔的看着，喃喃道：「義父，你以前一定是一個了不起的劍客。」

老杜沒有回答，只是看着燒紅的劍刃，燕北再問：「是不是？」

老杜終於回答，很冷淡的一聲：「當然不是。」

燕北疑惑的上下打量老杜，當然什麽也看不出來。

× × ×

第十天終於到了，老杜彷彿巳完全忘記，大清早起來便磨那柄龍形劍。

到正午，他仍在磨着，由滴水至磨動，全神貫注，極盡小心。

劍鋒巳磨得很鋒利，也一看便知道是一柄好劍，燕北去了準備午膳，巳練了半天的腕力。

馬蹄聲門外傳來，也就停在店門外，人一會便走進來，正是秦獨秀。

老杜若無其事，秦獨秀走到他身旁，停下。「老杜，劍鑄成怎樣？」

老杜淡應道：「差不多。」

「拿來！」秦獨秀語聲很柔和。

老杜道：「你要搶，儘管出手，人稱你為天下第一殺手，沒有人能阻擋你。」

秦獨秀冷笑，踏前一步，伸手便去拿那柄龍形劍，老杜伸手急忙阻止，却被秦獨秀隨便一掌震翻。

老杜冷然爬起來，抹着嘴唇的血，道：「你一碰這柄劍就不是天下第一刺客，沒有搶劍的劍客，只有搶劍的無賴。」

秦獨秀手巳將觸及劍柄，聽說陡地收縮回來，沉聲道：「賣給我。」

老杜搖頭。「不賣。」

秦獨秀轉身走向老杜，身形過處，擋着他的東西儘皆飛開，聲勢迫人。

老杜視若無睹，秦獨秀走到他面前，探手將他胸膛的衣服，將他提起來，道：「不賣，那就送給我。」

老杜冷笑道：「也不送！」

秦獨秀手向前一送，老杜立時倒飛出去，又撞倒了一堆雜物，燕北即時衝進來，大喝道：「秦獨秀住手！」

秦獨秀看也不看，又走向老杜，燕北又驚又怒，直衝上前，順手抄起了鐵鎚，往秦獨秀的背上砸落。

秦獨秀有意無意跨進一步，鐵鎚便打空。

燕北沒有再揮鎚，往旁邊一丟，接從牆上拔出了一柄劍，喝道：「秦獨秀，出劍！」

秦獨秀毫不理會，只是盯着老杜，問：「你到底要怎樣才肯將這柄劍給我？」

老杜冷冷道：「這柄劍絕不會給你，絕不會落在無賴的手上。」

秦獨秀冷笑，向前跨一步，燕北再也忍不住，一劍向秦獨秀刺出。

老杜一眼瞥見，急喝一聲：「燕北，別動！」

秦獨秀目不旁移，反手一探，手指巳揑住燕北刺來的那柄劍的劍尖，只一抖，齊中斷折。

「看來你這個兒子並沒有學會什麽東西。」秦獨秀便將劍尖一抛。「這算是用劍？」

燕北怒極，手中斷劍又待向前刺出，再被老杜厲聲喝止：「住手！」

劍奴即時匆匆奔進來，一面高呼：「大爺！」

秦獨秀應聲目光落在劍奴面上，有些奇怪的問：「什麽事？」

劍奴喘着氣的道：「神龍門的人來找你。」

秦獨秀一怔。「又是什麽事？」

劍奴上前，附耳說了幾句話，秦獨秀面上陰晴不定，突然手指老杜道：「今天到此為止，我的事情解決不了，我再來找你！」

語聲一落，轉身便走，燕北正要讓開，秦獨秀巳經過，手一揮，燕北猝不提防，便飛摔出去，他身子一旋終於站穩，便要撲前去，却給老杜伸手截下來。

劍奴看了看他們，急步跟前去，未幾，一陣馬蹄聲响起，迅速遠去。

老杜這才緩緩往內走去，手中仍然緊握着那一柄龍形劍，燕北不由自主跟在後面。

× × ×

在內堂坐下，老杜只是盯着燕北，一聲也不發，神態之凝重此前未見。

燕北看着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手足無措。

好一會，老杜才沉聲道：「燕北，我恐怕不能敎你劍法的了。」

燕北一驚急問：「義父……」

老杜揮手截住，歎一口氣：「秦獨秀絕不會放過我。」

燕北激動的道：「和他比劍，義父，你一定能打敗他，一定能。」

老杜搖搖頭道：「二十年前，我也許可以和他一比，但現在……」他揚起手來，神情顯得很痛苦。

燕北驚喜的道：「義父，原來你眞的是一個劍客。」

老杜沉痛地點頭。「江湖上使劍的人極多，但近百餘年來，神龍門始終都居於首位。」

燕北不由地問道：「義父是神龍門的人？」

老杜點一點頭道：「神龍門有一條規矩，就是每一代的掌門人，武功都必須在同輩所有的弟子之上，都必須闖過十三重劍網。」

「義父闖過了？」

「除了義父之外，闖過的還有兩個人，一個就是現在神龍門的主人——謝曉天！」老杜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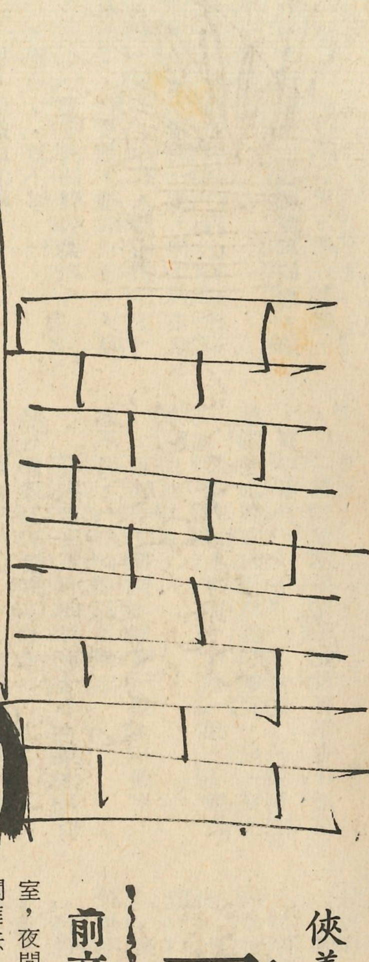
「另一個？」

「叫做武春山！」老杜頓一頓才接下去道：「我們三人的感情都很不錯，不希望有自相殘殺，所以，最後決定去找尋神龍九式，看誰先學會，誰就做神龍門的主人。」

「神龍九式又是什麽？」

「神龍門的絕技，因為那九式劍法太兇殘，家父也就是上一代神龍門的掌門人認為有損天理，却又不忍毁去，所以，另外收藏在一個秘洞中。」

（未完・三）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嵐，王守義，常九，蕭寒月和白髮龍女譚三姑在密室中談論地道的情況，她來王府花園避白羽令門的人，匿在密室，夜間在花園中傳授郡主武功，也發現過有人窺伺。曾跟踪追到楊尚書府邸，但不敢闖進去。衆人提出請她協助，她支吾其詞，推說要問過郡主，再作決定。衆人別過，同到趙府賞花軒，對譚三姑的情況作一分析，爲什麽郡主與江湖上的人混在一起，以龍女的武功，不可能不知道白羽令門和魘刀白龍在王府的出現，如果七王爺不支持也不敢查下去。此時突聞軒外有人慘叫，發現一個黑衣人暈倒，將他救起說是想擄走趙幽蘭……

黑衣人不肯吐實　趙姑娘麻藥設防

張嵐忽然放聲笑道：「幽蘭姑娘，令尊被擄一案，王總捕頭却已盡全力追查，但案情變化，奇峯迭出，牽連之大，確是出人意外，不過，你可以放心，張某人既然插手這件事，一定全力追查下去，就算拚了這條老命，亦是在所不惜。」

趙幽蘭深深一福，說道：「多謝前輩垂顧，賤妾亦作了準備，爲救家父，不惜傾家蕩產，我已吩咐他們必要時變賣一切產業，需錢之處，前輩不用吝惜，只要吩咐一聲，賤妾立刻奉上……」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至於保護賤妾一事，倒不勞諸位費心……」

蕭寒月急道：「趙姑娘，事情已經擺明，他們要殺妳滅口，妳……」

「我會保護自己……」趙幽蘭黯然笑道：「蕭兄別忘了，我是趙神醫的女兒，爹把精湛的醫術，用在濟世活人上面，幽蘭不肖，却把學到的藥理、醫道，用在保命上面，不用爲我安危担心……」

目光一掠張嵐、王守義，道：「諸位請慢用，賤妾告退了。」

轉身行出賞花軒，消失在夜色之中。

王守義看了黑衣人一眼，道：「聽到沒有，你們要殺的趙姑娘，一個富家千金弱女子，竟被你們逼的走投無路，情急拚命了。」

黑衣人口齒正欲啓動，却是欲言又止，長歎一聲，又閉上雙目。

蕭寒月心中一動，低聲道：「王兄，把他押入地窖，和武鳳姑娘關在一起。」

王守義先是一怔，繼而點頭，召來兩個巡守捕快，親自把黑衣人押送地窖。

張嵐目睹王守義走遠，搖搖頭，道：「蕭兄弟，這件案子，恐怕應天府辦不下去了！」

蕭寒月道：「張兄的意思呢？」

張嵐道：「我已經答應了趙姑娘，不會中途縮手。」

蕭寒月道：「如果涉及王府呢？」

張嵐道：「明天，我去見七王爺，辭去總教席的職位，不過，就我在王府中三年觀察所得，七王爺宅心仁厚，不像是……」

「張兄……」蕭寒月接道：「事情還未明朗之前，張兄這個王府總教席的職位，作用很大，用不着忙着辭去，小弟之意，張兄不妨就我們數日來所見所聞，探探七王爺的口氣，再作定奪！」

張嵐道：「對！先看七王爺的態度……」

這時，王守義回到花軒，大家入座，滿桌佳餚美酒，王守義却有着食難下嚥的感覺。

常九三不管的自食自飲，一連喝了三杯酒，才放下筷子，道：「這件事，實在奇怪，我想破了腦袋，就是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張嵐道：「是什麼事？」

常九說道：「那黑衣人究竟是怎麼傷的，難道這趙府之中，還會有什麼高人在暗中相助麼？」

這正是所有在埸之人心中的疑問？常九提了出來，頓時一室訝然，但誰也接不上口。

常九吁一口氣，不解的道：「我仔細的查看過，那黑衣人身無外傷，也不是被人點了穴道……」

張嵐接道：「他是中毒暈倒？」

常九道：「不錯，但他如何中毒呢？」

王守義道：「趙姑娘一粒丹藥，中毒人立刻甦醒，顯然是對症之藥，難道下毒的人，就是幽蘭姑娘？」

張嵐道：「這個，不太可能吧？她一個不會武功的弱女子，就算有一手調配毒藥之能，也無法把藥物擲出傷人呀？」

常九道：「這就叫人百思難解了，我常某人在江湖上行走數十年，遇上的奇事很多，莫非趙姑娘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連咱們全都被騙過了。」

王守義搖搖頭，道：「趙姑娘不會武功，除非，天下眞有一種奇藥，能使一個不會武功的人在短短數月之中，成爲一個武林高手。」

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常九皺眉不語。

王守義目光却轉到了蕭寒月的身上道：「蕭兄弟，對此事有何看法？」

「趙姑娘不會武功……」蕭寒月接道：「但那致人暈迷的藥物，却可能出自趙姑娘的調製，至於如何使那黑衣人中毒暈倒，那也就叫人莫測高深了？」

研討不出一個結果，事情就顯得詭異莫測，本來，嬌弱不勝的趙幽蘭，却突然間，被籠罩在一層神秘之中。

仔細想想趙幽蘭的舉動，實有很多不可思議之處，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少女，却毫不畏懼江湖中第一流的殺手追殺，當然，她不會相信守在府中的捕快能保護她的安全，一種什麼力量，使她自信有自保的能力？

× × ×

蕭寒月回到了住處，已是四更時分，日來工作緊張，智能、體力，都有消耗，但精神健旺，毫無睡意，想到對方派來的殺手，個個武功高強，趙幽蘭如何自保，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

一股急於一探究竟的衝動，悠然而生，挺身而起，熄去火燭，行出臥室。

趙府之中，戒備森嚴，有很多懷抱連珠匣弩的捕快，埋伏在暗影之中，另有張傑、羅鏢，分成兩組，各帶領着三人，夜間分班巡邏。

這些人，也許無法阻止第一流的高手潛入，但，王守義却已是盡心安排。

蕭寒月步出臥室，行約十步，張傑忽由暗影中迎了出來，道：「蕭公子還不休息？」

「張兄辛苦了……」蕭寒月低聲道：「這裏戒備很嚴，敵人却能輕易混了進來，以你的豐富經驗來看，毛病出在那裏？」

張傑苦笑一下，道：「一是我們的人手不足，趙府地方太大，三十個人分成兩班，暗椿分佈不夠嚴密，第二是來人武功太高，行動靈活快速，剛才，我和羅鏢又都不在……」

蕭寒月接問道：「這方面，有沒有辦法改進？」

「有！我已對總捕頭提過，如果不能增加人手，就想辦法調整一下防守的區域，集中人力在重要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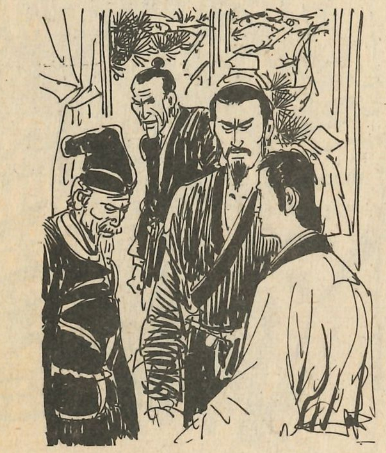
蕭寒月道：「對！最重要的，還是要保護趙姑娘的安全。」

張傑低頭不語，沉吟了一陣，道：「蕭公子，趙姑娘很奇怪……」

「奇怪？張兄是說……」

「趙姑娘住在一個小跨院中，自然，那地方也是我們保護的重點，但她却交代我們，不能接近跨院四週一丈之內。」

「爲甚麼？……」蕭寒月大感訝異。





張傑道：「不知道，她這麼交代了，我們只好轉告防守在跨院四週的同伙兄弟們，不過，有一位兄弟，無意中接近了跨院，忽然身子一麻，暈了過去。」

蕭寒月停下了脚步，道：「以後呢？」

張傑道：「後來，趙姑娘的貼身丫頭杏花出來了，拏出一顆丹丸，暈倒的那位兄弟服下去，立刻醒了過來，杏花又拏出了四十片金葉子，要他分給在趙府中守衞的兄弟們。」

「這是怎麼回事？那個人怎麼暈倒的？」

張傑道：「我問過那位兄弟，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好像小腿上忽然一疼，人就暈了過去。當然，兄弟們都知道了這件事情，再加上趙姑娘出手大方，大家都遵守着這條約定，防守在小跨院一丈外的地方。」

蕭寒月道：「張兄沒有再追查下去？」

「怎麼追查！……」張傑笑一笑，道：「受了傷的當事人，就說不清楚原因，要問內情，只有問趙姑娘和杏花了。」

蕭寒月點點頭，道：「說的也是。」

張傑道：「這件事，我沒有告訴頭兒，因爲杏花再三囑咐，那些金葉子是趙姑娘送給守衞兄弟的一點意思，不要張揚出去，當時，我和羅鏢在烏衣巷裏埋伏，那些金葉子，他們已經分了，很難再要他們交出來。」



「這不要緊，趙姑娘自動拏出財物，慰問兄弟的辛勞，受之無愧。」

張傑吁口氣，道：「蕭公子如此說，我就放心了，四十片金葉，每一片重有五兩，是很大的手筆，守衞兄弟人數不多，所得都很實惠，對保護趙姑娘的事，自然會格外落力，心中也都對她十分佩服……」

「只是佩服？……」

「自然也有一些猜測之言？」

這才是蕭寒月要聽的重點，點點頭，道：「都猜測些甚麼？」

張傑道：「他們說趙姑娘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蕭寒月笑一笑，接道：「只是這句話？」

「再說下去，就有些匪夷所思，怪力亂神了？」張傑吁一口氣，接下去道：「兄弟們傳說趙姑娘習過茅山眞經，所以具有法力……」

蕭寒月奇道：「茅山眞經是一本書？」

「是！一本流傳在民間的奇書，據說，這本書有役鬼逐狐之能，剪紙成鳥，撒豆成兵，是一本人間奇書。」

蕭寒月道：「眞有這樣神奇的書麼？」

「這就不知道了……」張傑搖搖頭，道：「茅山眞經這本奇書，流傳很廣，但眞正看過的人，却是從未聽過，那是超出了武技、功力、暗器、劍法的一種神異的力量，一種莫可言喻的玄奇傳說。」

蕭寒月道：「這個……」

「蕭公子，這只是一個傳說，正像流傳於江南的一個傳說一樣，趙大夫有爲人續命的才能。」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多承指教，張兄很忙，小弟不打擾了。」

轉身回房而去。

「蕭公子……」張傑追了一步，道：「這世間很多的奇異傳說，但可以據信的不多，趙姑娘跨院的神秘，被兄弟們妄加猜測的加以渲染，其實，我也不相信這些事情。」

蕭寒月點點頭，道：「我明白張兄的意思，這些事在下聽過就算，不會告訴別人。」

張傑道：「蕭公子，難道沒有一探玄奇的想法？」

蕭寒月道：「好奇之心，人皆有之……」

「只要行近跨院禁區……」張傑說道：「就可以眞相大白了。」

蕭寒月微微一笑，道：「張兄，趙姑娘精通藥理，趙府中存有着天下最齊全的藥物，幽蘭姑娘調配一些藥物，分佈在跨院四週，使人在不知不覺中，爲毒所傷，自然是大有可能的事！」

張傑凝目沉思了片刻，道：「有道理，蕭公子請休息吧！」

張傑的如意算盤是想借蕭寒月的力量，一探跨院之秘密，解去心中之疑，但蕭寒月却似有意規避。

事實上，蕭寒月最關心的是趙幽蘭是否眞的有自保能力，這方面張傑已給了他肯定的答案。

× × ×

賞花軒中的氣氛很沉悶，王守義、蕭寒月相對而坐，但誰也沒有說話。

其實，兩人心中都有很多話說，只是誰也不知道如何開口。

王守義終於忍不住了，輕輕吁一口氣，道：「蕭兄弟，這件事，你有甚麼打算？」

蕭寒月道：「等張兄回來，咱們先瞭解一下七王爺的態度再說……」

王守義接道：「對！蕭兄弟，你不但是文武全才，而且，還能體諒朋友的苦衷，難得啊！難得。」

蕭寒月微微一笑，說道：「王兄，其實，你也用不着爲這件事發愁，官身不自主，如有爲難之處，盡管放手，我想趙姑娘，也會諒解的。」

王守義說道：「目前的情勢已很明顯，這件事如果牽涉上王府，就算我王某人拚了腦袋辦下去，知府大人也不會答應，如果沒有七王爺的支持，應天府也沒有能力去找上楊宅，李府……」

話到此處，突然頓住，雙目却凝注蕭寒月的臉上。

蕭寒月笑一笑，道：「王兄，說下去！」



王守義道：「蕭兄弟，咱們一見如故，但官場的事，不比江湖，憑武功快意恩仇，這中間牽扯的太過廣泛，如果蕭兄弟能勸勸趙幽蘭姑娘……」

「勸她不再追查趙大夫的下落……」蕭寒月歎口氣，說道：「這種話，讓我如何說得出口？」

王守義道：「放棄了追查，還有別的辦法，擄走趙大夫的人，意在長生神丹，只要趙姑娘肯合作，把藥物配出來，趙大夫自然不會受到傷害。」

「這倒可以試試，只是，這件事和甚麼人談呢？」蕭寒月提出了疑問。

「武鳳，關在地窖中的武鳳，是最好傳達消息的人，不過，張總教席和我，都不能出面，私底下疏通、談判，恐怕要你蕭兄弟出面担當了。」

「能得如此，在下是義不容辭，不過，王兄，寒月有一事請教？」

王守義苦笑一下，道：「請說吧！」

蕭寒月說道：「如若談判不成，雙方鬧出了兵刄相見的局面，王兄會不會反過來對付我們？」

王守義道：「果不出我所料，蕭兄弟，你這反手一記，還眞叫我招架困難，這麼辦吧！如果，這件案子辦不下去，我立刻稱病告休，閉門謝客，這件事，不到水落石出，我不再出山。」

「好！就這麼一言爲定，以茶代酒，我敬王兄一杯。」

蕭寒月端起茶杯。

「生受了，請！」王守義端起茶杯一飲而盡。道：「蕭兄弟，這是最壞的打算，希望七王爺，仍然支持這件事情，我王某人也轟轟烈烈的，辦一件震動天下的大案子，然後，該辭去這個總捕頭的職位了。」

蕭寒月道：「家母要我苦讀經書，求取功名，幸好小弟讀書未成，如是眞要得了一官半職，很多事，恐都難率性而爲了。」

「蕭兄弟，俗諺有說：伴君有如伴虎啊！官場中事，繁文褥節，禁忌重重，那能得隨心所欲，放情任性……」

這時，張嵐突然大步行了進來。

王守義、蕭寒月同時站起身子。

張嵐神情凝重，自己倒茶喝了一口，緩緩坐下，看看蕭寒月，搖搖頭，歎了口氣，道：「眞是豈有此理！」

王守義替張嵐冲滿茶杯，道：「張兄，七王爺怎麼吩咐？」

張嵐道：「不准我辭離。」

這究竟是好是壞？連善於察言觀色的王守義，也被攪糊塗了，沉吟了一陣，道：「也不准你插手趙大夫的案子了！」

「那倒沒有……」張嵐吁一口氣，說道：「只是給我出了一個難題。」

王守義如釋重負的笑道：「只要七王爺支持這件案子，別的事，都好商量。」

「商量？……」張嵐瞪着王守義，道：「怎麼個商量法？」

王守義呆了一呆，道：「莫不成還有更令人爲難的事？」

張嵐道：「爲難的很！」

蕭寒月也被鬧得糊塗了，皺皺眉頭，道：「張兄，究竟是什麼事？說出來，大家研究一下。」

張嵐歎息了一聲，說道：「七王爺提出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問題，問我能不能對付白羽令門？」

王守義呆了一呆，道：「什麼？七王爺也知道白羽令門？」

張嵐道：「一定是譚三姑說出來白羽令門的事，只是不知道她透過郡主說出來，還是她自己告訴了七王爺。」

蕭寒月道：「張兄怎麼說？」

「我不能欺騙七王爺，只好據實而陳，說出來白羽令門在江湖上的兇惡手段。」

王守義道：「那七王爺作何處置？」

張嵐道：「七王爺問我，用什麼辦法對付白羽令門，你們說，我該怎麼回答？」

蕭寒月苦笑了一下，說道：「實在很難回答。」

張嵐搖搖頭，道：「沒有辦法，我只好抬出你蕭兄弟了。」

（未完・十六）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盧　令・圖

龍形劍客（十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懷帮，廣帮在山上草坪上互相指責，唐崇智，溫二先生調解無效，懷帮單曉初早已發動一批「娘子軍」，以未亡人身份向廣帮區古柏採取進攻，溫二先生對付吳福礎，唐崇智對付單曉初，二人互相鬥毒招，不分勝負，于文彬對付一個素衣婦人，只幾個回合，娘子軍已被制伏。區古柏準備離去，單曉初發出暗號，雲中岳帶領清源大師，宋志高，藍蔚文兄妹等人出來，不是攔阻區古柏，却反將單曉初等人圍攻，單曉初見勢不對，被雲中岳纏住苦鬥，卒被雲中岳的縱鶴擒龍功擊倒，單曉初被迫說出他只是一個傀儡，幕後還有人牽綫作祟……

高手中奇毒

搖頭獅子道：「兄弟身中奇毒，三日之後必死，兄弟一家老少二十一口，只要兄弟一死，也必死無疑。」

宋志高問道：「單兄，是什麼人下的毒呢？」

搖頭獅子苦笑了笑，朝唐崇智問道：「唐兄，你方才試過兄弟使的毒了，不知兄弟使毒的手法如何？」

唐崇智道：「很高明，連兄弟家傳的『七絕散』都無法勝得過單兄了。」

搖頭獅子慘笑道：「兄弟這使毒之法，就是出之於那人傳授，兄弟會的，只是那人的皮毛而已！」

這話聽得在場諸人不覺齊齊一震！

宋志高問道：「那人是誰？」

「不知道。」搖頭獅子道：「那是三年前，兄弟一家大小，在一夕之間都突患急症，一個個昏迷不省人事，延醫診治，連大夫也說不出症候，可說羣醫束手，惟一可以看得到的，是每個人的指甲都色呈烏黑，第二天門外來了一個手搖虎串的游

百草丹化解

方郎中，大聲叫着：包醫疑難雜症……」

大家誰也沒有說話，只是靜靜的聽着他述說。

搖頭獅子續道：「兄弟聽出古怪，就請他進來，那游方郎中一見面就說：尊府大小二十一口，在下可以包醫，保證藥到病除，但必須接受敝上一張聘書，兄弟問他是什麼聘書，他從布袋中取出一個密封的信袋，說聘書就在這裏，內容如何，在下也不清楚，單老爺子不妨打開來自己瞧瞧，那游方郎中放下信袋和二十一顆藥丸，就揚長而去，兄弟打開封口，裏面果然有一張聘書，那是聘兄弟担任蘇門山梵王宮總管……」

雲中岳暗哦一聲，忖道：「梵王宮地室只有副總管，沒有總管，自己還以爲總管是吳福礎，原來竟是單曉初。」

搖頭獅子續道：「寒家二十一口服了他留下的藥丸，果然藥到病除；但兄弟却從那時起，中了奇毒……」

唐崇智道：「莫非毛病出在那張聘書

上了？」

「一點不錯。」搖頭獅子道：「過了一月，有一天的子夜，兄弟突感全身經脈收縮，五內如焚，那種痛苦，當眞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兄弟可以看到手上每一根筋，都色呈翠綠，連指甲都是綠色的，一時不知中了何種劇毒？正在驚駭之際，那游方郎中突然在兄弟面前出現，他說：『他是給兄弟送解藥來的，兄弟身中之毒，每三十天就會發作一次，今晚只是要兄弟認得這種劇毒的厲害而已，過了三十天，如無解藥，就會毒發不治，只有聽從他主人的命令，方可獲得解藥。』兄弟當時怒極，出手一把就扣住了他的脈門，他却毫不掙扎，只是含笑道：『老爺子莫要忘了尊府二十一口，身中毒根，並未清除，他們也需要每月服一次解藥，老爺子劈了在下不要緊，老爺子不答應和敝上合作，就得不到解藥，老爺子一死，尊府二十一口就再也得不到解藥了。』」

大家心中都不期而然的升起一個念頭，忖道：「這人會不會是毒君聞人無咎呢？」但這話却沒有一個說出口來。

宋志高道：「單老哥就這樣聽命於他了？」

搖頭獅子苦笑道：「兄弟一家大小性命全繫在他手裏，能不俯首聽命麼？」

他不待衆人發問，接着又道：「此後那游方郎中還攜來了幾頁手抄的用毒書籍，要兄弟依照書上配方，練習用毒，曾說：等兄弟練成了，就可替自己及家人解毒了，此後每過一二個月，就來收回練過的幾頁，另外又給兄弟幾頁新的，到現在已經快三年了，兄弟用毒的技術漸漸有了很大的進步，但還沒有解除兄弟身中之毒和家人所中劇毒的方法。」

宋志高問道：「單老哥沒問那游方郎中，這幕後之人是誰麼？」

搖頭獅子道：「兄弟問過幾次，他都推說不知道，以兄弟觀察，此人一身武功和用毒之能，只在兄弟之上，不在兄弟之下……」

剛說到這裏，突聽雲中岳回頭喝道：「什麼人？」

大家回頭看去，只見六七丈外，負手站着一個高大人影，應聲道：「老夫。」緩步行了過來。

雲中岳定睛看去，來人是個白面長髯的老者，身穿紫紅長袍，肩披杏黃大氅，貌相威重，雖然緩步行來，依然虎步龍行，另有一股懾人威儀！

唐崇智大笑一聲道：「原來是毒君駕到！」

這一瞬間，清源大師、宋志高、單曉初、區古柏等人都不覺迎了上去。

溫老二朝唐崇智看了一眼，兩人站在一起。藍文蔚、藍文蘭則傍着雲中岳，也跟着上去。

搖頭獅子呵呵一笑，拱手道：「聞人老哥久違了。」

「阿彌陀佛。」清源大師合十道：「貧衲久仰聞人施主大名，今晚何幸，在這裏得瞻丰采。」

區古柏也拱着手道：「聞人老哥幾時到百泉鎭的，怎麼不到敝公所落脚？」

大家都迎着和他招呼，毒君聞人無咎

目光掄動，大不刺刺的道：「諸位老哥可知兄弟來意嗎？」

他既沒和大家寒暄，而且說話的口氣也不善。

唐崇智心想：「很明顯他就是幕後的主使人了。」一面洪笑道：「老哥來得有些突兀，咱們很想聽聽你的來意。」

這句話，就是暗中提醒大家注意，毒君來意只怕不善。

毒君呵呵一笑道：「這裏可有一位崑崙門下，叫雲中岳的人嗎？」

原來他是找雲中岳來的。

雲中岳走上一步，拱拱手道：「晚輩雲中岳，見過聞人前輩，不知前輩有何見教？」

他因和聞人俊兄妹論交，故而自執晚輩之禮。

毒君目光炯炯，打量着雲中岳，一手捋鬚，說道：「你就是崑崙傳人雲中岳？年紀很輕。」

這話雲中岳不好回答。

毒君也不待他回答，點點頭道：「很好，你隨老夫走吧！」

雲中岳抱拳說道：「前輩有什麼見教，晚輩洗耳恭聆，前輩有何差遣，也請明示。」

毒君道：「老夫沒有什麼見教，也沒有什麼差遣，就是要你跟老夫走。」

藍文蘭只道是聞人鳳跟她爹說了些什麼，毒君才會要雲大哥跟他去的，心頭暗暗冷笑，不覺轉臉朝雲中岳看去。

雲中岳依然恭敬的道：「前輩要晚輩到那裏去？有什麼事，可否先讓晚輩知道一點端倪嗎？」

毒君不耐道：「老夫要你隨我走，你就隨老夫走，何用多問？」

這話大有氣勢凌人之感！

雲中岳道：「前輩不肯明說，晚輩……晚輩……」

他想說：「晚輩恕難從命」；但想到聞人俊兄妹和自己的交誼，不好出言頂撞，是以說了兩個「晚輩」，底下的話，一時說不出來。

藍文蘭冷冷的道：「雲大哥這還用問嗎，自然是……」

藍文蔚怕妹子口不擇言，急忙喝道：「妹子，妳不許多說。」

毒君目光一凝，朝雲中岳喝道：「你走不走？」

這話太逼人了。

雲中岳還是婉轉的道：「前輩不肯明示，晚輩只好有違尊命了。」

「哈哈！」毒君大笑一聲道：「老夫一向言出如山，雲中岳，你不去也得去，知道麼？」

現在大家都已看出來了，毒君將對雲中岳不利。

唐崇智看了溫老二一眼，兩人不約而同的腳下移動，朝雲中岳緩緩走近過去。他們一個是使毒的高手，一個是使迷的能人，朝雲中岳走近過去，就是怕毒君猝然出手。

雲中岳挺了挺胸，淡淡一笑道：「前輩這麼說，晚輩更不想去了。」

毒君雙目精光暴射，沉聲道：「你敢對老夫抗命？」

藍文蘭聽雲大哥說出不去，一顆芳心也就定了下來，輕哼一聲道：「人家不願意去，也能勉强的麼？」

毒君巨目一轉，喝道：「小丫頭，妳是什麼人？」

藍文蘭道：「叫藍文蘭，怎麼樣？」

「姓藍……」毒君略爲沉吟，說道：「妳是雲南藍家的人？」

雲中岳目綻神光，朗聲道：「在下去不去，是在下的事，和她無關，有什麼事，前輩只管跟在下說好了。」

他本以晚輩自居，現在却改稱「在下」了。

「很好！」毒君點頭道：「你既然不肯去，老夫只有把你擒回去了。」

雲中岳道：「毒君要把在下擒回去，總有理由吧？」

現在連「前輩」也不願再稱了。

毒君道：「老夫一向不重視理由，你敢抗命，老夫自然要擒你回去了。」

雲中岳朗笑一聲道：「在下和令郎是朋友，才尊你一聲前輩，毒君如果不講理，定要生擒在下，在下也未必任人擒得去的。」

毒君濃眉掀動，怒笑道：「不擒生的，就擒死的也是一樣。」

突然一指，朝雲中岳迎面點來。

藍文蘭聽兩人漸漸說僵，不覺倏地跨上一步，和雲中岳站在一起。藍文蔚也跟了上去，三人並肩而立。

唐崇智大袖一拂，大笑道：「聞人老哥怎麼和一個後輩認起眞來了？」

搖頭獅子單曉初也跟着搖搖手，笑道：「有話好說，聞人老哥何必動怒？」

雲中岳看毒君出指點來，正待擧掌；但他這一指竟然無聲無息，不帶絲毫指風，自己還未出手，唐崇智的大袖已經揮出，搖頭獅子雖然含笑搖手，好似勸解，實則他搖手的位置，也正好對着毒君手指凌空點來之處，心中登時明白，毒君這一指很可能使了無形之毒，已由唐崇智和搖頭獅子兩人替自己化去了。

就在此時但聽「嗒」的一聲輕响，離毒君身前五尺光景，憑空落下一條尺許長的金頭蜈蚣，接着又有三隻金蜂，一齊落到地上，便自一動不動！

那三隻金蜂，正是藍文蘭放出去的，金頭蜈蚣自然是藍文蔚出的手了。

雲南藍家以豢養毒物名聞江湖，他們眼看毒君驟然出手，兄妹二人也不約而同的放出毒物；但毒君以毒稱君江湖，一身俱是奇毒，毒蜂和毒蜈蚣到了他身前五尺，就被毒斃了！

毒君目光一瞪，洪笑道：「好、好，唐老哥、單老哥都護起這小子來了，兄弟想不到單老哥居然還是使毒的大行家！」

他此話一出，大家才知方才三人出指、揮袖、搖手之間，已經在暗中較量過一手使毒了。

搖頭獅子抱拳笑道：「見笑、見笑，在毒君面前賣弄使毒，豈不是班門弄斧了嗎？」

唐崇智道：「聞人老哥成名多年，武林稱君，怎可對一個不會使毒的後輩，施展『天毒指』？兄弟和單老哥能不出手化解嗎？」

毒君重重的哼了一聲，朝藍文蔚兄妹說道：「你們兩個，是藍大先生什麼人？胆敢對老夫暗使毒物，偷襲老夫。」

藍文蘭撇撇咀道：「是你自己先出手的，暗使毒指偷襲雲大哥，還怪別人暗使毒物偷襲你呢！」

毒君目中厲芒連閃，洪笑道：「好、好，你們兩老兩小，既然都善於使毒，咱們就先較一場使毒，亦無不可，四位不妨聯合出手，看一看聞人無咎是不是接得下來？」

唐崇智道：「聞人老哥這就不對了，兄弟和單老哥只是出手化解，你老哥怎麼要和咱們較量起毒來了？」

搖頭獅子接着道：「不錯，兄弟只是看你對一個不會使毒的人使毒，才出手化解，並無敵意，聞人老哥不可誤會了。」

毒君沉笑道：「兄弟言出必踐，二位不用多說，只管出手好了。」

「不必。」雲中岳傲然道：「唐前輩，單老爺子只是因爲在下不善用毒，才好意勸解，他們和尊駕相識多年，不可因在下之事，有傷和氣，尊駕若要動手，在下自當奉陪，和任何人無關。」

隨手掣劍，「嗆」的一聲，亮出了長劍。

毒君看得濃眉一軒，大笑道：「年輕人，果然有豪氣，你以爲老夫除了使毒，劍上就勝不了你嗎？好，咱們就在劍上較量較量，有何不可？」

抬手從大氅中抽出一柄烏黑的四尺長劍，左手撫着劍身，說道：「老夫外號毒君，劍上自然有毒，但年輕人，你只管放心，咱們既然比劍，老夫絕不使毒，若是老夫長劍傷了你，自會立即給你解藥，絕不讓你吃虧，好，你可以發劍了。」

藍文蘭叫道：「雲大哥，慢點！」

雲中岳回頭朝她看去。

藍文蘭道：「雲大哥，你應該和他說說清楚，你在劍招上勝了他，他又該怎麼說？」

毒君目芒飛閃，沉笑道：「老夫會敗在他劍下嗎？」

藍文蘭道：「那可說不定。」

「哈哈！」毒君洪笑一聲道：「除非雲中岳一劍把老夫劈了，否則老夫還是非把他擒回去不可。」

雲中岳道：「這是爲什麼呢？」

毒君道：「咱們不必說理由，年輕人，你有能耐勝得過老夫，最好把老夫殺了，老夫是絕不會手下留情的。好了，老夫話已經說得太多了，你發招吧！」

雲中岳因他是聞人俊兄妹的父親，自己不好先發招，這就抱拳說道：「尊駕請先。」

「第一招先發後發，又佔不了什麼便宜，這有什麼好謙讓的？」

毒君口中說着，右手長劍一振，朝外揚起，口中喝道：「接招！」

劍光一閃，一道烏光有如一條烏梢蛇，朝雲中岳咽喉點來，出手之快，當眞像毒蛇噬人，又快又準。

雲中岳身隨劍走，先活開步法，施展「龍形九轉身法」，避開毒君劍勢，劍使「龍起雲從」，劍尖扇面般劃起一片劍光，朝前推去。

毒君洪笑一聲，運劍如風，展開一輪攻勢，急疾攻到。

雲中岳身法輕靈，曲折有如龍行，毒君攻出的劍勢雖猛，往往從他肩、臂、胸、腰之間擦身而過，沒有一劍能够刺上他半點衣角，他刺出數劍，雲中岳才還擊一劍。

這不是雲中岳的劍法慢，因爲已經避開了對方劍招，就毋須還擊！

他心裏總有着聞人俊急友之急的義氣，和聞人鳳對自己的嬌婉多情，自己自然不好意思對毒君過份逼攻。

毒君一向自視甚高，尤其獨創的一套「靈蛇劍法」，以辛辣見長，經常自詡縱然不用奇毒，也可傲視江湖，抗手無敵，怎知這回連番出手，竟然連對方衣角都沒刺上一點，一時不由得勃然大怒，劍法一變，攻勢更急，劍如靈蛇亂閃，電光飄瞥，刹那之間，一柄四尺烏黑長劍，就似化成十幾柄一樣，每支劍都像毒蛇昂首，擇人而噬！

雲中岳使出「龍形劍法」，人隨劍走，依然身形飄忽，在他劍光之中，乘隙而入，乘隙而出，轉來轉去，見招拆招，雙方實在太快了，許多旁觀的人，但見一條條烏黑劍光，從雲中岳全身亂閃，看去不像是雲中岳在閃避，而像烏黑劍光從雲中岳的頸、肩、胸、腰等處鑽出來的，自然看得驚心動魄！

尤其是藍文蘭一顆心提在胸口，跳得好急，她明明知道雲大哥武功精妙，不會落敗的，還是十分緊張。

毒君眼看生擒不易，惡念頓生，他想把雲中岳刺傷，然後再活捉他，怎料劍招使得如此勁急，還是只打成平手，心頭更是又驚又怒，心頭越怒，劍勢也更快，使得如疾風暴雨一般，十數條劍光到處繚繞，纏着雲中岳飛洒，一點也不肯放過。

他果然不愧毒君的稱號，別人劍使得快了，所謂劍走輕靈，發劍自然也輕了；但毒君劍使得越快，劍上內力迸發，居然每一劍都重逾千鈞！

這要換了別人，只怕接不下他三五招，就非落敗不可，雲中岳一發現他劍勢沉重，心知對方已在劍上凝聚了眞力，也就在和對方對拆之中，功凝右臂，貫注到劍身上去。

這樣又打了一二十招，還是不分勝負，但毒君一柄四尺長的烏黑長劍，因爲劍上淬有奇毒，試想毒君以毒君臨天下，他自己用的長劍上，淬的毒又豈是等閒？他這一不住的提聚眞力，劍上眞氣愈佈愈多，劍上劇毒，經他滿佈的眞氣催動，劇毒迸發，劍身就起了一層濛濛黑霧，他幻起的十數道劍光，就似散佈着一片薄霧，使到急處，他一個人就似在濛濛黑霧之中。

雲中岳人隨劍走，自然也在一片濛濛黑霧中出入；但奇怪的毒君劍上迸發的黑霧雖毒，他出入其間，却渾似不覺，了無異樣！

這原是毒君聞人無咎最厲害的殺着——「天毒劍霧」，如今對付雲中岳居然會毫不發生作用，這對毒君來說，眞是驚駭萬分，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就在兩人劍光繚繞，劍風激盪，劍霧瀰漫，人影參差之際，突然有人嘶聲焦急

的喊了聲：「爹！」

不，喊「爹」的有兩個人，一個聲音清朗，一個聲音嬌脆，喊聲甫起，兩道人影急如浮矢掠空，一下投入毒君和雲中岳兩人交熾的劍光之中，同時響起「噹」「噹」兩聲金聲狂鳴，劍光幻影倏然消散，兩個投入劍光中的人，合兩人之力，架住了毒君的長劍，但也被毒君劍上迸發的眞氣震斷了長劍，人也同時被震得往後連退了七八步，一個總算站住了樁，一個在驚「啊」聲中，砰然跌坐下去。

這兩人正是聞人俊兄妹，他們敢情堪堪趕到，看到老父施展「天毒劍霧」，對手却是雲中岳，心頭大吃一驚，不約而同掣出長劍，朝劍光中投入，一下架住了毒君的長劍，但此時毒君正在全力施展，聽到兩人的喊聲，要待收手，已是不及，立把兩人長劍震斷，差幸他喊聲入耳，心頭一驚，急忙收勢，還是把子女震了出去。

雲中岳聽出來人是聞人俊兄妹，他們兩支長劍架住了毒君的長劍，他立即收劍，飄身後退。

毒君巨目一睜，厲聲喝道：「你們來作甚，鳳兒，妳傷到了沒有？」

聞人鳳跌坐在地，花容變色，臉上一片蒼白，張口喘着氣，叫道：「雲大哥，你快運氣試試，是不是中了毒……」

她不顧自己被爹劍上眞氣震傷內腑，但關心的却是雲中岳。

雲中岳忙道：「在下沒什麼，妳傷得如何？」

聞人鳳喘息道：「我……還好……」她負傷之後，沒有納氣，反而多說了幾句話，這時「還好」二字出口，突然張咀噴出一口鮮血，往後栽倒。

雲中岳看得大驚，這時再也顧不得男女之嫌，一下掠近，把她扶着坐起，右手按在她後心「靈台穴」上，把眞氣度了過去。

毒君自然看得出女兒對雲中岳的情意，心中暗暗歎息一聲，突然一指朝正在替聞人鳳度氣的雲中岳點了過去。

這一指使的正是他毒君一生最得意的「天毒指」。

唐崇智在左迅快拍出一掌，迎向毒君點出的一指，搖頭獅子也抬手彈出了三縷指風，在中途截向他指風。這兩人幾乎是同時出手，合兩人之力，自然把毒君的一記指風接了過去。

只有會使毒的人，才能接得下毒君的「天毒指」，其餘的人，縱然接得下指力，也無法承受指上的奇毒。

聞人俊也在此時一下攔到了雲中岳的身側，說道：「爹，雲兄是孩兒和妹子的好友，爹不能向他下此毒手。」

毒君聞人無咎突然間有如洩了氣的皮球，口中長歎一聲道：「爲父早巳知道他是你兄妹的好友；但爹若不殺此人，爹和你們兩兄妹只怕都保不住性命了。」

聞人俊道：「爹此話怎說，什麼人能要爹和孩兒兄妹的性命呢？」

這時雲中岳巳給聞人鳳度了一回眞氣，直等聞人鳳自己能够運行眞氣，才緩緩收回右手，他對方才毒君出手偷襲一事，渾似不知，回頭朝藍文蘭招了手道：「蘭妹，妳來照顧聞人姑娘，她方才臟腑被震離位，經我度入眞氣，現在剛剛復原，還需好好休息一回，不可讓她站起來，也不可跟她說話。」

藍文蘭看他當着許多人，叫自己「蘭妹」，叫聞人鳳只是「聞人姑娘」，顯然分出親疏來了。方才心裏還有些不高興，現在也一掃而空了，點點頭道：「我會照顧聞人姐姐的。」

毒君忽然長長歎了口氣道：「你不用知道。」

聞人俊道：「有人要和咱們爲敵，孩兒自然要知道個底細，才能有所防範，這人到底是誰呢？」

「防不勝防。」毒君搖着頭道：「直到現在，爲父還對他一無所知。」

雲中岳突然插口道：「前輩要對晚輩出手，也是此人支使的了？」

毒君目注雲中岳，問道：「小友也會毒功麼？」

雲中岳道：「在下從不使毒，也從沒練過毒功。」

「這就奇了！」毒君濃眉軒動，說道：「老夫方才使的『天毒劍霧』，純係由內功逼出劍上所淬的毒，這種毒藥，乃是罕見的幾種毒草配製而成，就算武功入化，也絕難在老夫天毒劍下，走得出二十招，但小友似乎並不畏毒，這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雲中岳道：「前輩是使毒之君，還想不出來，晚輩自然更不知道了。」

搖頭獅子突然大笑一聲道：「兄弟想起來了，雲老弟，你還記得藍姑娘給你服用的那顆解毒丸嗎，那是昔年百草郎中煉製的『百草丹』，服過此丹，百日之內不畏劇毒，無怪你老弟百毒不侵了。」

唐崇智道：「聞人老哥，你非要把雲老弟擒去，究是爲了什麼？」

搖頭獅子道：「聞人老哥，咱們旁觀者清，雲老弟和你老哥動手之際，至少有幾次可以把你置之死地，但他放過了，這點你老哥心裏應該明白吧！你老哥爲什麼非取他性命不可？兄弟是身中奇毒，一家老小命懸人手，實在情非得已，以你老哥用毒之能，難道還會受人脅迫麼？」

毒君聞人無咎一張白臉上忽然紅了一紅，長歎一聲道：「雲老弟幾次劍下留情，兄弟豈會不知？實在……唉，兄弟今晚若不殺死雲老弟，兄弟和小兒，小女的三條性命都得賠上……」

「阿彌陀佛。」清源大師雙手合十，走上幾步，說道：「老施主究竟有何困難，何不說出來聽聽，今晚聚集在這裏的人，縱然不能說武林精銳，盡集於此，但也差不多了，老施主說出來，大家也許可以集思廣益，想想辦法，因爲此中只怕和大家也有關連，亦未可知。」

聞人俊道：「爹，大師說得不錯，有什麼爲難之處，大家可以……」

毒君仰首大笑道：「聞人無咎一生幾時要人家帮過忙來？爲父都無法解決之事，試問普天下還有誰能解決得了？」說完，轉身欲走。

聞人俊閃身攔在爹面前道：「爹，你老人家遇上的難題，也許和大家有關，縱然普天之下無人能解，爹，也要當衆說出來才好。」

毒君看了他一眼，點頭道：「看來你和雲中岳交情很够了，你想要爲父說出來，好讓他知道是不是？」

聞人俊道：「雲兄和孩兒兄妹是患難與共的交情，孩兒自然想知道你老人家爲什麼非殺他不可的理由，同時也想知道什麼人居然要取爹和孩兒兄妹的性命，既然有人要取爹和孩兒兄妹的性命，咱們總不能糊裏糊塗的死在人家手裏？」

「好！」毒君忽然沉聲應了個「好」字，目注他兒子，緩緩說道：「俊兒，你可知爹的外號麼？」

這話問得稀奇，天下武林誰不知道聞人無咎的外號是毒君？

聞人俊愕然道：「爹的外號……」

「毒君，對不？」毒君仰天狂笑一聲道：「爲父一生精研毒藥，在武林中以毒稱君，大概也只有爲父一個，毒君二字，使得江湖上人人都會談虎色變，但焉知爲父被人下了不知名的奇毒……」

他此言一出，聽得在場之人，個個都大感意外，以毒君用毒之能，居然還會被人下了奇毒！

尤其是搖頭獅子單曉初，聽得睜大了雙目，但也暗暗點了下頭，他猜測毒君的遭遇，可能和自己相同。

聞人俊幾乎不敢相信，望着爹，驚愕的道：「爹被人下了不知名的奇毒？」

「豈止是爲父？」毒君威嚴的臉上，忽然流露出無比憤怒之色，但又倏地變成凄涼之色，緩緩說道：「連你和鳳兒身上，只怕也被人做了手脚。」

聞人俊一怔道：「孩兒身上並無異樣的感覺。」

毒君沉笑道：「爲父若是沒人提醒，也絲毫不曾有什麼感覺？」

聞人俊說道：「提醒爹的，是什麼人呢？」

毒君道：「那是兩天前的晚上，有人給爲父送來了一封信，信上寫得很簡單，說爲父業巳身中奇毒，要爲父趕來百泉鎭，自會有人和爲父接洽，爲父使了一世毒，豈會懼他下毒，那知略一檢查，身上果然有些異樣，而且分明潛伏巳久，只是一直沒有發現而巳！當時還並不在意，服下爲父自製的解毒丸，那知不服還好，這一服下解毒丸，潛伏的奇毒忽然蠢蠢欲動，爲父才感到事情不妙，經爲父化了半夜時間，試過十數種解毒丹藥，不但毫無效驗，潛伏的奇毒經這些藥物的刺激，越來越嚴重，全身經脈很快收縮，五內如焚，那種痛苦，眞是不可言宣，最難堪的爲父竟然連一點名堂也說不出來……」

搖頭獅子插口道：「那時聞人兄可是全身發綠，連指甲也翠綠欲滴？」

毒君一怔，目視搖頭獅子問道：「單兄如何知道的？」

這話就證明搖頭獅子說對了！

搖頭獅子苦笑道：「你老哥中的毒，和兄弟一樣。」

聞人俊關心爹的安危，問道：「後來呢？」

毒君續道：「爲父正在發作之際，從窗外射入一道白光，爲父伸手接住，那是一個信封，裏面除了一張信箋，還附有一顆白色藥丸，信上大意是說他料到爲父號稱毒君，自然不會相信身中奇毒，要服用爲父自製的解毒丸，但服下毒性不同的解毒藥物，適足助長毒性發作，隨函附上一丸，可解眼前痛苦，只有依命前往百泉鎭！才會有人能解爲父之毒……」

聞人俊道：「爹就依言趕來了。」

毒君道：「爲父是今晚才趕到，方才又有人給了爲父一封信，要爲父速來此地，把一個叫雲中岳的人生擒最好，當場格殺亦可，如果違抗他的命令，不但爲父將於明日午刻毒發不治，而且你和鳳兒兩人，亦將在明午同時毒發無救，只有殺了雲中岳，他才會解去咱們三人身中之毒。」

聞人俊說道：「爹沒看到他是個什麼人？」

毒君道：「此人武功極高，一封信束，從他手中發出，投擲到三丈外依然勁力極足，爲父接到手中，再縱身撲起，此人業巳到了十數丈外，看到的只是一個黑影而巳！」

宋志高道：「這麼說，此人用毒之能，還在聞人老哥之上了？」

毒君微微一笑道：「宋長老也是製藥的大行家，總該知道用毒一道，也和武功一樣，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兄弟雖然會使毒，但普天之下，會使毒的人，何止兄弟一個，即如四川唐門、雲南藍家，也都是用毒世家，這和江湖各大門派一樣，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一門有一門的秘傳，誰也壓不倒誰。」

區古柏道：「如今四川唐門、雲南藍家，都有人在這裏，聞人老哥又及時趕來，再加上單老哥，何不合四家之力，商討解毒之方，而且這人不但使毒，也在百泉鎭泉會期間，製造了不少事端，眼前諸位老哥，都是武林一流高手，大家又都是身受其害，正要找到這幕後主使之人，依兄弟之見，大家不如先去敝公所休息，從長計議，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搖頭獅子心想：「自己懷帮之中，可能隱伏了對方奸細，不如回去廣輝公所，計議步驟，才不至外洩。」

心念一動，立即附和道：「區兄說得是，咱們那就到廣輝公所去商量吧！」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清源大師合掌道：「只有大家團結起來，才能不爲此一幕後主使人所乘，聞人老施主，自救救人，都是非去不可的了。」

聞人俊接着道：「爹，清源大師說得極是，自救救人，你老人家應該和大家合作才是。」

毒君微微一笑道：「爲父身中之毒，明日中午，就要毒發無救，爲父必須在這短短幾個時辰之內，再試試解毒之方，總不能坐着等候毒發。」

聞人俊道：「難道爹中的奇毒，沒有藥物能解麼？」

「有。」毒君道：「只有昔年百草郎中的『百草解毒丹』，也許可解。」

溫二先生忽然長歎一聲道：「這也許是天數，若是寒門不出這個不肖之子，兄弟也許能解聞人老哥之毒了。」

搖頭獅子道：「溫二兄能解聞人老哥身中奇毒麼？」

溫二先生歎了口氣道：「這件事說來話長，三十年前，兄弟在雁蕩絕頂，遇見

一位異人，他枯坐石室，閉目垂簾，已將證道，兄弟經過之時，他忽然睜開眼睛來，點點頭道：『侶字難求，閣下總算是有緣之人。』兄弟聽他口氣，心知道法之中，有一個侶字，這就拱手道：『仙長有何指示？』那異人道：『老夫行道四十年，即將歸去，有一方相贈，可濟世人。』說完，從衣袖中取出一張發了黃的方箋，兄弟接過之後，再待問他，這位異人業已仙去……」

區古柏道：「這人是誰，你也不知道了？」

溫二先生道：「兄弟當時打開方牋，乃是百草郎中的『百草解毒丹』，才知這位異人就是江湖上人稱百草郎中的百草先生了。他傳兄弟這張方牋，自然要兄弟照方配製『百草解毒丹』濟世，兄弟也立下宏願，要遍涉名山大川，照方配藥，那知足足化了二十年心血，一百味草藥，只採集了九十九種，其中有一種藥草，實在無處可覓，不得已只好把九十九種藥材，煉成了藥丸，因爲缺少的一味，幸虧並非主藥，但總是缺了一味，因此不敢稱它『百草解毒丹』，兄弟自己改了個名稱，叫做『解迷化毒丹』，如論功效，應該和『百草解毒丹』相同，只可惜被我那劣弟盜走，不然或可解得聞人老哥和單老哥所中奇毒，亦未可知。」

雲中岳聽到這裏，急忙說道：「二先生，『解迷化毒丹』就在在下身邊。」

一手已從懷中取出瓷瓶，遞了過去。

溫二先生聽得大奇，接到手中，仔細一看，不覺喜道：「正是此丹，雲老弟從那裏得來的？」

雲中岳就把自己進入梵王宮地底石室，如何從溫老三身上搜來的，大概說了一遍。

溫二先生道：「如此就好，聞人老哥，單老哥二位，是否相信兄弟，服上九顆藥丸試試，是否能把體內奇毒化去？」

聞人無咎大笑道：「兄弟用毒一世，反被人下了毒，明日午刻，毒發無救，既是溫兄煉製的解毒丹，兄弟豈會不信？何況就算是毒藥，兄弟也不在乎了。」

搖頭獅子道：「聞人兄說得極是，有藥可解，不管是否有效，總要試上一試的了。」

溫二先生打開瓶塞，數了十八顆藥丸，分給兩人吞服，塞好瓶塞，又把瓷瓶朝雲中岳遞了過去，說道：「雲老弟，你收好了。」

雲中岳道：「這本是前輩之物，應由前輩收下。」

「不！」溫二先生道：「老朽只負採藥修合之責，此丹從老朽處被人盜走，輾轉落到老弟手中，這就冥冥中自有天意，這瓶靈丹的主人應該是老弟，而不是老朽，何況老朽也是行將就木之人，丹藥用以濟世，存放在老弟這裏，比存放老朽這裏，更爲有用，老弟不用再推辭了。」

雲中岳見他這麼說了，只好雙手接過，說道：「在下自當謹記前輩之言。」

一面打開瓶塞，傾出三顆藥丸，走到宗大德、谷長庚、戴崑山三人面前，要他們把藥丸吞下。

這三人神智被迷，自然毫不考慮把藥丸納入口中，吞了下去。

毒君聞人無咎和搖頭獅子單曉初服下藥丸，立即在地上盤膝坐下，行氣運功。聞人俊兄妹就站到了老父身後，清源大師，宋志高，雲中岳，藍文蔚兄妹，也分散開來，替二人護法。

區古柏雙眉微蹙，走近唐崇智身邊，說道：「唐兄，眞想不到連有毒君之稱的聞人老哥，都會被人下了奇毒，最可怕的此人隱身幕後，沒有人知道他是誰，這一禍亂，如果不把他找出來，此番百泉鎭所發生的事，不過是開端而已，他日整個武林，都要遭他荼毒了。」

唐崇智忽然微微一笑道：「區兄還是剛剛發現，兄弟已經注意很久了，只是此人十分狡猾，兄弟一直沒有摸清楚他的底細……」

區古柏聽得一怔道：「唐兄早就發現了？」

「不錯。」唐崇智道：「普天之下，用毒出名的，只有聞人老哥，雲南藍家和兄弟這一門了，五年前，兄弟一個門人被人下了毒，全身發綠，兄弟用盡本門解毒藥物，依然無法可解，結果是中毒而死，兄弟懷疑此人無故向兄弟的門人下手，其目的不外乎二種，一是向兄弟示威挑釁，二是試探兄弟是否能解他的獨門奇毒？」

區古柏道：「後來如何？」

唐崇智微微一笑道：「當時兄弟不動聲色，此人行蹤雖然隱秘，但忽略了四川唐門，屹立江湖，已有三百年之久，在當地百里之內，沒有人可以隱匿得住，兄弟查到了此人行蹤，就命二十幾名門人子侄，一路輪替暗中跟蹤……」

「高明！」區古柏挑起大拇指，笑着道：「結果如何？」

唐崇智道：「這一跟蹤，一直跟到了百泉鎭。」

區古柏聽得不覺一怔，急急問道：「此人會是誰？」

他剛說到這裏，只聽聞人鳳忽然驚呼了一聲！

原來聞人無咎和單曉初二人，這一陣之夫，他們臉色漸漸由青而綠，眼睛，頭髮都變成了綠色！

顏色之間，本來綠色是代表柔和活潑的，綠草芊芊，綠柳如烟，春水綠波，紅花綠葉，看到綠色使人會感到春天的氣息，但只有人綠不得，臉色發綠，眼睛發綠，那不成了鬼怪？

如今這兩個人就是綠得使人觸目驚心，無怪聞人鳳要驚呼起來！

唐崇智忙道：「姑娘不用担心，這是服下解藥，引發體內奇毒毒性的必然現象，此刻令尊和單老哥正在以本身內功，導引解藥，與毒物相搏，姑娘不可出聲，以免分了令尊的心。」

聞人鳳道：「唐伯伯，你看這解毒丹能不能解除家父中的奇毒呢？」

唐崇智道：「這很難說，如果是百草郎中的『百草解毒丹』，應該可以解除二人身上奇毒；但溫老二這藥丸中，少了一味藥，功效自然也打了折扣了。」

心中却暗暗忖道：「如果這解毒丹不能解去二人身上之毒，這一引發了毒性，只怕再無藥物可以壓制得住了。」

就在大家注意毒君和搖頭獅子之際，林慮宗大德、王屋谷長庚，析城戴崑山三位掌門人都已清醒過來。

他們在感覺上好像迷迷糊糊的做了一場春夢，春夢了無痕，他們人雖清醒過來，却也記憶不起迷離夢境。

宗大德口中發出一聲輕「咦」，望望和自己坐在一起的谷長庚、戴崑山二人說道：「谷兄，戴兄，這是怎麽一回事？」

谷長庚道：「兄弟也弄不懂，咱們怎麽會坐在這裏的？」

雲中岳因三人和自己動過手，他們一旦醒來，由自己去解說怕引起誤會，因此叮囑宋志高，請他出面和三人說明原委。

宋志高一見三人清醒，立即迎了過來，拱一拱手道：「三位老哥總算清醒過來了。」

谷長庚性子較急，站起身道：「啊！宋老哥，兄弟三人是不是中了什麽人的暗算？」

宋志高點點頭道：「不錯，此事經過十分複雜……」

當下就把經過情形，擇要說了一遍。

這段話聽得三人面面相覷，不勝驚異。宗大德道：「那是雲少俠救了咱們，咱們理該去向他道謝才是。」

雲中岳早已含笑走來，拱手道：「宗前輩言重，這藥丸是溫二先生配製的，在下只是分給三位前輩服下而已。」

谷長庚道：「若非雲少俠機智，咱們那能還有我清明的一天？」

宋志高笑道：「三位老哥也不用和雲老弟客套了，目前咱們正要找出這隱身幕後，發動陰謀的主使人，還要仰仗三位賜助呢！」

宗大德拱手道：「兄弟三人，同是受害的人，諸位有什麽差遣，咱們兄弟定當全力以赴。」

這時毒君和搖頭獅子兩人臉上綠色，已經漸漸由濃綠變成淡綠，正在逐漸淡了下去。

唐崇智是當代三大用毒世家之一的高手，眼看此時三人臉上綠色由濃轉淡，不覺輕輕呼了氣道：「溫老二，恭喜，恭喜，你煉的解毒丹雖然少了一味藥，總算奏效了！」

溫二先生道：「但也好險，兄弟當日缺少了一味藥，還以爲有了九十九種，只少一味，應該並不重要，直到方才，才發覺雖是一味無關重要的藥，但缺少了它，藥力就嫌不足，他們服下如果是百草丹的話，應該早就奏效了。」

聞人俊道：「溫老伯，你老是說家父可以無恙了？」

溫二先生笑道：「不碍事了，危險已過，奇毒已可消解了。」

聞人俊拱手作了個長揖，說道：「謝謝溫伯父。」

溫二先生笑着道：「你沒聽雲老弟說麽，這瓶解毒丹 是令妹鳳姑娘從劣弟身上搜來的，你該謝謝雲老弟和令妹二人才對！」

這樣又過了頓飯光景，毒君和搖頭獅子二人臉上綠色業已完全褪盡，臉色也漸漸恢復正常。

毒君首先睜開眼來，長長吸了口氣，笑道：「厲害，厲害，若非溫二哥煉製成解毒藥丸，兄弟這條老命就要在這無名奇毒手裏了。」

搖頭獅子道：「聞人老哥都這麽說，兄弟這點微末之技，就更不用說了。」

兩人同時站了起來。

唐崇智道：「二位怎不再調息一回，仔細檢查一遍看看是否還有餘毒未清？」

毒君笑道：「這還用你說，兄弟早就檢查過了，這解毒丸果然神效無比，體內連一絲毒氣，都化得乾乾淨淨，那裏還有餘毒？」

溫二先生道：「你們二位不用感謝兄弟，兄弟雖然煉成了一瓶解毒藥丸，但若非雲老弟，鳳姑娘深入梵王宮，制住劣弟，從他身上搜來，今晚兄弟也束手無藥，只好乾瞪眼了。」

區古柏道：「現在二位奇毒族已解，咱們就該全力找到這暗中使毒，發動陰謀的幕後主使人了，方才據唐兄說，他似乎已經查到了一點綫索……」

毒君雙目神光暴射，問道：「唐兄，你知道此人是誰了？」

唐崇智微微搖頭道：「兄弟還無法確定，只能說有一點綫索而已。」

區古柏道：「此處說話不便，諸位老哥請到敝公所一敍如何？」

大家自是同意。

搖頭獅子回頭看去，吳福礎業已逃走，只有五個門人還站在遠處，這就揮一揮手道：「振邦，你們先回去，這裏沒有事了。」

周振邦躬身領命，率着四個師弟正待退走。

雲中岳道：「周兄，令師弟張宜生還在林中，被在下點了穴道．你去把他放出來吧！」

周振邦點點頭，就率同師弟，入林找人去了。

一行人來至廣輝公所，在大廳上分賓主落坐。區古柏特別關照厨下，做了幾色拿手的廣東甜鹹名點，一名靑衣使女替衆人沏上了茶。

毒君忍不住道：「唐兄，你現在可以說了。」

區古柏朝三個門人一擺手道．「你們出去守着，任何人不奉召喚不准入內。」

三名弟子躬身領命，退了出去。

唐崇智喝了口茶 就把方才告訴區古柏的話．從頭說了一遍，（五年前他一個門人中毒，不治身死，他派出二十幾名弟子輪替追踪，一直跟到百泉鎭）。

毒君雙目神光暴射，問道．「這會是誰？」

清源大師，宋志高，搖頭獅子等人也全都目光注視着唐崇智，靜待他的下文。

唐崇智道：「這人就是達仁堂藥舖的成天生。」

「豬頭！」大家不覺異口同聲的叫出豬頭來。

成天生豬頭的外號，是他花不溜丢的渾家姚姐兒替他取出來的，豬頭也者，又蠢又呆不解風情之謂，譬如晚上，姚姐兒年紀輕輕，總希望丈夫多「體貼」「體貼」，那知他倒頭就睡，連擰都擰不醒！

（未完・十三）

「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溫涼玉・文
盧令・圖

骷髏畫（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言有信、言有義把馬車車輪拆掉，叫幪面人扯下面罩，原來是神威鏢局局主高風亮，想解救唐肯和丁裳衣，反被他們截擊，更來了「老虎嘯月白髮狂人」聶千愁。聲明要活捉丁裳衣，交給李大人，要將唐肯和高風亮殺死。高風亮，丁裳衣敵住聶千愁，叫唐肯，袁飛逃去，唐肯不忍二人被擒，還強自出頭，螳螂擋車，痛罵聶千愁，聶千愁忍無可忍，用掌出擊，被許吉暗中救了他，在場的人全不知道，高風亮自份必死，許吉暗中把聶千愁趕走，然後出現在三人的面前，說出自己就是四大名捕之一的冷血名捕，知道他們是被人誣陷，特來拯救……

秉公查冤案　深入找原因

丁裳衣一連串的問道：「你爲什麽還滲入我們『無師門』？你爲什麽要救我們？你是要害我們還是要救我們？你究竟憑什麽知道我們是冤枉的？既然明知是冤枉爲何要眼看大哥多死『無師門』毀？究竟你要做什麽？你來幹什麽？你還要想作什麽？」

人人都等着冷血的答覆。

「我們得要走了。」冷血道，「一面走一面說，否則，追兵就要來了；再被困住，可不易突圍。」

丁裳衣一雙妙目凝視着他，像逗小弟弟的問道：「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囘答了才走。」

丁裳衣這樣說話當然很無理，因爲走不走只在於她和高風、亮唐肯的安危問題，冷血走不走似無關緊要。丁裳衣居然一定要他囘答問題才走。

不過，這句話由丁裳衣口中說來，却並不感到霸氣，只像一個小姊姊在逗小弟弟玩玩。

「你在怕一個人？」

冷血目光突然銳利。

「你在怕誰？」

冷血瞳孔收縮。

良久，他答：「李玄衣。」

這三個輕輕吐出的字，彷彿三塊冰，同時擊中丁、高、唐三人臉上。

× × ×

高風亮失聲的道說：「『捕王』李玄衣……？」

冷血搖首：「他不是捕神，捕神是當年的柳激烟，他是我們這一行裏的王，我們都稱他『捕王』而不名之……」

柳激烟是「捕神」，却在三年前，「兇手」一案中，知法犯法，最後作法自斃，終於死於冷血劍下。

冷血本來在「天下四大名捕」中一直被人視爲忝居其末，但經彼一役後，他在「四大名捕」裏的地位有駸駸然青出於藍之勢。

丁裳衣道：「想當年捕神柳激烟，也

一樣死在你的手裏，而今區區的一個捕王，你……」

冷血打斷道：「捕王的武功，非同小可，决非柳激烟可比……雖然他沒見過我，可是，七年前，他啓奏聖上，保荐過我們，我們才能順利陞爲聖上點名捕快，有先斬後奏……」

他語調稍爲高揚：「我殺柳激烟，是因爲他假公濟私，濫用職權……捕王不同，他是個盡忠職守的好捕頭。」

他眼睛發着亮光：「諸葛先生以前常告誡我們，要向兩位捕頭前輩多學習，一位是『神捕』劉獨峯，另一個就是『捕王』李玄衣……」

丁裳衣笑道：「我知道了，你怕李玄衣，一是因爲他是你的偶像，二是因爲他是你的長輩，三是因爲他德行無虧，加上他武功高——」

冷血道：「高不可測。」

丁裳衣道：「那你走罷。」

冷血一奇：「我走？」

丁裳衣道：「我不希望你爲了我們而冒那麽大險難。」

冷血道：「世上有爲難的工作，就會有克服爲難的方法。」

丁裳衣道：「他是你的前輩……」

冷血截道：「你們是我的朋友。」

他輪廓深明，固執而肯定地說下去：「歷朝以來已太多冤案了。無論要對抗誰，我都决不允許冤案繼續！」

夜裏一聲馬嗚。

颯颯風聲。

丁裳衣沒有再跟冷血多說，她囘頭，問高風亮和唐肯：「你們要去那裏？」

高風亮和唐肯異口同聲的道：「去鏢局。」

丁裳衣柳眉剔了剔。「可是……也許所有的捕快，都在那兒等你們囘去……」

高風亮長嘆，俯首，道：「但我們不得不囘去。」

唐肯也堅定地點首：「我們一定要囘去一趟。」

冷血沒有問爲什麽。

他只說了一個字：「好。」

× × ×

「囘神威鏢局」無疑是等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神威鏢局」是被青田縣縣太爺親自下令查封的鏢局，而「神威鏢局」的局主高風亮老早就是通緝犯，至於鏢頭「豹子胆」唐肯，更是越獄死囚。

官兵圍剿私黨領袖不獲，丁裳衣跟唐肯等逃脫，自然會疑心他們折返青田鎮「神威鏢局」，這樣一來，此行實在凶多吉少。只是高風亮和唐肯二人却不得不走這一趟。

高風亮知道冷血和丁裳衣陪他們一行簡直是近乎送死，所以在路上他不得不解釋：「我一定得囘去一行。」

「經過北旱砂壩那一役，鏢銀被刦，我屢次想囘去，但官府已不由分說，查封鏢局，派兵屯守，且將我畫像張貼，懸紅緝捕，我想自首投案，但又聽聞好幾位在那一役中刦後餘生的兄弟，一旦被抓去，不分青紅皂白的用刑，或被處死，所以我始終徘徊潛伏在大牢附近，既不能囘去，又不敢妄動……

「後來，我聽到大牢火光冲天，有些騷動，便潛往該處，看見丁姑娘和唐兄弟殺將出來……我見是丁姑娘，便想到最近關飛渡關大哥昂然入獄的事，知是『無師門』的朋友有所行動……」

「無師門裏我有一位從前的老兄弟，便是袁飛，我到菊紅院去找袁飛打聽唐兄弟的下落，不料正好撞見官兵圍剿無師門的朋友，我想菊紅院定必有事，於是趕去，正好遇上……」以後的情形，便是高風亮擊倒一名衙役，穿上官服，幪面拯救唐肯。

「可是案發以來，我一直沒有囘過鏢局……這次一去，縱走得成，只怕也要十年八載才能囘來，也不知何日才洗雪此冤……萬一走不成……，老婆、孩子，定必傷心，總要見上一面，交代幾句話，要她不要再等，改嫁從人，才能安心……」

四人四馬在驛站歇息，這時，是夜央未央前最黑暗的時分。

晨風吹得四人衣褲緊貼身軀。

晨霧像雲海的佈置一般，東一簇，西一簇的，彷彿是凝結的固體，但又聚合無常。

唐肯挨在榕樹坐着，用拳頭輕輕擊樹幹。

冷血站立在馬旁，負手向着飄浮不定的晨霧。

丁裳衣痴痴地望着自己插下去的香發出微弱的金紅色光芒，過了一會，囘過神來，便走近正在滿懷憂思的高風亮：「其實，這一行可能只是暫別，畢竟……冷捕頭在，他會替我們申雪冤屈的。」

高風亮苦笑道：「冷捕頭已經帮了我們很大的忙了。」

唐肯側首望去，只見冷血銅像一般的背影。

冷血負在背後的手已緊握成拳。

唐肯覺得這個曾經像自己小兄弟的人有時陌生得像前代的偉人，怎樣地揣摸不清他的胸懷，不禁問道：「你……你在想什麽？」

冷血看着那舒捲時凝的霧。霧深處，夜濃；夜深處，破曉。

「天要亮了。」

「天亮好趕路。」唐肯笑道。

冷血搖首：「天亮之後，聶千愁便可以殺人了。」唐肯這時才想起聶千愁的承諾：只應承今晚不殺人。「無論他們走到那裏，遲早死在我手上。」這是聶千愁臨走時說過的話。

——這「老虎嘯月」聶千愁的武功極高，恐怕連高局主都不是他對手。

——不過，關飛渡關大哥能不能制得住他呢？可惜，關大哥一上來就給人廢了，但在他殘障之餘，仍能對付言氏兄弟、易映溪等數大高手綽綽有餘，只沒有和這個聶千愁交過手。

——至於冷血呢？

——這位捕頭勝不勝得過聶千愁？

——那捕王李玄衣，看來聲勢猶在冷血之上，他的武功會高到什麽地步？還有一手造成此事的李鱷淚李大人呢？

唐肯在這樣的半死關頭，却很有興趣的反覆地想這些——其實，他被江湖朋友

稱爲「豹子胆」，不僅因爲他胆大，更因爲他一副「天塌下來當被蓋」的豪氣，隨時隨地開解自己，充滿信心迎向挑戰的個性。

通常，不怕跌倒的人就是站得最持久的人。

冷血含笑看他，只見這虬髯滿腮、眉濃眼大的漢子，坐過牢，受過傷，被人寃枉，遭人通緝，現在還給人追殺着，甚至不知明日生死安危，然而他還是興緻勃勃，帶着崇拜與想像的神情看着自己。

「說說你自己罷，你未成家立室，是飄泊天涯的漢子，爲什麽一定要同去？」

「我一定要同去。神威鏢局就是我的家。我爹就是現在局主爹爹的得力助手，爹過世後，我是高老太爺一手扶養長大，武功也是他的指導才有今天，我就在局裏長大，局裏的女子是我的姊妹，局裏的漢子就是我的兄弟，大伙兒就像一家人一樣。老局主死後，這位局主待我也很好，一如手足，所以，我一定要同去一趟——」

「我要同去看看神威鏢局，在老局主靈前磕頭……還要跟小彈弓、小心說一聲，我要離開他們一段時間了……」

「小彈弓」是鏢局裏跟唐肯最合得來的一名跟班，唐肯可沒把他當跟班，只把他當兄弟看待。

「小心」其實便是「高曉心」，高曉心是高風亮的女兒，高風亮把她當掌上明珠一般。他跟高曉心自幼青梅竹馬，她刁蠻可愛，局主也有意要撮合這頭親事，唐肯是極喜歡她，甚至可以說是溺愛她，但却只把她當妹妹看待。

「可惜吳勝無法一起出來……」唐肯這樣喟息道。

冷血一直望着他那多表情的臉。

這張極男性的臉孔上，却受了點刑，額上有刺青的記號。

——這樣待人熱誠的人，又怎會犯上這種的法呢！

——既然案情還未分明，又怎能草率定罪，在僅僅是嫌疑犯額上烙下了一輩子洗脫不了的刺青？

——自己身爲捕頭，這樣的事，該不該管？能不能管？管不管得來？

——李鱷淚的頂頭上司，在朝的地位比諸葛先生更高，擁有重兵，身邊有無數江湖好漢武林高手効命，當年唆使「千祿王」叛亂，再指使十三兇徒殺人滅口，自己現在爲了幾個貧民去惹他，會不會使諸葛先生及三位師兄爲難……？

丁裳衣忽然幽幽地道：「天亮了。」

天剛破曉。

冷血已像塑像一般釘在馬鞍上：「我們出發。」

四馬長嘯。

寒意深重。

征途遠。

殺氣濃。

× × ×

「刀蘭橋」。

過了「刀蘭橋」，直撲梅山，再經不老溫泉，取道大小滾水，一天半便可抵達青田鎮。

青田鎮雖名爲「鎭」，但人口衆多，是古兵家必爭之地，也是現通商必經之處，土地肥沃，出產豐足，可媲美青田城。

冷血等人却不經梅山。

因梅山一路有駐軍，而且是要道。

冷血選擇了取道翠屏山——雖然多了半天的行程，但却以山勢之便，極易擺脫官兵的追擊。

——只是這兩天的路程，能不能平靜無風波？到了青田，又是如何一個局面？

× × ×

冷血一行四人，到了「刀蘭橋」。

「刀蘭橋」橫跨刀蘭溪，是道南鎮中心要道。

冷血他們抵達「刀蘭橋」是在正午。

橋上人來人往。

橋下流水潺潺。

在橋邊還有小販賣東西，小孩拍手歌唱，錦衣青衫的少年賞春堤柳。

冷血等四騎，喀得喀得的到了橋上。

唐肯，丁裳衣都在含笑看橋上橋下人間的熱鬧，高風亮却在惋嘆：萬一自己不能再回來，這些物意人情，眞不知何年何月方能再見了。

他這樣想着的時候，不禁意志有些消沉，他自從接任「神威鏢局」局主以來，意氣風發，得意昂揚，沒想到一件事下來，把他的地位打得碎散，一下子他沒有了名譽，沒有了事業也，沒有了兄弟手下．有家歸不得，這些種種，在他以前來說，都是難以想像的事，沒料都是一朝一夕間全遇上了。

而且沒得翻身，一直沉淪下去，直至遇到冷血，才算是第一位同情而且瞭解他這寃案的人。

他想着想着，突然聽見一聲斷喝道：

「停！」

這聲甫響起時，他還會過意來，但坐騎巳陡然而止，發出一聲長嘶。

他疾回首，只見跟在他後面的冷血巳一手抓住馬尾，那馬便寸進不得。

冷血兩眼發出劍一般的厲芒，盯着在前面橋拱處的一個鳥籠。

鳥籠後有人。

鳥籠只遮着那人的臉，却掩不住那一雙冷如刀鋒的眼睛。

四人齊勒馬。

只有冷血下馬。

他下馬的姿勢很奇特，就像一個人走下一級石階一般，但一點破綻也沒有。

橋上行人熙熙攘攘。

冷血走近鳥籠。

鳥籠裏的小鳥驚喧，飛撲着。

冷血冷冷地道：「你來了。」

那人道：「我說過我會來的。」

冷血道：「你要怎樣？」

那人道：「一樣。」

冷血目中神光暴長，籠中的鳥沒命似的撲打着。

「要殺他們，先殺我。」

鳥籠後的目瞳收縮，冷而銳利，就像箭簇沾上厲毒。

就在此時，一陣急促的打馬奔馳聲，迅疾傳來，途人紛紛驚呼走避。

馬上的人貼着馬背而馳。

馬背上，在陽光下閃着熠熠厲芒。

馬衝向橋頭。

待衝近時才看清楚馬上的人揮舞着巨

斧。巨斧在午陽下，像一朶旋轉的銀花，激盪的風聲彷彿要絞碎人的聽覺。

馬蹄急雷也似的在橋墩彈响。

馬巳衝上拱橋。

飛舞的巨斧像電般劈向冷血。

冷血仍立於橋中央，背向來馬，站立未動。

陡然間，鳥籠飛起。

鳥籠後打出一道銀光。

同時間，冷血的劍出鞘。

他的手也乍起一道奪目的白光。

鳥籠落地。

烈馬巳奔過橋心，馳離了拱橋。

馬再騁馳約莫十來丈，「砰」地馬上的人摔下。

血迅速的染紅了泥沙地。

途人驚叫，掩面而走。

拱橋上，鳥籠裂開。

鳥飛去。

拱橋上的人仍凝立着。

鳥籠不在了，鳥籠後的人本來戴着竹笠，現在竹笠裂開，露出一頭白髮。

白髮人冷冷地道：「你進步了，我看錯了。」回頭就走。

陽光下，白髮閃着幾點血珠。

唐肯，高風亮，丁裳衣等爲這一場決戰而像被拉滿的弩，唐肯第一個忍不住問道：「他看錯什麽？」

冷血望着、望着聶千愁白髮蕭蕭遠去的背影。

「他看錯了；三年前，我的劍，只攻不守，只殺人不留命；」他道，「沒料到我三年後，用一劍引開他第一隻葫蘆的攻擊，反擊在馬上狙殺者的身上。」

「所以，是聶千愁殺了易映溪。」

倒在血泊中的是易映溪。

「你勝了！」唐肯喜悅地叫道。

「不。」冷血堅決地，「他始終只發出第一隻葫蘆，還有兩隻，才是他的殺手鐧。」

高風亮看了這一場決鬥，只覺得自己過去意興風發的決鬥全像小孩子玩泥沙一般不着邊際，有些頹懊的道：「那麽，他爲何不一併出手呢？」

「等更好的機會；」冷血雙目仍望在聶千愁消失了的地方：「他一擊不中，氣勢巳弱，而且受了傷；他要等待更好的時機。」

丁裳衣問得更更直接：「他不出手，爲何你也不出手？」

冷血苦笑道：「那是因爲我既無把握，同時也不想殺他。」他頓了頓，接道：「我只希望他不要殺你們。」

只聽街道上一陣吆喝聲，冷血道：「我們快離開此地，免惹麻煩。」

四人翻身上馬，疾馳而去。

橋上只剩下了一隻裂竹簸、一個破鳥籠。

衙差和巡捕不久聚集在橋上。

又過了很久時間，衙差們都讓出一條路來。

有三頂轎子，在一四馬的引領之下，到了橋上。

馬上的是魯問張。

他下了馬，親自掀簾，三個一老，一中，一少的人緩步走了出來。

魯問張的神態甚是恭謹，連一貫喜用梳子理鬍子也不敢拿在手上。

那鶉衣老人拾起了鳥籠，端詳着。

那錦衣中年也檢起了竹簸，察看着。

老人抬頭，跟中年人交換了一眼。

老人道：「是他？」

中年人道：「是他。」

白衣青年却負手看堤柳，神態悠閒，不理橋上的事，彷彿心寄燕子穿剪翺翔。

那些小市鎮的衙役都不知道他們三人是誰，有的在喁喁細語：

「這三個傢伙是誰呀？」

「我怎麽知道！」

「我看他們來 不小！」

「怎麽說？」

「連魯大人也親自爲他們領路掀簾子，難道官位還小得了麽！」

「這也是。」

「不管他們什麽來路，看來都不很順眼。」

「你少嚼舌了，這三頂轎子可都是李大人的，這三個人，得罪一根頭髮都活不命長呢！」

「嘿，我就看他們不順眼，裝模作樣的，尤其那年少的，邪裏邪氣——」

說這句的衙役原本是這一帶的地保，向來只有他威風的份兒，而今看到別人踩在他的地盤上，眼裏可沒瞧見他，不免要嘀咕幾句，沒料低聲說話，說到這一句的時候，那青年忽回過身來，向他一笑。

這衙役呆了呆，便沒再說下去。

× × ×

當天回家，這位衙役正在洗澡的時候，忽然大叫一聲，自拔舌根而死。血，把木盆裏的水染成膠紅。

× × ×

跨過不老溪，沿岸直上，巳是申末時分，山色天易黯，馬也疲了，人也累了。

溪旁却有一些棚架，結搭着一些乾草柴枝，丁裳衣忽然問道：「要不要浸浸溫泉？」

衆人一楞。

唐肯問：「你怎知道——？」

丁裳衣笑嘻嘻的道：「有溫泉，我一聞就知道。」她的笑靨變成了緬懷：「當年，我和關大哥，千山萬水去遍，什麽地方也跑過，有什麽還不曉得的？」

冷血道：「好，」忽又道：「只是——」要是幾個男子泡溫泉倒無妨，現刻却有一個女子，似應有避忌。

丁裳衣笑了：「怎麽男子漢大丈夫，比女孩子還作態！」說罷用手一指，只見那河床邊有幾個小潭，氤氳着霧氣，壁上舖滿了翠綠的青苔，映着潭水一照，更是深碧沁人。

丁裳衣道：「那就是溫泉。要浸，去浸，不浸，拉倒。」說着打開小包袱，取出一枝香點燃，然後插在一處石上，衆人都覺納悶，只聽丁裳衣低聲禀道：「大哥，我知道，你沒忘記我，我也永遠不忘記你，你在生的時候，到處拈花惹草，我也沒爲你守什麽。你死了，我還活着，在沒爲你報得大仇之前，我一定不會尋死的，你放心好了！」

說罷，拜了三拜，竟脫掉衣服，走向溫泉。

丁裳衣脫去衣服的時候，一點也沒有忸怩作態，就像卸下頭巾，取下簪釵一般自然。

她用手卸除左衽，這剛解衣的時候，腰帶已經除掉了，衣衽鬆軟地露出了一截肩膊，像塗上一層玉脂的乳峯，滑柔得像坐在火爐旁邊望出窗外的雪峯，有一種寂寞的意思。

眞正映着這胴體的却不是火光，而是水色，那幽異的綠意，映得她豐滿的臉上有翠玉雕像般的聖潔。

她才卸除在膊的衣衫，冷血只覺腦門轟地一聲，不敢再看下去。

當她卸掉上身的衣衫，酥胸菽乳隱現之時，高風亮也別過頭去。

只有唐肯眼睜睜的看着。

他心裏想：「什麼，她竟敢……！又想非禮勿視，我怎能看下去……！可是又想到：丁姊也不怕人看，只要心無雜念，怕什麼看？隨後又想，自己整個身子轟烘烘的，連褲子也繃緊起來，這不是有雜念是什麼！想到這裏，眞恨不得打死自己，但又想：有邪念又怎樣？這是正常的呀！這麼美麗的胴體，又不是偷窺，明明想着，爲什麼這麼虛僞，假裝不看？

一刹那間，他的念頭千轉百轉，但眼睛還是睜得大大的，望着丁裳衣的胴體！

她那白如羊脂般潔白的肌膚，白裏透着紅潤，只一瞥間，她已浸在溫泉裏，讓暖水湧浸到她的胸前。

她用手束起了後髮，閉着雙眸，她提起來的手勢使得她腋下的雪肌，比溫泉的烟霧還柔，那一雙乳房更像精緻瓷碗的弧度一般勻美，也似白卵一般吹彈得破。

丁裳衣忽睜開眼眸，笑道：「我是江湖兒女，從不顧慮這些，你們可以說我不知廉耻，也可以罵我傷風敗俗，但誰洗澡都脫光光的，也沒什麼值得赧羞的事！」

丁裳衣逕自澆水冲洗，十分陶然的樣子。

這些人裏，冷血武功要算最高，但他的心裏像有個小孩在胸腹間狂擂，可能是因爲他那一股力，那一道勁，是任何人所永遠不能比擬的，只是他那更深沉的俠氣，比男性的威力與魅力更深刻。

他突然除掉衣服，像野獸同到原始森林裏一般自然，有力而強勁地躍入另一潭中。

浸在溫泉裏，熱氣蒸騰，他似駕御在熱流中，全身得到舒泰。

丁裳衣向冷血笑道：「你這叫強忍，不是定力，這樣子禁慾法，對你不是件好事。」

冷血冷不防一個女子竟會劈面跟他提性慾的事情，呆了呆，許是因爲地底熱泉湧侵，臉都紅了！

高風亮長吸一口氣，哈哈一笑，向唐肯道：「這樣子的袒裸相對，我既不是君子，定力也不够，恕我不想出醜，還是你去洗吧！」

唐肯鼓起大眼，道：「我……」

丁裳衣笑了，她以肘部斜倚在長有青苔的岩石上，身上冷瓷似的白，櫻唇鮮艷的紅，令人担心她如柔脂的玉臂怎支持得住，這豐滿的身姿！

「怎麼你們男兒家那麼嘮嘛……」

唐肯看得怪叫一聲，連人帶衣服躍入潭中。

高風亮不覺莞爾。「你這算什麼，投水自殺？……」

丁裳衣笑加了一句：「飛蛾撲火。」

唐肯濕淋淋的再浮上水來，臉上的鬍虬更加黑亮，髮上還滴着水，隔着水霧看丁裳衣，那動人的身姿似只投影在水裏，變成風采，就算在水裏看見，也要化成慾望。

冷血浸在水裏，忽然像同到了孩提，用手打着水面，濺起水花，好高興的樣子，平日充滿殺氣的臉上，竟洋溢着一片童眞。

丁裳衣笑道：「你們男子，太多顧忌……不痛不快的，眞是自欺欺人。」

高風亮在岸上笑道：「丁姑娘，其實我們男人不好做，女子沒有的問題，我們都有了，要想做就去做，痛痛快快，那只有罔視道德禮敎，但道德禮敎存在又是好的，必需的，若要反其道而行，那又無異於禽獸了……」

丁裳衣笑道：「你說的是實話，但是做法很矛盾。」

高風亮苦笑說道：「丁姑娘，我要是你，長得這般引人，就不敢在那些男人面前——」

丁裳衣笑着說：「有什麼禁忌的？難道留來裏在衣服裏，到老太婆死去時才給仵工看麼？」

高風亮一時無辭以對。

丁裳衣又道：「其實在野地山谷裏，浸在溫泉中泡泡，是一大樂事，抛開一切俗文，這樣赤裸裸的，不也是件自然的事嗎……？」

高風亮苦笑道：「我就怕——」

驀地寒鴉掠起。

岩層上突多了一個人！

這黑影的姿勢，是隨時縱撲擊下。

高風亮語言陡止，冷血也覺得頂上一黯，岩上有人！

但是他已脫了衣服，浸在潭裏。

敵人就在他的頭上。

敵人發出一聲急嘯，灰髮一閃，斜掠越過潭水，撲向高風亮。

冷血，唐肯，丁裳衣都浸在潭水裏，這人顯然要先搏殺高風亮！

忽嘩啦一聲，水在四濺，冷血自水中拔起，水光中，銀芒一閃，自下刺向來人腹腔！

那人大吃一驚，沒料冷血竟帶劍下水，匆忙間一擊震碎腰畔第二隻葫蘆，刹那間，噴出大量烟霧，罩向冷血！

冷血一個翻身，左手夾住唐肯右手扶着丁裳衣，掠出溪潭，落在口定目呆的高風亮身邊，疾喝：「快閉氣！」

俟烟霧散後，冷血，丁裳衣已穿上衣服，跟高風亮、唐肯已騎上了馬，躍到岩上俯瞰下來。

冷血手中還持着劍。

劍鋒處有幾滴將凝未凝的血跡，冷血將劍一抖，血珠飄落，滴入潭中。

輕輕地「篤，篤」的响。

唐肯在晚風中冷得發抖，牙齦得得作响，問：「他呢？」

冷血沉聲道：「走了。」

丁裳衣也沒看清楚，交手的刹那太快了，而那人所踞之處正是背陽：「是聶千愁？」

冷血道：「現在近暮，他正灰髮。」

丁裳衣問：「你傷了他？」

冷血頷首道：「他沒料到我連浸在水裏，脫去衣服，也沒有擱下劍。」

丁裳衣睞了他一眼，笑道：「誰料到你連洗澡也帶劍的！」

高風亮微喟道：「這煞星……走了就好了……」

冷血道：「不。」

他接道：「他仍會在前面。」

他望着斜昇的彎月，道：「我已毀了他兩個葫蘆，下一次出手，他的目標是我了。」

唐肯望望冷血，又望望丁裳衣，再望望月亮，忍不住又打了一個噴嚏，騎下的馬也受到驚嚇，嘶了一聲。

× × ×

翠屏山。

「翠屏夕照」是這兒一帶的美景，山脉龍盤虎踞，一脉連成七十五座山峯，中峯如菩薩端坐，衆小峯四圍拱峙，分支環抱，暉映深碧，勢不可擬狀。

翠屏山自山腰起，很多洞穴，穴穴連連，洞洞相通，洞穴深邃暗黑，傳有人在裏面拾得奇珍異寶，價可連城，也有人一入不返，屍骨全無，總之什麼異人，怪物，神秘，鬼魅的傳說，在這裏都有。

冷血知道有這樣的一座山，也知道有這些洞窟，但却不熟悉地形。

熟悉這兒一草一木的倒是在這兒自小玩到大的唐肯，高風亮也相當熟悉。

他們到翠屏山的時候，是在清晨，旭日未耀的時候。

他們在山下過了一夜，嚴守防範，不敢摸黑出發，免遭人所趁。

到了翠屏山，旭日在羣山托起一道隱隱的紅光，似瞬間就要沸騰起來，灰藍的沉雲也漸轉鑲金紫的邊兒。

唐肯指了一指地下一個大裂縫。

「從這兒跳下去，洞洞相連，穴穴相通，是到青田鎭最快的捷徑。」

唐肯率先跳了下去，冷血緊跟他後面，接下來便是丁裳衣，押後是高風亮。

岩穴最初非常狹窄，也十分陡削，黑漆不見五指，唐肯與高風亮一前一後點燃了火把，但每走幾步，便要往下一躍，皆深達丈餘，尖石稜岩，甚不易落脚。

約莫走了半個時辰，轉了幾處洞壁，所處漸寬，空氣清涼怡人。洞裏有千奇百怪的筍石，有各種的形狀，給水光一照，晶瑩翠麗，氣象萬千。

洞位雖越漸寬敞，却十分幽靜，連彼此心跳聲都可以聽聞。

唐肯忽然仰面。

衆人都怔了一怔，不知他要做什麼。

唐肯却大大的「哈啾」一聲，打了個仰天噴嚏。這一聲「哈啾」，便不絕的在洞裏迴響着，像這裏有人打了一個噴嚏，聲音未完，那裏又有人再打一個噴嚏一般。

衆人不覺莞爾。丁裳衣笑啐道：「就聽你打噴嚏。」

四人又靜靜走了一段較崎嶇的路程，冷血忽道：「高局主。」

高風亮道：「什麼事？」

冷血道：「你們押餉失刧的事，能不能原原本本的告訴我知道？」

高風亮長嘆一聲，丁裳衣笑道：「你就說說罷，總比光聽人打哈啾好聽。」

高風亮苦笑道：「我這故事只怕更不好聽。」

「青田縣這一帶，神威鏢局算薄有名氣，座落的地方雖小，但通常江湖朋友都很給面子，到青田鎭去賞我們一口飯吃……」高風亮宏厚的聲音在洞裏幽幽震盪。

冷血截道：「高局主毋用過謙，當年，高處石高老太爺創神威鏢局的時候，諸葛先生就對石鳳旋石大人說過，這鏢局氣派不凡，局裏上下，親同手足，同心合力，不分彼此，而且還設有『義鏢』，保鏢所得全捐給窮苦人家，還收容貧家子弟，參與保鏢，學習功夫，打好他日謀生的基礎。」冷血頓了一頓道：「所以，諸葛先生跟石大人說：神威鏢局一清鏢行面目，若能支撐個二三十年，必有大成，別樹一幟。」

高風亮忙道：「石大人在任的時候，對敝局一直非常關照，那時候，什麼事體也沒有發生過……」

冷血接道：「石鳳旋石大人爲奸臣陷害，幾致滅族，諸葛先生幾經代爲周旋，並勸諭石大人引咎暫避，免遭奸人所害……石大人於是被貶徐州，不料在途中，仍遭賊人殺害！」說到這裏，不覺也義憤塡膺。

高風亮嘆道：「石大人是社稷棟樑，清廉耿正，却爲奸臣暗算……聽說殺死石大人的……竟是諸葛神侯府邸的高手，不知——？」

冷血恨聲道：「他們其中一人確是諸葛先生的師侄，外號人稱『青梅竹』……不過，他們受奸相傳宗書播弄，棄祖忘宗，迫害忠良，爲虎作倀，貪權恣勢，絕不是諸葛神侯府的人！」

高風亮也不甚明白朝廷上的鬥爭，哦了一聲，便說下去：「我爹爹得石大人庇護，一直都非常順利，神威鏢局的門面也一天比一天擴充……後來爹過世了，把鏢局交給了我，我也幸不辱命，總算擺出來算是個場面，從三家分局，擴建了九處分局，不料，石大人失勢慘死後，一切都變了樣……」

冷血道：「令尊當年是石大人手下紅人，爲鄉俚百姓行了不少善功，做了不少善事，而今李鱷淚李大人得勢，他決不會重用你們的。」

高風亮慘笑道：「本來大丈夫行當於世，爲所當爲，他重不重用，又有何關係？只是他故意挑剔，說我們組織民黨，必有野心圖謀，諸多留難，屢作調查，我不勝其煩，只好把九大分局，縮減成四處。後來……眞是漏屋偏逢連夜雨，有兩處分局押鏢失手，逾月未起同鏢銀，也給縣衙查封了……只剩下了一處分局以及青田鏢局。」

唐肯又打了一個大大的噴嚏。

高風亮忽道：「冷兄，您是不是有話要說？」

冷血道：「我想，如果諸葛先生在，一定會勸你一句話。」

高風亮道：「請直言。」

冷血道：「青田鏢局獨力苦撐，志節不易，甚爲可敬，不過，應該是解散的時候了。」

高風亮長嘆道：「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明哲保身，退待時機，在混混濁世之中以一副摧陷廓清衞道執公的旗幟出現，那是最笨不過的事。」

冷血道：「翻開歷史，屢見不鮮。」

高風亮道：「我也不是不知，但神威鏢局百數十口，人人靠刀口吃飯實在不能說結束就結束，所以就……就發生了北旱砂壩的事！」

「噗」的一聲，冷血和唐肯不小心都踩入水畦裏，唐肯叫：「小心，地上有水坑。」冷血道：「請說下去。」

高風亮道：「冷兄知道這兒一帶課稅加倍的事？」

冷血點頭道：「聽說這一帶近日風調雨順，盛產豐收，民裕豐收，所以才加倍徵收課稅……」

高風亮「呸」了一聲：「這體面風光的話都是那些狗官取悅上級說的，那有——」隨即省起，忙道：「我不是罵你！」又忿然道：「那有什麼豐收！那有什麼民泰，溝子口那干股匪不論，年初黃河氾濫，把淤泥冲積河床，紅土坎附近又起村火，加上淡邊地的瘟疫，眞可謂天災人禍……」陡又省覺，加插一句說道：「我不是『呸』你，我是『呸』那些魚肉鄉民的貪官！」

唐肯也蹩不住，道：「說什麼皇恩浩蕩，體恤民情，倍加課稅，進奉朝廷，那也罷了……還加了什麼鹽稅、米稅、車馬稅、還有什麼人頭稅……家裏多了個呱呱墮地的嬰兒，還要付出七八担米的年稅，一年添上三件衣服，也要加稅，這算什麼玩意嘛！」

冷血鐵青了臉，在火光閃耀裏冷沉不語，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高風亮瞄了瞄冷血，接道：「今年在青田三縣總共徵收了一百五十萬兩黃金，由我們押解到京師——」

冷血忽打斷道：「這些稅餉……一向都由你們押解的嗎？」

高風亮答：「當然不是，這一向是官衙的事，但由前年起，縣衙表示因爲京城徵軍，所以分派不出人手，委任我們代押，籌勞倒……倒不算輕。」他長嘆一聲又道：「前兩次都平安無事，沒想到這次就出了事……家父的英名，鏢局的威名，都在我手下喪盡！」

冷血拍拍他肩膀，道：「你把案發始末經過說一說。」

「……那天，天氣奇熱，已是申末，但仍酷熱非常，兄弟們只望快些經過北旱砂壩，快些走過那一帶踩在地上像燙在鍋上一般的白砂丘……突然間，幾個土丘後衝出數十幪面大漢，掩殺過來。」

冷血問：「都幪面？」

高風亮點首：「都幪着面。我大聲喝問，叫對方亮出字號，但他們全不理會，不由分說，上來就殺，爲首的兩個人，武功高絕，所向披靡，很多兄弟就是慘死在這兩人手下……」說到這裏，悲憤不已。

冷血忽問道：「這兩人用的是什麼兵器？」

高風亮想了想，道：「這兩人，一個空手，一個衝到我們這兒，劈手搶得什麼兵器都成爲他的武器……我看這兩人是有意隱藏自己的武功和身份，我跟其中一人交手三次，自知武功遠不及他，甚至連對方招式家數也瞧不出來，眞是慚愧。」

冷血道：「既然對方故意要隱瞞，那看不出來也很平常；只是，這人不用自身絕學而能與高局主交手佔上風，武功實在不可思議，只不知另一人——？」

飛風亮聲音猶帶着震訝地道：「那人武功更高，在混戰中，只見他高低起伏，空手搶入我陣裏，好幾位鏢師都慘呼倒下，每殺一人，用手一抹鼻子，實在神出鬼沒。」

唐肯激憤地說道：「那不是人，是個魔鬼，殺人的魔鬼！」又狠狠地打了個噴嚏。

冷血微喟道：「在這種情形下，你們實在不該再犧牲下去，各自逃命才是。」

高風亮拂髯嘆道：「奇怪的是，除這兩人外，餘衆武藝俱不高，他殺得我們二人、三十人，我們也宰了他二十餘人，但是，後來又湧來一批幪面人，我見再不可以戀戰，便發出暗號，護餉突圍——」

冷血道：「在這種情形下，護餉是絕不可能的。」

高風亮道：「冷兄所說甚是。但我王命在身，本待誓死與稅餉共存，只是藝不如人，不久鏢車便被奪去，那兩個神秘高手也離去一人，剩下二十多人，由那隨手拿到什麼兵器都會使用的幪面人來殲滅我們……」

唐肯悲聲道：「那時，我們身上冒着血，冒着汗，已戰到了晚上……」他說着，彷彿回到當時的情境，白色的旱砂染得腥紅處處，屍體狼藉遍野，黑穹星光閃爍，荒野間流螢點點，彷與星空對映。

那時候，他們就只剩下混身浴血的高風亮、唐肯、藍老人、吳勝、張義宏、黎笑虹六人，喘息着，狠狠地盯着那幪面高手和十餘名敵人。

忽然間，那爲首的幪面客一揮手，這些人全部急退，押着鏢車撤走得一個不剩。他們錯愕不已。蒼穹上星光萬點，出奇的靜，又迫人的近。他們都不了解對方爲什麼會放過他們。

但見地上兄弟朋友們的慘死，悲從中來，高風亮強抑悲痛作出分配：唐肯、藍老大，張義宏趕緊回總局示警，並調集人手追查此事，黎笑虹和吳勝負責報官，而高風亮獨力去跟蹤那一撤走的惡客——那爲首的兩名幪面客雖難以對付，但其他人武功並不高，照理不難查出蛛絲馬跡。

唐肯、吳勝等都希望跟同局主高風亮一起去手刃大敵，高風亮那時橫刀叱道：「我們身逢此難，還婆婆媽媽，夾纏不清的做什麼！我們這幾個人合起來都不是人家的對手，現在唯有分頭去謀補救之策，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跟在一起，反而沒好處！」冷血聽到這裏，怒「啊」了一聲。

「神威鏢局」自創局以來，向來都威風八面，雖是遇過大風大浪，但幾曾有這樣的挫敗！這苦戰餘生的幾人都是鐵錚錚好漢，一時也不禁慌了手腳。

高風亮瞥了冷血一眼，繼續說下去：「我追踪那一干匪徒，直過北旱砂壩，以爲要出關子嶺，不料他們一個回轉，返回青田縣，我覺得事有蹺蹊，便緊躡而去，到了黃蝶翠谷，却發現一件奇事——！」

唐肯搶着問：「什麼奇事？」他一時忘了高風亮主要是講給冷血聽的。

高風亮的神情很奇特，像是回到了當天他所親歷的情境：「……那一役下來，原本還有十九名幪面歹徒的，竟全部被人毒死了！」

唐肯啊了一聲：「是誰毒死他們？」

高風亮苦笑道：「我驗過，但驗不出是什麼毒。五官却全給毒腐掉了。」

冷血忽問：「那兩個幪面高手在不在裏面？」

高風亮答道：「不在。想必是他們下的毒，殺人滅口，不留痕跡。」

冷血搖了搖首，說：「遲了。」

高風亮道：「我看見那些被毒殺的屍首，也一拍頭，才『啊』了一聲……於是便急急轉回北旱砂壩——」

唐肯喃喃地道：「我不明白……」

丁裳衣笑着在他後腦之上一鑿：「獃子！高局主想起在北旱砂壩時，便應該搬開那些歹徒的面巾照照，說不定早就知道做案的是誰了……剛才冷捕頭聽到高局主要衆人分散行事而沒有即刻察看地上屍體之時，便『啊』了一聲，想必那時已省及這點。」

冷血淡淡地笑了笑：「只怕，高局主回去再要看，已來不及了。」

高風亮跺足道：「是來不及了。偌大的北旱砂壩，除了神威鏢局伙計們的屍首外，連一件敵人的武器也沒遺下。」

唐肯仍楞楞地道：「他們這樣做，是什麼意思……」擦擦唇上的微濕。

冷血道：「兇手有這樣的力量，其實要殺你們也是易如反掌，何必反而對自己部下大開殺戒呢？他這樣做必有目的。」

高風亮道：「正是。我那時也有這樣想法，如果兇手旨在獨佔，不需要毀屍滅跡；如意在滅口，不如連我們也一併殺了，何必如此費事呢？」

冷血道：「只怕……」忽住口不語。

高風亮等了一會，不見冷血說下去，便道：「兇手費了那麼大的手脚，當時確令我費盡疑猜。後來，我怕總局出事，便連夜趕回青田鎭去，因爲怕遭了埋伏，所以一路上非常小心，掩近總局，已近天明。待見得家門，心裏稍寬，不料赫然驚見，局子竟給查封了，路上又撞見局裏的人一一被鎖了去，無論怎麼喊冤都不放人，我本想衝上前去說分明的，但在其中一名衙差罵道：『我們抓不到你們局主，已夠麻煩了，還說放你！』我才知道他們的目標是我……」

冷血道：「這種情形，你出面只有變成籠中囚而已，於事無補。」

高風亮黯然道：「我也想到這點。勝負存亡不要緊，要留清白在人間。如果我被抓了進去有理說不得，進了枉死城，只怕連累了大家不算還給人貽罵千年……鏢局亡了還事小，那一百多萬兩餉銀，朝廷還是催納，教鄉民怎有法子一繳再繳？」

冷血臉色凝重，道：「鏢局失保，餉銀被刦，官府應發兵去追盜匪，因何反而緝捕鏢局中人？」

高風亮望向唐肯，當時他去追踪敵人，鏢局裏的情形，反而不如唐肯清楚。

唐肯叫屈似的道：「我也不知道。我和藍老大、張兄弟回到鏢局，匆匆把事情告訴一個大略，勇二叔和小彈弓都要立刻發人去接應局主，沒想到黎笑虹帶一干官兵浩浩蕩蕩的衝進來，黎笑虹指着我們三人說：『就是他們。』官兵不由分說，把我們上銬押走了……」

高風亮道：「黎笑虹這是何意思？」

冷血問：「黎笑虹是誰？」

高風亮道：「一個小伙子，從趟子手做起，才四年就擢升爲副鏢師，他勤奮聰明，本來還要升他……」

唐肯搔搔頭皮道：「我看這小子有古怪。」又仰打天哈啾，看來眞染了傷風。

高風亮道：「勇二弟既然在，應該挺身說話呀。」

冷血截問：「這勇二弟是不是外號『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勇成勇二俠？」

高風亮頷首道：「勇二弟在神威鏢局屢建奇功，已擢升爲敝局副局主了。」

冷血默然。他看得出來高風亮是個量材錄用材的人，只要是人材，他都能量材而用，破格擢升。

大凡一個主理大事的人物，未必樣樣俱精事事均明，但必然手下有各種各式的幕僚和人材在他麾下發揮盡致，使得這些事業宛似由一個七手八臂的人推動一般。

那邊的唐肯答道：「就是因爲勇二叔挺身而出，不准官差拉走我們，結果被言氏兄弟重創倒在地上，局裏其他兄弟蹩不住想上前，那魯問張下令說：奉李大人手諭，凡有拒捕阻撓者，一律當叛賊辦，當場格殺不論！」唐肯氣結地道：「勇二叔負着傷，喘息着要大家停手，別害了鏢局名聲，所以大家只好眼巴巴的任由那些官差大事搜掠，然後押走我們……」

高風亮問：「吳勝，藍老大，張義宏他們呢？」

唐肯道：「藍老大和張義宏在牢裏，先後剝皮慘死……吳勝仍被關在大牢裏，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只有那個黎笑虹，案發以後，只在鏢局出現一次，趾高氣揚，之後我就不知道了！」

唐肯又一連打了兩個噴嚏，高風亮讓他打完了才道：「我當晚沒回鏢局，第二天聽到沸邊邊的傳聞，說什麼神威鏢局監守自盜，殺人滅口，是其中一名鏢師告發，才眞相大白，原來是神威鏢局搶奪了百姓的血汗稅銀！……城門上到處貼着我的畫像，要緝拿我，我知道這事百口莫辯，於是冒死入城，希望能直接找到李大人說個分明……這種事只要一被收監就難有活命之機了！」

高風亮說着望向丁裳衣：「無師門素來刦富濟貧，行俠仗義，關大俠和丁姑娘的作爲我一向都很羨慕，你們有位部下袁飛，以前是我們鏢局的鏢頭，我從他那兒知悉你們前晚要刦獄，所以留上了心。」

丁裳衣向冷血望了一眼道：「別儘說佩服的話，別忘冷四爺在這兒，我們都是犯法罪人，不過只是偷鷄摸狗賊兒呢！」

（以下轉入第一式二頁）

新派武俠　中篇連載

西門丁·文
盧令·圖

劍斷情未斷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麥青青跟師伯風從龍來到襄陽，她趁衆人在船上熟睡，提劍乘夜潛入城內，來到太白樓前，樓上燈光通明，匿在暗處偷窺被人發覺，三名大漢，要她回太白樓向堡主交代，爲什麽要偷窺，三人苦纏鬥她，突然來了馬天養解圍，又被馬天養苦纏住要她同回廬山，此時又來了一個黑衣人將馬天養趕走，自己才能脫身，又被三個大漢纏住，她只好去見堡主，原來劍魂堡齊雲燕召集羣豪在太白樓會議，對付統一盟。而統一盟也乘機向羣豪偷襲，分四路包圍，齊雲燕只好撤退。麥青青趁機離去，見師父和師伯在廢屋相聚，不好意思在暗裏偷聽……

加入統一盟　偷窺怪現象

此際只聽丁蕙冷冷地說道：「你剛才所說三十年來，無日不在思念我，可是眞的？」

風從龍道：「自然是眞的！我可對月發誓！」

「既然是眞的你爲何不爲我着想？」

「唉，經過三十多年無情歲月的洗刷，你，你還放不開這些抓不到的東西！」

丁蕙聲音有點發顫。「什麽是抓不到的東西？」

「咱們已經浪費了三十年的青春，對咱們來說什麽才是最重要的？」風從龍聲音有點激動。「不是名，不是利！」

丁蕙道：「我有點害怕……」

「你害怕什麽？」

「害怕有一日咱們又因一言不合，再起爭執，你又要離開我！」

風從龍沉吟了一下，道：「我相信不會了，因爲歲月無情，時間寶貴，一個人能有幾個三十年？」

丁蕙喃喃地道：「一個人能有幾個三十年，你說得不錯！」一頓又道：「那麽你告訴青青吧，就說任你怎樣玩都行！」

「我告訴她，說我自己去找你，才能顯出我是誠意的！所以明日開始，便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丁蕙笑罵着道：「你幾時學得這般滑頭！」

麥青青心頭大覺安慰，也替師父師伯高興，她用金釵在泥地上寫了幾個字：師伯，青青先走。

她好像了却了一件心事，輕聲閃了出去。黎明的天空最是黑暗，但晨風吹來，却頗能提神。麥青青在她聽了風從龍的話之後，便有了一個決定！

由於有了這個決定，所以麥青青往來路走了，到了太白樓附近，果見黑暗之中，人影幢幢。有幾個統一盟的人現身，見她男不男，女不女的，年紀又是不大不小，都沒放在眼中。

麥青青却直向一個綠衣少女走去。「姐姐是統一盟的人麽？」

那少女目光在黑暗中發亮。「你是什麽人？」手腕已落在劍柄上。

「小妹誠心要求加入貴盟！」

那少女顯然料不到會這樣，呆了一呆才道：「可有人推薦？」

麥青青搖搖頭，那少女又問：「你認識敝盟何人？」

麥青青沉吟了一下，再度搖頭，綠衣少女冷冷地道：「咱們憑什麽相信你不是奸細？」

「我，我怎會是奸細！」

一個漢子走了過來，問道：「你誰都不認識，爲什麽會要求加入本盟？」

「我……」麥青青吸了一口氣說道：「我聽人說過，貴盟最近威風得很，我自己一個在江湖上漂泊，整天受人欺侮，所以希望能加入貴盟得到保護！」

那漢子上下看了她一眼，道：「你要求這般低，江湖上的帮會多得很，隨便找個庇護所，還不容易？」

「別帮的男人，都不是好東西……我我……你看我要扮男裝才敢上道……」

那漢子笑嘻嘻地說：「不錯不錯，別的地方的男人，都不是好東西！只有咱們統一盟的男人才是好東西！尤其是咱……嘻嘻，咱的東西是最好的！」

那綠衣少女臉龐寒霜，叫道：「邱峯！你嘴裏給我放乾淨一點！」

那漢子連忙堆下笑臉。「梅姐姐你莫生氣！」

麥青青察言辨色，連忙說道：「小妹知道貴盟的姐妹地位最高，所以才毅然來投！」

這句話正好說對了。那姓梅的綠衣少女臉色稍霽，問道：「妹妹，你是那個門派的？」

麥青青道：「我是個孤兒，自幼便跟嫂嫂生活，我的武功是她教的，後來她一直要我替她幹活，我十三歲那年便偷偷跑出來了，也不知她是那個門派的！」

那梅姓少女道：「那麽你把所學的使一遍給我看看吧！」

麥青青心想：「你年紀有多大，見識有多廣，竟敢考我！」話雖如此，却也不敢把師門劍法顯露出來，胡亂提劍使了二三十招，只看得那些人大搖其頭。

梅姓少女皺着眉頭道：「好啦，可以啦！論武功，你實在不足以加入本盟，只是念在同是姐妹份上，便抬擧你吧！以後便到本盟的飲食閣帮個長短吧！現在先跟我！」

那邱峯忙說道：「還不趕緊多謝梅姐姐！」

麥青青聽他奉承的神態，才猜到這姓梅的身份必定不低，當下連忙拜下道：「多謝梅姐姐栽培！」

那姓梅的丫頭大剌剌地道：「好啦，起來吧！嗯，你叫什麽名字？」

麥青青不暇思索地道：「小妹姓楊，單名一個菁字。」

邱峯笑嘻嘻地插咀道：「人美名字也美！」

梅姓少女瞪了他一眼，沉聲喝道：「你若敢動她一根汗毛，姑奶奶便不與你客氣！」

邱峯訕訕地退下。麥青青問道：「姐姐，你們在這兒作甚？」

「咱們接到密報，說這裏有人集會……」梅姓少女忽然警覺，連忙住口。「楊菁，以後你要多抽時間學武，本盟雖然要求下屬要忠心，但也要有好身手才有機會晉陞！」

「小妹明白。」麥青青道：「小妹想問姐姐一件事，希望姐姐莫怪！」

梅姓少女詫異地道：「什麽事？」

「姐姐在本盟內所司何職？」

「本盟的姐妹全帮綠衣堂管理，綠衣堂下面有三位香主，六位副香主，愚姐是六位副香主之一。」

「原來是副香主，小妹眞是有眼不識泰山！」

話音剛落，忽見一個少女奔走過來。「梅姐，副堂主到！」

梅副香主踏前幾步，那少女示意麥青青彎腰行禮，須臾，只見一個綠衣女子走了過來，羣雌齊聲道：「屬下恭迎副堂主芳駕！」

那綠衣女人臉上掛着一塊綠紗，只露出一對眼睛，看不到臉孔，但身材却婀娜多姿，婷婷娉娉，雖未知面貌如何，但人人心中均認定她必是大美人無疑！

麥青青心中忖道：「不知谷大哥的心上人是不是她？」心想至此，不由多看了她幾眼。

不料那副堂主也正望着她。「梅妹妹，此人是誰？男不男，女不女的！」

梅副香主道：「啓禀副堂主，她叫楊菁，是小妹剛新收的！」

副堂主唔了一聲恨恨地道：「想不到齊雲燕是個沒胆的狗熊，望風便遁！」

梅副香主道：「爲何不追？」

「副盟主已率人追下去了，只要能全殲他們，雄霸武林的計劃，便已成功了一半！」

麥青青見她語氣充滿了自信，不由暗暗替齊雲燕等人担心！由這幾句話中，她又知道了一件事，統一盟除了盟主及護法之外，尚有副盟主！

羣雌臉上都露出神往之色，梅副香主道：「姓齊的人緣與聲望不錯，就怕讓他把各門各派聯合起來！」

副堂主冷冷地道：「他神氣也不會太久了，因爲盟主已悄悄派人去踹他的老窩了！劍魂堡一破，那些小門派還有不聞風披靡的？到少林武當正式與本盟爲敵時，咱們根基經已牢固了，還怕什麼？」

羣雌一齊發出呼聲，副堂主得意地說道：「屆時姐妹們都有好處！哼，他們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咱們女人便不能三夫四郎的麼？嘿嘿，那個時候，天下英雄跪在地上，任你們挑選，還怕他們不俯首貼耳麼？」

羣雌聽了表情不一，麥青青却覺得心頭怪怪的，這種說法她實是聞所未聞。只聽副堂主又道：「立即下船！」

羣雌應了一聲，列隊前進。梅副香主叫麥青青跟在她後面。那些漢子在前開路，出了城直奔河畔，時天時已亮，江邊船上不時有炊烟冒起，晨風吹來，繚繞於帆桅上，疑在世外桃源。

麥青青懷着忐忑的心跟她們上了一艘船，不久船便開了。梅副香主吩咐一個叫花十七的少女帶麥青青去換衣服。

麥青青見她年紀與自己相彷，大着胆子問道：「花姐姐，咱們要去那裏？」

花十七搖搖頭，道：「恐怕只有梅姐姐才知道！」

「梅姐姐叫什麼名字？」

「梅姐姐叫淩霜，她還有一位姐姐叫淩雪的，是本堂飲食閣的香主！」

麥青青裝出一副羨慕的神態，道：「梅姐姐年紀大不了咱們多少，便做了副香主，眞教人羨慕！」

花十七輕聲道：「她們姐妹是堂主的徒弟，當然……嗯，你換好了沒有？」

麥青青不敢再在這個問題打探下去，換了一個話題：「本盟的女弟子都是身穿綠衣，請問若是堂主、副堂主、香主什麼大人物來，咱們怎樣辨認？」

花十七抿嘴笑道：「這個倒容易，色彩越淺的，職位越高，像盟主她那襲衣裙，淺綠幾乎是白的！而你這一套却是最綠的了！」

麥青青換好衣服，走出來看了花十七一眼，見她所穿那套果然比自己的稍淺。

花十七解釋道：「你在本盟滿一年後，便換穿小妹這一種了！」

「小妹什麼也不懂得，以後請姐姐多多指教！」

花十七也因麥青青年紀跟自己相若，是以頗覺投緣，拉着她的手道：「我帶你去領早點！」

吃早點時，麥青青才知道花十七的身世，正如今晨自己向梅淩霜所編說的！看來綠衣堂的女弟子，多數都有一段凄慘的往事，詢之，果然不是孤兒寡婦，便是棄婦。

吃了早點，花十七便帶麥青青到船艙。這艙在最下層，是擺放雜物的。那裏有一個中年胖婦守着，對麥青青道：「你來得正好，快把那兩籮菜倒出來，把爛葉子摘掉，再把好的拿去洗！」

花十七向她點點頭，才對胖婦道：「顧副香主，屬下去了。楊妹妹剛來，什麼也不懂，請你包涵一二！」

那胖婦眉頭一揚，道：「小狐狸精，誰要你饒舌！快給姑奶奶滾！」

她的嗓門極是響亮！話音在艙內迴盪着，震得人耳鼓生痛。麥青青把那兩籮菜倒在地上。那胖婦見了，圓臉刷地漲紅了，粗着脖子說道：「你發什麼瘋？把菜倒在艙板下，姑奶奶如何進出？還不快搬進去！」

麥青青囁嚅地道：「裏面很熱！」

「哈哈！誰不知道？若不是太熱，這些菜怎會這般快便爛了？你搬不搬？不搬便給我滾！死丫頭，怕辛苦便別來，好命的，還是大小姐哩，鬼叫你上一世作了孽哩……」

那胖婦坐在通風處，抓着一柄葵扇，死勁地搧着。「殺千刀的，姑奶奶活了四十歲，也未遇過這種鬼天氣！都秋天啦，還這般熱！」她一邊嘮叨，一邊把衣領扯開，露出兩個半截的大肉球，想不到這胖婦面貌雖醜，身上的肉却似麵粉一般的白淨！

麥青青見她那副惡形惡相，心頭早就不舒服了，加上吃她不停的嘮嘛，更覺委屈，心中暗暗道：「谷大哥，谷大哥，你可知道，我爲你吃了這許多苦麼？」

那胖婦見她如痴如呆，又罵道：「死貨，姑奶奶叫你來做大小姐麼？」手臂一横，用葵扇柄子抽了麥青青一下。麥青青霍地站了起來，怒道：「你兇什麼？」

那胖婦雙眼睜得比鴿蛋還大，顯然料不到有人敢這樣頂撞她！一忽，只見她深深吸了一口氣，胸前那對肉球猛地一挺，助其威勢。「找死！」上身探前，蒲扇般的手掌望麥青青摑去！

麥青青豈會讓她打着，輕輕一閃便讓開了。那胖婦嘿地冷笑一聲。「原來是仗着身手有兩分俐落，便不把姑奶奶放在眼中了！」

她站了起來，好像是一堆肉山。「你若能打得倒姑奶奶，姑奶奶以後便替你洗脚！」

麥青青不怕她，却怕從此失了見谷大哥的機會，怔了一怔，囁嚅地道：「屬下怎會是副香主的對手？請，請你饒了我這一遭吧！以後屬下做事一定勤快！」

胖婦神態大爲得意。「你現在才知道姑奶奶的厲害已經太遲了！我若不給你吃點苦頭，以後你怎會服我？」

麥青青見她喜怒變化頗快，又見她那副嘴臉，心想她必是個頭腦簡單之輩，當下裝出一副可憐巴巴的模樣，道：「屬下知道副香主的厲害了，以後再也不敢頂撞您老人家啦！這種鬼天氣，動一動都教人直淌大汗，副香主您還是坐下歇歇吧！她乖乖地拾起葵扇，雙手遞了過去。

她這一寶押對了，那胖婦立即眉開眼笑，接過葵扇，輕輕搧了兩下，道：「看

你還乖巧，這次便饒了你吧，下次再敢冒犯你姑奶奶，便雙倍討回！」說罷一屁股坐下。

麥青青連忙坐下專心摘葉。胖婦見她果然聽話，哈哈笑道：「眞是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呀！嗯，死丫頭你叫什麼名字，看你身手也不太差，你師父是誰？」

麥青青道：「屬下楊菁，屬下的師父是我嬸嬸，她沒什麼好本領，就是逃命的本事還不錯，所以屬下以前經常被人打得落荒而逃……」

胖婦嘴上嘖嘖有聲。「眞是膿包！」

「假如我師父有你老人家一半本事我也不用被人欺侮了！」

胖婦坦然點頭道：「這個自然！只要你乖，你姑奶奶以後會抽時間點撥點撥你的！」

「多謝副香主！」

「不要叫副香主，叫我顧大嫂吧！」

× × ×

次日下午，船停泊在南陽城外，但顧大嫂却不准麥青青出艙，麥青青感覺到其他人已開始上岸，顧大嫂不准她上岸，她不知是凶是吉，心頭有點忐忑。

「顧大嫂，您怎不上岸去透口氣！」

顧大嫂冷笑一聲：「你以爲現在天下已經是咱們統一盟的麼？」

「有危險？」

「要小心！」

「這……那麼咱們不是終生都要在船上？」

顧大嫂瞪了她一眼，安慰她道：「你不用担心，用不了多久，整座武林便都是咱們的了！而且咱們在船上的時間其實很少！」

「那麼……」

顧大嫂忽然揮手阻止她繼續說下去：「因爲你還未正式加入本盟！」

「什麼？我已經……」

「你可以一直這樣子做下去，咱們只當你是僱來的長工，却不當作是自己的姐妹！」

麥青青問道：「那麼要如何才算正式加入本盟！」

「由香主主持一個入盟儀式！」

麥青青囁嚅地問道：「儀式又是怎樣的？」

「首先對本盟姐妹介紹自己的身世，並當衆發誓……」

麥青青急問：「發什麼誓？」

「誓言都是一樣，就是忠於本盟，忠於盟主，忠於衆姐妹！嘿，其實這道手續我認爲可有可無！」

麥青青隨口問道：「爲什麼？」

顧大嫂道：「因爲本盟對姐妹們如同一家人嘛，有誰肯叛背？而且就算她想背叛，她也得考慮她的生命！」

麥青青訝然問道：「此話怎說？」

「因爲任何人加入本盟都得服食一顆毒藥，這顆毒藥每三個月便得服食一次解藥，否則便會生不如死！」

麥青青臉色大變，心中暗道：「我要不要加入？」

顧大嫂訝然問道：「楊菁，你是不是不想加入本盟？唉，不加入也行，但你肯故意讓人看不起你麼？而且你只能洗一輩子的菜，人家高興，你只能遠遠地站在一邊觀看！甚至有些場合，你連觀看的機會也沒有！」

麥青青心頭怦怦亂跳，一時之間極難決定。顧大嫂眉頭一皺，聲如洪鐘地道：「你有什麼心事？我看你又不類似奸細，還有什麼好考慮的！」

「那種藥……是什麼毒質的？」

顧大嫂道：「那種藥我也服食，管它是什麼毒藥的，難道你存心要背叛？」

麥青青吃了一驚，忙道：「屬下就算吃了豹子胆，老虎心的也不敢背叛，我是在考慮，我加入本盟之後似乎沒有什麼作爲！」

顧大嫂瞪了她一眼。「本盟即將君臨天下，怎會沒作爲？」

麥青青假意道：「因爲屬下武功太過低微，而本盟的晉陞又是以武功高低來訂定的，我……」

顧大嫂道：「這個沒問題，我教你武功就是……姑奶奶也不要做人師父，爲人師表樣樣要作表率，太辛苦了！以後我叫人帮你洗菜就是！」

麥青青心中忖道：「這人頭腦簡單，不難應付，只是我將來如何擺脫統一盟的控制。唉，谷大哥他知道我這般爲難麼？假如他知道，他會贊成還是會反對？

「唉，我若不答應加入，不但要受嫌疑，而且只怕以後再也沒有機會見到谷大哥了！我是個沒父沒母的孤兒，現在師父又找到師伯了，我活在這世間，本就毫無趣味，又怕什麼一顆小小的毒藥？只要能見到谷大哥，就算是立即毒發身亡，我也心甘情願！」

她心頭忖思着，臉上忽晴忽陰，顧大嫂奇怪之至，伸手按一按她額頭，喃喃地道：「你沒發燒嘛！」

麥青青故意「啊」地叫了一聲，問道：「顧大嫂，咱們有沒有假期的，我想今後若有點錢，也該去看看我嬸嬸，順道送一點錢給她，你不知道，她對我雖然不好，但到底養了我十三年！」

顧大嫂伸手在麥青青肩上一拍，讚道：「我顧大嫂最看重孝道了！以後若有人欺侮你，你告訴我，姑奶奶替你出氣！」

剛說畢，頭上的艙板忽然被人掀開，只見花十七探頭下來，道：「副香主，香主叫你帶楊菁去參加儀式！」

顧大嫂應了一聲，取出一塊手帕來，封住麥青青雙眼，抓住她的手臂，喝道：「起！」飛身躍上。

麥青青生怕洩底，不敢使出一半功夫來，但那顧大嫂身形雖然龐大，輕功却也了得，輕輕巧巧便帶麥青青到甲板！

顧大嫂蹲身下來，叫麥青青讓她揹，麥青青假意推辭了一陣才肯，顧大嫂揹起了麥青青，展開輕功，飛上河岸，如飛而去！

× × ×

手絹解開之後，麥青青才發覺自己立在一座大堂之內，四處不見門窗，但却站滿了人——綠衣女人。

大堂的正中放着三張高背椅子，正中那張坐着那位副堂主，其他兩張則空着，旁邊立着不少人，細數一下，共是六個，其中還有梅淩霜與顧大嫂，估計是綠衣堂

的正副香主。

坐在麥青青旁邊的尚有兩位少女，跟她一樣，滿臉驚詫，一身深綠衣的衣服！

只見一個香主模樣的女子走前兩步，道：「開始，先介紹自己的身世！」

麥青青排在最後，她依照那天對梅凌霜所說的再說了一遍，接着便由副堂主主持發誓儀式，最後便是「賜藥」！

三人吞下了那顆小小的藥丸之後，堂內立即爆起一陣掌聲，接着是震人耳鼓的大叫道：「增一個姐妹，增一分力量，多一個姐妹，多一分歡樂，歡迎你們，好姐妹！」

羣雌連叫三次，幾乎把人震聾，之後儀式便算完成，再由副堂主分配崗位，麥青青被分配在飲食閣下，她先向香主梅凌雪行禮，再向顧大嫂及另一位瘦婆行禮。

人羣逐漸散去，梅凌雪對麥青青道：「你是我妹妹推薦，希望你好自爲之，莫令我失望！」

顧大嫂道：「她跟着我，任何人都不會失望！」

梅凌雪只是笑笑，便拉着她妹妹出去了。顧大嫂朝她倆後背扮了一個鬼臉，也拉着麥青青的手，道：「姑奶奶帶你去房裏看看！」

她伸手在牆上按了幾下，牆上突然打開一度暗門，門後却是一道石級。兩人拾級而登，到石級盡處，顧大嫂又伸手到牆上按了幾下，上面立即現出一個洞口，顧大嫂拉着青青的手，跳了上去！

上面又是一座大廳，一排向南的窗子十分明亮，秋風吹來，令人神清氣爽。

麥青青這才知道剛才是在地窖內舉行入盟儀式！顧大嫂拉着麥青青向內走，不久到了一排廂房處，顧大嫂推開一扇房門，道：「這便是我在南陽的房子，以後你便跟我住！」

麥青青見她這般熱情，不知是好事還是壞事，只是一味點頭，入了房，顧大嫂輕聲道：「小丫頭，姑奶奶告訴你，你最好莫走出這個『新竹』院！」

麥青青一怔，隨即不無怒意地道：「當時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說就算加盟之後，還是會受嫌疑的！」

顧大嫂嘆了一口氣，道：「你怎地這般死心眼？上面亦無這個規定，只是咱們新來的，多少也要避個嫌，有些地方不能去的，怕你不知道會闖了進去！」

麥青青忙道：「多謝大嫂！嗯，大嫂我有一件事問你，假如三個月後我不服解藥的話，會有什麼結果？」

「以前咱們曾經見過一個姐妹因背叛而被抓回來，盟主不給解藥她，藥力發作時，只見她用自己的手不斷用力抓自己的肉，抓得血淋淋的，最後連自己的眼珠子也挖了出來！」顧大嫂說這話時，臉上仍充滿驚悸之色。

麥青青機伶伶打了個冷噤，問道：「後來呢？」

「後來當然死啦，血流盡還能不死麼？」顧大嫂道：「自此之後，他便再無聽人說過有人背叛本盟！」

麥青青道：「假如盟主忘了給咱們解藥，豈不是甚是危險！」

顧大嫂往床上一躺，笑道：「這種事也會忘記的麼？放心吧！」

「大嫂，那副堂主叫什麼名字？」

「咱們只知道她姓符！」

「本堂除了一個正堂主之外，有幾個副堂主？」

「正堂主姓廖，還有一個副堂主姓柳的！」

「有沒有香主是姓陰的？」

「姓陰的人極少，正副香主合上來也不過九位，沒有沒有！」

「那麼大嫂知否本堂有人姓陰的？」

「沒有呀！你問這個幹甚？哦，莫非你認得一個姓陰的人，她加入了本盟！」

麥青青只得胡說道：「三四年前，我認識一個姐姐，她姓陰的，她武功很高，小妹以爲她一定會加入本盟？」

「加入本盟亦有可能，只是我少與人來往，不知道也不奇怪！」

麥青青想起太白樓上羣衆商量的事來，又問道：「大嫂，堂主上面便是盟主了麼？」

「不是，還有副盟主及護法？」

「哦，副盟主及護法有幾個，誰的職位比較大？」

「兩個護法，咱們都以左右護法稱之，身裁較高的是左，較矮的是右，副盟主本來只有一個，聽說最近又加了一位！」

麥青青心頭一跳，問道：「他是姓什麼？」

顧大嫂看了她一眼，終還是說出實話。「盟主的事沒人知道，包括她姓什麼咱們也不知道，副盟主的事，咱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們是男的，以後這種話，你不能隨便去問別人！」

麥青青唯唯諾諾，抓起蒲扇替她搧風，顧大嫂眉開眼笑。「姑奶奶就是疼你這個，等天氣較涼快時，我便開始敎你武功，你可不能讓我丟面！」

「這個自然，大嫂放心，我會勤學苦練！」麥青青裝出大喜若狂的神色。「將來小妹出頭了，還不是大嫂的光采！」

顧大嫂吃吃大笑，聲震屋瓦，笑得她胸前兩團軟肉上下顫動，好不驚心動魄。

「大嫂加入本盟多久啦？」

「五年，那時本盟剛開始不久，嘿，我這個副香主之位可是考進來的，不像有些人是有後台作靠山！」

麥青青估計她罵的是梅氏姐妹，便道：「本盟有這種人麼？」

「嘿嘿，怎會沒有？那姓梅的便是如此！論武功她那裏是姑奶奶的對手！只是堂主是她的師父，而盟主又很看重堂主，她自然抖起來啦！」

麥青青慢慢試探，後來又知道此處只是統一盟的其中一個據點，作用與聽濤莊相同。而統一盟共有九個堂，內三堂，外四堂，加上一個是專司試探軍情及聯絡的，再一個便是綠衣堂，綠衣堂直屬盟主指揮，就像是御林軍般。地位表面上與其他堂並無分別，實際上較爲得寵！

麥青青跟顧大嫂在那裏住了三天，每日却在無聊以及思念之中渡過，到了第四天的近午，一個少女跑了進來，道：「副香主，堂主叫你去協助段副香主！」

顧大嫂睜大了雙眼，道：「明日才是輪到咱們的，她不會不知道呀！」

「副堂主自然知道，但因爲今夜盟主要設宴慶功，所以要你們這一組的人去協助一下！」

原來飲食閣還分成三組，每組工作兩天，然後輪休，但假如有大宴會時，則三組都需一齊工作。

當下顧大嫂自床上爬了上來，問道：「什麼事盟主要設宴慶功？」

「副香主還不知道哇？咱們統一盟已攻破了劍魂堡及五虎門，凱旋隊伍今夜便會到！」

顧大嫂與麥青青一齊驚呼一聲，一個是驚中帶喜，一個是驚中帶憂。那少女去了之後，顧大嫂換了一件衣服，道：「阿菁，等下手腳可得勤快一點！你也不知道犯了什麼毛病，整天愁眉苦臉，心神不屬的！」

×　×　×

灶房之大，大出麥青青的意料，飲食閣的人數一共有多少個，麥青青自然不知道，但此刻在灶房內工作的人，少說也上百個！

梅凌雪與兩個副香主來回巡視着。麥青青仍然是做最簡單的事情：洗菜，梅凌雪走了過來，問道：「還習慣麼？」

麥青青對她露出一個友善的微笑。梅凌雪輕聲道：「顧副香主脾氣比較古怪一點，你若在她那裏可得忍讓一點！」

麥青青心頭一動，輕聲哀求道：「香主，屬下有幾句話要跟你說……」言畢慢慢站了起來。

梅凌雪略一沉吟，揮手示意麥青青跟她走到一旁去。「什麼事？」

「香主，你那一組還缺不缺人？屬下想到您那邊去！」

「你本是舍妹找來的，因爲近來本盟發展甚速，食指浩繁，本閣人手大爲不足，包括愚姐領導的這一組，却料不到那胖婦在船上把你『中途攔截』去了，眞是可恨！」

麥青青道：「她只是個副香主，梅香主你向她說一聲，不就行了？難道她敢抗命！」

「唉，她那人豈有這般好商量的！」

「但這件事錯的是她，她沒問過你，便『中途攔截』，目無上司……」

梅凌雪粉臉一沉，麥青青續道：「香主可以對她說，在半路上念在她人手不足，所以讓她，但現在情況不同了，理該『還』人！」

梅凌雪點一點頭，道：「愚姐自有主意。」

麥青青忙又道：「請香主……莫說是屬下要求的！」

梅凌雪傲然道：「放心！難道我向她要一個人，她也敢推三推四的麼？」言畢向顧大嫂走去。

麥青青坐回櫈上摘菜，却不斷拿眼偷瞧。不久即聞梅凌雪與顧大嫂大聲爭執起來，麥青青心頭忐忑，頗替顧大嫂担心。

麥青青對顧大嫂並無成見，只是她加入統一盟可是爲了接近谷晴風的，顧大嫂失寵，且連盟內很多重大的消息也不知道，她跟着顧大嫂，長此下去，不過是工作比較清閒而已，這却不是麥青青的願望！

忽聽梅凌雪大聲道：「不必多說，總之楊菁這人由現在開始便是我的人，你若不服氣的話，請向堂主說去！」

顧大嫂怒道：「梅凌雪，你莫恃勢欺人，你若敢要走楊菁……」

梅凌雪瞪了她一眼，說道：「你以下犯上，我屢不與你計較，你還敢怎樣？要威脅我？哼，你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顧大嫂粗着聲道：「我如何不識好人心？」

梅凌雪道：「你隨便抓幾個人來問問，我素來不拿職位壓你，但你幾時曾和顏悅色跟我合作過？」

顧大嫂一呆，隨即扭頭轉身奔出灶房，麥青青心頭更是不安，只聽梅凌雪道：「楊菁，你過來這邊坐！」

麥青青謝了一番，然後坐到梅凌雪那邊去。「你好好地做，我姐妹倆絕不會虧待你！」

這一日很快過去了，黑暗悄悄籠罩了大地，灶房內已不時飄着香氣，一切已籌備得七七八八，羣雌至此才鬆了一口氣。

這一天，麥青青不見顧大嫂的踪影。遠處不斷傳來歡呼聲，接着只見梅凌雪走了進來，道：「上菜，上酒！」

她走至麥青青臉前道：「楊菁，你初來未曾歷過這種場面，不用你捧菜了，你跟蘇大姐她們出去吃吧！」

只見幾個年紀較大的姐妹走過來，拉着麥青青的手走了出去。

麥青青也不知道所居之處到底是什麼地方，有多大！房舍與房舍之間，栽種了一列列的參天竹樹，使人沒法一目了然。

麥青青默默跟在蘇大姐等人前進，穿過幾道花徑，西座軒堂，來至一座龐大的房舍之外，只聽裏面歡呼聲不時傳出來，一聽便知道裏面的人必定不少。

蘇大姐帶她們自一度邊門走進去，麥青青才知道裏面是座大廳堂，黑壓壓的坐了十把個人，廳堂有座丹墀，丹墀之上放着幾張几子，正中一張坐着一個綠衣女人，臉上掛着紗布。

麥青青認出此人便是當日在雲安酒樓所見的轎中人，料必是統一盟的盟主，旁邊各有一張長几，每張長几都席地坐着兩個男人。

右首那邊第一個是在雲安酒樓出現過的白袍客，旁邊那人却是谷中樹！

左首那張長几，第一位是個錦衣客，臉上亦戴着人皮面具，雙眼精光四射，令人心生驚悸；旁邊那位便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埋劍谷谷主谷晴風！

麥青青幾乎脫口要呼叫：「谷大哥！」幸而蘇大姐恰好伸手去拉她，麥青青身子一震，把話嚥下，呆呆地跟在蘇大姐之後，走至最後一張桌子坐下。

看着廳內的情況，盟主必已致畢了詞，統一盟上下都是一片興高采烈，吆五喝六之聲，此起彼落，人人鈞是酒到杯乾。

麥青青那裏有心飲食？一顆心全放在谷晴風身上。可憐谷晴風根本看都未向這邊望過來，眼睛一直瞪着統一盟主。好像她就是他的主宰。

麥青青還發現一件事，其他三個男人跟谷晴風一樣，都望着統一盟主，麥青青心中暗罵：「她好大的架子，連吃飯也要

手下如此對待她！」

那蘇大姐見她痴痴呆呆的，問道：「妹妹，你身體不適麽？」麥青青聽不到，她連望了三遍，麥青青才搖搖頭。「那麽快吃吧，菜凉啦！」

麥青青吃不知其味，心中一個勁地忖道：「他到底見到她否？他……他一定忘記了我這個麥小妹，我，我眞是太傻了，但……」她自艾自怨了一番，一對眼睛却沒有片刻離開過谷晴風。

蘇大姐手肘輕輕撞了她一下，麥青青石像似的毫無所覺，心中又泛起另一個問題：「她在那裏？」舉目望去，在前面的座位上坐着了幾位綠衣女人，却不知那一位才是陰天晴。

她見那二個綠衣女人也都抬頭望向丹墀，心頭酸溜溜的，嘀咕道：「人家是他的心上人，她看他憐他愛他，乃天公地道之事，我，我……到底是爲什麽來着？」

酒過三巡，麥青青滴酒不沾，但已覺頭暈，谷晴風除了略作飲食之外，從未轉頭望下，麥青青又稍覺安慰。「哼，你也莫神氣，她也不看你哩！」

這頓飯人人均吃得心懷歡暢，唯麥青青一人，不知其味，好不容易等到席將散，才見統一盟盟主長身而起，道：「請諸位兄弟姐妹，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俾咱們統一盟君臨武林的大日子，早日到來！乾杯！」

全場之人，全部立起，舉杯歡呼。麥青青如行屍般被蘇大姐拉了起來。散席，蘇大姐輕聲對麥青青說道：「楊妹妹，你不要再去顧副香主那裏了，你且跟我去找梅香主，聽候她的安排！」

麥青青唯唯喏喏，返回灶房，見灶房內的姐妹正在用膳，梅凌雪道：「楊菁，你今後與花十六同房，請蘇大姐引她到房內去休息，歇一會兒，愚姐會派人去顧副香主那裏取你的衣物！」

麥青青謝了一番，又跟着蘇大姐出去了。蘇大姐邊行邊問：「楊妹妹，大姐痴長你幾十年，你到底有什麽心事，不妨告訴大姐！」

「我？我那有什麽心事？」

「唉，若不是同是天涯淪落人，又怎會相聚在一堂，相識便是緣份，剛才你那失魂落魄的情況，任誰看了都知道你心中有事！」

麥青青暗暗吃驚，幸而她心思靈活，眼珠子一轉，便有了計較。「小妹妹那有什麽心事？今早顧副香主與梅香主因我而起爭執……」

蘇大姐笑道：「梅香主肯照顧你，你還担心什麽？」

「不是這個……我是怕香主不會對顧副香主……其實顧副香主脾氣雖然差一點，但人却不錯！」

「這你又可放心！梅香主若不忍讓他，顧副香主早已遭殃了！」蘇大姐道：「說起來，梅香主的爲人也眞沒話可說的了！以前顧副香主都因她年紀小而看不起她，時常在下屬面前不讓她好看，梅香主都不與她計較，我看香主，也不會爲今日這件事再跟她計較！」

麥青青心頭略寬。「如此，小妹便安心了！」

說着已到了一排房舍，那裏竹樹婆娑，假山紅亭點綴其中，清雅怡人，比顧大嫂的住所好了許多。麥青青忍不住問：「顧副香主那邊……」

蘇大姐早知其心意，接道：「顧副香主她自知人緣不佳，自己要搬到那邊去住的，說比較方便！」

「原來如此！」麥青青忽見面前橫着一堵牆，不由訝然問道：「大姐，那邊是什麽地方？怎地有牆圍住了？」

蘇大姐低聲道：「那邊便是盟主的住所，你記得，千萬莫進去，否則，可嚴重了！」

麥青青信口道：「小妹怎敢去！」

蘇大姐推開一扇門，道：「花十六便是住在這裏，你進去歇息吧，我也要回去了！」

麥青青道：「小妹送大姐出去！」

蘇大姐連聲不必。麥青青亮了火熠子，見那房子頗大，中間一隻櫃子，一張長桌子，四張椅子，兩張床舖，床旁還有几子，收拾得十分乾凈俐落。

麥青青點亮了桌上的燭台，坐了一陣，覺得甚是無聊，便打開房門，拉了一張椅子，放在門邊，面對院子內的花草竹樹，怔怔地出神。

忽然風聲微响，麥青青不期然地抬頭望去，只見一道青影，掠過竹樹，飛入圍牆之內！

那青影一閃即逝，速度雖快 但麥青青心弦倏地一震．幾乎脫口呼叫起來：「谷大哥！」

青影已隱在圍牆之後一陣，麥青青心頭怦怦亂跳：「谷大哥跑進內面作甚？他有事稟告盟主？」

思之又覺得甚不可能，因爲假如有事稟報，大哥光明正大進去，何須踰牆？

她一來思念殷切，那怕只能多看谷大哥的背影一眼，再大的危險，她也沒放在心上！

清風徐來，樹葉沙沙作响，星月明亮，院子內的景物似塗上了一層銀光，如此良辰，如此美景，怎能孤單渡過？麥青青把椅子搬入屋內，關上門，轉頭向四周看了一下，也縱身躍了上去！

圍牆甚高，麥青青沒法一翻而過，伸手在簷上一拉，雙足立在上面，只見圍牆邊有道兩丈寬闊的小河，蜿蜒而過，小河岸邊，花樹叢生，夜風吹來，花香撲鼻！

麥青青微微一呆，只覺那院子佔地似乎極大，她不敢站在牆頭太久，免得被人發覺，是以略一辨認一下落足之處，便頓足飛去！

河寬兩丈，這難不了她，困難的是她恐怕那些花樹有機關，不能讓衣褲勾着花枝，偏生那些花樹又頗密，幸好她「梅花門」的小巧功夫本就是武林一絕，是故僥倖辦得到！

當她小心翼翼走出花樹叢後，才發現後面是一片草地，飄着草青的香味，遠處亭台樓閣隱見，麥青青躡手躡脚走前，心頭又驚又是興奮，只盼在危險發生之前，能向谷大哥訴訴別情。

出乎意外地，她一直走至一座小樓前的假山後，仍沒一絲動靜，也不見一個影子。

小樓上面有燈，麥青青正沒法決定該不該上樓看看，眼角一瞥，無意中發現前面一棵花樹上伏着一個人。她吃了一驚，連忙縮在假山後。

過了一陣，不見動靜，麥青青再探頭出去，只見那人仍然不動，面對上樓，背對着自己，黑暗之中看不甚清楚，沒法得悉是男是女，猜想必是此園的守衛。

她心頭忐忑，不知該不該冒險上樓去見谷晴風，忽又聞一陣獵獵的衣袂聲傳來，猛吃一驚，急忙把肩一縮，鑽入那假山的凹處。緊接着便見一個綠衣女子逆風急馳，只幾個起落，便沒入黑暗中，麥青青暗暗吐了一口氣，鑽了出來，探頭前望，恰好見到樹上那人掠了起來。

星月之下，看得分明，這人外穿青袍，腰上掛着長劍，從服飾與身裁看來，正與谷晴風相符。

麥青青眞是又驚又喜，忍不住要呼叫他，就在此刻，青袍人已立足小樓的走廊上，上面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誰敢如此放肆！」聽語氣正是盟主！

麥青青伸手掩住自己的嘴巴，只聽青袍人輕聲道：「晴妹，是我！」

麥青青大吃一驚，樓上那人明明是盟主的聲音，怎地谷晴風叫她晴妹？莫非她是陰天晴，還是陰天晴也住樓上？過了半晌，樓裏乃傳來那個聲音：「你貪夜來此作甚？我不是叫你有事便日間來麽？」

青袍客凄凄地叫道：「晴妹，你就當作是可憐我十八年相思的代價，讓我跟你敘一敘吧！」

樓內那人又道：「我已告訴你，我已曾嫁過……你還來纏我作甚？」

「晴妹——」青袍客悲呼了一聲，聽得麥青青柔腸欲斷，但隨即又滿腹酸水。

「難道當年七夕的盟誓，已……」

樓內傳來一聲冷哼：「逝者如流水，還提當年的事作甚？要提也得由我先提！當年他答應替我殺死殺父仇人，但結果如何？」

青袍客道：「谷晴風技不如人無話可說，但如今我已自信有把握殺死他了！」

麥青青喃喃地道：「他果然是谷大哥，原來統一盟盟主便是陰天晴！」她竟然按下內心的衝動，耐着性子偷聽下去！

樓內的「晴妹」忽然發出一陣銀鈴似的笑聲，笑聲充滿了嘲弄。「當年他已是七十老翁，十八年後的今日你說他若不死已有多大？」

谷晴風急問：「那麽他現在到底死了不曾？」

「死了！是我親手殺死他的！」

谷晴風呆了一呆，半晌才迸出一句：「愚兄恭喜你了！」

「唉！你這般痴心，也眞是少有，當年我還以爲你一定死了，實料不到你還會在人間！那天在萬安酒樓相見，我疑在夢中，還不敢相信哩！」

谷晴風身子簌簌亂抖，喃喃地道：「不錯不錯，連我自己也想不到自己會死不去……」

「你好傻，既然沒死，你便該想辦法爬上來呀！唉，你知不知道，最初那幾年，我的日子實在也非常難熬……可惜，一切都已太遲了！」

谷晴風身子一震，激動地道：「不遲不遲，現在一切還可以從頭來，你，你不是說過麽？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晴妹」又是一嘆，道：「你實乃太痴太執着了！相愛難道便需相親？」

「相愛不需相親……」谷晴風喃喃地道：「相愛不需相親，那麽……」

「晴妹」截口接道：「愛只是一種付出，一種給予，它不能強求收穫，不能強求代價，否則它的意義便變了！」

谷晴風身子如篩米般亂抖。「愛只是一種付出，它不能強求收穫，那它到底是什麽東西，我越來越糊塗了！」

「晴妹」長聲一嘆。「痴兒痴兒！假如你深愛一個人，我是問你，你最大的願望是什麽？」

谷晴風想了好一陣才道：「我自然希望她快樂，但假如我得不到她，我一定很痛苦！」

「你只對了一半，上半截對，下半截錯！你若愛她，只求她能活得快樂，便已足够，不能再求其他！」

谷晴風喃喃地道：「如此天下豈有夫婦？」

「唉，這也得分開來說，夫婦有兩種，一種是只有夫婦之恩義，而無夫婦之情愛，一種是既有夫婦間的情愛，也有夫婦間的恩義！世間多的是前一種，至于後一種便可遇而不可求了！嗯，這種事也是講究緣份，有緣無份，勉強也是枉然！」

「有緣無份勉強也是枉然！」谷晴風細細咀嚼，麥青青心中也仔細地品味着。

「晴妹」忽又一嘆。「也許你說得對，咱們可以從頭再來，不過，現在我根本無心討論這件事！你該知道我想的是什麽？你若連這個也不知道，那麽你對我說的都是枉然！」

谷晴風小心翼翼地道：「你現在最大的希望，是君臨武林……」

「晴妹」歡呼一聲。「晴哥，你果然最了解我！」那晴哥兩字叫得親切無比，聲音充滿了歡悅，麥青青心頭一酸，眼中忽然滾下兩行清淚！

谷晴風似是精神一振，哀求道：「晴妹，你就讓我進去……我，我只求看看你的容顏！」

「晴妹」說道：「唉，你實在太痴了！我給你看一看就是！」窗子忽然「呀」的一聲打開，只見谷晴風身子一抖，便自呆住了。

麥青青因被谷晴風的身子遮住窗子，完全看不到「晴妹」的花容，萬籟無聲中，又「呀」了一聲，窗子重新關上，半晌才聽谷晴風喃喃地道：「你仍如月黑嫦娥，我，我却老了！」

「晴妹」輕笑一聲。「嫦娥是仙子，怎會老？晴哥，從今之後，你不可叫我晴妹！」

谷晴風立即問道：「那麽該如何稱呼你？」

「盟主！」

谷晴風一震，似覺太無情，半晌竟發不出聲來，麥青青也是一震，忖道：「陰天晴便是統一盟盟主！」她自卑之心油然而生，只覺自己是地上的小母鷄，而陰天

晴又是翱翔于九天的鳳凰！

陰天晴輕咳一聲：「大庭廣衆這般稱呼我，置我威嚴于何地？」

谷晴風囁嚅地道：「我……那麽我以後在別人面前便稱你盟主，但只餘咱們兩人時，便……」

陰天晴道：「以後你也莫再來，我要見你時，自會派人去通知你！」

「你，你連聲音也不讓我聽？」

「那十八年你聽過沒有？你的情意還不是沒變？反正本盟君臨武林之期已將屆，你就再忍耐一年半載吧，你助我了却心願，說不定我古井會再揚波……」

話至此似因羞澀而說不下去。谷晴風道：「君臨武林，殺戮不少，何必……」

話未說畢，只聽陰天晴輕叱一聲：「閉嘴，你莫忘記你已加入本盟，一切自以本盟的利害爲重，你如今是副盟主，更該與本盟共生死，同進退，這種話豈是你說得的！」

谷晴風嘴巴一張，隨即合上，料是欲言又不敢，只聽陰天晴又道：「我念在昔日那一段情，所以破格提升你爲副盟主，幸好你亦沒有令我失望，大破劍魂堡，立下殊功，但話說回來，這只是你本該做的事，而若不是如此，憑你剛才那句話，便可定你大罪！」

麥青青聽得心中暗罵不已。「這老虔婆眞乃無情，谷大哥爲了她好，她不但不領情，還這般侮辱他！哼，她有什麽好？不過是武功高強一點！谷大哥眞儍……」

陰天晴又是一嘆：「晴哥，小妹近來日夜操心征服中原武林的事，心情不好，若是說話過重的話，尚請你原諒！」

谷晴風如同服了一劑涼藥般，心頭的那點不快，已滚得無影無踪，低聲道：「愚兄知道，怎會怪你？你……你不要太過勞心，還是早點歇息吧！」

「唔，小妹的確有點累了！」

谷晴風深深吸了一口氣。「那麽愚兄告辭了！」

「請恕小妹不送，晴哥，你攻打劍魂堡，也辛苦得很，你也請早點歇息吧！」

「是是……」谷晴風話雖如此，却無離開之意。良久，只聽陰天晴的聲音再自樓內傳出來：「你還未走麽？」

「我……我這就走……」

「晴哥，你這般婆媽，毫無大丈夫氣概，眞令人失望！」

谷晴風忙道：「晴妹再見，愚兄去也！」言畢雙脚一頓，倒飛下來，足尖一點，向側飛起，投向另一端！

麥青青本想可以與他一敍，料不到他會從那邊離去，心中惘然若失，暗道：「莫非我與谷大哥眞的是有緣無份麽？」

谷晴風的身影已被黑暗吞噬，麥青青仍呆呆地立着，這瞬息間，心間好像流過很多東西，亦好像什麽也沒有。

月亮躲在烏雲之後，大地驟然一黯，一陣夜風吹來，又傳來夜行人的衣袂飄動聲，麥青青吃了一驚，忙又縮進假山，心中暗自嘀咕：「怎地有這許多人出入？」

偷眼一瞧，只見一個錦袍人緩緩走至樓前，又緩緩跳了上去，一切都是那麽從容不迫，跟谷晴風大不相同。

「是她？」麥青青心中叫了一聲，副盟主在這個時候來這裏作甚，難道他有事要禀告？」更加凝神偸瞧。

只見那錦袍人立在樓上的走廊處，樓內又傳出陰天晴的聲音：「誰？」

錦袍人不慌不忙說：「影妹是我！」

話音一落，房門立即打開，這一次錦袍人站得較開，是以麥青青恰能看到一點，只見開門的是一個面掛綠紗的女人，那綠紗淡得如同白色，麥青青心頭猛然一跳：「她明明是統一盟盟主，爲什麽谷大哥叫她晴妹，而這個副盟主却叫她影妹？」

她心念未了，只聽綠衣女人輕笑一聲：「還不快進來？」

錦袍人走了過去，轉身關門，麥青青連忙又縮在假山後面，清風又把話送來：「我怕那儍小子還未離……」

麥青青心頭怦怦亂跳，大着胆子探頭一望，只見樓上的燈光已隱去。

「一個叫晴妹，一個叫影妹，到底她叫什麽名？爲什麽她不讓谷大哥進去，却把錦袍人迎進去？難道他是她丈夫？不不……假如她是她丈夫，爲何肯任妻子與舊情人相聚，而且好像十分開心？」

她一口氣泛起好幾個問題，可惜都沒有答案，再一陣風吹來，麥青青突然一醒，連忙向圍牆方向奔去！

穿過草地又到河邊，這次她心神恍惚，一不小心，讓衣角勾着了一棵桂花樹花枝，只聽樹下傳出一陣「噹噹」的鑼聲！

麥青青猛吃一驚，去勢加速，連碰兩樹，鑼聲更响：此時她已失去鎭靜，不管三七二十一，奔至河邊，雙脚一頓，便飛向圍牆！

（未完・八）

神槍雙傑故事

龍驤・文

盧令・圖

星島火玫瑰（一）

生死追逐　粉膩脂香

如果你到過星洲，去過「關仔角」遊過「紅燈碼頭」，那麽一定也去過「怡力海濱」──那是東南亞的避暑勝地之一。因爲在星洲多的是「哥樂美」女郎，比起菲律賓的碧瑤也就更能吸引遊客了。椰林處處，金沙細軟，是個天然的海水浴場。晚來一陣陣軟綿綿的和風，輕拂過你的臉龐，迷人的情歌，隨着微風送進你的耳裏，你會覺得彷彿置身在人間仙境，世間源桃，你可能永遠也不想離開那兒了。

在怡力海濱，有許多零落的綠色小屋；那些小屋都是租給旅客用的別墅旅社，每一棟自成一個單元。成雙成對的情侶最喜歡租這種旅社，因爲誰也不會去打擾他們的寧靜生活。

「海濱俱樂部」該是怡力海濱佔地最大、設備堂皇的一座建築物了。那裏面有網球、羽毛球的球場，有淡水、海水兩座游泳池。無數的酒吧、交誼廳、舞場、賭場，房屋一棟連着一棟，彷彿是一個豪華的小城；自然，這裏也必然是怡力海濱的最大消費場所。

這是一個盛夏的週末，時間大概在晚上八點左右。一輛大紅的跑車，駕到「海濱俱樂部」的大門口。穿着紅色鑲金綫的宮廷侍衛傳統服裝的門衛打起了紅旗，那輛紅色跑車也就按照規矩停了下來。

車上坐着一個身體壯健、面容很英俊的年輕小伙子，他拿出一張會員證，給門衛看了一下，門衛很禮貌地行了一個軍禮，然後退到門邊掀動了開關，自動的欄柵就開放了。

這家俱樂部的範圍實在太大；進入大門以後，還有許許多多自己闢成的道路，每一條道路的轉彎處都有指示的標誌。這個年輕的小伙子駕着他的跑車，以時速十哩的速度緩緩前進，左彎右拐，在一個很寬敞的大廳門口停了下來。

在那個大廳門口的右邊是一個不算太小的停車場，那裏最少已停了一百多部汽車。他停好車以後，翻過車門跳下了車，口裏吹着口哨步履輕快地向大廳裏走去。

這裏算得上是一個讓人開眼界的地方。在大廳裏面至少擺着一百張以上的桌子──原來這是一個豪華的賭場，所賭的玩藝兒也全部是西式的，像「卡地拉」牌九，輪盤、梭哈，甚至連小孩子都會玩的「二十一點」也有，不過，輸贏的可不是一角、兩角的輔幣，運氣好的在這裏也許可以一夜之間變成千萬富翁，但是運氣壞的就可能會在眨眼之間傾家蕩產。按照比例來說，運氣壞的常常比運氣好的人多。

這個年輕的小伙子站在門口，向裏面打量了一眼，然後才緩緩地向吧台走了過去。

站在酒吧櫃枱裏的酒保清一色全部是女郎，她們穿着很暴露的服裝，頭髮上紮着兩隻白白聳立的髮結，似乎有點像英國「花花公子俱樂部」的兎女郎。有人在忙着，也有人在等待客人，所以這年輕的小

伙子剛一坐上那離地約一碼的高脚櫈時，立刻就有個很健美的女酒保迎了過來。

她面上浮現着招惹蜜蜂的甜蜜笑容，輕柔地問道：「先生！要點什麼？」說的是英語，非常流利而又悅耳動聽。

「威士忌雙份。」洪英豪也以英語回答。

那個女酒保含笑點頭，不過在她離去以後，她又回過頭來對這個年輕小伙子多看一眼。

到這兒來的客人，都是來賭錢的，在沒有開始以前似乎應當保持清醒，來杯馬丁尼、白蘭地什麼的提提神倒未嘗不可，雙份威士忌似乎太兇了點，這也許是那個女酒保多看他一眼的原因吧！

實際情形却並不是如此，當那個女酒保面向酒櫃走去的時候，她的那雙眼睛立刻向坐在酒櫃角落上，一個年齡比較大的酒保領班飛了一個眼色，那個年長的婦人，立刻站了起來，向酒櫃後面一道暗門走出去。

通過一道幽暗的長廊來到盡頭一個房門口，她舉起手輕輕在房門上敲了一下。

「進來。」裏面傳出來一個低沉又有力的女人聲音。

這個酒保領班旋動門把，推門進去。

房間不算太大，却有隔音設備，除了幾張沙發之外，就是一張寫字枱，寫字枱的後面，坐着一個年紀約莫二十四、五歲的女人，她梳着貴婦型的髮式，穿着露胸的晚裝，紅得耀眼，乍看之下，彷彿那裏燃燒着一堆熊熊的火燄。

她挑起了眉毛問道：「什麼事？」

那個酒保領班走到她寫字枱旁邊站住，彎下了腰，壓低聲音說：「好像是那個姓洪的人來了。」

一望可知，這個年輕的女人應該是這裏的女主人。她的雙眉挑動了一下，很快地伸手打開寫字枱中間的抽屜，拿出了一張放大的照片，那個照片的人是一個年輕、英俊、瀟洒的男人，那就是我們所熟悉的「神槍雙傑」之一的洪英豪。

她指着那照片，向酒保領班問道：「就是他嗎？」

酒保領班點頭說：「一點也不會錯，看他的人似乎比這張照片還帥一點。」

那個年輕的女人皺起了眉頭，腦海裏似乎在思索一個問題。差不多一分鐘的時間，她神情一舒，抬起頭來在寫字枱上一組電鈕當中的一個紅色鍵鈕上按了一下。

她的手還沒有離電鈕，屋子的某一個角落就傳來了一個聲音：「請問老闆娘有什麼事？」那是一個低沉的男人聲音。

這個被稱爲老闆娘的年輕女人，語氣急促地發出命令：「H埠姓洪的已經到了，你們兩個人去，在不驚動大廳客人的原則下，把他帶到我這裏來。」

「是。」對方應了一聲，然後聽見「卡察」一響，很顯然地她和她的部下是在用無綫電對講機通話。

吧枱上的洪英豪，現在手裏正端着他所要的雙份威士忌，用他寬闊結實的脊樑靠在吧枱上，臉對着大廳，在觀察這個環境，他這次到星洲來，是接受了別人的委託，任務可說是非常複雜而又重大，他在仔細地思索該從那一部分開始動手。

當他將杯中的酒喝到一半的時候，他的身旁忽然多了兩個身裁魁偉的壯漢。那兩個人不着痕跡一左一右的坐在高脚櫈上，也同樣地向櫃枱的女酒保要了酒。

洪英豪並沒太去注意他們，可是當他感覺到背脊樑上有一個硬硬的東西抵住的時候，他心頭不禁暗暗一驚，知道有些不妙了，他心裏有點納悶不解，這次從H埠到這裏來可說是相當機密，消息是如何走出去的呢？他心裏雖然有一點慌，可是他表面上的神情却非常地鎮靜，既沒有動，也沒有去詢問對方有什麼用意。

這個時候，那兩個大漢其中的一個以冷冷的語氣說：「洪先生！你是H埠的有名槍手，現在抵在你背後的一支是三八口徑的『航空曲尺』，而且裝滿了『達姆』彈，如果我壓下扳機的話，你可以想像得到你將會遭遇到什麼後果。」

洪英豪面色還算鎮靜，然而他心裏却是驚駭萬狀。他申請「海濱俱樂部」的會員卡時使用了化名，而且還經過H埠一個有名的商會推荐，現在對方完全揭穿了他的底牌，這個問題就顯然太嚴重了。

首先，他得弄清楚對方是什麼來路？於是，他緩緩地回過頭去，向那個說話的人看了一眼，微笑地問道：「請問你這樣做有什麼目的？」

「我們老闆娘請你去談一談。」

洪英豪冷笑說道：「你們經常用這種方式『請』客人嗎？」

「因爲你是一個特殊的客人。」

洪英豪滑下了高脚櫈，擺擺手說：「走吧！」

其中一個大漢向前帶路，後面那個用槍抵住他的脊樑，手上拿着一件西裝上衣，很巧妙地把手中的槍遮住了，另外一雙手搭着他的肩頭，臉上帶着微笑，而語氣却透着威脅說：「洪先生，希望你老實一點。」

洪英豪沒有去理他，他心裏只是在想：到星洲來的目的就是要找火玫瑰，想不到剛剛踏進火玫瑰所主持的圈子，就立刻要和她見面了。不幸的是，見面時的地位並不對等；因爲他已成了俘虜。

洪英豪跟着那兩個大漢走出了大廳，從另外的一條通道，來到了一間屋子。這間屋子就是女主人發號施令的所在地，不過，他們此刻走的却是另外一道門，年輕的女主人站了起來，臉上浮現着嫵媚的笑容說：「洪先生！請不要介意我用這種方法請你到這裏來。」

洪英豪打量那個女人，很美，很艷，但是從她那一雙冷峻而又深邃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她有陰狠的性格，和這種女人打交道，得隨時提防一點才行。

此時，那兩個大漢鬆開了他，但是却一左一右在用槍對着他，絲毫沒有放鬆。

洪英豪很鎮靜地在沙發坐了下來，以一副蠻不在乎的語氣說：「小姐！我好像不認識妳。」

「我名叫夏玫，就是你從H埠趕到星洲來所要找尋的『火玫瑰』。」

洪英豪心中暗暗地吃驚，如此說來，他的行踪和他來此的目的巳經完全被對方識破了。可是，他想不通這個秘密是如何洩露出去的，因此，他臉上故意浮現了茫

然的神色，緩緩地搖搖頭說：「夏小姐！很高興認識妳，可是妳的話却教我不明白，我到星洲來是渡假的，而且很想到『海濱俱樂部』來碰碰運氣。至於說我到這兒是找妳的，這好像是弄錯了吧？」

夏玫淡然一笑說：「洪先生！我們現在不必去證實這個問題，好不好？你說你準備到這兒來碰碰運氣，自然是要賭錢了，你打算贏多少？」

洪英豪反問：「你的意思是……」

夏玫很快地接口說：「我是問你準備贏多少錢才能夠讓你滿足？」

洪英豪搖搖頭說：「這就很難說。」

「你總會有個預算的，是不是？美金一千？一萬？或者十萬？」

「夏小姐！我不明白妳問這句話的意思。」

夏玫回到她的位子坐了下來，臉上的笑容突然收斂，以冷冷的口氣說：「洪先生！很坦白地告訴你，我不歡迎你進我的賭場；更不歡迎你在星洲多停留一分鐘，不過，我也不好意讓你白花旅費，美金兩萬，算我送你的一點小意思，該可讓你滿意了吧？」

洪英豪不禁聳起了眉頭，才訝異地問道：「這就奇怪了，我爲什麼要收妳的錢呢？」

夏玫冷冷地說：「洪先生！你的來意我非常清楚，你是接受了一個越南商人的委託，因爲他在這裏輸了幾十萬元美金，但他輸得很不服氣，認爲我這個賭場作弊，所以找到你那位姓方的朋友，你那位朋友又委託你出面來查這件事，對嗎？」

洪英豪暗中吃驚不巳，這個女人把他們內中的情形摸得太清楚了，她怎麽知道？這消息是如何漏出的？他不承認嗎？以後難免還會到這裏來，而且不知道對方將以什麼方法來對付他。承認嗎？那就要接受她的錢，否則就別想活着離開這兒。

沉思良久，他才以模稜兩可的語氣說：「夏小姐！妳是在猜疑吧？」

夏玫冷笑了一聲：「洪先生！我巳經將你來此的目的和經過說得這麽清楚，你該知道我這個人是不容易被欺騙的。你們『神槍雙傑』的威名，我多少聽到了一點，不過，你最好看看左右的兩支槍，我隨時可以置你於死地，但是我也不希望那位姓方的朋友來爲你報仇，而使我增加麻煩，兩萬元美金，就是那個委託人所願付出的代價，我同樣讓你們賺到這筆錢，應該滿意了。」

洪英豪知道再堅持下去不會有什麽好處，眼前這兩個槍手，他也許可以制服，但對以後的工作進展却大大地有了妨碍，於是，他假意地沉思了一陣，然後點了點頭說：「夏小姐！我很想採納妳的意思，可是，妳怎麽能夠相信我是眞的答應了妳呢？」

夏玫冷笑了一聲：「哼！你應該可以看得出來，我這個人是不願意被人家捉弄的。」

「好，我原則上答應妳，不過，我得在星洲多躭擱幾天。」

「不！你要搭下一班機離開。」

「夏小姐！」洪英豪故意流露出爲難的神情。「妳應該替我想想，我剛到星洲，馬上就回去，這對我的委托人怎麽交待呢？樣子也得裝裝呀！」

夏玫瞪大了眼睛，思索了好一陣，才點點頭說：「好！我相信你。不過，你如果想要玩弄什麽花樣的話，那你就是自找苦吃了。」

洪英豪故意大笑着說：「放心！我不會自找麻煩的。」

火玫瑰一擺手，那兩個大漢就把槍收起來，然後她又從抽屜中拿出一張支票，往洪英豪的面前一遞。「來！這是我付給你的酬勞。」

洪英豪搖了搖頭說：「我不想放這麽一筆鉅額的欵子在身上，人家說『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兩萬元美元的意外之財，可能會帶給我不幸的遭遇。」

「咦？」夏玫不禁挑起了眉毛。「你不是巳經答應接受我這筆餽贈嗎？難道懷疑我的誠意嗎？」

「絕不懷疑！」洪英豪搖搖頭。「但是，我現在不能收，請妳直接電匯到我朋友的偵探事務社好了。」

「嗯！我會照你的吩咐去辦。那麽，洪先生！」她伸出了手，而洪英豪也不猶豫地伸出了手。「讓我祝你在星洲渡假愉快！」

洪英豪抓着她的手，略微用力握了一下，笑着說：「夏玫小姐！讓我也說一句祝妳的財運亨通吧！」

然後，洪英豪在那名彪形大漢的監視之下，離開了那間小屋。

洪英豪眞想不到這個敗仗會來得這麽快，甫經接觸，他就被對方給了一個下馬威。他悶着頭走出「海濱俱樂部」，夜涼如水，海風陣陣，使他心胸舒暢了不少。

他走到停車場，坐上了他那輛紅色的跑車。忽然，在他旁邊另一輛綠色的跑車上，傳來了一個嬌柔的聲音：「小洪，租來的車子萬一被撞壞的話是要賠的啊！」

他暗暗地吃了一驚，轉頭去一看，是一個長髮披肩的健美女郎，在朦朧的燈光中，他可以看見她臉上掛着甜蜜的笑，然而在自己的腦裏，他有百分之一百地把握，肯定他從來沒有見過這個女人，他沒有去理會她，掏出車鑰，準備開着他的跑車離開這兒。

那輛綠色跑車上的女郎，收斂了笑容，神色凝重地道：「洪英豪！趕快上我的車子，你別以爲夏玫那麽好說話，送你兩萬美金，還要讓你好好離開星洲，如果你開着你的紅色跑車離開的話，你今天休想回到你的居住的『希爾頓旅館』，而明天早上警方會在海濱公路上發現你的屍體和一輛破車，那不過是爲星洲意外死亡的檔案增加一個數目而已。」

洪英豪心中吃驚的程度是可以想見的，他知道那個女郎不是在跟他開玩笑，因爲她所說的話是那麽有根有據，但是他也不能肯定對方的態度是友善的還是惡意。

他看了看四週，停車場除了他們兩人之外，沒有發現另外一個人的影子，所以他也就不急着離去，以冷冷的語氣反問道：「小姐！如果我坐上你那輛綠色的跑車，難道就不會被撞壞了嗎？」

對方語氣很肯定地道：「我的駕車技術在星洲來說是第一流的，而你的神槍也

沒有對手。一個人專心開車，一個人手裏拿槍掃蕩途中障碍，情況就不同了。」

「你的意思是說，『火玫瑰』可能會在途中安排撞我車子？」

「否則，我爲甚麽在這裏等你呢？」

洪英豪楞了一下，然後將上身伏在車門上，壓低了聲音問道：「小姐！請問你是甚麽身份？」

「別管我是甚麽身份，反正對你有好處。不過，有句話要講在前面，你將來有好處時，可別忘了我。」

洪英豪搖了搖頭道：「我這個人一直在走霉運，不可能有好處，如果你是爲了想將來得到好處而來帮我忙的話，你這個時候似乎要考慮一下。」

「別考慮了。」那個女郎一面說一面回頭去看那座賭場的門口，「如果我在半分鐘之內再不離開這兒的話，也許後面就有無數的子彈向我們射來了。」

洪英豪這個時候已經無法去考慮那個女郎目的是眞是假，在一瞬間的思考中，他想到那個女郎講的話很有道理；火玫瑰在星洲赫赫有名，對他不應該有所畏懼，更不可能用兩萬美金的鉅欵來買他的賬，所以即刻從紅色跑車中翻了出來，跳上了那女郎的綠色跑車。

那個女郎沒有吹牛，洪英豪的身子還沒有在她車上坐穩，在一陣怒吼的引擎聲中，車子已經像閃電般疾駛了出去。

一離開「海濱俱樂部」以後，就是寬敞的四綫海濱大道，這是星洲最著名的快速公路。女郎將車頭對着市區，以一百二十里的時速疾駛，風聲尖銳地從耳邊劃過，在這種情況下，洪英豪根本也就沒有機會去和她談話，雖然心中有很多疑問，也就只有暫時悶在肚子裏。

過了五分鐘，他們已經駛到海濱大道上著名的「蘭原森林」、這條海濱大道約有三分之一行程在這個森林裏。

跑車一開進「蘭原森林」，月光就被茂密的枝葉所遮擋了，在這種情況下，駕車者應該打開遠燈，才可以照清楚路面，然而那個健美女郎却相反地將主燈關掉，開着黃色的近燈，而且將車速緩了下來。

因爲這是一個反常的現象，洪英豪不禁提高警覺，一方面雙手抱胸，使他的右手更接近左脅下槍把的位置，一方面轉過頭去問道：「小姐！你不是駕車的老手嗎？以這種慢速，在高速公路上行駛，是違反交通規則的，不怕交通警察來找你痲煩嗎？」

那個女郎並沒有理會他的話，目光一直盯在前面的路面上，低聲道：「你這個時候如果懷疑我的話，對我們兩個都沒有好處，希望你注意左右！」

「你是說，這一座森林裏面可能有狙擊手埋伏嗎？」

「對方絕不會用槍打死我們，而是製造意外死亡。據我知道在這座森林常有工程車停在這兒，他們很可能出奇不意地把工程車從森林裏開出，在我們煞車不及的情況下，我們很可能撞上。」

從對方的神情中，洪英豪已開始確信情況的嚴重性；如果火玫瑰要存心置他們於死地的話，就一定設想了很多種的方法，他們即使能够僥倖一時，逃過一關，也還有第二個險關在等着他們。不過，在目前這種環境下，他已經無法顧慮到那些了，他把槍從槍套中取出來，揑在右手，目光烱烱向左右掃視。

車子又繼續前進，大約過了兩分鐘的時間，並沒有現絲發毫動靜，那個駕駛女郎似乎感到有點奇怪，以喃喃自語的口氣道：「奇怪！『蘭原森林』巳經過去了一半，怎麽還沒有看見甚麽動靜呢？」

她這一句話剛剛說完，洪英豪巳經看見他們車前一百碼的地方，有一輛大型的工程車開了出來，不偏不倚地橫在公路中間，把去路硬給擋住了。

他們現在的時速是六十里，如果駕車的人要緊急刹車的話，還是來得及的，可是那個女郎並沒有刹車的打算，她仍然將車子對着那輛黃色的工程車直駛過去。

洪英豪不禁緊張地叫了起來：「嗳！—這樣子會撞車的。」

那個女郎不但沒有刹車的打算，反而右脚用力將油門踩到了底，同時高喊一聲：「低頭！」

她的喊聲剛一出口，方向盤巳經向右作九十度的迴轉，車子在十五度的傾斜之下，從那輛工程車的尾部擦了過去。

洪英豪低頭低得稍微慢了一點！森林中的樹枝掃進車窗，從他額際擦過，他本能地用左手撫摸被擦傷之處，摸到了濕淋淋的血漬，他心裏在後悔，如果不對那個女郎稍存懷疑而聽她的話，將頭低得快一點，他就不會受到這種意外的擦傷了。

車子又上了公路，在一眨眼之間，那輛黃色的工程車巳經抛出了五百碼之外。

洪英豪吁了一口長氣，以讚佩的語氣道：「小姐！你的駕車技術的確是第一流的。」

駕車的女郎並沒有用眼睛看他，她的雙目始終盯在車前的路面上，然而却用譏笑的口氣說道：「洪先生！你最好將嘴巴暫時停下來，多運用你的眼睛向左右觀察，夏玫那個女人我對她很了解，她絕對不會來這麽一招就完事的，以後花樣還多着呢！」

洪英豪冷眼旁觀，發現這個駕車女郎除了具有美艷的外表之外，還具備了鎭定、機智和胆識，他一時眞難以猜透對方的身份，聽她的口氣好像是不懷好意的撈女，但在氣質上却又看不出一絲兒下流相。

眼看就要駛出「蘭原森林」了，却沒有再發現甚麽動靜，洪英豪戒備的心情又鬆弛下來，偏過頭去問道：「小姐，能够請教你的芳名麽？」

「這不是在酒會上，不必來這套。」

「我們以後合作的機會還很多！是不是？」洪英豪鍥而不捨地道：「那麽，你就該見告芳名才是，而且，你對我瞭若指掌，我對你却一無所知，這好像也不太公平啊！」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車子巳駛到森林的出口處，突聽那女郎大叫一聲：「將身子伏下去！」

這次洪英豪不再猶豫，很快地伏下了身子，只聽得一陣擋風玻璃的破碎聲響起，彈丸挾着熱風在他頭頂呼嘯而過。

洪英豪此刻感覺得到，車子的時速最少在一百二十里以上，那駕車女郎也同樣爲了躲避槍彈而佝僂着身子，但願她的駕車技術眞的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否則不看路面高速飛車，勢必要翻車不可。

只不過眨眼之間，狙擊者的槍彈已經不再具有威脅力量，那女郎一鬆油門，長長地吁了口氣。

由於方才車子飛馳時的傾斜作用，洪英豪的上身伏在那女郎的雙腿之上，他的一隻手也本能地抱住了她的腿，雖然車速漸緩，而且又已經脫離了對方槍彈的射程，他却沒有立刻恢復原來坐姿的打算，並非他貪戀那一雙誘人的大腿，而是他發現對方的大腿上竟然帶了槍套。

「起來吧！」女郎彈動着雙腿，輕笑着道：「你不大像個槍手，却像一個色迷迷的調情聖手。」

洪英豪輕佻地笑着道：「有人說會玩槍又會調情的男人才配稱爲好槍手！」

「算了，」她極爲不屑地冷哼了一聲：「你的機警性太差，方才若不是我發現森林出口處有狙擊手埋伏，我們兩人都完蛋了。」

洪英豪神色一怔，銳利的目光向四下一掃，低聲的問道：「火玫瑰還有甚麽花招？」

「今天的狙擊行動恐怕是到此爲止了，到加油站還有三里，進入市區還有九里，她還不至於敢過份胆大妄爲。」

「那麽，我現在可以請敎你的芳名了吧？」

「叫我雷夢娜！」

「這名字好美。」

「別以爲你是詩人，少說這些動聽的辭令！」

「嗯，說正經的，你爲什麽帮我？」

「至少我們目前的目的相同。」

「噢？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雷夢娜白了他一眼，語氣冷冷地道：「別裝傻，你要找火玫瑰，我也是要找她，豈不是目的相同？對我來說，你是一個好帮手，然而對你來說，我這個帮手也不弱呢！」

「的確不弱！我能够問問你爲甚麽要找火玫瑰嗎？」

「告訴你也不妨！」雷夢娜說到這裏，微微頓了一下，然後又道：「聽說過唐天民這個人嗎？」

「唐天民？」洪英豪喃喃地唸着，想了許久，才搖搖頭道：「沒有聽說過，他和火玫瑰……」

「小洪！」雷夢娜親暱地稱呼他，好像是多年老友一般，「你眞是沒有見過世面，唐天民年輕、英俊，是東南亞地區有名的職業賭徒，想不到你竟然沒有聽說過。眞敎人洩氣。」

「你此刻提起他又有甚麽作用呢？」

「他是我情人，」雷夢娜說來毫無半點忸怩之色。

「嗯，他年輕、英俊、你貌美！性感，搭配不壞。」

「可是，他死了！」

「啊？是死在火玫瑰的手下嗎？」

「這只是我的猜想。」雷夢娜的語氣略帶憂傷。「天民這次到星洲來就是以『海濱俱樂部』的賭場爲目標，他來的時候我在曼谷，誰知道我來此之後，天民竟然無緣無故地失蹤了！」

洪英豪沉吟着問道：「夏玫有殺害唐天民的理由嗎？」

「職業賭徒進賭場對夏玫有害無利，她自然不願眼睜睜地看着天民將她從別人那裏刮來的錢贏走呀！」

「嗯！你的猜想倒很可能接近事實，怎麽？打算爲你的情人報仇？」

雷夢娜點點頭，語氣狠狠地道：「當然，不過我得先查出證據來，可不能胡亂殺人。」

「殺人？」洪英豪語氣透着驚疑，內心也是大吃一驚：「雷小姐！這樣說來，我們的目的並不相同啊！」

「至少目前相同的，對不對？」

「嗯！我承認你說的話，」洪英豪說到這裏突然轉換了語氣：「雷小姐，既然爲了共同需要而合作，彼此就該開誠佈公，我要請問一件事，你怎麽知道我的眞名？又怎樣知道……」

雷夢娜笑着接口道：「小洪！別那麽緊張，我在H埠和塞城聽說過你的大名，也見過你的面，所以你下午一走進『希爾頓』飯店我就將你認出來了，不過，你找夏玫到底是爲了甚麽，說句老實話，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麽，你怎麽知道她要殺我？又怎麽知道那兩萬元美金的事呢？」

雷夢娜輕笑着道：「那算是你的運氣好！」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湊巧當你進入賭場時，湊巧我也在那兒，」雷夢娜從容地敍述：「侍候你的女酒保和那個酒保領班看你的眼色不同，因此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接着，另外兩個槍手將你挾持着離去，我就知道你惹下痲煩了！」

「雷小姐……」

「別打岔！」雷夢娜緊接着說下去，「夏玫從不在俱樂部殺人，她總是將對方客客氣氣地送出俱樂部以後，再在途中去謀害對方，小洪，我對她的底細摸得很清楚，不然我也不用談替唐天民復仇了！」

「可是，那二萬元美金的事……」

雷夢娜很快地搶着回答：「我冒險潛到夏玫那邊辦公室的門外，偷聽到你們最後那幾句談話，所以知道了一星半點。」

「嗨！你的行爲的確太冒險了。」

「別扯這些了！」雷夢娜顯得很正經地問道：「你找她是爲了甚麽事，看樣子她好像有理虧之處哩！」

洪英豪並未立即回答，顯然在躊躇。

「小洪！」雷夢娜以埋怨的口吻道：「這就不公平了，我找夏玫的原因你已經知道了，那麽你也該將你要找夏玫的原因告訴我呀！」

洪英豪在一瞬之間已有了决定，面對夏玫雄厚的實力，他的確也需要一個帮手，而且以後自己已不便公然前往「海濱俱樂部」，雷夢娜雖然駕車助他逃走，總還沒有公然露面，她的用處還很多，因此他轉過頭去問道：「雷夢娜，你眞有誠意與我合作嗎？」

「唔，」雷夢娜應了一聲。

「那麽我就告訴你吧，」洪英豪吁了一口氣，才接着說下去：「一個越南商人

在夏玫所主持的賭場裏被騙走了三十五萬元美金……」

雷夢娜接口道：「這話可得說清楚，到底是他輸掉的？還是……」

「輸掉的，」洪英豪又將話接過來，「但是那越南商人認爲賭場作弊，所以委托我朋友……」

「我知道，你的朋友姓方，H埠的私家偵探，別人委托他，他再找你帮忙，是不是？」

「嗨！你知道得不少嘛！」

「小洪！委托人付出多少酬勞？」

「美金二萬元。」

雷夢娜搖搖頭道：「太不值得……」

「你聽我說呀，委托人付出來的二萬元美金只是車馬費，如果抓到賭場作弊的證據，委托人再加美金二萬，如果能索回他輸去的那三十五萬元美金，他願意提出一半來酬勞我們。」

雷夢娜仍大搖其頭說道：「還是不值得……」

洪英豪很快地接口說：「雷小姐，這不是數字問題，而是公理與正義的問題，作一個私家偵探自然也是爲了圖利，却也肩負着辯寃誣白，警奸察宄的責任，對那個越南商人的委托，我們無理由加以峻拒的。」

「哈哈！」雷夢娜大叫起來，「理由眞够偉大堂皇的，我看這個問題還是暫停辯論吧！」

說到這裏，車子嘎然停住。

洪英豪這才發現車子停在「皇家酒店」的門口，按照常情雷夢娜應該先送他回「希爾頓酒店」才對。她雖然是個該受男士尊敬的女士，然而她却是車子的主人，洪英豪微微一楞，然後輕聲問道：「妳住在這兒？」

「嗯！」雷夢娜緩緩地點着頭，面上浮現出一股詭譎的神色。

洪英豪打開車門說：「那麽再見了，我可以坐計程車囘旅店去。」

雷夢娜低聲叫住他：「小洪，你今晚也得住在這兒。」

「噢！」洪英豪不禁轉過頭來，凝望着她，這才發現她臉上那團詭譎神色，「爲什麽？」

雷夢娜神情凝重地說：「夏玫既然將你的來龍去脈弄得一清二楚，那麽就一定也知道你住在『希爾頓』，方才在途中兩次截殺未果，她必然要對你作進一步追擊，你如囘去，豈不是自投死路麽？」

這話的確有道理，然而洪英豪也滋生了疑問，沉聲道：「雷小姐，有一件事我該提醒妳，雖然夏玫的部下沒有認清楚妳的人，却認清楚了妳的車子，他們根據車牌號碼及車身顏色、欵式、廠牌，依然可以找到這兒來，這兒也並不安全啊！」

雷夢娜輕笑道：「小洪！別將我看成不懂事的黃毛小丫頭，現在下車吧！」

在洪英豪的心目中，雷夢娜的出現是有些神奇性的，他又是個生性好奇的人，而且目前他也處在極端不利的情勢中，因此也就毫不攷慮地和她下了車，雷夢娜大模大樣地吩咐酒店的門衛說：「將車子開到停車場去，再打電話叫修車廠派人來換裝擋風玻璃。」

門衛喏喏應是。

在走進「皇家酒店」時，洪英豪低聲說：「雷小姐，如果我是妳，就會吩咐修車廠將車子開去修理，正好轉移夏玫的注意目標。」

「小洪，偏偏我不是你呀！」

二人進了「皇家酒店」，雷夢娜却挽着洪英豪往餐廳走去。

洪英豪不免詫異地問道：「雷小姐，妳難道沒有吃晚餐嗎？」

雷夢娜嬌笑着說：「喝一杯，慶祝我們的合作，小洪，你最好放輕鬆點。」

洪英豪聳了聳肩頭，保持緘默，再說下去，會被對方看成胆小鬼。

進入餐廳後，雷安娜却又沒有入座的打算，挽着洪英豪一直走到最深處的側門，走出餐廳之外。

洪英豪此刻巳不再多問了，而且他也不必去懷疑對方！若說雷夢娜有意加害他，那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

餐廳的側門外是一條僻靜的小巷！雷夢娜也不解說理由，挽着他低首疾走，其間穿過無數的岔巷，來到一幢雅潔的「星島賓館」。二人一進門，侍者立刻遞給雷夢娜一枚房門的鑰匙。

洪英豪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雷夢娜玩了一手，「金蟬脫殼」花樣，看來她眞是一個不簡單的角色。

開門進了一間寧靜的套房，雷夢娜將身體抛進富有彈性的床上，嬌笑着問道：「小洪，這裏不錯吧！」

的確不錯，房間雖不够寛敞，却典雅巳極，最大的優點是聽不到一點煩人的市聲，冰箱、酒櫃……吃喝應用之物一概不缺，若是一對新婚夫婦到這兒來渡蜜月，眞是太理想了。

洪英豪想到蜜月，心裏不禁一動，輕聲問道：「雷小姐，妳仍要囘『皇家酒店』嗎？」

雷夢娜從床上跳了起來，在屋子裏轉了一個圈，透露出狡黠的神情說道：「這裏才是我眞正的臨時香閨，『皇家酒店』訂的套房只不過是一個幌子而巳，你懂不懂？」

「唔！那麽我也住在這裏嗎？」

「那還用問嗎？」雷夢娜說得理直氣壯，毫不忸怩。「而且從現在起，你得呼叫我的名字。」

洪英豪很樂意有雷夢娜這樣一個美艷又性感的臨時伴侶，但他得先一步摸清楚對方的意圖。因此，他雙手環抱胸前，笑瞇瞇地說：「夢娜！妳既然對我的過去巳瞭解得不少，似乎應該知道我不是一個規規矩矩的男人，將我留在妳床上……」

雷夢娜一擺手，連聲嬌笑着說：「得了吧！你又將我當黃毛小丫頭了。」

「夢娜！當妳說出來星洲的目的是爲唐天民復仇時，我曾判斷妳是一個用情很專的女人，想不到我竟然判斷錯了！」

「你一點也沒有錯，我有很多異性朋友，但却只有唐天民一個是情人。『情』字與『性』字我一向是分開來的。」

「那也就是說——妳是將靈和慾分開來享受的。」

「不錯！」雷夢娜毫不羞怯地點着頭。「而且我們將要合作一件既危險而又艱

鉅的工作，所以應該先一步在這方面進行合作。一方面使我們得到信賴；另一方面則可使我們因這層關係而能相互樂趣。」

「哈哈！夢娜！」洪英豪走過去摟住了她。「感謝上帝在這兒爲我準備下一個開明的女伴。」

「也許上帝是偏向我這一邊的哩！」

這寧靜的套房中洋溢着放蕩的笑聲，洪英豪抱着她在床邊打了一個轉，然後雙雙進入了浴室。

二十分鐘後，這一對同時在目光中透露出情慾渴求的男女，巳經相擁着躺在那張富有彈性的床上了。

洪英豪接觸過各種型態的女人，一眼就看出雷夢娜是個熱中於情慾生活者。這種女人由於縱慾的關係，多半使胴體鬆弛，膚色黯然無光；然而雷夢娜放縱的結果，却反而使她原本就具有強烈挑逗性的胴體更加顯得嫵媚而誘人。

她的乳暈仍是淺紫的色澤；那應該是處子獨有的光輝，出現在雷夢娜身上，簡直是奇蹟，她的兩肩俏圓，腹部緊密而無一點兒過多的脂肪，手臂和雙腿都修長而圓潤，象牙色的皮膚在幽暗的燈光照射下，反映出一層金黃色的浮光。

她的右臂半曲，手掌托着頭部，左腿很自然地曲起，隱蔽了女人不該暴露的邪惡部位，柔和的綫條有出自畫家筆下的美感，她的雙眼熾熱，而整個身軀却靜得像是一座石膏像。

洪英豪以一種鑑賞家的心情矚視着面前這個上帝的傑作，他的一隻右掌原來打算從她的肩部開始一連串熟練而又富有挑逗性的愛撫，然而此刻却停留在她的肩頭上無力向下滑動。

「夢娜！妳眞美！」洪英豪由衷地發出喃喃讚語。

雷夢娜的雙眼像流星劃過天際似地閃亮了一下，聲如夢囈地說：「小洪！我接觸過不少男人，以這種眼光凝視我的裸體，並讚美我的，你是第二個人。」

「第一個是誰？」

「唐天民！」

「難怪妳要視他爲情人了！」

雷夢娜語氣黯然地說：「可惜他更重視撲克牌上的皇后。」

「他是傻子！」

「小洪！」雷夢娜投進他的懷裏，以火熱的嘴唇壓在他的胸膛上，語音不清地說：「請原諒我時時將你當作他的代用品，我一時之間是無法對他忘情的。」

這話乍聽起來似乎對洪英豪是一種侮辱，然而洪英豪却絲毫不介意，如果對方不說出來，他一點也不知情，由於對方坦白說出，更可看出她的赤誠，也就可毫不猶豫地對她加以信賴了。

他不再說話，只是以動作代替言語。

雷夢娜渾身像是貯滿了燃料，經過洪英豪的手指引發後立即熾熱地燃燒起來。

自然，洪英豪也是被捲在火燄之內。

× × ×

女人身上的假玩藝兒多得不勝枚擧，像襯底胸罩，束腹封腰，提昇臀部的彈性內褲等等，當她們盛裝華服，婷婷玉立時，顯得惹火巳極，然而當她們一旦解除「武裝」，就顯得乳癟腹腫，原形畢露了。

自然夏玫不會那樣差勁，盛裝華服時她是一個尤物；當她此刻襦衫盡解，玉體橫陳時仍然是一個惹火尤物。

不過，她的軀體上却明顯地暴露出縱慾所留下的痕迹：乳部碩大而不够堅挺；深褐色的乳暈毫無美感可言，腰部和腹部脂肪稍嫌過多，兩腿也略見鬆弛，這大概就是她在心情不愉快的時候仍然不忘記「健美按摩」的原因吧！

兩個穿着「比基尼」的健美女郎在爲她輕柔地按摩。一個以纖巧的手指在揉捺她的面部；另一個則在爲她的軀體按摩。

這時，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走了進來，看她的打扮像是一個女侍，從神色上看去她顯然有極重要的事要報告她的女主人，然而她却站在床旁靜靜地不出一聲，可見得夏玫的「健美按摩」是不容打擾的。

約莫過了十分鐘，那兩個按摩女郎才停下手。

夏玫一睜眼睛，就看見了站在床邊的女侍，立刻冷冷地問：「阿翠！有什麽事情？」

名叫阿翠的女侍囘答說：「小趙囘來了，他急着要進來見妳。」

夏玫朝那兩個按摩女郎一翻眼。「好了嗎？」

「好了！」

夏玫先揮手示意她們退去，然後才向阿翠說：「去叫趙飛龍到這裏來吧！」

「是！」阿翠恭敬地應着。眼光向夏玫那渾身赤裸的軀體一瞟，拉過一條浴巾蓋在夏玫赤裸的身上，這才走了出去。

那條浴巾實在太小，只是勉強蓋住了小腹，却聽任胸域坦露在外，不過從神情上看，夏玫顯然毫不在乎，若不是阿翠多事，她也許連小腹也不會加以掩遮的，赤裸對她也許有炫耀的滿足。

名叫趙飛龍的人倒是名實相符的，生得一副濃眉大眼以及魁梧的身裁，渾身透發出慓悍的勁道。

夏玫半裸的胴體並未使他眼花撩亂，或者由於他此刻心情緊張而無暇顧及了。

「老闆娘！」趙飛龍一進門就慌慌張張地叫了一聲。

不過，他要說的話還沒有出口，夏玫就向他勾動手指，媚聲地說：「小趙！先過來。」

趙飛龍自然明白她的意思，走過去半跪在床邊，熱烈地去吻她，同時兩手也按上裝置在深褐色乳暈中的「情慾電鈕」。

夏玫扭動着軀體，浴巾滑落了。趙飛龍感到了她的需要，嘴唇溜到了她的項間，兩手也開始向下遊動。

夏玫眞是個懂得自制的女人，在這種情況緊急的時候，兩手用力地將趙飛龍推開了。面色正經地說：「小趙！先提出你的報告吧！」

趙飛龍站起來退後了幾步，皺緊了眉頭說：「老闆娘！事情好像有點不妙！」

夏玫雙眉一挑，緊繃着臉，沉聲道：「一口氣說下去。」

趙飛龍站直了身子，壓低了聲音說：「我們在『皇家酒店』門口找到了那輛綠色的跑車，修車廠正在派工人換裝被子彈擊穿的擋風玻璃，後來向酒店查問，那部

車子是由酒店代一個名叫雷夢娜的女客人租的，她住在酒店的三樓三〇一套房，而且酒店的人還告訴我，約莫九點半鐘的時候看見那個女客人偕同一個年輕英俊的男人一齊回酒店……」

「那有什麼不妙？」

「老闆娘！妳聽我說完……三〇一套房是有陽台的。我打聽確實後，立刻帶了兩個人從太平梯摸上去爬進了陽台，毫不費事地就弄開了落地長窗，但是房間裏面却是空的。」

「噢！」夏玫坐了起來，自然毛巾也滑落了，不過，這時他們兩人都不會加以注意了。

趙飛龍又接着說：「我再向三樓的服務生領班一打聽，才知道他們根本就沒有回房。」

「那麼，他們一定是從前門而進，又從後門溜走了囉？」

「一定是的。」

「現在豈不是無法控制他們二人的行踪了？」

「是呀！」

奇怪的是夏玫竟然毫無怒容，沉吟了一陣，又向趙飛龍勾動了手指，輕聲說：「過來！」

趙飛龍馴服地走了過去，不幸當他湊上面孔，所得到的不是誘人紅唇，而是「劈劈啪啪」一連好幾個重重的耳光。打得趙飛龍眼冒金星，七葷八素，却又絲毫不敢閃躲，只得咬緊了牙齦硬挺。

夏玫打得雙手發軟，才停下了手，怒目圓睜地嘶吼着：「小趙！你說你該不該挨打？」

「該！該！」這個慓悍的男人，在夏玫面前竟然成了一個貓爪下的老鼠，軟弱而又可憐。

夏玫雙手叉腰地站了起來，當她挺立時，身段仍是凸凹分明而又極具誘惑力的，然而此刻却顯得毫無魅力了，至少趙飛龍的感覺是如此。

她一根手指戳在趙飛龍的鼻尖上，氣喘喘地說：「小趙！你不但該打，簡直就該殺！『蘭原森林』狙擊失敗，就該窮追不捨，怎能放他們逃走？」

「老闆娘！當時實在沒有想到……」

「混賬！事先就應該假設各種情況，作好應變的防備。」

「是！是！下次一定注意！」

「下次？那個姓洪的神槍立刻就會擊穿你的腦袋，你還想有下次？」

「老闆娘！妳別生氣！我聽人說，發怒最容易使面孔增加皺紋，妳還是趕快指示現在該怎麼辦吧！」

趙飛龍這一着妙棋倒是發揮了作用，夏玫的神色果然緩和了許多。沉吟了一陣，才翻眼問道：「小趙！有沒有向酒店打聽過那個女客人是從那裏來的？」

「好像是曼谷。」

「曼谷？」

「不會錯。」

夏玫目露精銳的光芒，又低聲問道：「小趙！你說她的駕車技術非常高明，是嗎？」

「是的。」

「高明到什麼程度？」

「有職業賽車選手應有的水準。」

夏玫雙掌用力一擊，疾聲說：「我知道她的來路了。」

「老闆娘已經想到了？」

「唔！」夏玫緩緩地點着頭，語氣喃喃地說：「東南亞有數幾個女賽車選手之一，百發百中的高明女槍手，就是她！就是她……」

「她還是個職業女槍手？」

「嗯！她的槍法大概只有『神槍雙傑』還可以較量一下。」

「那麼，方才當我們狙擊時，她為什麼不開槍還擊呢？」

「那是因為她全神貫注駕駛汽車的關係。」

「她的名字就是叫雷夢娜嗎？」

夏玫搖搖頭說：「名字一時想不起來了，但是我的猜想却不會錯。」

趙飛龍以猶疑的口氣說：「老闆娘！我們並沒有開罪她呀！」

夏玫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哼！我說出來你就明白了，她是唐天民的情婦。」

「啊——」趙飛龍兩眼瞪得溜圓，顯示他的內心是異常吃驚的。「老闆娘！她和姓洪的湊在一起，不可忽視，這得趕快想辦法才行啊！」

夏玫突然又怒火上昇，指着趙飛龍氣喘喘的罵道：「都是你這混賬東西誤了我的大事，不然幹掉洪英豪的時候誤打誤撞地也幹掉她，那有多妙！」

趙飛龍低聲下氣地說：「老闆娘！妳現在就是殺了我也與事無補呀！快別生氣了！」

夏玫冷哼了一聲，然後又低首沉吟，良久，才問道：「有人記得那個女人的模樣嗎？」

「我查問過，都說沒有印象。」

「如果她再來的話，我們還無法將她認出來。由此可見她非常狡黠，姓洪的就是個傻小子，竟然還向我們申請一張會員證。不然，兩個人都是暗來暗往，那就更難對付了。」

趙飛龍走近一步，壓低了聲音說：「老闆娘！我看還是在唐天民身上打主意吧！也許……」

夏玫目光一亮，疾聲說：「對！你去吩咐一下，我穿好了衣服就去。」

趙飛龍看了看腕錶，嬉皮笑臉地說：「現在正是午夜零時，我們該辦那件事情的時候已經到了，我看夜深點再去和唐天民談判吧！」

夏玫的臉上也浮現了嫵媚之色，一挺腰肢，擺出一個邪惡的姿態，浪聲浪氣地笑着說：「怎麼？熬不住啦？」

趙飛龍諂媚的功力也眞到了家，雙膝落地，將夏玫攔腰抱住。面頰不停地在她小腹處摩挲着，邪裏邪氣地道：「像老闆娘這身性感胴體，八十歲的老頭兒見了也會動心啊！何況我又是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呢！」

夏玫扭着他的耳朵，嬌笑着說：「小趙！起來吧！磨得人家癢癢地怪難受。別以為我放過你了，辦了正事回來你得加倍賣力，因為你今晚犯了錯，得好好地罰你一頓。」

趙飛龍討好地說：「甘心情願領罰，我小趙吃妳的飯，每一分精力都該用在妳身上才對，否則怎麼對得起妳呢？」

夏玫很開心地笑了，她搖擺着裸露的胴體走過去，將身子緊緊地貼住趙飛龍，抬手撫摸着他的面頰，輕聲問道：「小趙！痛不痛？」

趙飛龍笑着道：「說不痛就是假話，痛倒是痛，不過却痛得心甘情願，誰教我做錯了事情惹妳生氣哩！」

夏玫噘起紅唇在他面頰上連連親了幾下，嬌聲說：「小趙，你眞討人喜歡。尤其是在床上的時候眞是令我滿意到極點，可是你在做別的事情時總是會犯錯出毛病，眞是不給我爭氣，好了！下次再也不這樣重重地打你了，其實我也怪心痛的。」

「只要你能消氣，多打幾下又有什麼關係！」

「好啦！」夏玫顯得心滿意足地推開了他。「你這張嘴巴就是會說討人喜歡的話，快去吧！我隨後就來。」

趙飛龍連蹦帶跳地向外跑去，他外表像一個男人，實際上却是夏玫這個玩火魔姬所豢養的一頭小哈巴狗，女主人只不過賞了他一塊肉骨頭，他已經就歡天喜地的情不自禁了。

× × ×

雷夢娜說她的情人唐天民年輕而又英俊，一點也沒有吹牛。他身裁魁梧，眉清目秀，不但顯得儀表堂堂，在眉宇間又顯露了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自然，笨蛋絕不可能成為一個高明的職業賭徒。

然而，唐天民此刻却顯得異常疲憊。在強烈的燈光照射之下，益發顯得臉色蒼白，神情不振。

在他的兩旁，環伺着兩名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漢，趙飛龍站在他的斜對面，上衣敞開，露出脅下的槍套，顯然是存心向唐天民擺出一副威脅的姿態。不多一會兒，夏玫進來了，她是一個玩火的魔姬，因而對火紅的顏色也有偏好，她此刻穿着一襲火紅色的絲絨睡袍，V字型的領口處露出眩人的乳溝，似乎存心要讓唐天民去評判一下她和雷夢娜的胸域尺碼是誰佔先。

她目光冷冷地向唐天民一瞟，然後向趙飛龍揮揮手說：「小趙！給他一張椅子坐！」

這是一間空曠的屋子，原本只為夏玫預備了一張沙發靠椅。她一下命令，趙飛龍少不得要去跑一趟。

待唐天民坐下後，夏玫這才冷冷地問道：「姓唐的！你到這兒已經九天了，有何感想？」

唐天民有氣無力地搖搖頭說：「妳做事情不按江湖規矩，我還有什麼話說？」

夏玫兩眼一翻，沉聲說道：「什麼叫規矩？這裏的規矩是我訂出來的。你是一個聞名東南亞的職業賭徒，來到我的賭場還會有什麼好心眼？不砍斷你的兩隻手已經是客氣的了。你不要不識好歹，自找死路！」

唐天民不愧是個見過場面的人，面上雖有疲態，却無懼色。瞪大了兩隻眼睛，語氣冷冷地說：「夏玫小姐！凡事都得講道理，我一進場就被你認出來了，妳大不了請我滾蛋，你却動槍綁人，這未免太過份了吧？」

夏玫冷笑了一聲。「嘿嘿！你說得眞動聽！如果我火玫瑰有眼無珠，認不出你來，豈不是要被你弄走一大票？」

「話不能那麼說，我即使玩弄手法在妳賭場裏大大地贏一票，妳如果抓不着我的毛病，也只有眼睜睜看我帶着滿口袋的鈔票走路。現在我連賭桌都沒有上，妳就動槍綁人，妳跑遍天底下也說不過去。」

夏玫雙眉一挑，冷笑連連地說：「玫瑰有刺扎人，而我却是一朵火玫瑰，不但扎人，還能灼人。一句話，你明明知道我這朵火玫瑰不好惹，却偏偏找上門來，這證明你是有心向我挑戰，自然不能輕易放過你。」唐天民顯得好整以暇地問道：「那麼該怎麼辦呢？」

夏玫瑰語氣森冷地說：「還是那句老話。我認不出你，算你走運；既然被我認出來了，那就該自認倒楣。這一個月正是賭場的旺月，外來的豪客不少，像你這種玩『撲克』的好手還眞不好找！老老實實地給我幹一個月，三七拆賬，我虧待不了你。」

唐天民毫不考慮地搖着頭說：「別說三七拆賬，就是五五開，我也不會答應，妳該想想我的名號，我若答應妳，以後我怎麼混？」

夏玫臉色一沉，叱道：「你想死？」

唐天民不禁一楞，喃喃地說：「你敢殺人？」

「哼！」夏玫冷笑一聲。「唐天民！你是聰明人，想想看，我準備以職業郎中去對付那些上門的豪客，這可以說是極端重要的秘密，我能放你出去洩漏我的秘密，使我家賭場無人敢進來嗎？」

「放心！我姓唐的懂江湖規矩，絕不洩漏妳的秘密，擋了妳的財路對我也毫無好處。」

「你說的也許是實話，但是我不會相信。」

「那就沒有辦法了。」

「有辦法！那就是殺你滅口。」

唐天民那張鎮靜的面孔，也不禁流露了驚駭的神色。他委實沒想到夏玫是如此陰狠的女人，但是看她的神情又絕對不是在虛聲恫嚇。佯裝低頭嗎？他又是個一向心高氣傲的人，更何況是向一個女人低頭。在唐天民面現驚色，瞠目沉吟之際，站在一旁的趙飛龍插口說：「姓唐的！你不要不知死活！像你這種郎中可說是車載斗量，老闆娘請你上枱是看得起你，如果你不願活着偏找死，那你就儘管搖頭吧！」

趙飛龍的話可將唐天民激怒了，他冷笑着說：「別說這種嚇唬小孩子的話！我唐天民被殺之後，自然有人找上門來，到時候你們就會後悔。」

「嘿嘿！」夏玫冷冷地笑着說：「我知道是誰，集體職業賽車選手與職業槍手雙份名號於一身的雷夢娜小姐，你的情婦，我該沒有說錯吧！」

唐天民神情大大地一楞，只在一瞬之後，他面上的疲態盡失，仰起頸子來振聲大笑。「哈哈……謝謝妳告訴我這個好消息，她既然已來到了星洲，妳就立刻放我出去！否則，嘿嘿……」

夏玫冷冷地接口說：「唐天民！你最

好不要太高興，雷夢娜小姐的確來了，不過她却鑽進了我的巧妙圈套，你死她也死，你活她也活，全憑你一句話。」唐天民霍地站了起來，但是環同在他身旁的大漢却飛快地將他架住了，他力圖掙扎，也掙不脫那四隻鐵臂。趙飛龍拔出了手槍，抵在唐天民的胸膛上，沉叱道：「你再動一動，我就殺你。」

在槍口的威脅下，唐天民果然沒有再動。

這樣反而使他冷靜下來，他深深瞭解雷夢娜是個極富機智而又狡黠的女人，一旦和自己斷却聯繫，必然會倍加警惕，怎會鑽進夏玫的圈套？分明是她故作聳人危言，自己差一點上了她的當。

想到這裏，緊張的心情不禁一鬆，冷笑着說：「火玫瑰！妳少大放厥辭，看起來妳對雷夢娜一無了解，她會進妳的圈套，那眞是天大的笑話！」

夏玫心中暗暗着急，而面上却絲毫不露神色。冷冷地問道：「你不信麽？」

「當然不信。」

「好！」夏玫用力地點着頭，故意在臉上加強流露了陰狠之色。「信不信由你，再給你一個小時的考慮時間，如果答應，就告訴門口的守衛，等到你見到你的情婦時，想低頭也來不及了！」

唐天民毫不示弱地道：「我唐天民等着瞧！」

夏玫站了起來，向趙飛龍一揮手說：「小趙！我們走！」

夏玫和趙飛龍回到她的臥房，緊緊地皺着眉頭：「小趙！這事有點棘手哩！」

趙飛龍想了一想，他提出了的意見：「想教唐天民低頭，那是不可能的事。只有趕快用遊艇將他帶到外海，沉屍海底。雷夢娜即使找上門來，死不認賬。她未必就能肯定唐天民是被我們殺了，留着他反而有痲煩！」

夏玫連連地搖頭說：「這樣不行！」

「那……」

「面對洪英豪和雷夢娜的聯合挑戰，唐天民活着對我們有用。」

「他不肯合作呀！」

「哼！」夏玫冷笑了一聲，在面上浮現了令人可怖的神色。「小趙，打電話請李醫生來。」

趙飛龍神色一懍，低聲的問道：「準備叫李醫生用他發明的藥劑給唐天民注射麽？」

「嗯！只有這個辦法。」

「老闆娘！」趙飛龍神色凝重地說：「我和李醫生談過，唐天民注射那種藥劑之後，固然可以聽我們的指揮。但是他的雙手却會不時發生痙攣。想想看，一個賭徒的雙手有了毛病還有什麽作用？」

「那也沒有辦法。」

「老闆娘！李醫生說過，他正在加緊研究，短時間他一定可以克服這種困難，如果我們再等一兩天……」

「不能再等了！」

「像唐天民這種好手，好不容易能夠改變他的意志要他聽我們的指揮，却又毀了他的雙手，這不是太可惜了嗎？」

夏玫皺着眉頭道：「話是不錯，但等下去也可能發生更嚴重的後果。試想，唐天民下落不明，雷夢娜一定急着追查，那兩支槍可不太好對付啊！」趙飛龍喃喃地說：「這倒是該考慮的。」

「唐天民在注射之後，一定會很馴服，當他和我同時出現了，雷夢娜一定摸不清楚情況，她也就不敢妄動，到時我們就可輕而易舉地制住她，利用她又可制住姓洪的，解決了一個大痲煩，也值得的。」

「對！只要李醫生將那種藥劑改進完善後，我們儘可以從容在其他高明的賭徒身上動腦筋。」

夏玫揮揮手說：「那就快去吧！」

「是！」趙飛龍掉頭就往外跑。

夏玫却又叫住了他：「小趙！」趙飛龍停下脚步，必敬必恭地問道：「老闆娘還有什麽吩咐？」

「看着李醫生注射完畢後立刻就到我這裏來。可別誤了那樁事，否則我明天一整天都提不起精神來。」趙飛龍眉飛色舞地說：「我也是一樣的啊！」

趙飛龍離去後，夏玫抬着腕錶時，凌晨一時，大概一個小時後她所企盼的那件事就可以進行了。她寬去睡袍，躺上了床，今天她已經透支過多的精力，在趙飛龍未來前，她該好好地休息一番。

× × ×

凌晨一時，洪英豪和雷夢娜已然經過兩個纏綿的高潮，雷夢娜懶慵地依偎在洪英豪的臂彎裏，喃喃地說：「小洪！你是一個很出色的男人，將你代替唐天民，那好像對你太不公平了。」

洪英豪一隻手輕撫着她那長而黑的秀髮，柔聲說：「別說這些，而且我也不期待這些。夢娜！只要妳愉快，我也就同樣愉快。說起來該是對唐天民不公平。」「不！」她睜開眼睛凝視他，語氣緩緩地說：「唐天民知道我除了他之外，還有許許多多別的男人，並非他不愛我，而是他更愛賭博，一年當中，我們在一起不會超過三個月，自然他就不會約束我了。」

「你們的感情很微妙！」

「的確，他愛我，但又不能爲我放棄賭徒生涯；我也愛他，却又不願放棄兩性間享受。」

「這大概就是七十年代青年男女對情感看法的通病吧！」

「別說教了！」說到這裏，雷夢娜仰起了臉，「幾點了？」

洪英豪看着腕錶，回答說：「一點十分。我們似乎該停止談話了，這家賓館眞夠寧靜的，我們又太累，一定會酣睡至明天中午。」

「不！」雷夢娜一面說一面離開了他的懷抱。「我還要出去一趟，你一個人享受這兒的寧靜吧！」

「怎麽！還有約會？」雷夢娜沒有回答他，默默地穿上衣服，又仔細地檢查她的槍枝，方才在床上的滿面春風都消失凈盡了。洪英豪問道：「夢娜！是要去海濱俱樂部？」

「嗯！」她漫應着。一面對鏡整裝。

「我陪你一起去。」

「不！我一個人去。」

「那樣太危險了。」

雷夢娜似笑非笑地說：「小洪！你說這種話太不公平了啊！你方才享用了唐天民情人的肉體，難道你一點也不爲他着想嗎？」

「啊——」洪英豪的神色僵住了，喃喃地說：「我抱歉，不過我的本意却不是如同妳的說法。」

「好啦！」雷夢娜笑着走到床邊拍拍他的面頰，將他的身體推着躺下去。「我是和你說着玩的，可別當眞，我有把握使火玫瑰以及他的手下都認我不出，你若一起去，反而不妙了！」

「那……妳就小心一點吧！」

「小洪！我想說一句話，你可不准生氣。」

「妳說吧！」

「有機會眞想和你們『神槍雙傑』較量一下，我是個聞名東南亞的職業槍手哩！可別小着我。」

洪英豪笑着說：「夢娜！我早就猜到了。女性用槍大都是二二口徑的小型槍枝，但妳却用的是點三八口徑的『航空曲』啊！不愧是玩槍的老手了！」

雷夢娜面上又浮現嬌媚的笑容，「如果你餓了，就打電話叫侍者送食物來，我在這裏是常客，你不必付賬，我大概三點鐘回來。小洪！到時候千萬別引誘我，你養足了精神，我却是不停地奔波，你即使壓垮了我，也不是什麽光榮的事。」

「夢娜！妳竟然還想到這種事，足證妳是有恃無恐的，好啦！快去快回，祝妳順風！」

「拜拜！」雷夢娜神情愉快地向他告別，臨到門口時，還揚手甩給他一個引人遐思的飛吻。

洪英豪委實感到有些腹飢，他穿上了長褲、襯衫，拿起電話，叫侍者給他一份「午夜快餐」來。

電話才放下了一分鐘，就响起了敲門的聲。眞快！洪英豪隨口叫了一聲：「進來！」

雷夢娜方才離去後，他並沒有落下房門鎖鍵，一推就開，然而進來的，却不是送食物的侍者，而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年輕女郎，她約莫二十四、五歲，眉目清秀之中透着精明練達，並沒有時下流行性感的胴體，但是纖纖有緻，惹人注目。這個陌生女郎的出現，使洪英豪暗暗吃了一驚，本能地，向着披掛在沙發椅背上的西服上衣瞥了一眼，他的槍套就隱匿在上衣的內層。

陌生女郎以背部抵靠着房門，目光凝視着洪英豪，語氣沉靜地說：「洪先生！不必緊張，我保證是純友好的訪問。」

對方叫出了洪英豪的姓，這使得洪英豪更爲吃驚了，不禁疾聲地問道：「妳是誰？」

態度顯得極爲神秘的陌生女郎搖搖頭說：「請不必問，這一次友好訪問只有三分鐘的時間，而且需要說的話太多，同時請相信我的善意。」

「妳要說什麽？」

「遠離雷夢娜。」

「請說出理由。」

「不必問理由。你的身份，你的職責，都不適宜和她在一起，你是明白人，應該相信我的話。」

洪英豪目光盯在對方臉上，冷冷地說：「小姐！我如何能相信妳？妳不肯見告姓名、身份、態度又是如此神秘，我怎能肯定妳是有善意的呢？」

「要怎樣才能使你相信？」

「讓我了解妳。」

「我了解你難道還不夠麽？夏玫不是個好對付的女人，雷夢娜又有她自己的企圖……」

「她的企圖只是爲了救她的……朋友。」洪英豪覺得「情夫」二字不雅，臨時又改了口。

「你怎可對她的話完全加以信賴？」

「不信任她，難道叫我信任你？」

「洪先生！我是爲你好。」

「那麽就請妳透露妳的身份吧！雷夢娜至少讓我瞭解了她許多，而且……」

神秘女郎冷冷地接口說：「而且，她還和你同床共枕過，建立了良好的關係。請問洪先生，是一個將兩性關係看得極爲隨便的女人值得信任呢？還是……？」

洪英豪連連地搖着手說：「小姐！請別說下去，我同意妳的說法，不過，我也有我的見解，雷夢娜對我一無隱瞞，而妳却對我諱莫如深，請問，是她可以信賴？還是妳可以信賴？」

那神秘女郎竟然一時語塞，答不上話來。良久，才吁了一口長氣，緩慢地說：「洪先生！你不但槍法好，而且辯才也不錯，我似乎該提醒你，你肩負的責任不算小，自然你沒有必要一定去完成你來星洲的任務，然而以你的性格來說，你必然會毫不考慮地勇往直前。目前你和火玫瑰已成了尖銳的局面，如果和雷夢娜在一起，局勢將更複雜，你不但無法完成你的任務，甚至還有殞命之危，洪先生！我絕不是故作聳人危言，你不妨仔細想想。」

洪英豪不禁楞住了，對方不但說了他來星洲的目的，甚至還摸清楚了他的性格，直教他有些猜不透那陌生女郎的來路。怔神許久，他才點點頭說：「小姐！妳的話或許是對的。來，請坐！我們似乎該作一番長談。」

神秘女郎搖搖頭說：「不行！時間已到，雷夢娜在這裏很熟，我不希望被送食物的侍者闖到，那也許會給你找痲煩。」

「妳知道我叫侍者送食物？」

「我還親眼看見雷夢娜乘車離去。」

洪英豪聳聳肩頭說：「妳好像是個女警探！」

神秘女郎微笑着說道：「警探對無故持槍械的人會不客氣。你固然持有『星洲反黑總部』的許可公文，而雷夢娜却不同了。」

洪英豪內心異常吃驚，那張許可公文是透過H埠警方的關係辦妥的。爲了保密，並沒有向此地的警方說明持槍入境的理由，而這個神秘女郎却完全清楚，怎不令他大吃一驚呢？

他很快地下了决定，低聲說：「小姐！希望妳能約個時間、地點，我們該作一番長談的。」

「有誠意嗎？」

「不但有誠意，而且有需要。」

神秘女郎似笑非笑地指着被褥狼藉的床上說：「但願不是那種需要。」

（未完・一）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繼承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張雪兒、黎柏剛三人商量着石家的案件，認爲石老太處境危險，黎柏剛決定到石老太家，提醒石老太注意安全，石老太雖有隱憂，但却故作鎭定……游天虹與張雪兒摸黑來到一間律師辦公室，當他們來到時，發現早已有兩人在室內，他們正在企圖打開保險箱，但始終打不開，游天虹、張雪兒忽然出現，使他們措手不及，兩人均被游、張所制服，原來這兩人其一是石奇，另外是律師樓的老許，他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得馴服地把一切說出，原來石桂河的遺書並沒簽名，石奇是想找出遺書，從中做手脚，不幸被游天虹撞破……

案情終結　母子判刑

「由此可以想像得到，幕後一定是有個人很害怕我們追查出其中眞相。」

「你以爲這個人是誰？」

張雪兒苦笑：「如果我知道，我和你還用猷在這兒鬼鬼祟祟的麼？」

「嗯——」游天虹忽然若有所思地說：「爲什麼我們不趁此機會，動手去試試開啓這保險箱？說不定一切秘密盡在其中呢！」

張雪兒也覺得游天虹言之有理，於是雙雙蹲到牆角去，準備試開那個由密碼鎖控制的保險箱。

想不到，就在這剎那間，外面突然有人入來。

起初游天虹和張雪兒也以爲是石奇回來了，豈料一支强光手電筒投射出來，隨即有人揚聲問道：「你們是什麼人？不准動！」

他們雙雙抬頭一看，竟然是二名穿上了制服的大厦警衛員。

毫無疑問，石奇出去時沒有關上外面的大門，所以眼前這二人只須放輕手脚，就可以悄悄地溜入來。等到張雪兒和游天虹覺得太大意時，似乎一切都太遲了。

兩支强光手電筒分別射住游天虹和張雪兒，令到他們都張不開雙眼來。

游天虹有些生氣地說：「不要這麼樣對待我們，好嗎？我們不是小偷，如果你們還不相信的話，可以把老許叫來，他自會證明我們的身份。」

「他媽的！你這渾蛋！」其中一名穿上警衛員制服的男子，惡騰騰地說：「你不要嚕囌，你是好人或壞人，老子一眼就可以看出來，哼！」

突然「卡察」一聲，一副手鐐其中一邊已扣住了游天虹的右手；游天虹立即掙扎，却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拳，拳頭迎面狂衝過來，游天虹冷不提防對方會動粗，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後一仰，差些兒昏了過去。

與此同時，那邊的張雪兒也心感不妙，正待避開刺眼的電筒光綫，說時遲那時快，一些硬物閃電似的擊向她的後腦，張雪兒頓覺眼前一黑，立即昏倒過去！

游天虹站穩了身子之後，勉强睜開了雙眼，發現那二名男子已迅速離開了這間辦公室。他立刻就想追出去，豈料只走了兩步，右手手

腕一陣劇痛，彷彿被人扯了回來似的，痛得他彎了腰。

原來那一副手鐐的另一邊，已扣在一座文件櫃的抽屜鐵環之上，與游天虹互相連在一起；剛才在十分混亂的情況底下，游天虹竟未發覺。

由於右手手腕被割痛，游天虹暫時不敢掙扎；在這剎那間，他却發覺張雪兒倒在地上動也不動的。不過，這仍然不是能令他心驚胆戰的。

就當游天虹隔着玻璃，望向外面辦公廳之際，竟然讓他看見剛才那二名「警衛人員」正手持一些液體，潑向辦公廳各處；與此同時，一股十分濃烈的電油氣味，迅速傳到了游天虹的嗅覺中。

游天虹就算是個大傻瓜，也可以想像得到這件事的前因和後果。

「前因」是指剛才二名「警衛人員」的眞正身份，他們分明是冒充的。然則，他們的背景又是怎麼樣的？

「後果」却不堪設想！假如游天虹不能及時掙脫扣住他手腕的手鐐，同時張雪兒又不可以及時醒過來的話，他們一定會雙雙被燒成焦炭。

果然，一團火光已在外面燃燒起了。

游天虹一邊呼喚着張雪兒，一邊則極力掙扎着。

但是，張雪兒依舊動也不動的，倒臥地上。她顯然已失却了知覺。

至於游天虹自己，他那隻右手的手腕雖然很痛，甚至已經皮破肉裂，鮮血淋漓，但他却想到在極短時間之內的可怕後果。所以他不斷用自己的左手去拉動那鋼櫃的抽屜，希望會有奇蹟出現。

但是，那鋼製的文件櫃高約六呎，闊有四呎，要扯動它，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那文件櫃不但鎖上了，還分明滿載着文件。

辦公桌上有電話，但游天虹却想到：即使致電報警，相信當警方和消防員趕到現場時，他們兩個人已經燒得變成了焦炭。

因此，游天虹沒有浪費時間去撥電話報警，反而伸手到辦公桌上去取過了一枚廻形夾——那是一種用幼鋼綫彎成的小小文件夾子。

游天虹以唯一可以利用的左手，將廻形夾放在咀裏，以牙齒將它扳直了少許。

假如此刻有人在場參觀的話，一定會有人詛咒游天虹是個瘋子，因爲目前的形勢正是「火燒到眼眉」，他到底還在玩什麼把戲呢？只有游天虹自己最明白：他本身是個開鎖能手，這小小一段扳直了的鋼綫，却可以及時帮助他脫險。然而眨眼之間，熊熊的火光已沿着外面辦公廳蔓延到這間房的門口來了。

一陣陣令人作悶的電油氣味，一股股濃烟撲鼻，都足以令人感到窒息。

游天虹雖然久歷江湖，但在這剎那間也顯得有點手忙脚亂；主要還是因爲張雪兒仍在昏迷中，要是只得他一個人處此險境，他反而會變得更爲冷靜。

還好他的開鎖技藝相當高明，終於也把手鐐弄開了。

現在游天虹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張雪兒救出去；至於這一場火，看來是無法撲滅，也來不及讓他逞英雄了。

游天虹把張雪兒揹住，一鼓作氣，衝出火場去。

這時候，一部升降機正在急促上升，也許這裏的管理人員已經發現了這裏發生火警。

游天虹想到他和張雪兒都是偷入來的，就急於朝住梯間走去！避免與大廈的管理人員碰頭。

至於石奇和那個老許，他們究竟去了何處？游天虹已無暇追究。

他揹住張雪兒，走下一層，改乘另一部升降機逃去。

× × ×

市區一幢辦公大樓的一場火警，燒得十分厲害，消防人員費盡了不少氣力，才在天亮之前將火救熄。

由於這是一幢辦公大樓，所以警方相信不會有傷亡數字出現；因爲這兒只由二名警衛員負責巡邏，但當他們發現十一樓發生火警之後，一邊設法灌救，一邊已退到安全地帶。同時又憑他們的口供，知道這幢辦公大樓只在日間才有人辦公，晚上是沒有人留宿的。

但是，當消防人員事後進入現場視察時，却又發現了二具燒成了焦炭的屍體，因此令到警方大爲緊張。

警方初步判斷那是二具男屍，但身份尚未明。

正當警方人員在現場展開偵查之際，林浩探長帶同助手匆匆趕到現場來。

同車而來的還有一男一女，他們正是游天虹和張雪兒。

一行人等進入火場之內，林浩探長要求游天虹和張雪兒認屍。

游天虹只瞥了那二具燒焦了的屍體一眼就說：「其中一人可以肯定就是石奇，另一人極有可能是老許，這兩人，昨天晚上我們都見過他們。」

原來游天虹和張雪兒已經把他們昨夜的行動，詳細地告訴了林浩探長。

「又死了兩個。」林浩探長感嘆地說：「我們如果再不設法把謎底揭開，只怕還有人要犧牲呢！」

張雪兒道：「我們似乎低估了對手的實力；他們不但有組織，而且更加心狠手辣。昨天晚上的事，是我們親身經歷的；那二名大漢有胆冒充這大廈的警衛員，證明他們做事非常有計劃。」

游天虹却說道：「不但有計劃，而且極有可能一直有人跟住石奇。另一個可能性就是：他們也希望得到石桂河的遺囑，但是，當他們從石奇和老許的口中知道了，保險箱是無法開啓時，就索性放一把火，將整間律師辦事處燒掉。」

游天虹頓了一頓，又說：「當然，另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殺人滅口。」

張雪兒也同意游天虹的見解：「他們以爲可以把我們也燒死，却想不到我們命不該絕。至於石奇和老許，大概是最早被二名假扮警衛員的歹徒，在梯間殺害之後，再把屍體搬移到火場來的。」

游天虹回憶當時逃走時鬼鬼祟祟的情形，也不禁爲之鬆了一口氣：「還好揹着你逃走時，沒有遇上他們，否則後果實難預料。」

林浩探長根據游天虹他們的口供，帶人到十、十一、十二等各層樓的梯間巡視，果然也發覺有些地方血漬斑斑，證明石奇和老許極有可能是在該處梯間被殺害。

最令人觸目的，還是卓律師辦公室內的保險箱。

卓律師雖然到外地渡假未返，但從他助手老許的口中，游天虹和張雪兒都已知道了一個半公開的秘密——就是石桂河的遺囑就在辦公室內的保險箱裏。

保險箱就在律師辦公室的牆脚之內，嵌入牆裏，所以火警對它似乎是毫無影響的；但是，其他文件都被燒燬了。假如不是游天虹和張雪兒在場，可能又變了另一宗無法追查的縱火案。

有關方面已通知卓律師趕回來處理一切。

另一方面，林浩探長與警方人員，却因爲石奇之死，又再度光明正大地進入石家去偵查。

× × ×

石家之內，剎那之間，似乎換上了許多新面孔。

女管家梅姑被辭退了，花王石榮也被辭退了。只有阿娣比較幸運，因爲石老太很喜歡她，怎麼樣也不准石志謙把阿娣辭掉。

由石志謙一手請來的女管家叫柳姨，大約四十餘歲的年紀。從輪廓看，這女人年青時代一定很漂亮，可惜歲月催人，她如今已是白髮斑斑。

石老太很尊重兒子的意見，所以家裏一切也由他作主。但冒充着女傭的阿娣，却有些兒担心。

阿娣已不祇一次，無意中發現柳姨和石志謙趁着無人在着的時候，竊竊私議。從他們鬼鬼祟祟的態度看，彷彿有一項陰謀正在進行似的。

因此，石老太的不聞不問，更加令阿娣不得不向她的上司報告。

其實警方也一直在留意着石家這班「新面孔」的來龍去脈；同時他們亦已循正當手續，向法庭方面申請，可以翻查石志謙的一切有關資料．以及石桂河生前擬訂，但來不及簽字即已死掉的那一份遺囑的內容。

事情發展到這裏，一切似乎已經有了眉目，但石志謙的態度却顯得異常地鎮定。

相反，石老太却愁眉不展，連日來悒悒寡歡。阿娣因爲奉命要保護她，所以寸步不離。

阿娣這天趁住無人在旁，只有她和石老太在房間裏的時候，忍不住問她：「老太，你可是身體有些不舒服吧？」

「不！我沒有事啊！」石老太苦澀地笑了笑，然後她又問道：「阿娣，你在這裏做得開心嗎？」

「還好！」阿娣說：「難得老太對得我這麼好，我眞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你才好。」

「不要這麼客氣說話，我們雖是主僕，但是，能在一起相聚了這一段時日，也總算得是緣份。」石老太又輕輕嘆息道：「不過俗語說得好，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們到底也要分開啦！」

阿娣一怔：「老太，難道你——」

「阿娣，你千萬不要誤會，我並非因爲你的工作表現而叫你辭職的，而是我要遠行。」

「老太，你要出門去旅行？」

「嗯——」石老太點點頭。

「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呢？」

「我也是剛剛才決定的。所以，明天我會叫柳姨多付你一年的薪水作爲遣散費。你滿意嗎？」

阿娣訥訥地說道：「老太，你千萬不要誤會，我實在捨不得離開你，並非是爲了錢，而是——」

豈料話猶未完，房門外已闖進了一個人來：「不是爲了老太的錢，究竟爲了甚麼？」原來是石志謙。

石志謙對阿娣的態度十分惡劣，這令到阿娣也不禁有些生氣了；但是，她却強忍着。

石志謙又咄咄迫人地盯實阿娣：「你只不過是個女工人，但我看你的態度，却彷彿要留下來與我分身家似的；是不是嫌我們給你的補償得太少？」

阿娣乘機說道：「石老太仍然健在，又怎會有甚麼身家可分？大少，你可不要開玩笑好嗎？」

石志謙正待發作，石老太却做好做歹揮揮手：「阿娣，算了吧，你出去收拾一下。我會照顧自己了。」

阿娣有點無可奈何地退了出去。

石志謙把房門關上，對石老太說道：「我已替你找來一個更年青的女傭，希望你會喜歡的。」

「算了，反正我在這人世間的日子也不會多，又何必浪費？家裏有其他下人，又有柳姨，何必多請一個女工人呢？」石老太道。

「爸爸反正遺留下不少家財，你又何必吝嗇？」

「勤儉是一種美德，你爸爸這麼富有，完全是他用正當手段得來的；既不是謀財害命，更加不是出老千欺騙別人得來的。」

「嗯！」石老太的說話彷彿觸着了石志謙的傷口似的，令到他當堂怔了一怔！

但是，石志謙仍然强作鎮定，對石老太道：「媽媽，我明白你的意思，大概你是怕我敗家，守不住爸爸這一份家財吧？」

「你爸爸這一份家財已肯定是你的了，爸爸現在就只得你這麼一個兒子了。能否守得住，那就要看你了。」石老太輕輕嘆了一口氣之後，繼續說道：「相信你也心知肚明，你爸爸現在就只得你這麼一個兒子了。」

「現在？這……這是甚麼意思？」石志謙道：「爸爸一直以來，本來就只得我一個兒子，我一直是你們的獨生子啊！」

「不要再裝蒜了。」石老太在苦笑中淌着熱淚，然後又哽咽說道：「你可知道，爲甚麼我一直在維護住你麼？其實由開始我已經發現你是冒充的；你絕不是我的兒子石志謙。」

「嗯——爲甚麼你會這麼說？」

「事到如今，相信你的佈局已經完成了，所以我也不怕拆穿你。」

「我仍然不明白你的意思。我明明是你的兒子石志謙啊，爲甚麼你聽信外間的謠言？」

「我還不算得太老，所以絕不糊塗。」石老太流着眼淚說：「如果我連自己親生的骨肉也不認得，那才是眞眞正正的老糊塗呢！」

「嗯——你的意思是——」

「你不是我的兒子石志謙。」

「那你以爲我是誰？」石志謙笑道：「你以爲世界上竟然會有人相似到這個地步麼？」

「你們都是我丈夫的骨肉，相似又有什麼稀奇？」

「你眞厲害！哈哈……」

「無論如何，我總覺得你做錯了。」石老太又說：「你爸爸生前雖然對不起你們母子二人，但這根本與我們母子無關，爲什麼你要殺死志謙？」

「你不應該怪我，要怪就怪你丈夫吧！他害得我母子二人好苦，所以我媽媽決定要向你們報復。本來我佈下一個局，要慢慢地折磨死你，但想不到，你竟然早已知道一切。」

「就算警探和私家偵探不找上門來，我也明知你是假的；你叫志偉，不是志謙。計年齡，志謙應該是哥哥，對不？」

「是的，我們雖則同年同月，但他比我早了十天出世。這是我媽媽說的。」

「她沒有說錯，剛剛就是早了十天。」石老太又感慨地說：「我發夢也想不到，她竟然是個美人兒。你爸爸年青時迷她，的確是很有理由的。」

「你怎麼知道她是個美人兒？」

「你不要以爲我什麼都不知道好嗎？」石老太苦澀地笑了笑，說：「你佈局對付我，我不會怪你，誰叫我是石桂河的妻子？但是，你不應該在警方最注意你的時候，把她帶進我家來。」

「好厲害的老傢伙！」冒充石志謙的志偉，終於也要露出了狐狸的尾巴。「我就是不明白，爲什麼你明知我們殺了你的兒子，又來佈局害你，你竟然還要帮着我去瞞騙警方？」

「枉你還自鳴得意，自以爲聰明，連這一點也想不通；我根本就沒有帮過你，只不過替我丈夫留後而已。因爲志謙死了之後，你就變了我丈夫唯一的兒子。」石老太淚如雨下：「你不應該得寸進尺，否則，你們一定會後悔不及！」

這時房門突然打開，由外面走入來的，正是新來的「女管家」柳姨。

柳姨冷峻地笑了笑：「的確是聞名不如見面，呂玉貞，難怪你是個勝利者。就憑你的心理攻勢，就夠你獨佔石桂河一生了。」

「無論如何，今天能夠見到你總是一件好事。」石老太說道：「柳菁菁，難怪我丈夫爲你傾倒，你不愧是個美人兒。」

「不要讚美我，即使你再乖巧，恐怕也沒有用。」柳姨說道：「我今次來是爲了跟你算賬的，並不是接受你的讚美。」

「你們一開始就已經做錯了，一錯不可以再錯。」石老太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其實人生不過短短數十年光景，我們都已經老了，試問還能活在這世界上多久呢？」

「假如你早識得這麼想，就決不會有今日．桂河爲了你是他的合法妻子，被迫要離開我母子二人；你想知道我們母子二人在這二十餘年以來的生活情形麼？」柳姨雙眼紅潤，眼眶中飽含淚水，但她却極力忍耐着，充份表現出她的倔强性格。

「你不可以完全怪責我，首先你應該弄清楚，當你認識桂河時，我們已是夫婦。其次就是：桂河自己回心轉意，根本不關我事。我一直只知道自己是個舊式的中國女性，只知道盡了婦道就算；至於你們之間的事，我也只斷斷續續地提過一些，例如他形容你氣量很窄，你要獨佔他，否則就全部放棄，但他却不忍離開我們母子二人，結果你們鬧翻了，此後，我再也聽不到他提過你。」

柳姨哼一聲：「他人都死了，你自己的意見也可以當作死人的說話啊！」

「算了，事到如今，我也不想與你作對。你想怎麼樣，不妨提出；我知道，你們爲了財產的事，已費盡了不少心力。是不是要我簽署一份遺囑？」石老太問。

「是的。」柳姨道：「站在你跟前的石志偉是石桂河的後人，他絕對有權分享他父親的財產。但你却趁機獨佔，現在你也應該有個交代吧？」

「我知道志謙……不，我應該改稱他志偉才對。」石老太眨着淚眼，瞥了石志偉一眼：「他爲了得到石家的家財，已殺死了不少無辜生命。最後他草擬了一份遺囑，要我簽署。其實，桂河還來不及立好遺囑人就死了。」

「這點我倒清楚。」柳姨道：「他沒有正式的合法遺囑，你又是他的合法妻子，那麼，他的全部財產當然就是由你這個合法妻子承受了。」

石老太道：「不要再浪費唇舌了，你們的計劃，到底是怎麼樣的，不妨直講，看在桂河的份上，我是一定會竭盡所能去帮助你們成功的。」

「先簽好這一份遺囑——你的遺囑。」石志偉把一個厚皮紙製的大信封打開，取出了一些文件來。

石老太約略看了一遍：「大概在我簽完字之後，你們就殺死我，是不？」

柳姨冷然笑：「假如我眞的殺了你，你一定死得很舒服，那豈不是等於便宜了你麼？」

石老太反問道：「然則你想怎麼樣？」

「你先在這張遺囑上面簽了字，然後我們會慢慢告訴你。」石志偉一邊把一支筆遞過來，一邊說道：「總之你放心，怎麼樣我們也不會令你死掉的。」

石老太正想簽字，房門外突然有人闖了入來：「請等一等！」闖入來的並非別人，正是黎柏剛。「石老太，你不必害怕他們！」然後他又對柳姨和石志偉道：「你們的身份已經敗露了，不要再要脅她；剛才你們的說話，我都聽到了！」

石志偉生氣地瞪住黎柏剛：「你最好給我滾出去！這是我們的家事。根本就用不着你來管。嘿！」

黎柏剛却冷笑道：「你沒有說錯啊，本來這只是你們的家事，我根本就管不着，但是，你冒充石志謙，又要脅別人，這却是刑事案，就算我不理，相信警方也不會放過你們的。」

他又回頭瞪住柳菁菁：「好一個女管家柳姨，想不到又可以在這裏見到你呢。」

柳菁菁一怔：「你是什麼人？」她冷冰冰地說：「我根本就不認識你。」

「你當然不會認識我，但在二十年前我已經認識你了。」黎柏剛故作神秘地笑了笑。

石志偉提示着他母親：「他就是最愛管人家閒事的私家偵探黎柏剛。」

「哦，那我倒明白了。」柳菁菁彷彿想起了什麼似的，臉色隨即一沉：「原來當年破壞我們好事的就是你！」

「你破壞了石桂河的家庭幸福，反而指責我，眞虧你說得出口。」黎柏剛又說道：「如果石桂河仍然在生的話，相信他也不會原諒你的！」

「夠了夠了！」石志偉突然走到窗門那邊去，將窗簾拉攏：「姓黎的，你也說夠了吧？」當石志偉轉回身來的時候，他的手上却多了一支手槍，同時槍管正好對住黎柏剛：「現在我要你們把雙手舉起來！」

黎柏剛雖然無可奈何地將雙手高高舉起來，但是，他的態度却顯得出奇地冷靜。

黎柏剛道：「石志偉，你們母子二人已先後害死了不少人，其中更有不少是無辜的，我希望你還是冷靜一些，一錯不能再錯，你還年青，如果請到一個好律師，尚有一綫希望。否則——」

「少嚕囌！」黎柏剛話未說完，石志偉已揮動着他的手槍，咆哮起來！「你根本就沒有資格教訓我；你最好乖乖的站在一旁！」

然後柳菁菁又過去催促石老太在文件上簽字。

就在這剎那間，又有人闖入房間之內。

「啊！眞熱鬧啊！」來者並非別人，正是游天虹。

但是，當游天虹發覺石志偉手上有槍時，頓時又呆住了！

「你也站過那邊去，與黎柏剛併肩兒站在一起！」石志偉這樣命令着。

「好玩！」游天虹舉起雙手，但嘴裏仍在開玩笑：「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奇怪啊！眞奇怪！」

石志偉沒有理會他，只叫母親去把房門關上！

游天虹和黎柏剛都明白，石志偉大概要開槍射殺他們，所以才叫柳菁菁去把房門關上。

房間裏面表現得最冷靜的，還是石老太。石老太所以表現得如此冷靜，大概有她的理由，可惜的是石志偉和柳菁菁却想不出其中道理。

就當柳菁菁把房門關上的剎那間，房門外面，突然有人强行闖了入來。

各人定神一看，她並非別人，正是阿娣。

阿娣冒冒失失地闖了入來之後，看見房間

裏面的情形，不禁呆住一陣。

她訥訥地問：「發生了甚麼事？」

石志偉很生氣地揮揮手：「走走走！你快些走出去吧！這裏沒有你的事情。」

但是阿娣並沒有退出去！

她盯實石志偉：「你不要難爲老太，我知道你圖謀不軌！嘿！」

柳菁菁瞪住她：「你給我滾！」她又惡騰騰地說：「你是甚麼東西？這裏的事，怎麼到你來管？」

阿娣仍然結結巴巴地說：「我不是管你，只是來保護老太的。」

石志偉自懷中拔出一支手槍指住阿娣：「你有甚麼本領可以保護她？我怕你自身難保呢。嘿！」

豈料話猶未完，阿娣背後出現了數名大漢，他們手中都有槍，有長槍也有短槍，而且所有的槍管都對準了石志偉。

這時阿娣才取出了她的警方證件，對柳菁菁和石志偉道：「我是本市警方的何娣女督察，你們被捕了；警方將會控告你們多項罪名，包括非法藏有槍械，威脅他人性命安全以及謀殺等等。」

說完，回頭把手一揮，房門外出現的警探們，紛紛一湧而入。石志偉不敢反抗，也不敢開槍。

柳菁菁悻悻然道：「原來你們是有計劃的，嘿！」

何娣女督察道：「你們的計劃更加周詳，可惜功虧一簣而已！」

柳菁菁和石志偉都無話可說，惟有束手就擒！

一名警官把一幀照片出示，先問柳菁菁：「這是你本來的相片吧？」

柳菁菁故意把面孔調開，不看那照片。

警官又問游天虹：「你在紅燈區有沒有見過照片中的女人？你認得她是誰麼？」

游天虹苦笑一下：「以前我未見過照片的女人，但眼前的女管家分明是她！」

警官向柳菁菁道：「你還有甚麼同黨？」

柳菁菁只「哼」一聲，不言不語！

何娣女督察道：「當初我們以爲他們只有兩個人，就是她和石志偉，但現在據我所知，他們必然另有同黨。」

警官轉向石志偉問道：「你們可是一個老千集團？」

石志偉望望柳菁菁，然後說道：「怎麼你們會以爲我是老千集團的成員呢？」

警官道：「你們三番四次謀殺一些人，分明是因爲他們知道你們的身份秘密，而你冒充失踪多時的石志謙，分明志在得到石家的財產。這些都是老千所爲。」

石志偉冷然一笑：「你錯了，這些財富都是我名正言順，理應得到的。這又怎麼算得是老千？」

「你簡直胡說八道！」警官道：「你已被證明不是石志謙，咀巴還是這麼硬？嘿！」

石志偉道：「我不是石志謙，但是，我却百分之百是石桂河的兒子，在法律上，我絕對有權承受石家的一切遺產，如果你還不相信，可以問問這個女人。」

石老太淚盈於眶，沒有說話。但室內的人都十分明白，石志偉所指的「這個女人」分明就是指她。

何娣女督察道：「你少講廢話，還是先告訴我們，石志謙給你們收藏在甚麼地方？」

石志偉道：「他有手有脚，我們如何能將他收藏？」

「你這種人似乎不見棺材不流淚。」那位警官忍不住衝過去一手抓住他的衣襟，擧起拳頭，就要揍他！

何娣女督察立刻制止道：「不要動粗！」然後又對石志偉道：「你就算不告訴我們，到頭來你的同黨也同樣會落網，到時他們也一樣會供出一切的。但是，你如果夠聰明的話，我勸你最好還是現在就交代清楚，以免我們加控你一條『浪費警方人力』的罪名。」

石志偉似乎有些意志動搖了，但當他回頭望望柳菁菁的時候，却又不說話。

柳菁菁道：「你們警方人員一定也清楚這裏的法例吧？我們是受害者，你以爲我們有權要求見見我們的律師嗎？」

警官道：「你們不是甚麼受害者，而是殺人者，我們已有足夠的人證、物證，你可以不承認，但却是事實。你且慢用律師來嚇我們，就算你的律師來了，我們在未得到你合作之前是可以不讓他見你們！」

柳菁菁「哼」一聲：「你們視法律如無物，到頭來一定會自食其果。」

何娣女督察道：「法律只是維護好人的，不是要來給壞人利用的。石志謙可是已經給你們殺害了？」

石志偉又與柳菁菁交換着眼色：「我們根本不知道你講甚麼。」

警官正要命令在場警員將二人帶走，房外却闖來了一名不速之客。他並非別人，正是林浩探長。

林浩探長道：「人口登記檔案剛送來了，你們現在所面對的人並非石志謙。」

游天虹苦笑道：「探長，我們已經知道了，他並非石桂河的兒子，只是——」

柳菁菁立刻搶先說道：「你錯了！」然後她又扯長了面孔，對所有在場的人說道：「你們現在所面對的年青人正是石桂河的親生兒子，只不過他叫石志偉，不是叫做石志謙而已。」

石志偉也道：「不錯啊！我是石桂河的親生骨肉，這位柳菁菁正是他的另一個妻子。」

林探長問石老太：「這是怎麼一回事？」

石老太流着眼淚道：「一切都只怪先夫自作孽，他們這一次雖則做得過份一些，却又是受害者。」

大家都在奇怪石老太爲甚麼帮住柳菁菁和石志偉，却想不到柳菁菁又是嘿嘿地說：「你何必假慈悲？假如你早點承認事實，今天的事根本就不會發生。」

何娣女督察對林浩說：「探長，難道你到了現在還不明白麼？這是一幕倫常慘變，並非純粹的老千案件，只不過是由千術騙財開始而已！」

柳菁菁突然撲向石老太那邊，游天虹急忙攔住她：「你想怎麼樣？」跟住一手推開她：「你已經殺死了這許多人，難道還不夠麼？」

柳菁菁却大叫道：「這對我太不公平！」

數名武裝警員入來，將柳菁菁加上手鐐帶走。

何娣女督察又對石志偉道：「石志謙在那兒？現在你大概也要交代一下吧？」

游天虹看見石志偉態度麻木，也忍不住說道：「既然你也是石桂河之子，在法律上你是有權繼承他的部份遺產，但是，假如你不夠合作的話，到頭來你不但一無所有，還會帶給你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石志偉冷然一笑：「算了吧！反正現在我是肉在砧上，要殺要宰，聽從你們好了，還噜嗦甚麼呢？」

林浩探長道：「你不說我也不會迫你，反正我們已知道你有數名同黨，他們之中有些是你的朋友，也有一些是柳菁菁的情郎，目前最少已有一人落網，其他的人相信也逃不了。所以我們一定有辦法知道內情的，只不過是時間

問題而已。」

結果石志偉也被帶走了。

何娣女督察這才問石老太：「其實你早已知道他是冒充你的兒子石志謙，爲甚麼你却又偏偏不識穿他？反而諸多維護住他，以致增加了我們警方的麻煩。要是你早早肯挺身作證，這件事情根本就不必拖到現在。」

石老太嘆氣道：「我不否認早已看出他是假的，要是我出來作證，後果怎麼樣？我兒子石志謙死了，丈夫也死了；所以我希望這年青人只爲了繼承我丈夫的財產才有此一着，却想不到他如此心狠手辣，同時更加想不到他的幕後人會是他昔日的情敵柳菁菁。當時我有個想法：反正我已經幾十歲了，好好歹歹，也得有個伴兒，讓我渡過餘生，因此我才決定咬實牙關，將錯就錯。」

游天虹道：「你却想不到，如此一來，你差點兒要害死了你自己呢！」

林浩探長說道：「柳菁菁這個女人已被我們查出，曾在紅燈區淪落爲風塵女子，在各方面都很吃得開，所以許多黑社會人物都甘心被她利用。」

一直沉默地呆在一旁的黎柏剛這時才開腔說道：「這麼說來，我們是摸錯了門路。」

「那又未必。」林浩探長說：「柳菁菁很狡猾，她不但利用了身邊的人，還懂得利用機會，聲東擊西，巧妙地移轉我們的視綫。」

游天虹道：「事情發展到這裏本來已告一段落，但我却不明白，爲什麼她要殺死這許多人呢？」

林浩探長道：「這也很簡單吧，就是爲了滅口。可能因爲他們知得太多了！」

「我看未必吧。」游天虹道：「這些死者之中，大部份或多或少與老千集團有關，我相信其中必然另有一些內幕。」

林浩探長道：「我不反對你的想法。這件案可能另有內幕。我知道你與江湖中人熟悉，我們分頭去偵查一下好嗎？」

游天虹道：「探長，不用你吩咐，我也會繼續去追查這一連串事件的眞正答案。」

游天虹說完就走。林浩探長則留在現場繼續偵查，因爲大批警探仍然留在那裏呢。

石老太呆呆地坐在一旁，淌着淚，想到以後的日子，想到連那個假兒子也將離開自己，她就感到彷徨無援。

× × ×

老千集團都紛紛掩旗息鼓，不敢出來活動，因爲他們知道不但警探們正四下裏找尋他們，同時還有全市私家偵探們也在追源禍始，展開了一次空前未有的携手大合作。

不過最要命的，還有一個千門奇俠游天虹，老千們都知道他是個「大剋星」。稍有經驗的老千們，只要聽了他的名字就退避三舍。現在除了來自警方和私家偵探們的威脅之外，還加上一個游天虹，怎不叫他們爲之胆喪？

然而，任由老千們如何迴避也沒有用，他們畢竟也總要生活的。無論如何也不可以整天躲在家裏吧？何況當地警探有的是手段——他們從當地黑社會入手把老千們紛紛迫了出來。私家偵探們和千門奇俠游天虹更加辦法多多，所以不到數天光景，最少已有超過一百名老千落網。這些大小老千之中，包括上八將、下八將以及一些無名小卒在內。另外還有一些被騙者，也被警探、私家偵探和游天虹等三路大軍找到，先後被帶到警局裏來。

那些被老千們騙過的人爲什麼也要牽涉在內？原來他們才是老千們的眞正剋星，因爲他們先後被「來手」帶入老千局，損失的金錢財富，數目可觀，却又無處可以投訴。這次難得游天虹他們仗義出頭，自然求之不得。

警方於是就利用這一撮有力證人，迫老千們供出他們所知道的一切有關內幕。

原來柳菁菁本來只是一個老千集團其中一名「來手」而已；她先後引誘不少當地富商上當，因此深獲老千集團信任。後來柳菁菁就憑她個人的交際手段，以及掌握着若干老千的資料作爲要脅，要集團中人爲她效勞。

柳菁菁是被石桂河年青時代所拋棄的女人，那是因爲石桂河原配呂玉貞的極力反對。所以柳菁菁一氣之下，就帶了兒子石志偉遠走他方。石桂河從此失去了他們的音訊。

直至若干年前，柳菁菁才帶着石志偉回來。但她却沒有去找石桂河，所以石桂河根本也不知道他們回來了。

柳菁菁一直沒有再結婚，但却先後跟好幾個男子同居過。她心中始終懷恨着石桂河和呂玉貞（即石老太）所以她一直在想着如何報復。於是她一方面滲入老千集團，充份利用他們的人力和勢力；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引誘石桂河的另一兒子石志謙入局，讓老千們令石志謙在賭桌上泥足深陷。却想不到石志謙雖則上當了，但却識破了他們的千術，雙方因而發生衝突。結果老千們一個失手竟將石志謙殺死了。

柳菁菁知道此事後，決定將計就計，一邊要脅老千集團中人爲她做事；一邊乘機用她的親生骨肉石志偉冒充石志謙。因爲他們是同父異母的兄弟，外貌有八九分相似，所以柳菁菁就非常巧妙地實行了她的「偷龍轉鳳」大計。

她要利用石志偉去繼承石桂河的全部財產，因爲在石志謙被老千們殺死了之後不久，石桂河也死了。

想不到就在他們的計劃進行中，先後發生了許多事前令他們無法想像得到的事情，一波三折，迫使他們不得不大開殺戒，先後把一些知道他們計劃，又或者阻碍他們計劃的人，都一一殺了。他們更想不到：爲了毁滅「分辨眞假石志謙的證據」，於是燒燬黎柏剛那間私家偵探社，竟然因此觸怒了千門奇俠游天虹，以及所有的私家偵探們，結果令到他們欲罷不能。最後聯手來偵破了此案。

正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柳菁菁母子二人以及老千集團中人，都紛紛被押上法庭，判了應得之罪。石老太雖然請了全市最好的律師爲他們母子辯護，可惜也無濟於事。

石老太爲什麼以德報怨？她無非爲了贖罪，也是爲了石家留個後。無奈法律是公平的，殺人者縱然不死，最少也會被判無期徒刑。

石老太雖然在律師陪伴下，老淚縱橫地替石志偉和他生母柳菁菁求情，可惜法官還是判了他們這一輩子無期徒刑，讓他們這班人在牢中懺悔一生一世！直至死去爲止。對他們來說，這比索性一槍殺死了他們來得更加痛苦。

× × ×

眞假繼承人的案子了結了。石志謙當然不是石桂河的「獨生子」，但在法律上，石志偉也不能算是他的合法兒子，最多只可以當作私生子吧。

石家的律師終於把石桂河的遺囑公佈：這份遺囑儘管石桂河來不及簽字已死去了，但却被律師證明是石桂河生前唯一的一份遺囑。

原來石桂河至死仍然念念不忘柳菁菁兩母子，因此他的遺產要分兩份，一份給石志謙母子，另一半給石志偉母子。遺囑中又委託律師盡一切努力去找回柳菁菁和石志偉母子二人，所以律師才會親自找到外國去，却想不到柳菁菁母子二人已偷偷返回本市來了。

柳菁菁和石志偉母子二人後來在獄中服刑時聽到了這個消息，才知道他們怪錯了石桂河，可惜一切已經太遲了；他們的良心亦因此更加難過。

（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妖島邪神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蘇絲將婉兒帶入狂人堡，是魯奴奴指使她帶去的，司馬洛和韋多都很着急，司馬洛回到山洞，見警察局長帶着幾名大漢，要脅他拿出鑽石來交換婉兒；另一個要向土人宣佈，取銷魯奴奴移交權力給他，作爲交換蘇絲的條件。司馬洛引誘他們到洞裏，用炸藥將他們推下洞底水裏淹死，然後到總督府廣場接受魯奴奴移交權力的儀式，命令土人去找婉兒蘇絲的下落。晚上蘇絲逃回來，司馬洛和知道婉兒的下落，晚上潛入狂人堡，被魯奴奴發現，用陷阱將他困在地洞內，洞內白骨纍纍不知死了多少人，經過艱險的摸索才找到一條隧道……

殺死邪神　破除迷信

司馬洛微笑：「很好，很好，我終於可以沿着隧道回到上面去的，如果不是通到上面去的話，這些隧道，要來又有什麼用？」

他開始在那隧道中走來走去，找尋一條到上面去的路，心裏則深信，這條路他是一定可以找到的。

可是，這也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由於堡中那些隧道太多了，分佈太複雜，他不了解這些隧道分佈的情形，就不知道向那一方走，才是正確的。

這個時候，天已經差不多亮了，有一個人沿着路向堡壘走過來。

這個人就是蘇絲，她已經洗過了澡，換過了衣服，外表已經恢復了正常。當然，她先前的「不正常」，實在也祇是假裝的而已。她並沒有受到魯奴奴的什麼不良待遇，她那裝扮，祇是用以引誘司馬洛到堡中而已。

現在，她卻又像鐵被磁所吸引似的，到堡中來了，她是悄悄地爬出了總督府的窗子而出來的。

總督府中的人並不知道，祇以爲她是睡着了，而她也把房門鎖了起來，沒有人會進房騷擾她的。

一面走近堡壘，蘇絲的心中就有了一種奇異的感覺。

以前，她祇能期待着魯奴奴出現，她希望他來的時候他不來，料不到他會來的時候，他又會出現。她需要的時候，從來不能夠找他。

現在第一次，她可以去找他了。她知道在這堡壘之中可以找到他，而且知道怎樣可以進入這堡壘中。當她出來的時候，她是在魯奴奴的指示之下，走到園中的一角落，把一塊鬆了的石頭推開了，鑽出去，又把石頭推回。這堡壘從外表看來似乎並沒有進出之路，其實，這塊石頭所在之處，就是進出之路了。

她到了那牆腳下，摸索着，終於找到了那塊石頭，把石頭向裏面推進去，於是便有了一個洞了。她鑽了進去。

另一方面，這個時候，在堡內的上層，一間房間裏，魯奴奴正在進行着一件可怕的事情。他是要對婉兒進行這樣可怕的事情。

婉兒一絲不掛地蜷縮在一角落裏，正要哭泣和哀求着。「不！」她哀求着說：「不要！求你不要，我受不住——我是不能——」

魯奴奴踏步走向她的跟前，伸出一隻大手去，摸着她的肩，祇是輕輕一推，婉兒就大大翻了一個身，跌到房間的另一個角落裏，四肢都張開了，成爲大字形。

魯奴奴哈哈大笑起來。「妳是一個相當可愛的女人，婉兒，我要享受妳，然後，我還要讓司馬洛知道，我享受過他的女人！」

「不要！」婉兒大哭起來，又縮作一團，遮掩着自己的身子。但是，魯奴奴踏上前一步，伸手一執執住了婉兒的兩隻脚，一拉，她便大張了開來。而且，魯奴奴

的雙手簡直像鐵鉗一樣，不論她如何掙扎，都無法掙脫。

魯奴奴跪了下來，她就感到了他的壓逼。而他是那麼強大，他的壓逼，並非她所受得了的。

「不要！」當他企圖闖進時，她就痛得大聲尖叫了起來，她全身都冒出冷汗。

但是，似乎她愈痛苦，他就愈是得意。這個強壯的大漢，仍然繼續向她猛力地撞擊。但雖然如此，還是沒有成功，因爲要進去的太巨大，而進口卻是太窄了。

接着，蘇絲的聲音在門口叫了起來：「你——你在幹什麼？」

魯奴奴瞥了蘇絲一眼哈哈笑起來，「妳來得正好，蘇絲，替我捉着她的手！」

蘇絲凝視着魯奴奴。這是她第一次看到魯奴奴的眞面目。不算英俊，可是也不算醜了。而且，他給予她的印象：一向都是那麼好的。祇要是他，就是好的了！

「不要！」蘇絲搖着頭，「你不能和她，你是我的，你不能和別個女人——」

「你瘋了！」魯奴奴哈哈大笑起來，「你以爲你是什麼東西？你以爲是我的主人嗎？」

「但是——」蘇絲吶吶着。

「你不幫忙我，你就出去！」魯奴奴說。

「不要！我不准你！」女人天生的妒性發作起來，蘇絲一撲而前，執住了魯奴奴的手臂，要把他從婉兒的身上拉開。

「妳這婊子！」魯奴奴吼叫起來，祇是用手一掃，蘇絲就整個飛了起來，她的頭差點撞在門框上。

魯奴奴好像已經完全忘記了她，而祇是繼續在婉兒的身上馳騁着，雖然這沒有成功，但是，婉兒已經陷入了半昏迷狀態，而停止了抵抗了。

魯奴奴哈哈笑着了，把她的腿分得更開，蘇絲軟弱地爬了起來，向走廊外爬了出去。

魯奴奴完全忘記了她。現在，他暫時停止了進攻，而開始對婉兒進行愛撫了。過度的窄小使他也不安起來，需要暫停一下。

婉兒沒有反應，她的眼睛大大地瞪着，手脚都是軟綿綿的。

忽然，蘇絲又出現在門口了。「停止！」她喝道。

魯奴奴轉過頭去一看，臉上的肌肉就憤怒地扭曲起來，因爲他看見，現在站在門口的蘇絲，手上是正擧着一支標槍。

這是一件古代遺下來的武器，已經發銹得很厲害的。

「放了她，」蘇絲命令着：「不然，我會殺死你！」

魯奴奴離開了婉兒的身上，站起身來，咆哮地道：「滾出去，蘇絲，不要再回來這裏，滾！」

「放了她！」蘇絲說。

但是，魯奴奴顯然並不相信，蘇絲是能做出什麼傷害他的事情來，他又把注意力轉回了婉兒的身上去了，他那隻肥大的手掌，貪婪地在婉兒的身上摸着，抹着。

歇了這一歇，婉兒的神智是恢復了一點點，她的眼睛又張了開來，她也嗚咽着去推開魯奴奴的手。但魯奴奴那隻手，氣力是那麼大，她根本沒有能力推開。

「我說過叫你放了她的！」蘇絲忽然抽泣起來。她的手一揮，那隻標槍便飛了出去！

這一着，是大出魯奴奴的意料之外，他不相信蘇絲有這胆量，亦不相信蘇絲會應用那支標槍。但是現在，這支標槍卻直飛而來，刺進了魯奴奴的肋骨。

「呃——」魯奴奴大聲叫了起來，便站直了身子。他驚詫地看着那插在他的肋上那支標槍的槍柄。血正從槍柄的周圍如泉湧出。

他一手執住了那標槍的柄，就把它拔了出來，轉向蘇絲。蘇絲連忙退後，眼睛也恐怖地睜得大大的。

「我……」她吶吶着：「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眞的不是……」

魯奴奴祇是一步一步走向她。肋骨上雖然血如泉湧，但他的體力和抵抗力卻顯然是超越常人的，他的脚步仍然是那麼穩定，雙手還是那麼有力！

蘇絲連忙退出了房門口，退進了走廊之中。

魯奴奴把槍擧了起來。他吼道：「你！妳這婊子！妳這賤人！我要殺死妳！」

「不！」蘇絲尖叫着轉身逃走。

「我是神，你也想侵犯我！」魯奴奴說：「我非殺死妳不可！」那支標槍的槍尖滴着血。

蘇絲再走了兩步，魯奴奴一揮手，那把標槍便飛了出去，從蘇絲的背脊進入，再從蘇絲的腹部出來。

蘇絲忽然站定了，用雙手抱着那從她的腹部突出來的槍尖。然後，她就在地上仆倒下來了。

「賤人！」魯奴奴咒罵着，低頭看着自己肋骨上的傷口，由於要看得清楚一點，他就把牆壁上插着的一把火把取了下來，湊近傷口照着。

「那標槍有銹！」司馬洛的聲音忽然說：「很可能會引起破傷風的！」

魯奴奴霍地轉過身來，另一把火把就從走廊的另一頭直飛過來，撞中了他的胸膛，而那着火的地方一觸着皮膚就黏住了，發出「吱」的一聲。

魯奴奴發出一聲尖叫，馬上他連頭髮也燒焦，他連忙用手向那火把拍去，把它拍脫了。火把脫去了，但是由於火把上的燃料是一種油質，而這種油質已經沾到了魯奴奴的身上，因此，火把雖然掉落了，魯奴奴的身上，仍然有幾個地方是正在着火。魯奴奴尖叫着把這火拍熄了，十分狼狽地撲熄了之後，他的身上不但流着血，而且多了幾塊燒脫了皮的地方。

他憤然地轉向司馬洛，兩隻眼睛的裏面，好像有火焰正在射出來似的。

司馬洛退後了一步。他滿以爲，這火把是可以使魯奴奴倒下來的，然而現在，魯奴奴卻還是若無其事。而且，魯奴奴還順手從牆上拔下了一把火把，他一步一步走向司馬洛。

「很有趣，司馬洛，」魯奴奴說：「你居然可以爬出來，這眞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這堡壘的裏面，有連你都不知道的隧道！」司馬洛微笑。

「很好，」魯奴奴仍然冷笑着：「這一次，我要把你活活燒死了！」

「我却不要你死！」司馬洛說：「我要把你活活的捉出去，讓村中人看到了魯奴奴實在是怎樣一個貨式！當他們知道，原來這祇是狂人堡中的一個瘋子，他們會把你活活燒死的，當燒豬一樣！」

呼！那隻火把一揮過來，司馬洛跳後一步避過了。魯奴奴再揮過來，那隻火把是一件沉重之物，而且那火通過空氣，是會造成阻力的。但是魯奴奴却揮得那麽快，證明他的氣力是多麽大。

而且，他的身子也是十分之快捷的。

司馬洛想逃向右邊較爲空曠的地方，但是魯奴奴一連串地揮動火把，使他逃不過去，反而被逼到欄桿的旁邊。那欄桿的下面，就是堡壘樓下的大廳。司馬洛不能再退，再退的話，就要跌下去了！

司馬洛現在也冒了一頭冷汗，他是一個個人英雄主義甚重的人，他打算兩三下招式就把魯奴奴制服的，然而現在看情形却似乎沒有那麽容易了。

魯奴奴把司馬洛逼到了欄桿的前面，仍然拿着那隻火把，忽然一動手，就把那隻火把向司馬洛的臉上直戳過去。司馬洛咬着牙，等到最後一煞那間才閃開，那火把就在他的頭邊經過，而司馬洛的手就向上一撈，撈住了魯奴奴那粗大的胳膊。

他拚命地使出了柔道招數，把魯奴奴一摔，利用着他揮動火把之力，以及他衝前之勢，果然，魯奴奴給他這樣一推，就收不住去勢，一個觔斗翻過了那欄桿，向下面直跌下去！

司馬洛的臉上已經露出了一個微笑。

隆！魯奴奴跌到了二十多呎的下面那石板地上，似乎，一時之間，整座堡壘都震動起來了。司馬洛走到了欄桿旁邊，在火把的光之下着到，魯奴奴成爲一個大字形躺在那裏，已經一動也不動了。司馬洛不再理會他，祇是回身走進走廊的裏面去。一個人從這樣高跌下去，他的戰鬭力，是必然已消失殆盡的了。

他首先是到達了蘇絲的身邊。蘇絲躺在那裏，眼睛正在翻白，那根標槍的柄就從她的身上凸出來，標槍柄的周圍滿是鮮血。

「司馬洛……」她軟弱地說着，從嘴巴裏出來的是血比聲音更多，「司馬洛，救我！救我……」

司馬洛看着她，祇是苦笑。他知道以她這傷勢，沒有人救得她的命的了，然而，他又怎忍心拒絕一個垂死的人的求救？

「我……很後悔……」蘇絲又說。她的眼白，也濛混起來了，「你……如果我死了，你得帮忙我一件事，司馬洛……」

「什麽？」

「韋多總督……他是那麽愛我，他是不知道的……我也想不讓他知道！你……可以不讓他知道嗎？」

「好吧！」司馬洛點頭，「我會告訴他，妳是帮忙對付魯奴奴的，如果沒有妳的帮助——」他沒有說下去了，因爲這個時候，蘇絲的雙眼一瞪，就已經死去了！

司馬洛繼續轉入了那間房間裏。婉兒正呆呆地坐在那裏，身上還是赤裸的。她受驚太厲害了。看見了司馬洛，她才忽然失聲嚎啕大哭起來。司馬洛過去把她擁進懷中，安慰地拍着她的肩。

「好了！好了！」他說：「現在沒有事了！」

婉兒還是哭，司馬洛就讓她伏在懷中哭個够。在這種情形之下的女人，如果不能讓她哭個够，那是很難攪的。

接着，婉兒忽然從他的肩上抬起頭，尖聲大叫了起來。司馬洛正要轉身去着，已經有一隻沉重的拳頭在他的腰背上猛然一擊！

這一擊之力是那麽猛，使他一時之間整個人都痳痹了，連婉兒也放開了。

婉兒仆到了地上，司馬洛則祇是雙膝發軟，要轉過身來也行。接着，他的肩又受到了一擊，他便整個人仆出了房門之外，沿着地面，一直滑到了欄桿的前面，才給那欄桿截住了去勢。

震得他的眼前金星直冒，他霎了好一陣眼睛，才看得清楚，原來魯奴奴已經回來了。魯奴奴的嘴角在流着血，身上那個傷口也在流着血，但是，他却仍然能够站了起身，而且現在正向司馬洛走過來了。他沒有說話，但他臉上那猙獰可怖的表情，則簡直非司馬洛所能想像的。

司馬洛難以置信地又霎了一陣眼睛。這個是什麽東西？是一個鐵人嗎？從那麽高跌了下去，而且是跌在堅硬的石板地上，他却居然能够再爬起身，而且跑上樓梯跟司馬洛算賬！

司馬洛極力運勁，要站起身來，那乏力的四肢，一時却總是不肯聽他的指揮。魯奴奴走得更近了。

司馬洛終於站了起來。魯奴奴一隻大象似的脚踢出來！司馬洛好像一隻球般給踢得飛了起來，打着轉跌向樓梯口。到了樓梯口，他忙極力去扳住那扶手，要把身形穩定下來。

但是，他一再受襲，實在已經沒有了氣力，所以人就沿着樓梯滾了下去。在天旋地轉之中，他想到，原來，在蠻力的搏門之中，他實在完全不是魯奴奴的敵手。魯奴奴這個人的身子竟是如此地强頑，抵抗力如此的驚人的。

這樣想着，他已滾到了樓下，跌在地上。身子已停止了滾動，但世界却仍然是在天旋地轉着，那由滾動而造成的暈眩感並未失去。

在天旋地轉中，他看見魯奴奴正在沿着樓梯走下來。在他的視綫中的魯奴奴，也是在旋轉着以及變了形的，但是毫無疑問地，他是正在愈走愈近。

司馬洛極力把牙齒咬緊，不讓自己暈過去，並且強逼自己的知覺恢復，但是沒有用，他不能及時成功，魯奴奴已經來到了。

他彎下身，血就滴到了司馬洛的身上來。他一伸手，執住了司馬洛的頸子，好像是抓一隻鷄一般，把司馬洛整個提了起來了。如果他要的話，他很可能一下子就可以把司馬洛的頸子捏碎的，但他並沒有這樣，他的手祇是在司馬洛的頸子上慢慢地捏緊。

司馬洛雙手合什，穿進了兩隻手腕之間，向外一分。沒有用處，他就像在撼一根石柱。

這一辦法，用以對付普通人，那是有點用處的，但是用以對付魯奴奴這樣一個力大無窮的人，就不足够了。司馬洛跟着又用拳頭向魯奴奴的肋骨下連串地打擊，但是仍然像擊在石柱上一樣，魯奴奴是不動分毫的。直至最後，他那軟弱的拳頭偶然擊中了魯奴奴的脅下，那個曾經被發銹的槍刺了進去的傷口，魯奴奴才尖叫一聲，把司馬洛放了。

司馬洛軟軟地倒了下來，而魯奴奴也倒了下來。在傷口上所擊的那一拳，顯然是使他十分之痛楚的了。這是人之常情，受過傷的地方，是挨不起劇痛的，即使體力超乎常人如魯奴奴，也是受不了的，因此，這劇痛使魯奴奴也支持不住了，他就坐在那裏呻吟着。

如果司馬洛現在可以爬起身來的話，他大概就可以把魯奴奴制服的。但是，和魯奴奴一樣，他的喉嚨也受痛太劇，一時復原不來，他也祇是癱在那裏，嗆咳着，一時不能採取什麽行動。

現在是忍痛能力的競賽了。誰能首先復原過來的，誰就可以佔盡優勢。

司馬洛在這一方，向來都是習慣了佔優勢的，由於他就是一個體力超乎常人的人，現在，他也在極力強逼着自己快點復原。

但是這一次，他却是祇得了一個亞軍。因爲，講到體力，魯奴奴是勝過他的。首先跳了起來的人就是魯奴奴。魯奴奴的兩手向司馬洛的腋下一穿，從後面屈曲，倒扼上來，再扳住了司馬洛的喉嚨。這樣，司馬洛的雙手搭在他的肩上，而垂到了他的背後，就無法再向他的傷口打擊了。

魯奴奴猙獰的面孔很貼近司馬洛，他冷笑着：「我要你慢慢地死，司馬洛，我要慢慢地捏死你！我要你慢慢地享受死亡的痛苦！」

司馬洛動拳打他的背部。這眞的是像打在石柱一樣了，一點反應都沒有，而且，司馬洛的腋下這樣的給托住了，他也使不出力氣來。

魯奴奴的手又在捏緊了，他不能吸到空氣，頭腦脹滿，全部的力氣都消失了。他知道他是快要死了。接着，他看到火光一閃。

魯奴奴忽然又把他放掉了，大叫着跳開。這一次，他是叫個不停了，而且繼續地跳着，司馬洛在模糊中看到，那是因爲魯奴奴的背脊上黏了一把火，魯奴奴正在跳着，拚命地要把那火把取下。

他的頭髮已燒掉了。

是誰丟下這火把？司馬洛抬頭一看，就知道是婉兒。現在婉兒伏在樓上的欄桿旁邊，軟弱地伏在那裏，連站也站不直。

她是盡了最後一點力氣，而把那隻火把丟下來，好孩子，她總是救了他一命！

魯奴奴由於身軀過份粗壯，他的手是很難摸得到背後的。因此他始終無法把那黏在背後的火把取下來，而那火把把他的皮肉燒得「吱吱」地響，一面發出着一股難聞的臭味。終於，他大叫着向地上一倒，在地上滾動起來，滾了好幾轉，總算把身上的火撲熄了。

他又跳了起來，他本來已經是一個神經有問題的人，現在，經過了痛苦的刺激，他是更加狂性大發了！他尖聲嚎叫着，舉起了兩隻手掌，兩手的手指屈曲成鷹爪狀，就要向司馬洛撲過來。

司馬洛好像一條蟲似的動了一動，軟弱不堪，他的體力是仍然沒有復原的，魯奴奴過來，他必然無法抵抗，他根本連站都站不起身、而且，雖然魯奴奴的動作相當遲鈍，也比司馬洛矯捷一點，他要逃走，也一樣是來不及！

司馬洛祇能伏在那裏，看着魯奴奴一步一步走近，體力不足的時候，一個人的確無計可施的。

慢慢地，魯奴奴彎下了身子，兩手又向司馬洛的頸子伸過來，兩隻手的手指，都屈曲成鷹爪狀。司馬洛內心感到了極大的恐懼，他毫不懷疑，魯奴奴這一次，是會迅速而乾脆把他扼死的了。

接着，忽然之間，很明顯地，魯奴奴的身子大大地震了一震，就停住在那裏了！難以置信地，司馬洛看到他的胸部忽然長出了一根尖尖長長的，血淋淋的東西，有點像是一根新苗從泥土中鑽了出來，而像紅油漆的血就在這尖尖的東西的周圍湧出來。

魯奴奴這樣呆了一陣，就乏力地仆下來，正正仆向司馬洛。

司馬洛這時總算已運到了足够的氣力，向旁邊一滾滾開了，魯奴奴就仆在他身邊的地上。也好在如此，如果讓他仆到了司馬洛的身上，可也够司馬洛受的了！

這時，司馬洛才如做夢一般着到，原來魯奴奴的背上，就插着那支生銹的標槍，而他剛才所着見的尖東西，實在就是槍尖，從他的背後進去，而從胸前出來！

祇有從樓上把標槍擲下，才會有這麽強大的勁力，司馬洛抬起頭向樓上望去。

婉兒果然正憑在欄上，露着一個淡淡的微笑，她的手上現在又擧起了一件武器，却是一把長長的古劍，也是長了銹的。

「司馬洛！」婉兒有氣無力地說：「他，也許還未死，我們得把他解決！站開……一點！」

司馬洛連忙閃開了。婉兒的手一揮，就把那把長了銹的劍直丟下來。

那劍不是標槍，這是一件用以劈殺的武器，而不是用以投擲的，因此，一擲了出去，它便在空中打着轉，一面轉飛向魯奴奴。

很幸運地當劍飛到時，剛好是劍尖向前，於是便一刺刺進了魯奴奴的身體內。

婉兒說魯奴奴沒有完全死掉，她倒是猜得不錯的。當那把劍一刺了進去，魯奴奴的整個身子一搐，又跪了起來，他的兩隻手揮舞着，似乎是在企圖把那刺進了他的體內的武器拔出，但結果他並沒有拔出來，祇是軟軟地又倒了下去。

這時，司馬洛的力氣終於恢復了。他一跳而前，把魯奴奴背上那把劍拔了出來，擧起，劈下去，劈向魯奴奴的頸子。他擧起又劈下去，擧起又劈下去，這樣一連劈了好幾次，直至他斷定，魯奴奴是不可能再活着的了，這時，他才把劍丟下。

婉兒蹣跚着從樓上跑下來，投進了司馬洛懷中。司馬洛是那麽軟弱，給這樣一撞，差點倒了下來，他鼓足力，才總算把婉兒抱住了。

「好了，婉兒，」他說：「現在，我們走吧！」

他們相擁着了，向那個出口的洞走出去。

× × ×

司馬洛從水底下升上來，脫去了面罩，吸着新鮮空氣，而婉兒則在水洞的旁邊用風燈照着他。

「怎麽樣？」她問。

司馬洛把一隻小布袋一舉，向她微笑：「都在這裏了！」

「我一直在担心，」婉兒說：「那一次爆炸，會把你收藏鑽石那個地方也埋掉了呢！」

「担心是多餘的！」司馬洛說着，爬了上岸。

這巳經是一個星期之後了，司馬洛和婉兒在醫院裏休息了幾天，又出來參加了蘇絲的葬禮，他們就囘到這山洞中來，把鑽石取出來。

現在，婉兒接過袋子，把它打開來。裏面裝滿了亮光耀目的鑽石。

「眞美麗！」她深呼吸着說。

大概因爲 是一個女人，女人看見鑽石，總是覺得美麗之極的。

「不但美麗！」司馬洛微笑着說：「而且，它可以替我們換很多錢，錢可以換很多世界上最好的東西！」這是司馬洛對鑽石的看法。

「這鑽石在這裏還有另一種意義，」婉兒帶着近乎虔誠的表情，柔聲地說：「它代表了金瓶島的歷史的一部份，而且是相當重要的歷史！」

「我從沒有想到這些！」司馬洛說。

「我却也是和婉兒一樣想法！」另一把聲音說。

司馬洛吃了一驚，連忙轉身，發覺胖警官就站在那個山洞的轉彎處。

「局長，」司馬洛尷尬地叫。因爲現在，胖警官是巳經升任警察局長了！

「司馬洛先生，」胖警官微笑着：「請把鑽石交給我吧！」

「不！」司馬洛勃然大怒道。

「司馬洛先生，你是我最崇拜的人，」胖警官說：「所以，最好別讓我難做！我是奉總督之命而來的！」

「總督？」

「是的，」胖警官點頭：「魯奴奴死了之後，這裏的人就失去了一個敬畏的對象。總督認爲，如果把鑽石找到，設一座博物館把它保存起來，他就會成爲一個敬畏的對象了，因爲他們把這座島的歷史的重要部份保存起來，使島上的人有一些足以自豪的東西！他是這樣對我說的。而我也很贊成他的說法！」

司馬洛苦着臉看着他。婉兒拿着鑽石向胖警官走過去。

「等一等！」司馬洛說。

「別想我帮你！」婉兒微笑：「我是帮他們的，事實上，就是我通知總督和局長的！」

「妳？」司馬洛難以置信地看着她。

「是的，我！」婉兒微笑着：「對不起，司馬洛，我巳經想過了，我是屬於這裏的，我應該爲這裏努力。我和你之間的事，不過是過眼雲烟，你是始終會離我而去的，是嗎？」

司馬洛的眼睛瞪得很大，牙齒咬着下唇，他感到啼笑皆非。他一生很少估計得這樣錯誤的，全部他認爲可靠的人，都在背叛他。

「別做什麽傻事！」胖警官又警告：「除了我之外，這個洞外面還有好幾個警察，你想逃走，也不會逃得遠的！」

司馬洛一攤兩手說：「那我不逃走好了！」

「再見，司馬洛先生，」胖警官退向山洞的出口，「我希望我們仍然是朋友！婉兒，你來嗎？」

婉兒微笑着說道：「我還要在這裏陪着司馬洛！聊盡地主之誼嘛！我相信，司馬洛雖生氣，也不致於生氣到會把我殺掉的！」

司馬洛暗暗地咬一咬牙齒；不錯他不會殺死她，但是，他有一個方法去對付她的。

胖警官帶着鑽石退出去了，婉兒走過來，捧着司馬洛的臉，溫柔地吻着他，一面說：「希望你逗留到我們陳列鑽石的館子弄好了才走！」司馬洛沒有做聲。

「司馬洛！」婉兒側起了頭看着他，「你不是生氣吧！」

「你以爲呢？」

「但你並不是爲了拿那些鑽石而來的！」婉兒說道：「你是爲了狄柏靈而來的呀！」

「算了吧，」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也緊擁着她，一面柔聲地問，「妳以爲那個胖子會不會再來！」

「再來幹什麽？」

「看一着我有沒有弄死妳！」司馬洛說。

「你要弄死我嗎？」婉兒問。

司馬洛不答，祇是動手解開她的衣鈕，婉兒全不抗拒，而且還合作地帮着把衣服也脫下來。很快，她那豐滿而成熟的胴體，便展示在油燈之下了。

司馬洛很技巧對她調情，雖然婉兒不久之前還是處女，但是，這個充份的女人，對於此道是巳經完全駕輕就熟了。很快，她就感到不耐煩，把司馬洛拉貼，要快點把他吞沒，但是司馬洛却好像故意和她爲難似的，總是徘徊於門外，總是不肯給她以充實。

婉兒漸漸給推到接近爆炸點了，這就是司馬洛對她的報復了。

當司馬洛自己也覺得忍耐不住的時候，他方才挺進去。婉兒甜美地「啊」的一聲，緊緊地擁着他，於是他們就開始動作了。

司馬洛咬緊着牙齒，控制着自己的神經，完全不讓自己有何感覺，他想像自己是一座打樁機，正執行一件單調的工作。

在這種勇猛的衝擊之下，婉兒的神經很快便達到了緊張的高峯，她開始痙攣，痙攣，終於長嘆一聲，鬆弛了下來，這個時候，她就希望司馬洛停止了。即使不是停止，也希望他暫時慢下來。

以司馬洛的老於經驗，他自然也知道他是應該如此做的。但是他却並沒有如此做，他仍衝擊，一點也沒有減慢，而且更加快速和強勁了。

婉兒要把腿夾緊以制止他，但是力氣不及他，無法成功，她在他的耳邊哀求，也是不行！

司馬洛還是繼續衝擊，她的神經還沒有休息過，又被推上了第二個高峯，她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一種快樂，還是一種痛苦，總之她希望他停下來，這是一種她所受不了的感覺，但是，司馬洛對她的哀求却置若罔聞。

第二次剛剛過去，第三次又來了，婉兒簡直陷入了半死的境地。就像一個星期的糧食，一次都給硬塞進她的肚子裏，而不給她以一個消化的機會。

她也像是觸了電似的，不過這電却不會把她電死的，而是會使她的神經全部打了結。

她也不知道自己爬上了最高峯又跌了下來多少次了。

後來，當司馬洛終於停下來時，她有一種如獲大赦的感覺。她躺在那裏一動也不能動，陷入了半睡眠狀態。她也無法明確地說出，她的經歷，究竟是痛苦還是快樂，她不能說那是痛苦，但又不能絕對地說那是快樂。

後來，她的神經終於平靜下來，就睡着了。

當她醒來的時候，她相信巳經是兩三個鐘頭之後了。她着見司馬洛正在收拾他的行李。

「你要離開了？」她問。

「是的！」司馬洛說。

「爲什麽？」

「正如妳所說的，這是遲早的問題，」司馬洛說道：「對不對？既然大家都把我當賊辦，這也正應該是我要離開的時候了！」

婉兒沒有再反對。司馬洛咬一咬牙。他們把他澈底地擊敗了，在感情上也擊敗了。

不過還好，他不是完全沒有勝利，他拿起了一罐罐頭水果，這就是他的最後勝利。但就在這時，婉兒說：「我覺得奇怪，狄柏靈最初巳經找到了的那些鑽石，是在那裏呢？」

司馬洛好不容易才能保持着鎮靜，從容地把那罐頭放進了行李中。他想了一會，終於說：「狄柏靈的屋子，地下不是有一個暗格嗎？」

「但是那個暗格我們巳經找過了，」婉兒說：「我們最初見面那一晚——」

「你進屋來之前我早巳把鑽石拿了出來，」司馬洛解釋，「所以後來打開暗格，就着不見有鑽石了，」他知道，那另一半鑽石是一定不會被忘記的，所以他早巳準備了一個答案，而且早巳準備了犧牲其中一部份了。

「現在仍然在那裏？」婉兒問着，仍然有點難以置信的。

「仍然在哪裏！」司馬洛點着頭。

「你倒眞坦白！」婉兒說。

司馬洛沒有睬她，祇是繼續收拾他的行李。

× × ×

黃昏時候，司馬洛巳經出現在金瓶島的機場上，登上了離開島上的一班飛機。婉兒、總督、胖警官都來送行，他們都對他發表了一番熱情，但是一點也不實在的感激之辭。最後是婉兒，婉兒在司馬洛的手中塞進了一隻小小的盒子，用絲帶包好了的。

「這是我給你送別的禮物，」她說：「答應我，你在飛機到達了之後才好拆開看！」

「謝謝！」司馬洛淡淡地道謝着，和她吻別了，便登上了飛機。

他並沒有遵守諾言。當飛機一起飛，他就把盒子打開了，裏面是一顆鑽石，還附有一張婉兒所寫的字條：「由於我們得到全部，你一無所有，所以送你一顆，我捨不得讓你太失望！」

由於「全部」這二個字特別括了起來，司馬洛心中一動，忙打開行囊，取出一罐罐頭水果來，搖一搖，並沒有硬物的聲音，每一罐都如此的，司馬洛癱軟在座椅上，他現在明白了，婉兒連那些罐頭也換掉了！她眞是天才！

「有什麽不對嗎？先生？」空中小姐關心地到他身邊來問。

「呃——」司馬洛苦笑着說：「我這裏有許多罐頭水果，請妳分給大家一起吃吧！」

飛機這時候正在島上空盤旋，望下去，司馬洛仍然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島上的景物，他在想：有一天，也許他會囘來的，來把博物館中所陳列的鑽石拿走。

（全文完）

骷髏畫

・本文承自第90頁・

冷血淡淡地道：「丁姑娘言重了……無師門在江湖口碑極好，要是我們四師兄弟只跟這些俠盜好漢作對，武林中倒應該稱我們『四大魔頭』才是。」

「天下四大名捕」的聲譽極隆，決不只因爲冷血、追命、鐵手、無情破過不少棘手案件、精明強幹、文武雙全，更重要的是他們有所爲而有所不爲，在不違背職權的情形下，對武林中被逼鋌而走險，迫上梁山，替天行道，盜亦有道的豪傑好漢，向不爲難，且加以網開一面，向得黑、白二道稱譽。

唐肯這才瞭然道：「難怪局主前晚能及時趕到！」

冷血忽問他：「你說藍、張二位鏢師慘遭剝皮之刑，這又是怎麽一囘事？」

唐肯把李惘中支使言氏兄弟，易映溪等剝皮製畫的情形一一說了，同時也提到關飛渡仗義受害，終至慘死的事情。

冷血聽得臉色凝重，十分仔細，沉默一會才說：「殺李大人之子是件大案！李大人是傅丞相手下五大門生之一，何況這件事是被列爲暴民越獄，李惘中公子爲保進奉丞相壽禮中慘遭殺戮！……至於關飛渡大哥的事，憑他武功，誰也逮不住他，但爲了誤傷民衆而自動投獄，實令人敬佩，我這次來，本也奉先生之命爲他開脫開脫，不意他巳遭小人所害，眞是……」

忽然「咄」地一聲，唐肯和高風亮手裏拿着的火炬，同時一幌而滅！洞裏立即變成一團漆黑！

（未完・五）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巨無霸在「落葉秋林」中用幽冥主人、墨竹君、荒蕪老人的三顆人頭來拜祭飛花仙子，而夏振華，北山狠母，天痴老人以及武林三友都在場，突見翠蓮觀主，終南隱叟，以及一尊子來到，一尊子手中還擒着威天。北山狠母一見徒兒威天被一尊子挾持，怒氣攻心，立即揮杖攻出，雙方展開一番拚鬥，巨無霸在運氣行功之後，面對終南隱叟雙方互拚掌力，一拚之下終南隱叟立被對方掌力震退，巨無霸更拔出寶劍對敵，至此終南隱叟才認為巨無霸是美劍客……一尊子、終南隱叟等人敵不過羣豪，拔腿而逃，羣豪正待追去，却被天痴老人阻止……

黑水寒潭藏秘密
神劍怒斬大怪獸

「老人家，你為何也問起這事來，反正以後他不會瞞你的。」北山狠母神秘地一笑後，朗聲回答着。

天痴老人又望了他們一眼，也就一笑而罷，但為着要轉移大家的注意力，才朗聲說道：「逍遙老弟這一趟，至少也在百里之外，而且還弄了這麼多東西。」

一提到吃的，夏振華的腹中先自一陣雷鳴起來。逍遙客了朗聲笑道：「老哥哥！你應該還記得，十五年前的往事，那時我們還未進入這落葉秋林之先，本來是去找那翠蓮觀休假一晚的，後來因為那個做文士的馬脚露出，我們斷了他一臂，憤而離去……」

他微微一頓又道：「而今那片廢墟，已建成一座小鎮，住上數十戶人家，有好幾處飯舖和酒館……」

「既然有酒館，為何祇有半罏酒吃，還不是你在路上偷偷喝掉了。」追風叟似乎找上發洩的目標。

逍遙客老臉一紅，朗聲笑道：「你們祇知道等着吃，要知道提着酒肉趕路，那才不是滋味。」

「所以你就在路上偷酒喝了。」追風叟加上一句，弄得大家都放聲高笑起來。

逍遙客也就不再開口，先將食盒打開，又將燒鴨，一一取出，一時酒香、肉香、飯香，滿溢林間。

天痴老人向北山狠母笑道：「狠母，請弄一碗酒，灌令徒喝下。」

又對夏振華說道：「華兒，送狠母一粒『神丸』，否則她那徒弟在一時三刻後必成殘廢……」

夏振華聽得心頭一懍，依言送過一顆藥丸，北山狠母先將「神丸」塞入白衣少年的口中，又灌了半碗酒，才放他睡在地上。

這時，大夥兒才開始吃喝起來，因為都有些餓了，故刹那間就風捲殘雲般吃得精光。

夏振華望了一下天色，嘴角抽動了一下，尚未說出話來，天痴老人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又轉身向蒙面廂衣人問道：「兄弟，這可是尊夫人墓地。」

蒙面黑巾微微飄起，全身也跟着一陣顫。「老哥哥！此處正是拙荊墓地，惟十五年前，我赴蠻荒六月歸來，這墓穴就變了形像，而且多了一塊墓碑……」

蒙面人說完之後，飄身在墓穴之前，低聲說道：「老哥哥此一問，看來必有原因。……」

「豈止有因，我要說完這落葉秋林中半段哀史。」墳墓環立諸人無不動容，尤其蒙面廂衣人全身顫抖，夏振華望着古墓一瞬也不瞬。

天痴老人一陣長笑道：「華兒！你過來！」

夏振華聞聲，心頭倏地為之一震，因為天痴老人此種笑聲還是他第一次生平所僅見。

故一閃身蹲在老人身邊，柔聲地問道：「師傅……」

下面的話尚未說出，天痴老人又是仰天一聲長嘯，但嘯聲甫落，一朵紅雲陡降，那隻碩大無朋的神鵰穿林而入。

神鵰入林也回以一聲長嘯，昂首闊步地走進天痴老人身邊。

天痴老人一拉蒙面廂衣人，淡淡地道：「兄弟，你可識得這頭神鵰……」

巨無霸全身一顫，蒙面黑巾微微飄動，但未出聲回答。

天痴老人又從夏振華腰間拔出那柄上古奇珍的追雲寶劍來，繼續問道：「兄弟，這柄劍呢？」

神劍出鞘龍吟之聲入耳，巨無霸又是一陣顫抖，雖然看不清他面上表情，但顯然却已十分激動。

夏振華望着天痴老人一改常態地，幾次想開口動問，但因為巨無霸的反常情形，祇好楞楞地呆在一邊，欲靜待這事物的發展。

天痴老人又是一陣仰天長笑，笑聲尖銳，令人不忍再問。

夏振華臉色陡變，扶着老人的左肩搖幌不已，口中頻頻問道：「師傅！究竟出了什麼事，你何故如此發笑。」

巨無霸的蒙面黑巾也倏地一動，低沉之聲，也已響起：「老哥哥！你將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武林翹楚。武林、社會，甚至後世萬代，都將為你謳歌……」

「我不過祇是主其事罷了，其實全部的成就，還是武林三傑，就以華兒而論，『天下第一劍』的武功，固由於『玄武聖篇』之精湛博大，但其成長則全是武林三傑之功……」

天痴老人微微一笑後，又朗聲說道：「總算我們的心思沒有白費，華兒不論是武功和才智上，都有無比的成就。」

夏振華聽他一直以自己為談話中心，更是惶惶然不知所措。

武林三傑則始終未曾插言，祇是坐在一邊，有時凝坐似在回憶，有時望着夏振華發出一個微笑。

北山狠母此時則不斷為那白衣少年身上推拿，那白衣少年的穴道似已解開，但因其不勝酒力，故醉態可掬地，雙頰像胭脂紅透一般。

沒有人說話，連空氣也似快要凝固一般，祇有微風吹動着秋葉，偶而傳來一陣沙沙之聲。

天痴老人打量了四週一眼，又朗朗地笑道：「北山狠母！令徒傷勢業經痊癒，祇待酒醒，就可復原，祇是……」

「老大！此事以後自會知道，現在我也不便詳告。」北山狠母不待天痴老人說完，就截斷他的話頭。衆人都被她那無頭無尾之言，弄得丈二金剛摸不着頭。

一向心直口快的追風叟早已不耐煩了，冷冷地一笑道：「老婆子，這是中原土地，用不着你如此鬼鬼祟祟，難道你還不相信……」

「事無不可對人言，這是孩子們的玩笑，武林三傑竟也如此認眞起來。」北山狠母仍淡笑地，打斷追風叟未竟之言。

「那『威天』一定不是他的名字。」夏振華也插問着。

「這嘛！你以後問他罷！」北山狠母仍是心平氣和地回答。

巨無霸的蒙面黑巾，幾度飄起，但始終未曾說出。

天痴老人却朗朗地說道：「既然如此，你就由他歇着，我們再來談一下這落葉秋林之事……」

他微一沉吟之後，才淡淡說道：「北山狠主曾經說過，美劍客夫婦與羣魔激戰，飛花仙子因身孕甚重而受重傷，終因血流過多，香消玉殞……」

天痴老人一口氣說完，不由得輕歎一聲後，又繼續說道：「美劍客與飛花仙子，是在這落葉秋林聖地，也寫下了一篇武林中絕妙的詩章……」

他說時又淡淡一笑道：「美劍客不止有始有終，其絕世才華，將為萬世所景仰，因為他在此地……」巨無霸和夏振華都不約而同的陡然站起身來，夏振華更是面泛紅色，雙目精光畢露。

「師傅……」

不待夏振華說出，天痴老人十分平靜地，一拉夏振華的左手又扶了一下巨無霸的身體，朗聲說道：「華兒！你且坐下來，這落葉秋林，還有另外一頁史詩，也是武林的秘密……」他微微一頓，臉上露出一片嚴肅之態，顯然這位武林聖者，絕代高人，也緬懷往事的回憶裏。

好半晌，他才向武林三傑微一頷首道：「如果我說漏了，三位賢弟再來補充說明。」

「這已經是十五年以前的事了，我被武林各派以及江湖五惡圍攻三晝夜之後，最後內腑受傷，終於不支倒地。當我醒來，却被江湖五惡將我雙腿廢去……」他一面撫着腿，不勝感歎，臉上也現出一片戚容，但瞬即失去。

「我為着欲保持『玄武聖篇』的完整，才忍痛將那五卷奇書，分給江湖五惡每派各携一卷。原因就是惟恐他們練就兩種以上神功，他日無人可以制服。當初那種決定並非我怕死，或不能與五卷奇書同歸於盡。

「我一面欲保留玄武聖篇的秘本，並望武林三傑，及時趕到。在三傑聯手之下，久戰成傷的江湖五惡自非敵手，五卷奇書仍可收回。

「即或他們已各自分散而去，我仍可傳授武林三傑，兩種以上神功之後，自可分頭找回那五卷奇書，為武林中保存一點正氣。」

他悽然地一笑道，又道：「當然以後的變化並非如此，因為武林三傑趕到已是二三日之後，江湖五惡早已他去……」

微微一頓後，才緩緩地說着。「以我風燭之年，秉且雙腿已斷，雖是追風老弟餵以『萬年蛹』，但我實無生存價值。」

要不是為着那五卷奇書，早就自絕於那荒山惡林之中了。

「還是武林三傑，堅邀我去廬山五老峯下養傷調息，並徐圖取回失竊之五絕奇書，因為上面的絕世神功，魔頭們一旦練成，將貽人類以無窮之災害。」

天痴老人歉然地向巨無霸和北山狠母一笑道：「我這題外之言，二位一定有些不耐煩聽了。」

巨無霸低沉之聲道：「那時我正因未赴蠻荒，待返回中原時，才聽到武林巨變

，但江湖傳說老哥哥遽爾仙逝，正深自歎息……」

他淡淡一笑，說道：「就是老哥哥不言，我在滴血傳書之後，也會冒昧詢問老哥哥當日血戰的經過，豈有不耐煩聽的道理……」

天痴老人也是朗聲笑道：「因爲有前面這段往事，才有另一個故事的開展。」

他看了夏振華一眼，又繼續回味十五年前的往事。

「那時，江南地面，整日裏鬧着人與鬼戰，或人鬼不分明故事，甚至在長江兩岸的各都大邑，白晝也會關上大門。

「那一段時間，眞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家家戶戶，都爲着『鬼』的風波，食不甘味，寢不安枕。」

天痴老人說到鬼，這落葉秋林中，立時宛似被一層陰影籠罩了，冷風颯颯，鬼氣森森。

羣雄也似被這驟然的變化，心頭爲之一震。

天痴老人則面容一整，擧目望天：「女俠！安息吧！你的願望已成，我們並未辜負妳的厚望……」

雖然他是自言自語，但顯然他在靈覺中，空際有着一個人與他說話一般，除武林三傑之外，無不被他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空際也冉冉傳來一聲歎息，立時又恢復了那日麗風和之秋色。

巨無霸全身又是一陣顫抖，人也似搖搖欲墜之態。

天痴老人一手將他按下。「兄弟！你且安下心來，我在說明這落葉秋林，另一章故事之前，必須說明這段當日武林生色的往事。

「當時武林三傑，輪流背負着老夫，正準備奔向廬山之際，天色已漸入暮，一聲厲笑，一點白影，却激起我們好奇之心。而武林三傑也早有一訪惡林之念，如是我們就進入林來。

「我那時憑兩根拐杖帮助行走，但飄行在林梢上，倒也方便，就是因陣陣怪笑，連聲暴喝，震得這林中迴音不竭。白影一閃而沒，我們找不出任何跡象。

「終於我們在此地，發現了一座荒墳，被樹葉厚厚蓋住。」

他說時，不自主地，游目四顧，打量了週圍一眼後，才繼續說着。

「細聽之下，這林中怪笑、暴喝、啼哭之聲，似由這墳中而出。經武林三傑細心察看之下，發現這墳邊細土，十分鬆軟，也就更引起我們的好奇心。

「又是一點白影閃過，我們再不疑心是眼睛看花，也不懷疑是另有武林高手，跟在我們後面。我與武林三傑，都集中注意在這孤墳之上。

「在另一次白影閃過之後，我們無意中將墳墓震開，但那裏另有一面石牆隔成了兩個地方。

「一面是埋葬的屍體遺物，另一面却坐了一個五歲的幼童，那裏還放着許多奶糕，以及人參之類的嬰兒食物。

「不過我們抱出那個孩子時，他的雙目不能視物，墳墓中除發現一堆白骨，一件血衣，一縷青絲之外，則無發現。

「但在那壁牆中，却擺着一柄古色斑斕的上古奇珍，斷金截玉的寶劍。」

沒有人插嘴，大家都因天痴老人的話，全神貫注着，不時也向這墳墓上飄過一眼。

「我們不能將這個孩子再埋在墳墓中，雖然他的眼睛不能視物，但我們深信，這是因在墓中之故，從未見過陽光。

「我們即將墳墓復原，我則對天發誓，我不僅將這孩子造成一朶武林奇葩，傳我的衣缽，我還以五絕奇書的絕世神功，培養他成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我爲着要使他威名震撼華夏，故才替他取名爲夏振華。」

他的話愈說愈響，震得林木搖晃，枝葉飄落每個人的心，都怦怦亂跳。

夏振華聽完，猛地跳起身來撲在天痴老人的懷中。「師傅，你說我是生在這墓中……」

天痴老人撫着他的頭髮，神目之中泛着淚光。「華兒！我這故事雖然尚未說完，但你的身份，却已明顯……」

「這墓中的飛花仙子，她是穿着一襲白衫，你應該有這個概念，就是每當你在危急之中，一定有一個白影，一閃而沒，那就是你的母親。

「她是在身孕甚重時死去，但母性的光輝，保持了一口眞元，將你生了下來，又因人鬼殊途，你父旣已他去，她又得負責餵養。

「長江一帶的鬧鬼風波，是她用僅有的銀錢，購買嬰兒食物，當銀錢用完之後，才到各地去搜尋，才使整個社會大爲震動，甚至惶惶然不可終日。

「她更怕你發現墳中枯骨，才用西庄之水，將你的眼睛遮住，使你暫時失去視覺，祇用那種輕吟低喚，終日與你相伴。

「我們將你取出，並在此間歇息一晚，飛花仙子不僅托夢，也曾親自現身，我在夢中，夢過她絕代姿容。

「故我們在第二日立下墓碑後，發誓要使你成爲天下第一劍，才離開此間。

「我們在惡潭孤島消磨了不少歲月，本來我早就應該對你說明，一因爲你的武功未成，怕你分心。又因爲不知飛花仙子的配偶爲誰？但是天不負苦心人，我與你三位叔叔四下打聽，終於查出。不過我們如果沒有北山狠主那一段往事，就是說出來也是疑信參半。」

天痴老人說時望着巨無霸歉然地一笑道：「兄弟，我這件事，瞞你太久了，以後的事，你和華兒都已知道，不用我細說，現在該是你們父子團聚的時候了。」

夏振華早已泣不成聲，巨無霸則噗地一聲，跪在天痴老人面前，磕了一個響頭。「老哥哥！我早聽說江湖中出現一個美少年，模樣酷似當年的美劍客……」

他微微一頓後，又道：「那時雖然我也有過幻想，却未想到眞有其事，更未想到亡妻眞元未散，死後爲鬼，仍然將遺孤生了下來……」

天痴老人先將巨無霸扶了起來，但夏振華並不撲入巨無霸的懷中，祇翻身跪在墳前，連磕了四個頭。

低低地祝道：「娘啊，我未見過你的容貌，却聽見過催兒的歌聲，尤其你那幽

幽的歎息……」

他一抹淚痕，輕輕一掌，硬生生將那三顆人頭壓入土中，祇剩下一縷白髮露在外面。又復低低地說道：「娘啊！你在九泉可以安息了，孩兒已蒙師傅及我三位叔叔撫育，又練成了絕世神功，待這次滴血傳書之會，孩子定能一擧而蕩羣魔，爲你報仇，爲我師傅揚眉吐氣……」

夏振華雖然在向亡母禱祝，但顯然是對天明誓，充分證明了這個天下第一劍的壯志豪氣。

夏振華站起身來，巨無霸再也控制不住那天性的感情，將夏振華緊緊抱住，夏振華輕輕地喚了一聲：「爹爹」之後，却嚶嚶地飮泣起來。

他有着滿腹傷心事，雖然他對自己的身世，今日已由天痴老人當衆揭開，但他仍是謎一樣的人物，尤其對於亡母的懷念，更是椎心泣血的事。

北山狠母也朗聲說道：「美劍客，恭喜你們父子相逢，天下第一劍英姿與你當年一模一樣，更令人欣慰。」

巨無霸的蒙面黑巾，輕輕飄起，並未回答北山狠母之言，竟又跪在武林三傑面前，道：「三位對華兒照顧，理當受我一拜。」

逍遙客的逍遙扇，猛地向上一提，幾乎將巨無霸震倒。

「老兒！你是怎麼啦！有華兒一人勝武林百人，我們三個老不死的，有什麼可貴之處，那經得起如此大禮。」

幪面黑巾微微飄起，但未說出，却聽見天痴老人之聲說道：「華兒！我要先走一步，你也該去準備了。」

說完，平坐在神鵰之上，一聲長嘯之後，神鵰已冲天而起，紅影幌過，瞬息即沒入雲際。

武林三傑也是朗朗一笑，道：「老兒！我們也先走一步，華兒！不要忘記還有五絕奇書未曾齊集，這是你的責任，也是你師傅晝夜不安的事。」

說完，三道黑影，同時飄起，空際還傳來一聲風響，三位武林異人，都踏着林梢而走。

北山狠母因爲那白衣少年尚未醒來，故不能立即離開。

夏振華依然雙目含淚，但風神未減，他望着那座墓堆，尤其是那墓碑上的字跡，他一眼就認出這是天痴老人的筆跡。

雖然他是以金罡指力，以指代筆所寫，那種筆走如風，龍飛鳳舞的趨勢，却迥非普通書法家所望其項背。

他望着那墓碑說不出無窮感歎，回頭見不遠之處還有一方巨石，望着巨無霸笑道：「爹爹！我想再替娘立一塊墓碑。」

他未待巨無霸回答，已幌身將那方千斤巨石，用力一推。

那巨石形狀十分難看，若用作墓碑，却十分不雅。

夏振華雖然眉頭一皺，但仍不改初衷，祇見他以掌代斧，噹、噹連響，立時石火齊飛，一塊塊碎石紛紛落下。

那石，被他切成一方長約八尺，寬約四尺，厚也有三尺之巨石。

他輕輕一提，將這巨石放在頭頂端，再一用勁，栽進去約有三尺左右。

夏振華則凝勁於指，在石板上寫着：「吾母飛花仙子之墓。」下面署名「兒天下第一劍立。」

又在另一面寫着，但都是蠅頭小篆。

「青山有幸埋俠骨，綠樹也曾伴翠留，英靈不滅當年勇；留得眞元換此身。

吾母俠中俠，烈女之英。聖中之聖，情中之情，死時懷孕常能見，墓裏生兒千古聞，撫育嬰兒人天異，誰能效此慈母心。

嗚呼！吾母！聖中之聖，奇人之奇。

夏振華寫得極快，但聽得一陣錚錚鏘鏘之聲，碎石紛紛飄落。

北山狠母見他運指如飛，面不改容，尤其指頭離石面，尚有一寸左右，而字跡却深逾一寸。

這就不由得這位蠻荒女傑大驚失色，想不到這位弱冠之年的天下第一劍內功竟有如此深厚。

口中不由讚道：「好一個聖中之聖，奇中之奇，飛花仙子有知，也當爲自己生了一個天下第一劍而含笑九泉。」

巨無霸也走過去撫着那塊與自己相等高的巨石，也有着說不出的欣慰，低低地說道：「華兒！我們還是先到『花圃叢棚』去，住上三天之後，再趕赴巫山之會如何？」

夏振華答非所問地「咦」了一聲，弄得巨無霸和北山狠母都微微一愕。

夏振華面色一整，凝神而聽，但聽得空際隱隱傳來一陣歌聲。

巨無霸知道他的武功在自己之上，尤其他的天耳神通，必然在空際，聽出了什麼異聲，故也就未去打擾，祇是十分關切地站在他的身邊。

夏振華聽了一會，雙目中倏然流下兩顆淚來，因爲他聽見空際所傳來的歌聲，正是天痴老人之聲。

雖然天痴老人已在一二十里之外，而且乘着神鵰，飛翔在天空裏，但夏振華的天耳神通，却都聽得淸淸楚楚，他聽得空際傳來歌聲，旣傷感、又悽凉，故他聞歌而落淚。

未了的歌聲夏振華不願再聽，他的身體已霍地拔起。

當他站在樹梢頭時，倏想起一件事來，朗聲說道：「爹爹！我們父子相會，還不知魔頭們有何其他花樣，我師傅今日精神失常，孩兒必須趕去……」

他後面的話已在百十丈之外，巨無霸雖然叫了一聲：「華兒！」但他並沒有再說下去。

北山狠母此時也才驚醒過來，吶吶地問道：「美劍客，天下第一劍的行止，你知道嗎？」

「神龍見首不見尾，來去如飛，他是追踪天痴老人而去，但我相信他在滴血傳書之會中，必會趕到。」

巨無霸一口氣說完，又不由輕輕一聲短喟，却一指那白衣少年身說道：「這孩子酒還未醒。」

「早就醒來，只是他不敢與天下第一

劍碰頭。」北山狠母淡笑地回答。

巨無霸微微一愕，那白衣少年倏地縱身躍起，淡淡笑道：「師傅！你亂說，我爲什麼不敢與人碰頭，他又不是什麼三頭六臂之人……」

他邊說邊踏着林梢而走，但空中却傳來一聲脆笑道：「師傅！我在白帝城等你。」聲音頓杳，人也去得無影無踪。

巨無霸的幪面黑巾微微飄起，又歎出一口氣道：「長江後浪推前浪，自古英雄出少年，我們是眞的老了。」

「你今日一日間，武功又有了新的進境，豈不聞薑是老的辣。老人還是要强些。」北山狠母忙一旁安慰着。

她深深知道這位昔日的戀人，生死之友的個性，尤其在妻死家破之後，性情更變得怪癖。

今日雖然與愛子相會，但他們相處時間不多，父子情感，尚未完全建立，他那潛藏的父愛，正如長江大河，也如春花一樣。

故此時聽他又在發出年華老去的論調，他知道在滴血傳書之會，對外有天下第一劍、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等人。

但對內，則非巨無霸支持大局不可，因爲許多事他都不會告訴別人，故誰是仇，誰是敵，甚至眞正的元兇禍首，外人也祇能知道幾個顯著人物，此時也祇有北山狠母能安慰他了。

巨無霸又輕輕一聲歎息後，低低地說道：「你好久不會嚐過『百花釀』了，先去花圃叢棚瞧一瞧，再趕去罷。」

「你就放心天下第一劍去追趕天痴老人，萬一他們遇上終南隱叟等人？」北山狠母反問着。

「華兒武學冠天下，天痴老人愛徒心切，必會時加照顧，那裏還要我去照顧他們。」巨無霸也淡淡地笑道：「你大概不放心那寶貝徒兒罷，不要緊，跟我走。」

「走」字一落，兩人都同時拔起身來，刹那間，踪跡不見。

但當他們走後不久，落葉秋林，又走出一個紅衣長髮的少女來，手中提着一個小衣包。

她走在墓前，眼望着後面那方巨石，注視了良久，臉上綻開了一絲笑意，口中也輕輕地說道：「哼！我就不信伏不下你來。……」

不知道她是誰伏下來，但她說了這幾個字之後，也就閃身出林而去。

且說夏振華聽見天痴老人的歌聲，才跟踪追去，他是防止老人情緒激動身體有何變化。

故一踏上林梢即施展以意會神心法，又以馭空而飛併用，疾馳而去，但覺得山影倒退，樹木飄飛。

約有一頓飯工夫，堪堪在一座石山之下，他本欲越山而過，陡覺得山中一陣陣沙沙之響。接着傳來幾聲怪笑：「老賊！你也有今日。」

夏振華心頭一懍，以爲師傅天痴老人遭了奸人暗算。

忙一提氣向上拔起，但一陣濃烟冒起，跟着是幾聲天崩地裂之聲，碎石紛飛，亂成一片。

當夏振華正欲縱身而起時，陡聞連聲巨響，石山竟爲之崩裂，一陣陣濃烟直衝雲霄，數以千計的巨石，自石山之上分向四周滾落，震起陣陣天崩地裂之聲，好不駭人。

夏振華雖然混身是胆，也不禁爲之一顫，縱躍之勢也不覺止住。但他立即凝神諦聽，欲藉「天耳神通」功力，靜聽石山之上，究竟有無師傅陷身其中。

當然這回他是失望了，因爲這石山爆炸，顯有預謀，且響聲掩蓋了任何聲音，震得人耳鼓發麻。

而爆炸響聲中，除湧出縷縷濃烟之外，更泛出一陣十分難聞的惡臭。

夏振華心頭暗忖道：「這裏不知道又是一場如何嚴重的殺刦，而魔頭們也未免太過殘忍了些。」

此念陡轉，濃烟暴響聲中，竟冒出兩個黑影來。

夏振華正自一緊，但兩個黑影却不是兩個完整的人體，祇是兩截被石山爆炸致死的殘肢。緊接着黑影後面，又冒出兩個人來，他們動作如靈貓捕鼠一般，且在石山爆裂的空隙中奔走。

雖然亂石紛飛，却未打傷兩人。夏振華心頭好生納悶，暗忖道：「按兩人輕功，並非舉世無匹者，而竟能奔馳於這爆炸和亂石崩裂之間，寧非怪事。」

一種好奇之心油然而生，他必須前去看一個眞實狀況。當下微一提氣，人已倏地拔起，一招平步青雲，直向那亂石紛飛的石山縱去，他去勢奇速，瞬即爲濃烟所淹沒。

因爲他以前曾從那縷縷濃烟中，嗅到過陣陣惡臭，故此時特別小心，他不僅以意會神功與馭空飛行並用，又將全身各大要穴閉住。

待他從那縷縷濃烟中飛越而過時，却未爲亂石所傷，但見這一座週圍佔地三數里之石山，幾處主峯竟全被炸平。

這實在是一件不堪想象之事，按常理推測在這荒山曠野中，平白無故地來爆這一座石山，幾乎無人會做這件傻事。何況這石山既無寶藏，又未阻碍主要交通要衝，將它炸掉後，另有作用，而這幾個黑影，以及那些殘肢，顯然這中間必有秘密，說不定還另有陰謀。

夏振華雖然在空際奔馳，但這一意念，却如電閃般，幌過腦際。

倏地，三數點寒星，從亂石中噴射而出，相距夏振華的身體不過三數尺遠。

夏振華心頭不由一懍，暗忖道：「怪不得有人要毀去這座石山，原來此處別有仙景，鮮爲外人知道。」

當下注目望去，見爆炸聲已漸止住，亂石亦停止飛落，那半山中却是由一道石橋相連而成。

顯然這石山中不知道在若干年前，爲一雄偉建築，但竟爲石山罩住，竟隱藏了它的本來面目。

石橋約有三四丈長，橋下爲百丈寒泉，自中如挾風雨而來，洪濤巨浪，觸目驚心。震蕩成一片巨響，蔚成天地奇觀。

夏振華本是因那個殘肢，以及亂石中奔出的兩個人影，才飛身而上欲偵察此中秘密。此時因好奇之心更起，又因此飛瀑寒潭，一時間，爲要明悉此中秘密，竟將

那個人影置諸腦後。也是他藝高人胆大，明知此處是龍潭虎穴，且親眼看見有人奔出，他依然視同不見一般。

響聲停止，濃烟已漸飄散，但百丈寒潭中，冒起陣陣白氣，將這座石山中，凝成了一座霧中天地。

夏振華有心一探這寒潭中秘密，故一手輕輕推出，將那團團水氣，推成一條霧巷來，他自己也就拾級而下，緩步向潭底走去。

這時寒潭水聲，錚錚鏘鏘，有似萬馬奔騰，亦如濁浪排空。暴起的丈許浪花，好不駭人。

夏振華微微凝氣，脚尖也倏地離開，看他的身體起伏不定，就知道此時他也提高了戒備。

當他經過石橋，轉過一處危岩時，下面形勢驟變，一潭黑水，分向四邊湧出，當中一個泉眼，形成碗大中心。

黑水發出呼呼之聲，相距寒潭雖祇有咫尺之隔，但兩者之間却有顯著不同之點，寒潭之水，清澈如鏡，此間竟是一潭黑水。

石穴中透出陣陣寒風，令人有砭骨之感。夏振華心中一懍，暗忖道：「這黑水潭間，必有秘密。」

此念陡轉，一點寒星已從面前奔到。夏振華雖然已凝聚眞力，將全身上下完全罩住，但他仍施展了浮雲指功力，逕向那奔到的寒星上彈去。

就在他指力驟發之際，兩聲怪笑也同時暴起：「小鬼！我們就是等你，果然不負所望，好！我們今日必要你死得心服口服。」

說完，又是一連串怪笑，震得這黑水烟間，四面石山，也好似要崩裂一樣。

夏振華心頭微懍，但他究係一代奇人，雖然變生俄頃，但仍然淡然處之，眞有泰山崩於前而心不驚，猛虎追於後而色不變的英雄風範。立即凝神而立，並施展出罡氣，運功戒備。因爲他已料知在此間所隱藏的必是江湖中高手，必是心黑手辣，而他們更將無道義可言，說不定祇以暗算爲能事。

笑聲倏止，黑水潭間跳起一個龐然大物，腥臭之氣衝得使人欲嘔。

怪物身高丈許，形似大牛，却長出兩條特長觸角，毛呈棕色，有似鋼針一般。

張開大口，有如血盆，獠牙向外，兩眼凸出，烱烱發光，十分怕人。

但見牠從水中躍起時，全身一抖，水珠如箭一般，向週遭射去，看似笨大的身體，迅如雷奔一樣向夏振華撲到。

夏振華從未見過此種怪物，心中正自一懍，怪物有如人立，前兩脚有如迎風破浪般抓到。

夏振華雖有罡氣護體，却不敢大意，忙斜步移身，並順勢劈出一掌。

雖然他隨意一擊，但力道何止千鈞，怪物不僅未見移動，夏振華的左臂竟被鋼鐵一般反震。

任是這位少年俠士的天下第一劍，也不能不毛髮聳然，那裏還敢用掌指相搏。

他心中如電閃般，料係魔頭們物色的犀牛一類怪物。不過此種怪物，性極粗野，極難駕馭，但看牠神色，顯然暗中有人指使。尤其牠那種拚命之勢，更非一般高手可以抵擋。

夏振華聰顥絕倫，轉念間，料想這黑水寒潭必是江湖中一大隱秘，祇是未爲外界所發現，說不定正是一個殺人的魔窟，包藏的無邊殺刦，尤其這怪物，若不是經過特殊訓練，就是服下了大量毒物，而這毒物又足可支使其活動。

夏振華心念既明，立時提高了幾分警覺，更因爲他曾劈過怪物一記劈空掌力，不僅未將怪物劈傷，而把自己震得有幾分微痲。當然他不 再輕易出手，更不會以空手對付怪物的舉動。

當下身形微微拔起，一陣嗆啷嘯吟之聲，夏振華已拔出那柄斷金截玉的上古奇珍——追雲劍來。

他一劍在握，豪氣大增，雖然那個怪物雄糾糾氣昂昂，夏振華的寶劍已劃出一道寒虹，但那怪物，却並未嚇退，反之更在一聲狂嘯後，向前猛撲。一股冷風挾着一陣腥臭味，向着夏振華奔到，而牠的前爪更似兩柄利剪，虎虎生風。

夏振華見一招並未將怪物逼退，心中也不覺一驚。暗忖道：「難道你眞是銅澆鐵鑄不成？」心念方落，右手寶劍一推，一招「驟雨」、「狂風」，身似飄絮落花，人如飛鷹撲食。

左手五指，也同時伸而微漲，十數縷指風，化作浮雲片片，當頭蓋下。

他已決心將這怪物毀去，故劍勢如奔雷迅電，轟隆巨響，震得碎石紛飛，左手五指，所彈出功力，亦威猛絕倫。

怪物雖然毛厚皮粗，但經夏振華全力一擊到，也不覺後退一步。

而夏振華的劍勢，則更不放鬆，一招「萬里波光」，化作「迎門斬蛟」。

他是以全力而發，故力道有如長江波湧，「轟」地一聲巨響。

夏振華的「追雲神劍」，在一聲銳嘯中，逼退怪物三四步。

雖然沒有傷牠，但空際却有一片烏雲飄洒，原來怪物的皮厚肉粗，未曾刺破，僅僅削去了一片長毛。怪物受創，野性竟爾大發，一聲咆哮，雙耳直豎，雙目如電，猛地再度向夏振華撲到。

夏振華此際也隱隱聽出一種咄咄怪叫，顯然那隻怪獸，是受這咄咄怪聲所支使，當下怒氣塡膺。驀地厲喝一聲，眞氣一提，身形霍地拔起，打算躍過那隻怪獸，並去查看一下眞實情況，幾聲嗖嗖亂響，十數點寒星．同時擊到。

夏振華左手猛地彈出，十數縷指風，立時幻出數十朶浮雲，以及落花片片，堪堪將那片寒星撲落。

他身在空中，劍勢如風，指影有似山積，口中長嘯，亦若龍吟。

追雲劍寒光乍現，匹練疾掠，正是追雲劍法中「驟雨」與「狂風」的以快攻快的打法。夏振華此時的功力，已屆化境，當然非怪物所能敵。但聽得一陣天崩地裂之響，怪獸被擊落水中，震得黑水寒潭浪花四濺。

原來這隻怪獸，雖然肉厚皮粗，力大無比，但怎及得上天下第一劍之神力，尤其在他寶劍迎擊之下，恐怕鐵打金剛，銅鑄羅漢。也當粉身碎骨，故怪獸頸間，硬



被切開半尺，而且眞力藉劍虹傳出，直貫肺腑。

怪獸那裏還能立足得住，一個蹌踉，跌落在黑水寒潭裏。

夏振華也微微一愣，因爲他雖然施展了全力予以一擊，但却未料到內力倏如潮湧般遞到。

他不愧爲天下第一劍，聰慧絕頂，立時就領悟到，自己的功力又進入到另一種境界。

驚喜之餘，竟被一股腥臭之味撲到，這才運用神目仔細望去，黑水寒潭冒出陣陣綠烟，顯然這是一潭絕毒惡水，怪獸久處此間，全身均爲惡毒浸透，故血液中自不免含有奇毒。

俗云：「以毒可以攻毒」，怪獸頸部被追雲劍刺破，鮮血與寒潭黑水混合，故發出極爲難聞之腥臭味。

夏振華驟聞惡臭，立覺頭昏目眩，所幸他的金剛不壞身法，是在亡魂谷借勢完成，他本身原存有的地極之氣，亦成爲其本身功力的泉源。

不僅成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眞元內力，就是普通毒物亦難以侵蝕。

此時驟聞惡臭，立即深深納氣，硬將吸入之毒氣輕輕吐了出來，並迅速將各大要穴閉住，這不過祇是轉念之間，快逾閃電，倏地寒潭中連聲脆響，一陣金絲管樂之聲不竭於耳。

樂聲中似有女人歌唱之聲，惟音調極爲凄楚，似深閨少婦之怨訴，似巫峽猿啼之哀聲。

夏振華心中倏地一驚，但旋爲那哀的樂章所陶醉。甚至兩脚不期然，效翩翩仙子之舞起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夏振華已面臨寒潭黑水邊緣，衣衫已爲汗水濕透。

驀地，一聲幽幽歎息，似將那歌聲帶至另一個格調中，夏振華被驚醒，一抹額上汗珠，迅速向後躍退。

十數把長劍已經排列在四週。一聲冷冷暴喝之聲，震得寒潭一片鑼聲，刺耳之極。

夏振華雖然已辨出這正是魔頭們的魔音魔曲，有一種分骨攝神之功，久而久之並可失去理智。不禁暗中喊出一聲「好險」。但鋼牙却咬得更緊，暗忖道：「好罷！我今日少不得又要開一次殺戒。」

念罷劍捲，一招「萬里飛虹」直向週邊十數把長劍上掃去。但聽得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幾聲悶哼，幾聲長劍落地，更有幾支劍削斷。

夏振華藉着劍勢，打量在石壁間，隱住十數個彪形大漢。雖然長劍有的被削，有的被震開去，但他們的位置，却十分隱匿，尤其那石縫間，都鑿成人形。

一個人站在那裏，正好被石縫遮住。但他們的雙臂，却可以自由活動。故施展長劍毫無影響。尤其他們的服飾，與那些岩石顏色不相上下，乍一看去，實在難以辨識。

何況寒潭漆黑又復冒出陣陣熱氣，更是妨碍視綫。

故以夏振華如此高手，一時竟也未曾發覺。但他出手一招，雖然傷了數人，也毀去了幾人兵器，奈何這裏寬不逾數尺，下是惡水寒潭，四週皆是石壁，僅有那個石口，但也被數十把長劍封住。

一股求生之念，一種爲武林社會，蕩羣魔，靖寰宇的壯志豪氣，他必須毀去這一個暗無天日的魔窟。

這時那陣陣魔曲魔音，又復傳來。

夏振華雖然氣納丹田，超然於物外，不致爲魔音所惑，但心頭總不免被那凄苦之聲所感染。但聽得那歌聲一陣低一陣高，有時似高山瀑布懸流水，有時又似那萬馬奔騰，但低沉中，少婦輕吟，杜鵑泣血，漸漸地，歌詞已清晰可聞。

「嘆往事，往事如烟雲。
烟雲淡淡，去不復還；
寒雁、春燕，最知道美景良辰短。
薄倖人，豈知今夕是何年。」

歌聲又倏地一變，成了一種慷慨之歌，也有一種死士不復還之氣勢。仍有一種似怨似艾之感。

「萬里長風，此去要乘風。
乘長風破萬里波。誰識得我胆氣雄。
望落花春去。
看寒雁南歸。
英雄一去，輕烟縷縷化成虹。
看壯士泣血，
願英雄頭斷，
奈何關山重重，轉眼成空……」

歌聲又漸趨低落，而且成了一種低吟淺訴，聞之令人柔腸寸斷。

若不是夏振華早有提防，而且四週都有魔爪，否則怕不會着了他們的道兒，爲其所乘了。

「望斷雲山，
別時容易見時難。
山雖不斷，水亦相連，
然而似水柔情，祇換得相思怨。
看春花早熟，
弔落葉飄零。
人生有幾個青春在，
還不是落花流水。
春去春殘。
儂雖不怕紅顏老，
但免不了紅粧見白頭，誰能保得了舊時顏。
誰不惜春光無限好，
到那時，冬殘夢斷。冬殘夢斷。
苦短良宵淚眼相看？
苦短良宵淚殘……魂斷……
淚……殘……魂……斷……」

歌聲倏地終止，整個寒潭，皆陷在一片淚眼之中，而且四週，都隱哭泣之聲。

夏振華靈智頓開，驀地一聲大喝，震得寒凜鏗鏘之聲四起，歌聲倏地，陰雲散盡。

那批淚眼模糊彪形大漢，也似都從夢中醒來，一個個如生龍活虎，揮拳振劍，同時向夏振華攻到。

夏振華目睹四週，自知不能善了，因爲這些傢伙，顯然失去了本性，如果不先予以制伏，後果不堪設想。

他並非想到自己不敵，而是萬一這些人，一旦出現江湖，豈不要造成大亂，那還得了。腦際忽然聽到一種仙樂的清音：「孩子！殺惡人就是善念，這些人不除，武林中永不能太平……」

（未完・廿九）


常服
氣